



东条英机

● 赵鲁杰

亲历记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 ★ 国防大学出版社

东条英机亲历记

第一章东条之梦

东条英机：内蒙古应当划进日本帝国的版图

少年狂徒的“神刀流剑舞”

关东军的绰号叫“魔鬼”

砍掉溥仪一只手

卢沟桥，又一个日本兵失踪

天星的第一张“战功奖状”

东条英机去摸老虎屁股

诺门坎，东条英机给了斯大林一个机会

印度支那满地都是等人去拣的宝物

东条英机：我受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没有序曲。

日本法西斯早就在梦想支解中国这片沃土，进而霸占亚洲，东条英机入王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后便加入侵略中国的魔鬼之列，他的魔爪从满洲伸向内蒙那片神秘的土地，遣使东洋特务加紧策划内蒙“独立”。

日本人对中国内蒙垂涎已久：

1930年冬，驻张家口日本特务盛岛角芳以游历力名，到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所在的苏尼特右旗进行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进行煽动。

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銑十郎、松井大佐等，冒充喇嘛，潜伏苏尼特右旗进行间谍和诱降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侵略魔爪伸向内蒙古东西部各盟旗，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德工作为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为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向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寇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提供了方便条件。

1934年4月下旬，德王在百灵庙正式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大会，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同年秋，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飞机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随后关东军蒙事处石本寅三和田中隆吉诱劝德王，纵容他建立蒙古国，并运来大批军火帮助德王扩充军队。

这一切对于藏有侵略野心的东条英机来说，是那样熟悉，那么台心意。进入关东军之后，东条英机便积极参与筹划内蒙独立的活动。

在东条英机涉足关东军之前的 1935 年夏,发生了日本特务机关蓄谋已久的“张北事件”。当时,日本特务山本等人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盖印的护照,强行进城,与守城卫兵发生日角,被押解到察省部队看守,日本驻张家口领事对此提出强硬抗议,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达成《秦土协定》,使察东成了半日本化的地带。

不久,德王在日本人指使下成立察哈尔盟公署,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1936 年 8 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派田中隆吉来到伪蒙古军,策划进犯绥远,建立所谓“大蒙古国”,以便像占领东北一样占领内蒙,这正是东条英机做梦都想看到的事情,但东条等人的美梦被中国绥远军民的奋力抗击所粉碎,但东条门的魔爪并没有缩回,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车不久便开进中国腹地。

二战元凶、东方魔王、日本军国主义狂人、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出生千日本帝国首都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其父东条英教,陆军中将,是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德国人麦克尔将军的高徒,一个由下级军官爬上来的大军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名声大振,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后来又在日俄战争中,为日本打败沙皇俄国并取代其在中国东北的霸主地位立下“赫赫战功”。他还是号称陆军中屈指可数的战术家,所著《战术麓之尘》一书,被日本奉为“陆军之宝典”。

降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罪恶与荣耀的武士世家,聪慧伶俐而又顽皮倔强的东条英机自幼就受到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毒素的熏陶。他 16 岁就选择了军队和战争,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后又升为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再就读于日本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是校友。

为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东条英教特别请人教东条英机学习神刀流剑舞,东条英机非常喜欢这种武士剑舞,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技巧,他的表演常常博得观众的阵阵喝彩。直到他当上将军以后,已成为“东方希特勒”的东条英机,常常在酒席上乘兴表演他拿手的“神刀流剑舞”,借以宣扬他那所谓的“虎威”精神。

在军阀父亲的调教之下,被“大和魂”所迷惑的东条英机决心像他老子那样,作一个驰骋四方,横行侵略,为日本天皇东征西讨的武士道军官。6 年的军国主义教育使东条英机陷入愚忠的泥沼。此时的日本,已迅速成长为一个战争巨魔,天皇政府以“强兵”为最高国策,强调封建忠君思想为军人精神之根本,对国民强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以便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兵营,把国民都变成“肉弹”,甚至奢望每个将士在战场上都能高喊“天皇万岁”而后死去。日俄战争,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在指挥攻占旅顺口时,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以鲜血和尸骨去填平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胜利之路”,为此,乃木希典被明治天皇封为“圣将”,乃木踏着成千上万士兵的尸骨,从中将爬到大将的高位,这令东年英机极为羡慕,乃木希典成了东条英机心中的偶像。青年的东条渴望成为乃木式的将军,像他那样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杀,不断为日本天皇建立殊功,并以此光宗耀祖。

1905 年春,东条英机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开始了法西斯军官的新生涯,他带领全体同学握拳宣誓:“要为天皇而死,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随后参加了在中国东北的对俄作战,甘愿成为天皇的“肉弹”。

在日本打败沙俄、取得了沙俄割让的库页岛和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后,

东条的“武士道精神和法西斯侵略战争狂的心态更为露骨，侵略野心日益发展，极力吹嘘他的“闪电战术”和“剃刀战术”，被日本军国主义恶魔看重。1912年，东条英机被军方保送到陆军大学“深造”，三年毕业后升任步兵大尉，被派到陆军省先后任“动员科科长”和“作战科科长”等职。

20年代，已升为步兵少佐的东条英机被派到日本驻德国大使当武官，日本驻德使馆里的另外三名武官——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等，也是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四个人经常到柏林郊外的巴登温泉聚会，意气相投，秘密订立“盟约”，结成团体，发誓将来共同“刷新陆军人马”，“改革日本军制”，以便推行总体战，完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准备。回到东京后，他们于1929年在日本陆军内部建立了一个叫“一夕会”的秘密组织，后来发展改组成为“统制派”的法西斯军阀派系、研究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及内蒙的战略部署。参加统制会的主要成员除东条英机外，还有坂垣征四郎、上肥原贤二、铃木贞一，武藤章等人，后来多是日本陆军中枢的掌权人物，都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1931年8月，东条英机调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负责编制、动员等事务，这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沈阳制造“柳条沟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先后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和热河等地，并建立扶植一个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把日军从天津劫持去的早已被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当“执政”。在这政局急剧动荡、风云变幻的岁月里，东条英机充当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他不仅积极支持侵略中国东北，而且狂热地主张吞并全中国，积极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深得上帝的赏识，于是1933年春，49岁的东条英机戴上了陆军少将的肩章。特命任职于参谋本部军务调查部部长，专门调查和镇压所谓“思想不轨”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人，对士兵和人民的反战活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仅在1934年，日本军事调查部和特务机关，就以“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先后枪杀日本士兵和进步人士达数万人，心狠手辣的东条英机赚得“剃刀将军”的绰号，被视为“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不久，这位杀人如麻的魔王来到中国东北。

1935年9月21日，一位个子矮小、头顶光秃、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的威风凛凛的日本军人来到已成为“满洲国”的中国东北，他就是新到任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兼警务部长东条英机。

中国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遍地是宝，为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实现一元化殖民统治，以便最终将其纳入日本版图，天皇政府对驻满机构实行“二位一体制”，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满铁“四头政治”统一于关东军，由它独揽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诸项大权，直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管辖和监督，关东军司令官真正成了伪满洲国的大上皇，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首任宪兵队司令官兼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警务部长，就成了伪满洲国大上皇的法西斯爪牙和打手。

喜欢跳神刀流剑舞的东条英机涉足中国东北后可谓如鱼得水，在关东黑土地上大施淫威。宪兵队是日、伪军警宪镇压机关的主脑，东条英机上任伊始关东军宪兵队便由原来的1个队200人扩展到5个队1000人，下设各地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其血腥魔爪密如蜘蛛网般地分布在东北各地，在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暴行中，东条英机的宪兵队总是充当急先锋，像恶魔一样血洗无辜的群众，进行关东大屠杀，不仅抗日人员被害，

普通无辜群众也惨遭涂炭，无数冤魂充斥着东北大地。

在东北，东条英机的一大“创造”就是建立“集团部落”、“无人区”，以便强迫中国人民变为天皇的臣民。他们驱赶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形成由一片片荒凉的无人区隔离开的“集团部落”，在那里人民群众没有人身自由，生活饥寒交迫，十几甚至几十万群众被捕，整个东北充满白色恐怖，完全陷入关东军及宪兵队的魔爪之下。

刚到任不久，东条英机便面临一场生死抉择，一场来自天皇身边的兵变大寒流。

1936年2月下旬的东京，本已开始转暖的天气骤然变冷，漫天的雪花飘洒在首都和它的郊野。

26日凌晨，降雪渐止，欧麦银行高矗的哥特式尖塔和国家贵族院大厦的圆形顶楼上的灯光在昏暗的寒空中依稀闪烁，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片静温气氛中。猛然间，天空中划出了无数道明亮的弹道，枪炮声从首都的四商八方疯狂地响起，由皇道派控制的保卫首都的第一师团及京畿近卫师团中的1500名圭副武装的官兵，突然发动政变，迅速攻进了首相府、警视厅、陆军省。年务省、参谋本部等日本帝国中枢机构，并同时控制了《朝日新闻》社等天皇喉舌，内务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中央侍长铃木贯太郎等在各自的寓所被杀害。藏相高桥是清竟连遭47枪；死后又被连捅几十刀；当政变军冲进田町的首相府时，误以为与冈田启介首相容貌相似的冈田的堂弟松尾大佐就是冈田启介本人，便当场将他杀死，而冈田首相当晚与女秘书小原干代同宿另一房间才侥幸越窗后逃，首相在厕所里憋了一整天才敢寻机从后院狗洞钻出而死里逃生。

制造政变的皇道派军人，是军队里两大法西斯派别中最强悍游进的一派，它的成员和同情者不仅遍布整个军队系统，而且在政界也有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些狂徒狂热地崇拜国粹主义，鼓吹军人代行皇道，要内阁将军政大权移交军部。而由东条英机等人控制的统制派与皇道派势不两立，要求建立总体战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制。两大法西斯派别的斗争愈演愈烈，不少皇道派军人热衷于暗杀和政变，一心想把统制派赶尽杀绝，早在去年11月，皇道派一名军官便暗杀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东条英机的“盟友”、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这次他们要大干一场。

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政变军很快控制了整个首都，包围了禁地皇宫，在首相府建立了大本营，实施首都大搜捕，并通电全国，得到不少地方军队的响应。政变军要求天皇严惩统制派，起用皇道派，并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大幅度改革。

惊魂未定的裕仁天皇立刻从恶梦中醒来，任命香椎中将为戒严司令官，组织平叛，保卫皇宫，又紧急召见掌有实力实权陆相川岛等高级将领，部署镇压。岂料陆相川岛大将等几位重臣竟劝告天皇息怒并迁就政变军，这使至高无上的大皇甚感意外、默然退出会议返回内宫，而香椎中将只是组织起未参与政变的近卫官兵与政变军对峙而未敢与之相拼。

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内部气氛骤然紧张，许多将领同情皇道派，随时准备响应国内事变。正在新京长春的东条英机用早餐时得知这一消息，如遇雷霆，顿时胃口尽失，坐卧不宁。作为统制派的骨干领袖，东条英机的心里十分清楚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旦天皇被迫接受皇道派的政治主张，

或是关东军内的皇道派军官及持同情态度的将领行动起来，他的脑袋一定会被子弹打得百孔千疮。而皇道派在要求“讨好”的同时，也提“尊皇”的口号，处于孤立无援的裕仁天皇并非绝对不可能接受皇道派的兵谏。回想起一年前被皇道派刀劈而死的温泉盟友永田铁山滚倒在血泊中的惨景，东条英机不由得头皮发麻，冒出一身冷汗。

很快他又从自己的情报处获悉，关东军至少有几个师团将要拔剑而起，支持国内兵变，无毒不丈夫，必须先发制人，东条英机紧张地盘算着。突然接到正在南满视察的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给司令部及各师团的电报，要求“全军肃静，军内各派自制为要，以静视国内时局之发展。”“兔子胆的两面派，饭桶！”看完电报，东条心里骂着，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电文分文不值。

片刻，情报处长闯进来向焦虑不安的东条报告说：“不好了，驻哈尔滨第十一特混旅团的真川少将已发出通电，声言支持国内兵谏。驻东满洲一一六师团也已擅自开拔，西来新京。佳木斯守备营已暴动，今天上午占领了东站，正在拦截火车。”

东条英机仔细听着，脸色变得铁青，惺光的脑门上进出几粒汗珠，满脸杀气腾腾。他仰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知道再等待下去，凶多吉少，必须当机立断。他一脚踢开身边的座椅，跨出大门，直奔楼上的电讯室，赶走其他值班的男女兵，只留下电讯长。东条阻沉着脸说：“你用4号密码，立刻拍发一一六师团002号”。在2个小时内，东条分别向各师、旅团及分散各地的特别人员拍发了密电或下达了密令。上午10时左右，各师团、旅团播发了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立即处决叛国者，叛乱师、旅团临时受东条英机少将直接指挥的命令，于是，驻图们江一一六师团叛乱者都滚倒在血泊中，宪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逮捕或击毙了在新京的全部重要的皇道派将校。

与此同时，于皇和军部都收到了东条英机以关东军名誉发出的通电。通电称：

“皇道派逆徒戮帝国重臣，以武力逼宫，辱我皇成，乱我政纲，致举世骇怒。今全体关东军声明大志于万世一系之皇统，下惜以武力歼灭任何反叛，以靖神国。今已誓师讨逆勤王，敦请军部立即通令拘捕败类并整肃全国。皇道派叛军如尽早举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顽抗不冥，关东军必振武奋击，代行天惩！”

关东军已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集团，号称皇军之花，拥有31个现代化装备的精锐师团和独立的航空军，拥有1000多架先进战斗机，轰炸机和上千辆坦克，控制着从朝鲜半岛到中国东北、内蒙东翼的广大地域，担负着扼阻苏联南下，守卫日本至大陆的“帝国生命线”的重任。因此，日本人称“关东军一声吼，富士山也要摇一摇。”于是，通电传到首都，政变军迅速土崩瓦解，少数死硬分子也知道大势已去，顿时泄气，遂通过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军界元老及陆相川岛，提出愿放下武器，和平解决危机、天皇很快就收到了政变军投降的通电。

关东军通电反对兵谏，促使原来按兵不动的部队就不再骑墙观望，纷纷入京勤王。不出两天，在配备有坦克、飞机的滚滚而来的25万大军的包围下，政变军或降或亡，首犯17人，包括皇道派理论家北一辉、西田税等统统被处决，3000多名皇道派军官被血洗清除。天皇高兴异常，惦量东条英机杀伐

决断，保皇有功，不是庸人凡夫，倒是个可用之才，事变后，亲自授予他中将军衔，几个月后，又招升他为关东军参谋长，成为伪满洲国大上皇关东军司令官的副手，让他实际执掌全军大权。

自 1932 年当上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之后，溥仪心里一直感到不自在，名誉上是“东北王”，实际上不过是个摆设，充其量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他曾梦想着借助东洋人的力量复辟大清帝国，看看大势已去，便回归冷酷的现实，但不甘心当儿皇帝，不想只当日本人的傀儡，便渴望拥有一支由自己掌握的军队，也能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于是便和日本人谈判，建立了一支只有 300 人组成的“护军”。

这支特殊的“护军”，由溥仪自己出钱，按照正规军护卫部队的军官标准培养精锐力量和得力干将。它不像归“军政部”建制的“禁卫军”，而是直接受溥仪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指挥。禁卫军的大权实际掌握在担任次官的日本人手中，而新建的“护军”，指挥权归溥仪自己，由皇帝说了算，溥仪多了一只手。

“那不可能！”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心里说，“这不符合日本大帝国的利益”，东条英机发誓要砍掉儿皇帝的“护军”。

要铲除这只多余的手，对于掌握重兵的关东军参座来说并算不了什么，但东条英机还是耍了个小把戏，让溥仪无可奈何。

“七·七”事变前 9 天，也就是 1937 年 6 月 28 日，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用游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口角，这时，一大群日本人蜂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护军”们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挡，日本人难以招架，就放出狼狗参战。“护军”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自己闯下了大祸。刚逃回来，宫内府外拥来一些日本宪兵，吵嚷着让佟济煦把今天去公园的“护军”全部交给宪兵队。后台软弱的佟济煦知道闯下大祸，吓得魂不附体，当即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

这些倒霉的“护军”被带到人间地狱宪兵队，日本宪兵威逼他们承认有“反满抗日”的罪过，“护军”不肯承认，于是遭到各种酷刑虐待。这时“护军”才明白这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策划人就是东条英机，那些穿便衣寻事的日本人是关东军派去的，在互相殴打中有两名关东军参谋受伤，被踢死的狼狗是关东军的军犬，“护军”们听说后惊呼“我们上当了！”

深居宫内的伪满皇帝闻听此事，派人探听虚实，判断“护军”不是有意肇祸找日本人的麻烦。“我们谁都不敢惹日本人”，溥仪比任何人都理解这些“护军”，立即让人请来他和关东军司令官的中间人吉冈安直，恳求他向关亨军说情。吉冈再见溥仪时带回东条英机的三项还不算太苛刻的要求：

- 一、由管理“护军”的佟济煦向受伤的关东参谋赔礼道歉；
- 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
- 三、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

溥仪连连点头称是，一一照办，以为这样便万事大吉了。伪皇帝到此仍未看破主子的阴谋。很快，东条英机打出了他的牌，将警卫处处长佟济煦革职，由日本人尾吉五郎接替；缩小警卫处所辖的“护军”编制，长武器一律换成短武器。至此，溥仪才懂得东条英机用心所在，他想在关东军之外搞点小小独立的美梦，被东条的这一刀劈得粉碎！

已爬上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和天皇政府的胃口一样越来越大。个人

野心膨胀的东条英机不断向日本军国主义者“献策献计”，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1937年6月9日，东条英机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为题，上书日本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和参谋次长今井清，狂叫大举进攻中国，他写道：

“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所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东条英机的狂想曲与日本政府的侵略计划不谋而合，就在他上书大本营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算是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卢沟桥早已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那天晚上，日军在古老的卢沟桥畔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军队守卫在离此不远的宛平城内，日军诡称从中国方面听到枪声，日本特工队长随即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诡称演习时有一个叫石山的士兵失踪了，很可能是被中国人打死或抓走的。于是，兵临城下，非要进城搜查不可。中国驻军拒不开城，日军一个营便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城内发起野蛮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从此，有了世界历史上再也抹不掉的日本侵华战争开端大事变。日本大本营叫嚣“三个月粉碎中国人，他们就会求和。”

卢沟桥事变，是由日本特务头子上肥原精心策划的阴谋，所谓“士兵失踪”，只不过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的故伎重演。那一次，日本侵略者借口一名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失踪而挑起事端。而实际上，这位中村上尉下是失踪，而是背着他的上司去搞罪恶的勾当。这一次，中国人民很快就识破了日本人的把戏，冯玉祥将军在这次事变发生后两周对记者说的，“卢沟桥事件之发生，绝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九·一八’的故伎，重演于华北了。”这些不可告人的侵略内幕，作为受到天皇和日本大本营赏识的东条英机来说自然十分清楚，他巴不得这一天早点来到，寻找什么样的借口是次要的，只要能进入中国腹地，这是当时所有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们的梦想。

“七·七”事变后，日寇在威逼和诱降兼施的烟幕下更加积极策划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发兵10万来华；

17日，近卫内阁又下令增兵华北40万。

8月8日，8个日本正规师团对北平和天津实施大规模入侵，欲威逼蒋介石答应华北自治。

东条英机对此欣喜若狂，以为效忠天皇的机会到了，便亲自指挥由关东军组成的“察哈尔兵团”，于1937年7月31日，从多伦和沽源等地南下长城一线，向察绥地区猛扑过来。

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参谋长，亲自指挥部队打仗这还是第一次。他所以趁机进攻察哈尔地区，不仅是为了配合日本驻天津军及其他方面阻击向这方向挺进的汤恩伯等的中国部队，而且为了实现其对内蒙古的分裂政策，在内蒙古建立伪政权。

于是，无论什么事都要尽早弄出结果的东条英机蠢蠢欲动，当他看到从关东军增派到北京的铃木兵团在八达岭人口处——南口一带遇阻时，立即命令另被派到天津的本多兵团乘内地部队第六师团到达之机抽调出来，从热河省的承德市经多伦转进张北。张北位于张家口北约10公里处。

而东条英机本人，匆忙交待完工作，离开新京长春，于8月17日到达张北，在那安营扎寨，设立了司令部，等待部下兵团的到达。离开长春前，东条英机就在内蒙古设立伪政权一事请示东京，他在所谓的《政治工作的紧急处理纲要》中，极力鼓吹这是使内蒙古独立的好机会，提出设置领导伪政权的特务机关，并附有具体实施办法。离开长春时，他又给东京拍了催促答复的电报。同时，鼓吹大举入侵中国，出兵华北。他认为，苏联军队近期内下会有行动的可能，因为它的许多高级将领在市区中被清洗，军队也没有作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一时难以对日本采取行动，现在正是解决华北的好机会，进而将中国军队赶过黄河以南。

可是东京并不赞成东条英机趁火打劫，只答应加强以察哈尔外一盟为版图的内蒙古，而下同意现在就设置特务机关。但是，东条英机一意孤行，他心里想的只有进攻，进攻，不停地进攻！他只想在战争中建立战功，”他要当侵华日军的急先锋。

东条英机来到张北的第三大，他指挥的本多兵团先期到来，不久从满洲调来了筱原兵团。为了打开通往山西的道路，东条英机兵团沿平绥线会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张家口。8月22日，东条兵团于张北击败了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越过长城，攻占了万全县，夺取八角台要塞。8月29日，东条指挥部队侵占了华北重地张家口，他立即将指挥所迁到那里。接着由察南向晋北挺进，晋北重镇大同国民党守军弃城而逃，使敌人轻而易举地于9月13日侵占了大同。

杀人魔王东条命令关东军以大炮密集袭击，飞机狂轰滥炸，坦克横行碾压战术，使热河、察哈尔、河北、山西等省许多城镇和村庄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抗日将士和百姓惨死在关东军的炮人和屠刀之下。8月中旬，关东军第十一旅团主力，外加第五、第二十一师团一部，在50门大炮、40多辆坦克和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南口镇发起重叠进攻，一日之内就发射5000多发炮弹，上千名中国守军奋勇抗击，牺牲在日寇的炮人之下，全镇百姓死伤殆尽，整个南口横尸遍地，惨不忍睹。

东条兵团攻下大同后，就对太原展开强攻，飞机狂轰滥炸，尘上飞扬，硝烟弥漫。占领平定县城后，东条们穷凶极恶地搜抢妇女，被他们强奸的妇女不计其数，到处是哭声，到处是怨恨，像整个中国大地一样在位血，在受难。

东条兵团进攻之“神速”，引起裕仁天皇和法西斯军政首脑们的“惊叹”和“称赞”，被吹捧为关东军的“闪电式作战”。就连一向与东条英机关系下好的石原，也不得不对东条表示钦佩。当时，陆军中一般都认为只有沿京绥线进军才是正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东条能把那么多的部队带到大行山脉的山地中，东京政府也开始支持东条对内蒙古搞独立。

东条兵团为此获得了天皇颁发的第一张“战功奖状”，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东条英机也因此而“立功”“受奖”，受到天皇的“圣赞”。而东条英机本人更加神气十足，非常得意。他感到入侵行动发展十分顺利，便在攻陷大同时，把指挥交给副参谋长笠原幸雄，自己回新京长春策划建立：“内蒙古自治政权”去了。

东条英机仍没有放松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入侵，他在长春继续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出谋划策。在他的主持下，关东军完成了《处理事变的具体方案》给东京政府的报告。东条英机主张确立“华北新政权”，明确表示其统辖范

围为“山西、河北等黄河以北地区，”甚至提出“攻下济南后，可包括山东”。东条英机还向东京当局提出，把“华北政权”确立为“中央政权”，由日本政府控制，采取“分而治之”，在人员的起用上，排除旧式的有名的一流政治家，而任用完全由日本人培养起来、听命日本政府的“无名的新进人物”。

这正是东条英机梦想“中国日本化”的一个实际步骤。

在扩大侵略范围的同时，东条英机也在加紧控制中国东北。

“七·七”事变前后，被关东军视为“眼中钉”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给日本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东条英机等人制订策划大规模讨伐计划，疯狂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

1937年4月15日，由东条坐镇指挥，日伪军警开始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东北地下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大逮捕。到当年10月，共逮捕480余人，处死80余人。

1938年3月15日凌晨，受东条英机密令，黑龙江省汤原等5县1市广大城乡的日伪军警，对中共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实行大搜捕，将300余人投入狱中，对其中的近百人以各种反日罪名判处各种徒刑，使整个东北陷入东洋恶魔的阴影之下，中共抗日活动陷入低潮。

东条英机为日本法西斯在中国进行侵略扩张，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重用。1938年5月，东条调回国内晋升为陆军省次官，担负起全面指挥侵华战争的巨任。更为春风得意。次官属文职，即使陆军大臣也不能随便撤换。

1937年9月中旬，东条英机率领“察哈尔兵团”攻陷山西大同后不久，就急返伪满洲国的首府，按照日本东军的说法叫新京的长春，奉命策划准备向苏联进攻的阴谋，企图试探斯大林——摸一下老虎的屁股。

自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日本统治集团一直在试探苏联红军的实力，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即借此提高日本军队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声威”，也做个样子给盟友希特勒看，同时希望在苏联和中国之界契个钉子，从而切断两国援助通道。

为了进一步取得德、意法西斯势力的援助，以便早日征服中国，并回过头来进攻苏联，日本法西斯政府在天皇授意下，于1937年11月6日同德、意法西斯签订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议定书》，意大利正式参加了1936年日德签订的“防共协定”，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侵略集团正式形成，世界战火越烧越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蠢蠢欲动，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国的同时，也企图将战车开进莫斯科红场。

东条英机在“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美梦驱使下早就看好苏联，到关东军任职后，就时刻在准备对苏联的侵略战争，1936年，还在担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的东条，曾在“察哈尔气象观察网配置计划”中指出，这种工作目的是“要为日本和满洲保证较为准确的气象预报，从而加强作为反苏战争准备措施的航空及气象观察系统。”从山西大同回长春后，他便集中精力筹划挑衅苏联的大阴谋。1938年：月，他亲自领导草拟了“新兴中国建设方策大纲”，东条英机在这个为陆军大臣出谋划策的秘密报告中指出，必须说服中国居民“参加进行日益逼近的反苏战争之准备，并且要利用外蒙古与新疆地区”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在离开关东军前夕，东条在致陆军大臣的一封密电中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接到军方的指示要它与军方合作实施满洲国的国策和实行对苏作战准备等等。自回国担任陆军省次官以后，东

条更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煽动反苏，设法把对苏侵略战争计划变成实际行动。

1938年9月28日，在日本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发表所谓“爆炸性的演说”，声嘶力竭地狂叫，要确定“对苏支（对苏联和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紧急任务，“今后由于面临准备对苏中两国同时进行武力作战之必要，必须倾注入马资材之全力以建设新军备。”还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排除所有障碍，向军备之充实、军需生产之飞跃扩充以及基础生产力之扩充而迈进。”这一“爆炸性演说”发表后，引起股票暴跌，股市大震荡，在日本经济界、舆论界引起大哗，兜町、北滨一带的股票界人士尤其痛骂东条是战争魔王。

与此同时，东条等人准备向苏联开刀的国际条件日趋成熟。1938年一、二月间，处于在欧洲点燃战火的需要，希特勒已不满足于已有的“防共协定”，而渴望进一步加强轴心国的合作，签订三国军事同盟。为响应希特勒的“号召”，5月初，日本近卫内阁由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部共商，拟定了日、德、意三国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其后，日德双方频频进行秘密的和公开的外交接触。不久便出现了日本政府盼望已久的“历史契机”，发生了让日本和东条英机露脸的“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临近中苏边界，在图们江口上游20多公里的东岸，是一个海拔只有150米左右的高地。天气晴朗时，可以眺望神秘的海参崴海港。距张鼓峰约2公里的北部，有一个隆起的山峰，叫沙草峰，略低于张鼓峰。夏季的山色透着几分沉闷和焦虑。

7月上旬的一天，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东条英机等正在指挥对中国武汉的进攻，突然，情报处长送来关东军特种情报机关的密电，称关东军截送远东苏军的一份密码电报，其中提到“应在香山洞（位于张鼓峰东北约12公里）以西高地配置兵力”。这是斯大林力防范日本人进攻苏联而采取的措施。近卫内阁和东条所在的军事当局看机会来临，便决定挺而走险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一下斯大林的反应，也向其德国伙伴表明签订反苏军事同盟的决心。但东条英机们没有料到这远东虎的屁股是摸不得的。

7月16日，经过紧张的密谋筹划之后，东条英机等人以大本营陆军部名义，密电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李代中将，要他命令驻朝第十九师团尾高龟藏的部队集中到边境一带，准备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近卫内阁先通过外交途径，企图强占苏联张鼓峰一带领土。被斯大林拒绝后，派兵越过国境拍照地形，受到苏军袭击，东条们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武装进攻。7月30日，日军一个营抢占张鼓峰，次日又以一个步兵营攻击位于张鼓峰以北的沙草峰，进行武装挑衅。随后，日军用两个团的兵力和大炮，向苏联发动攻击，深入苏联领土3—4公里。8月5日，苏军开始反攻，经过5天激战，击退日军，并给侵略者以毁灭性打击，日军威风扫地。这次侵苏战争，东条英机虽不是主要的组织者，但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决策者。这次惨败，无疑给这位被东洋法西斯匪徒称为“日本前进动力”的东条当头一棒。

摸老虎屁股的游戏并没有就此结束，东条们继续在寻找机会。

此时，东条英机已从关东军回到陆军部，任陆军次官，已是整个陆军和参谋本部战争扩大化的头号人物。惨败张鼓峰之后，日本政府内部对轴心国军事同盟的主攻对象问题发生争执。7月间，日本内阁由首相、外相、陆相、

海相、藏相“五相”会议决定，军事同盟为“防共协定”的扩大，日本分别同德国签订反苏军事同盟，与意大利签订攻击英国的协定，瓜分世界的梦想是一样的。但是，以东条力首的陆军将领极力反对这种分签，不同意军事同盟是“防共协定”的延续这一主张，主张签署一个包括针对苏、美、英、法四国在内的三国军事同盟，陆军的主张就是希特勒的主张，德国预计将来对英、法、美作战，要求不仅把苏联，也把英、法美作为进攻对象。外务省反对陆军的主张，驻德大使东乡甚至要求停止日德谈判，以免进一步恶化同美、英、法的关系，对日本的将来不利。海军也反对陆军的方案，海军省次官，传奇式人物山本五十六认为，这样的军事同盟将会激起日本同美、英强国的战争，而日本海军兵力届时将难以同美国进行武装较量。这场争论直到1939年近卫下台、平沼骐一郎组阁后，前后召开70次“五相会议”仍难以谋求统一。

东条英机等人渴望早日签订三国军事同盟，借以增加反苏的资本。为了用反苏的实际行动推动这一军事同盟的签订，以及对竭诚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进行武力恫吓，不使苏联通过蒙古就近支援中国的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于1939年5月，又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哈勒欣河东岸到处分布着沙丘、风淤沙堆和洼地，遍地丛生着杂草和灌木，坦克、装甲车、汽车等难以行动。日本关东军早就对这一地区苏蒙兵力的配置及当地地形和自然条件，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并根据陆军省东条等人的指令，制订了《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规定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

1939年5月11日，日军突然向哈勒欣附近的蒙古哨所进攻，苏联根据苏蒙友好互助条约立即支援蒙古抗击日军侵略，斯大林特调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亲自指挥这场战役。而远在东京的东条英机对他们蓄意发动的进攻充满信心，力宣扬日军的“战场”，他甚至把一些外国新闻记者和武官请到作战地区，观看他们的胜利进军。在被邀请的客人中间，就有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

7月3日至8月30日，日本调集了约5.9万人出动大批现代化武器，如，大炮、坦克、装甲车、重机枪和先进的作战飞机等，朱可夫动用了一个军团和大批的飞机。坦克，双方展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坦克战，日军参战的主力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整个战役中伤亡达5万人以上，重型武器损失了77%，损失飞机180多架。朱可夫和苏联红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英勇顽强的形象。

正当日军在中蒙边境被打得惨败时，8月23日，希特勒背着日本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消息传来，东京政府如遭雷轰极为震惊，立即向德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责备它背信弃义，平沼内阁被迫下台。不久日苏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

诺门坎惨败和苏德条约的签订给东条英机等人以沉重打击。听到希特勒背信弃义的消息后，东条在他的官邸大骂“混蛋”，对希特勒和德国政府恨之入骨，诺门坎败仗使他再次尝到斯大林和苏联红军的厉害，小小的日军根本不是苏联人的对手，东条们只得暂时收回“北进”的魔爪。

1939年9月1日，刚当上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在他的官邸闭门谢客，坐立不安，如热窝上的蚂蚁。就在日军兵败诺门坎的第3天，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欧洲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向世界挑战了，世界将很快变成

德国人的世界，而日本政府却陷入了困境。北进的希望破灭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战略相持阶段，东条英机们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美梦破灭了！百万大军陷进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之中，随着战争进入1940年，东条英机领导的陆军省秘密决定，除非在军内取得全面胜利，否则就逐步从中国撤兵，只留华北驻屯军对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就在这时，希特勒在西线下手了，发动了他的闪电战。

1940年5月14日黄昏，荷兰总司令投降，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比利时和卢森堡相继沦陷，号称几百万精锐之师的英法联军在8天内便溃不成军，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乡间的豪华别墅里从梦中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呼道，“我们打败了！”

东条英机在陆军省审阅着如雪片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战情报告，密切注视着欧洲的战事和世界的局势变化。法国已经败北，英国也在力存亡而战，希特勒的“赫赫战功”更使他羡慕不已，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此时不进兵东南亚拿到那里丰富的资源，更待何时。“勿误良机！”，心毒手狠、果断专横的东条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

这时日本政坛动荡，7月17日，米内内阁因陆军的压力而垮台，担任航空总监的东条英机被任命新陆军大臣，近卫文麿为内阁总理。

接到前陆军大臣的返京命令时，东条英机正在满洲主持航空演习。当天下午，他立即从奉天机场出发，途中因遇大雾在朝鲜平壤停留一夜，第2天晚9时到达立川，来到陆军大臣官邸。

1940年7月22日，近卫内阁正式组成，东条英机正式就任陆军大臣，开始在政治上抛头露面。实际上，他到达东京的第二天，接受了就任陆军大臣的内部命令，并在获外庄近卫的郊外别墅出席了“四相会谈”（即首相、陆相、海相和外相），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日本帝国的四位首脑，私下就今后的国防、外交和内政等定下基调。据东条英机后来的供词称。

“总理大臣认为，今后国策的重点要放在解决中国事变上，为此，要进一步侧重政治与统帅的调整以及陆海军的协调，与会者同意这种看法，并商定为此而努力。还谈到关于政治的具体问题。例如：在国内外形势下改革国内体制，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刷新外交和充实国防。

具体细节现在记不清了，这些内容成了后来年阁会议做出决定的基本国策的纲要。”

东条英机刚上任不久，就闹出了笑话。东条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是谓“阵前指挥”。一次，东条英机到某港湾的高射炮阵地去视察，那里架起了8门高射炮，他偶然发现其中一门出了故障，回到陆军省后，他立即叫来兵器局长，命令他立即予以补充。兵器局长也是不可能一一处理那些细微工作的。虽然如此，既然是大臣的命令，也就不能忽视，于是立刻传达给主管部科，主管部科再传达给兵工厂。兵工厂正在忙于对前线各地的调运工作，但既然是大臣下的命令，就不容怠慢，必须立即办理。这样，大臣一道微不足道的命令，竟影响了很广的范围。

贵族出身的近卫公爵新内阁，组成伊始便鼓吹战争解决问题。在所谓《基本国策纲要》中出现了“八纮一字”的词句，“帝国”变成了“皇国”，“东亚新秩序”变成了“大东亚新秩序”。

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后，仍兼任对满事务局裁、关东军参谋长出身的东条英机，继续兼职主管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事务。

东条英机在关守军时期的亲密同事松冈洋右同时出任外相，此人能言善辩，精明能干，头脑敏锐，固执倔强，长得又矮又黑，脑袋修剪得像炮弹一样，留着八字胡，戴一副玳瑁边大眼镜，给人一种凶恶、傲慢和急躁的印象。就是这位受希特勒赏识，令斯大林入迷的大人物，不久便被东条英机革出内阁。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陆军大臣即是爷。明治宪法使决策权分属内阁和统帅部，但是不了解政治和外交事务的军方首脑几乎总是可以在内阁中支配官员，他们一辞职，政府就非倒台不可，军方垄断一切已成为传统，在日本，实际上是具有狭隘武士道精神、言辞动听却没有真才实学的陆海军将领进行统治。特别是3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逐渐法西斯化，形成“陆军中心主义”，军人掌握政权，陆军大臣的态度直接左右着总理大臣的政治命运，首相就像陆军大臣的傀儡。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深知其中的奥秘，野心勃勃的他更加效忠于日本军国主义，就任伊始，便发表煽动性讲话，大肆叫嚣要发动“大东亚圣战”，将全面侵华战争坚持下去。他要政府相信，在这混乱的现代世界上，侵略和战争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为此，他提出“对内应整顿国内组织，确实使战时体制臻于完善。”

7月26日，在东条英机的鼓动策划下，近卫内阁以大本营进军东南亚和中国的“南进”方针为基础，制订了《基本国策纲要》，第2天制订了《适应世界新形势处理时局》纲要，要求对内加紧实行法西斯化，解散一切政党，在日本领导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国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趁希特勒在欧洲和英、法酣战之机，开进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美的殖民地，用武力建立大日本帝国。

在东条英机的心里，东南亚是日本帝国的一个版块。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英机从眼镜片后面望着近卫首相，唾沫横飞地对总理大臣说：“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大米，就是丢在街上只等我们去拣拾的东西，法国已经战败，英国也自身难保，日本帝国勿误良机。”

于是，1940年7月29日，在经过两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日本迫使软弱无能的法国维希政府，在越南首府河内，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印度支那协定》，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军基地，把这个地区变为向中国本土进攻的跳板。

同一天，根据东条英机的命令，2.5万名精锐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南部，直接威胁着中国南部的滇缅公路，这是美国向中国输送战略救授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

不久，在外相松冈的支持下，东条的陆军终于说眼近卫首相和至高无上的天皇，与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争论长达两年的内耗终于结束，但对这件事，各方的心态依然是同床异梦。东条英机的想法是在将来的南进中，这样一个“钢铁同盟”，将使日本在对英、美作战中能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和援助；而松冈外相天真地认为，“这个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更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再者，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他对自己的朋友说，这是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好办法。外相的想法使东条大吃一惊。近卫首相在这

个问题已没有了发言权，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反对陆军，反对东条，他将再次被迫辞职，于是总理大臣最终违心地同意了，将方案禀告天皇。

天皇极力反对签订同盟条约，象征日本帝国的裕仁迟迟不肯承担历史罪责，陷进中国泥潭似乎使他有些后怕，但骨子里的侵略野性，弹丸岛国的生存哲学促使他在那份意味着更大灾难的条约草案上盖上了御玺。他那拿着玉印的玉子颤抖着悬在半空中，内心充满着恐惧和担心，望着跪伏着的首相说：“这个条约最终可能会导致与英美开战，因此，今后，你必须与我同甘共苦。”

于是，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帝国大厦，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外交部长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部长们的背后站着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元帅们，这个被称为“钢铁同盟”的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德意对欧洲的统治权；德意承认日本对亚洲的统治权；三国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东条英机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就这样在地图上将世界瓜分掉了。三个法西斯魔王拴在了一个战车上，在开向死亡的悬崖上愈走愈远。

有了“钢铁盟约”，东条英机感到现在可以像希特勒一样大干一场了，整个东南亚的宝藏都在向他招手。坐在陆相办公室，东条继续筹划他的南进宏图。但是，外相松冈的戏还没有谢幕，他和德国人的买卖还没有做完，还有苏联斯大林，他需要再到欧洲走一趟。

1940年秋，从德国回来不久，松冈外相在一次内阁“五相”会议上提出他的大胆设想，这位想象丰富的外相开口说，离开德国前，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提出，希望把德、意、日与其共同的敌人俄国联合起来，组成四国大联盟，并要求日本尽快进攻新加坡的英国军队。里宾特洛甫曾根据希特勒的授意，在签订钢铁盟约后，一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并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说：“世界四强——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订一项长远政策，消除他们的世界利益的界限，以便把他们的人民将来的发展引上正确的航道……。”德国外长的外交辞令冠冕堂皇。

日本外相也许没有想到，这是希特勒为麻痹斯大林而施放的外交烟幕，就在希特勒看着三国外长签订攻守盟约时，他的大本营正在秘密制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德国战车的罗盘指针早已对准了莫斯科。

但是日本外相管不了这么多，他要按着大日本帝国的鼓点跳舞，他说建立四周联盟是实现日本外交目标的最好办法。他希望用和平进行侵略，先与美国握手言欢，同时稳住苏联，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大联合，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和平地瓜分整个世界。外相请求内阁允许他到欧洲去亲自实现这一目标。

东条英机不赞成松冈的外交策略，他要像希特勒那样用刀剑征服世界。他说，有了轴心国盟约就足够了，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的军队联合起来可以横扫整个地球。他始终没有放弃准备对苏战争。1940年下半年，根据天皇敕令，东条以陆军大臣的名义颁布一道命令，决定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村站和林口站，成立731部队的4个分队，每支队30人，同时决定配备一定数额的医学专家、士官和士兵。加紧细菌武器的生产，以便投入将来的对苏战争。

经过长时间的唇枪舌战，东条终于同意外相去一趟欧洲，由陆军代表永井大佐作为顾问同行，以便在谈判中能反映陆军的观点，但拒绝了外相提出的顺便带给希特勒的一件礼物——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许诺。东条说，大日本

帝国的陆海军还去下到新加坡，希特勒要进攻就让他进攻好了。

1941年3月12日，松冈外相率领东条陆相的代表永井大佐等人从东京启程前往柏林。他像走亲戚一样来到希特勒的柏林府，希特勒打量着这位东方小矮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不停地谩骂英国的丘吉尔，不断地叫喊“必须把她打败！”希特勒和他的外交部长竭力劝说日本人攻打新加坡。里宾特洛甫像真正的骗子一样按照松冈的想法说，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非常可能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因为届时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同时，希特勒挥舞着他那双大手，神秘地对松冈保证，“你们一旦参战，我们一定援助日本”，他吹嘘说：“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可是，对于新加坡问题，由于没有得到东条陆军的准许，松冈总是躲躲闪闪。一次，希特勒的戈林元帅从松冈手里接过一幅富士山的风景画，开玩笑似他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我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日本外相转向他那更为紧张不安的陆军顾问，点点头说：“请你问他”。

松冈外相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可是当他寻问德国同事时，里宾特洛甫却说，“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苏联是从来不自白给东西的。”不久，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私下告诉他，德国下久可能进攻苏联。但松冈始终相信自己的感觉，抵达莫斯科前他就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口袋中！”

日本外相果然如愿以偿，抵达莫斯科一个星期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早在松冈离开柏林前，斯大林已获知德日双方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判，其内容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这实际上意味着苏联必须进行两线作战。而近期外界一直传闻希特勒的军队即将进攻莫斯科。为延缓战争爆发的时间，争取避免两面作战，斯大林答应和日本签个中立条约。

在当天举行的庆祝宴会上，斯大林对于局势的转折显然感到非常高兴，他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他在祝酒词中呼喊“天皇陛下万岁！”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谁都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

松冈更是得意忘形，面对充满魔力的斯大林大帝，他端着酒杯说，“条约已经签订了，——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

斯大林冷冷地正色反驳说：“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这番话弄得松冈很尴尬。

回到东京后，永井大佐向东条英机详细汇报了一路所见所闻，当听到松冈在斯大林面前的笨拙表演时，陆军大臣笑着大骂“蠢猪一个”。松冈也许还不知道，就在他返回国内的4月17日，天皇和近卫内阁批准了由东条英机和海军大臣联合制定的《门才南方的政策纲要》，该纲要露骨地提出：

“在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过程中，帝国对南方所采取的对策，其目的就在于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迅速扩充综合国力，为此：一、在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以及泰国之间，确立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密切关系；二、在日本和荷属印尼之间确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纲要规定，在对南方采取对策过程中，如发生下列两种情况而又无法打开局面时，日本为了自存自卫，就必须使用武力：一、由于英、美、荷等国

的对日禁运而使日本的自存受到威胁时；二、美国单独或与英国、荷兰、中国等进行合作，逐步加紧对日本包围，使日本在国防上难以容忍时。

就在松冈外相启程赴欧洲前夕，东条英机的陆军部正在秘密谋划向美国求饶，以便尽快解决中国问题。

1940年初春的一天，与近卫首相关系密切的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带着两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来到近卫首相府邸。井川对近卫说，美国使者带来了美国希望和解友好的信息，这使首相大吃一惊。井川说，两位使者带来了呼吁日本实行“远东门罗主义”的备忘录，表示了其坚决的反共立场，他们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政府中“最高级人士”的批准。

首相沉默很久，对井川这位日本大藏省前官员说，这事我帮不上忙，必须先争得陆军部东手英机的认可，你最好先去试探一下陆军省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

岩畔豪雄是陆军省颇有影响的人物，任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深受东条英机的赏识。岩畔惯于搞阴谋诡计和卖弄权术，是日本谍报高手，创建了著名的中野间谍学校，他曾提出把15万日元假钞输入中国，搞垮中国经济的罪恶计划。他成功他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5000多名从希特勒那里逃出来的犹太人在满洲避难。他对关东军首脑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会否认，日本欠犹太人一笔债，在日俄战争中犹太人的库恩——洛布股份有限公司曾资助日本作战。经历过日俄战争的东条英机终于被他说服。

岩畔大佐对美国神父的来访表示欢迎，他相信与美国和好就能拯救日本。于是安排他们见到了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得到认可。

两位神父回到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受到热情鼓励和支持，沃尔什主教以“总统特派员”身份在纽约一家饭店建立了一个秘密总部，负责为美日和好牵线搭桥。

不久，井川忠雄被告知，美国总统很希望取得进展，而井川自己却不知是否应该亲自赴华盛顿，协助两位神父和驻美大使野村寻求共存方案，于是，他便去请教岩畔，陆军省军事课长喜不自胜，他要亲自使这桩事情成功，极力鼓动井川为帝国大业出力，慷慨地表示支持，“护照由我来办，费用也好说，你一定要去”，善于搞谍报的军事课长当即想出一个好主意，“为不泄露秘密，你将以同美商谈判为借口协助野村大使。”井川的行程定在3月上旬。

正要启程赴欧的松冈外相偶然了解到岩畔的秘密，他马上就意识到这是陆军在搞鬼，于是大发雷霆。外相的电话打到陆相的办公室。

“请问井川赴美是受谁的指派？”松冈开头就责问道。

“什么？陆军大臣不知井川赴美”东条英机被问懵了，他确实不知道岩畔和井川所干的秘密勾当，岩畔从来没有向他报告过。

“那就去问你的岩畔豪雄大佐，”外相仍然怒气未消，“请你记住，你们不要一手包办对美谈判，不要把钱藏起来！”说完就扣上了电话。这令东条英机十分难堪，他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岩畔大佐被叫到陆军大臣的面前：

“井川赴美是怎么回事？”东条拍着桌子喊道。

心灵嘴巧的岩畔原原本本报告了事情的原委，最后说“岩畔愿听从大臣处置。”

东条静静地听完岩畔的演说，心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岩畔不愧是陆军省

头脑最机敏的人。“那好，你先回去”。他对着忐忑不安的部下没再发人，他认为岩畔对局势的分析是对的，皇军要进攻东南亚，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先稳住美国，美国是这一地区的主宰，必须修复与美国的破裂关系，于是，他一面通知外务省说，关于井川的使命，陆军一无所知；一面通知岩畔，要他和井川一起赴美，协助野村大使完成好这一项重要使命。3月10日岩畔出现在纽约。

第二章南进乎？北进乎？

松冈外相：罗斯福是个大赌棍！

希特勒教唆日本探虎穴

东条英机：皇军不能掉进另一个陷阱

近卫首相：松冈外相是英雄

东条英机被掐断了奶

岩畔到达纽约 37 天后，东条英机在他的办公室读到了野村大使发来的《日美谅解方案》。这份全文长达 4000 字的方案说，美国承认日本八统一字之理想，承认满洲国；美国总统将有条件地致力于日美两国之间的和平，而且在通商和金融方面也给予援助；日本如采取和平手段获取南方资源，美国也予以承认，日本方面许诺，如果中国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政府与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政权合并，那么日本就从中国撤军，放弃所有对中国的领土要求。

“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东条在心里说。在随后近卫首相召开的军政首脑紧急联席会议上，东条和近卫等人以压倒多数商定，立刻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尽管陆军大臣对这一方案表示怀疑。

在此之前，东条收到了驻华盛顿武官的乐观报告，“日美外交关系可能改善，请作出一切努力，迅予指示。”而东条陆相最信任的顾问之一佐藤贤了大佐，对美国会作出这样的让步，感到吃惊。他对东条说：“这一切进行得过于顺利，以致难以置信。”

佐藤贤了的怀疑是对的，当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日美谅解方案》基础上又提出了美国的四条原则作筹码，这四条原则比方案更为重要，而野村大使却没有把它报告给东京，赫尔的四子原则令日本难以接受：

- 1、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 2、支持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原则；
- 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 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改变这一现状。

野村的疏忽导致了东条和近卫等人的乐观态度，从而导致日本政坛的动荡，虽说内阁会议作出决定，但松冈外相的外务省强烈要求等外相回国后再最后决定。

4月22日，“载誉而归”的松冈回到东京，近卫首相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外相得知有关《日美谅解方案》及有关内阁决策的内幕时，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心想，这么重要的外交行动却没有外务省的参与，不懂外交的外交家居然能起草这么重要的外交文件，当晚，松冈有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讨论协定草案的会议，并且避而下谈会议讨论的问题，开口一个希特勒先生，闭口一个斯大林先生，好象他们是他的挚友。谈起他如何对斯但哈特说罗斯福是个“赌棍”，美国以提供援助的办法不让中国问题和战争结束。他还漫不经心地谈到，德国外长向他透露，希特勒之所以要与斯大林签

订和约，仅仅是因为“无可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斯大林。东条对这句话很注意，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的陆军部早已获得希特勒即将进攻莫斯科的绝密情报。

对于《日美谅解方案》，松冈极力反对，他狂叫道：“不管你陆军海军怎么说，你反正不同意这个协定草案，首先，我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条约怎么办？……”说完，不顾他人的反对，扬长而去。

没有外相在场的内阁会议开到深夜，东条英机的陆军强烈要求尽快批准协定草案，东条说，“夜长梦多，这是一个绝好机会，松冈外相已成为完成这一重要使命的障碍，我建议首相要求外相辞职，如果他不尽快采取行动。”

东条的发言代表了整个陆军和海军的观点，也就是代表了日本实权派的观点，这使近卫首相十分为难，从希特勒和斯大林那里回来后，松冈外相的身价大增，几乎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一颗明星，万不得已不能惹恼外相。于是，他决定说服外相，必须心平气和地谈谈。

第二天，心情已经完全平静下来的松冈外相不情愿地来到首相官邸，近卫在日本客厅热情地招呼他，两人进行了畅谈，当首相再次申述这份协定草案对天皇帝国的厉害关系后，松冈洋右撇了近卫一眼，慢条斯理地说：“这份协定草案不外乎是陆军的阴谋。是陆军为掩盖自己的进攻意图，岩畔大佐和东条陆相企图使我火中取栗，我没办法向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交待，我希望你能给我时间让我忘掉欧洲之行，然后再考虑目前这个问题。”

隔日，近卫首相在他的获洼私人别墅对东条和及川海相说。“松冈外相主张攻占新加坡，你们的想法如何？”

东条和及川都回答说：“不同意，这件事早已作出决定了。为了对南方继续采取和平对策，要首先解决日华事变，利用美国是必要的。”

一个星期过去，松冈仍然按兵不动，反而将协定草案通过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通知了希特勒，他很想听听希特勒的意见，在他看来，凭他和希特勒的交情，德国元首一定很重视这件事。他向奥特将军保证，如果美国参战，日本肯定也参战，与华盛顿的谈判不会影响三国协约，从而打消了德国大使的顾虑。但是远在柏林的德国元首不相信松冈的鬼话，他非常怀疑松冈佯右的真诚。他对墨索里尼说：“松冈是个天主教徒，但也向异教的上帝献祭，可以得出结论，他是既有美国圣经传教士的虚伪，又有亚洲日本人的狡猾。”希特勒对日美协定草案不置可否，松冈外相迟迟得不到答复。

5月3日下午一点，松冈在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与《日美谅解方案》完全相反的“松冈三原则”，它以“威胁美国为基调重新处理日美关系：一、要对解决日华事变作出贡献，就是说：要美国撤出中国；二、要不与日德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三、要无损于对德国的国际信义，就是说：要阻止美国参战。这一方案比东条英机和及川提出的方案更力强硬，第一和第三项本来就是他们所主张的，第二项也可勉强同意，所以东条等人同意这一方案。但外相仍然不愿把它通知美国。5月8日，东条要求赶快把《日美谅解方案》的修正案电告野村大使，松冈却说：“此间有人认为还是把修正案通知野村为好，这种意见外务次官也曾谈过，但外交上的较量我希望你们不要管。”

松冈的拖延使东条英机和整个陆海军首脑人物怒不可遏，东条多次要求近卫解除松冈的职务，重新组阁，“有他在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东条恼怒地对首相说，“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解除松冈的职务，签订日美谅解

方案。”

就在这时，松冈洋右又使出一招，他对东条英机等人说，在同意协定之前，应该先要求美国签订一个中立条约，这个条约，即使日本与英国丘吉尔不战，也应该有效。东条等人答应试一下。但是，松冈的设想在华盛顿遭到美国国务卿赫尔的断然拒绝。

松冈外相被激怒了，东条英机逼他下台，而美国人又不给出路，他决定铤而走险，做个样子给东条看看。1941年5月8日，被逼到绝境的松冈洋右，走进皇宫拜谒天皇，他希望最后能得到天皇的支持，他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像先知默汗默德一样预言说：“我敢打赌，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竟然能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中留任。”

天皇对松冈的态度感到震惊和严重关切，立即召近卫进宫，要他妥善处理此事。随后，首相秘密会见了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态郎。近卫公爵详细通报了发生了皇宫中的要挟，东条和及川极为愤怒，一致同意迫使倔强的外相采取行动，三个人当场草拟了对协定草案的回答，表示愿意接受草案的主要条件，并指示松冈立即发出，不得延误。

5月12日，《松冈修正案》被发往美国，它是根据松冈的胁迫美国这一对美基本方针制定的。它要求：

一、关于三国同盟条约问题，要明确表明这一见解，即“信守把三个轴心国家（日、德、意）看作为一个整体”。

二、关于日华事变问题，规定“美国只能全盘接受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之间的既成事实，而对蒋介石则劝其实现和平，并在和平条件上一概不加干涉。

三、关于南进问题，删去了“不诉诸武力”这一条。

倔强的外相终于“屈服和妥协”了。日本政府的方案送到了赫尔在纽约租用的办公室，由于没有反映美国国务卿的四条原则，赫尔大夫所望，但他还是答复说：“就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设法说服日本人在这里作点修改，那里删去一点，再在别处补充些东西，使双方能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怀着善意签字。”东条英机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但是，“好事多磨”，华盛顿的美日会谈，由于双方互不相让，同时美国截收到了日本的密电，而变得更加僵持。日本政府发给驻各国外交使团的密电，破天荒地断被美国截收和破译，这项工作是在“魔术战役”的代号掩护下进行的，这使赫尔通常在开会前就能知道日本大使的想法。此外，由于赫尔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或嘲笑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博士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人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原则。

松冈也不断制造麻烦，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5月14日，他对美国大使格鲁吹嘘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你们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因遭到格鲁的反驳，三天以后，他又写信给格鲁，解释他那“与众不同”的态度，他说，我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我神经不正常，我也毫无办法，因为我生来

就如此。”

松冈的煽动惹恼了美国国务卿赫尔，6月21日，他对日本的提案作出了正式回答，他说，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同时美国拒绝日本提出的一些其他要求。美国人的强硬使近卫和东条甚为震惊，但第二天发生的震撼全世界的事件，使日美之间的悬念和混乱黯然失色，东条英机们面临新的抉择。

正当美国人和日本人在外交舞台上大动于戈时，希特勒吹响了进军莫斯科的号角，6月22日苏联的黑色星期日，凌晨3点，希特勒实施他那蓄谋已久的“巴巴罗萨”计划，闪击苏联，190多个师的海陆空精锐部队，像狂风暴雨般遮天盖地向斯大林袭来。当天下午4时整，德军进攻的消息传到东京，东条英机多少有些震惊，虽说他早就获得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他还拿不准该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倒是松冈外相喜出望外，几分钟后便打电话给官内大臣木户侯爵，请求谒见天皇，外相喜欢从天皇那里得到支持和灵感，他说有要事需要向天皇报告。“我们应该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在电话里像打预防针一样告诉木户说。

木户是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的弟子，当今天皇在所有问题上的亲信顾问，为人直率，办事果断，头脑清醒，许求实际，深得裕仁天皇的信赖，他自己说：“我之对于天皇，犹如哈里霍普金斯对于罗斯福一样。”

在安排了松冈五时半谒见天皇后，木户报告天皇，外相的见解也许与近卫首相不同，“谨请陛下询问外相，关于这个问题，他是否曾与首相商量，告诉他，这个问题极其重要。”木户毕恭毕敬他说，“所以，他应该与首相密切磋商。告诉他，天皇基本上同意首相的意见。请原谅我冒昧向陛下提出这一意见。”

五时半，松冈准时来到皇宫，向天皇陛下鞠躬后，马上发表他对时局的新看法。他说：“陛下，据外务省看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德国就能迅速地击败俄国，我们不能坐等成果，必须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

外相要进攻苏联！

天皇有些愕然，有些惊异，这意味着日本岛国和皇军将朝着两个方向扩张，两子作战线，帝国的力量能否允许？事关日本帝国的命运。这事不能只让松冈发言，木户的建议是对的，于是天皇不冷不热地对松冈说：

“你必须先跟近卫首相商量，然后一起决定。”没等松冈说什么，天皇便示意接见完毕，摆摆手请外相退下。

松冈下甘心，便按天皇的吩咐去见首相。近卫不希望现在进攻北极熊，日本不是德国，国力、军力都不如德国，况且南进已经内阁决议成为国策，他还要听听东条和及川的意见，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府将一事无成，可是，外相不听劝告，热衷进攻俄国，他放肆他说，陆海军左右不了外务省，必须进攻苏联。

在松冈拜谒天皇3天后，他遭到了军方的直接反对。统帅部、陆海军都极力避免两线作战，陆军在中国越陷越深，海军力量难以同时对付苏联和美国。东条虽野心勃勃但也感到力不从心。

于是，矛盾提交到联络会议上。联络会议是在首相官邸举行的非正式碰头会，由内阁四巨头——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以及海军军令部总长、陆军参谋总长、军令部次长、参谋次长参加。首相在中间，坐扶手椅，其他人依次坐下。

6月25日，联络会议由近卫主持，松冈大谈进攻苏联的主张，立刻遭到

海相的反对，及川说：

“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下想惹苏联。”

“如果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松冈又不顾他的外相身份，忘乎所以地反驳说，“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开展外交，我看还是流血好些。”

诡计多端的东条不急于发表意见，他要听听各方意见，他要静观局势发展。

第二天，松冈继续坚持他的意见，他问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南边和北边同样重要”，东条英机的参谋总长杉山随口答道，“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泄露他和陆军省的想法，如果莫斯科8月底以前陷落，陆将将直接进攻西伯利亚。

头脑伶俐、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齐头并进！”

为了争取东条及早下决心否决外相的意见，佐藤贤了大佐对他的陆相说：“在北方我们什么也捞不着，而在南方，我们至少可取得石油和其它资源，”常充当陆军政策发言人的佐藤时有一些荒唐表现，他曾对一位一再打断他发言的阁僚大呼“闭嘴！”，因此被戏称“闭嘴大佐”。

东条虽然觉得松冈的一些意见比较符合自己的想法，但是，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在他心里留下的深深阴影，使他有些后怕，苏联人大厉害了，他曾经这样想，如今希特勒真的拿斯大林动刀，不能等他将苏联完全吞没，“如果我们向俄国人宣战，美国会不会支持他们，向我们宣战？”他不无担心地问佐藤说。

“这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苏联的制度不同，但在战争中，这却难说。”佐藤大佐凭他的战争直觉警告陆相说。

东条决定下支持放弃南进而改攻苏联的松冈方案。但松冈外相不想放弃他的想法，第二天，他极力劝说东条和他的部下下决心攻打西伯利亚。他说：

“大岛大使的报告表明，俄国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一事无成。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保证，他能用外文手腕拖住美国3个月到半年。而“如果我们像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他像开了闸的河水，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直到他看到自己的话毫不发生作用时，方才罢休。最后，他想强行解决这个问题，提议说：“我希望就进攻苏联问题作出决定。”

“不行！”杉山得到东条的支持，将松冈挡了回去，他的意见代表了整个军方。

就在松冈遭到东条等军方的拒绝之后，柏林方面忽然改变态度，立刻对日本施加压力。过去几个月，希特勒总是唆使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狮城新加坡，使日本成为他对付英国的军事盟友，以便减缓德军在非洲战场上的压力。现在德国的重点转向了莫斯科，日本的战争机器理所当然地要跟着转过来，对准俄国。于是，希特勒要求里宾特洛甫通知日本人有关德国统帅部的新决定。

里宾特洛甫绞尽了脑汁，极尽引诱欺骗之能事，催促日本尽早参战，和

德军合围苏联。为此，他的见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这位希特勒的高徒假惺惺地对大岛说：

“ 贵国向太平洋进军固然意义重大，但是考虑到准备不足，不妨先解决俄国问题，参加德国的对苏战争。俄国溃败之后，贵国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南进了。 ”

6月30日上午，奥特大使在东京奉命向松冈提出：“ 鉴于事态的迅速发展，日本应迅即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 ” 并用带有威胁的口气说：“ 苦日方在苏俄被击溃后始采取行动，势必影响其道义和政治地位。 ”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联络会议上，他以希特勒的要求作为主要筹码向军方示威。他说，德国现在正式请求日本参战。我们必须立即下令进攻苏联。他夸口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美英两国必然参战；为了进攻西伯利亚，我提议推迟南进。

东条对希特勒出尔反尔的态度有些不懈。“ 过去一直鼓动我们南进，说我们的北方是可靠的， ” 他心里想，“ 现又要我们北进，莫不是想让我们去为他们探虎穴呀？…… ”

第二天，东条亲自来到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拜会奥特大使，探询苏德前线的战况。这位秃顶短髭、眼睛狡黠、身穿便服的纳粹将军。就像一位小心谨慎的商人，在投资前掂量着他的同伙是否会破产。席间，奥特大使努力使他的客人相信，德军前线的战事顺利，莫斯科“ 厄运已定 ”，德国不久便可拿到整个苏联。由于大使故意对“ 胜利 ” 夸大其辞，反而使东条提高警觉。他想，希特勒的闪击战并未取得成功！东条不相信奥特大使的吹嘘，悻悻地离开了德国使馆。很快，东条又直接与大岛将军联系，请他在柏林进一步搞清战事进展，为他取得第一手材料。

大岛很快就来了答复。报告说，根据陆相的吩咐，专程拜访了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关于苏德战况，陆军元帅解释说，德军推进速度放慢是由于交通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跟不上。凯特尔自我解嘲地对日本人说：“ 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实际进程比计划落后三周是不足为奇的。 ”

这就使东条对德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德军也许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很快就能解决北极熊，斯大林统帅的苏军也许并不像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东条更加坚定了他的“ 南进 ” 决心，他要对松冈进行反击，以便尽快实现自己的宏愿，带领军队到印度支那拣拾数不清的宝物。

6月的最后一天，内阁的联络会议继续进行，东条开始阐发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面对着首相，而不去看松冈，他坚定地说：

“ 陆军省和统帅部的意见是坚持南进，希特勒德国有他们自己的企图，请求日本出兵俄国，主要是为了减轻德国军队的压力，而对日本帝国本身益处并不大，更为重要的是，德军在俄国的表现并不像他们自己所宣传得那样迅速，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就减了下来，德国的闪击战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很快就能打败苏联的说法极为不可靠，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皇军不能落入另一个陷阱，请不要忘记拿破仑在俄国的教训。 ”

随后他提出一件《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请示首相和全体阁员决议。该文件的中心议题就是日本南进政策不变。第一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通过向法国维希政府施加外文压力，希望实现不流血的占领，如果劝说无效，就诉诸武力，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危险。东条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暴露。他

与松冈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对外实行扩张侵略政策，而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侵略目的。

松冈外相以其鼓动性言论继续阐明北进观点，说什么苏联遍地是黄金，日苏中立条约如同一片废纸。在他的煽动下，及川海相有些动摇，转身问东条的参谋总长，“推迟半年，怎么样？”

这时，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打消了海相推迟南进的念头，他说：“我们的部队已在印度支那南部做好了充分准备，整个印度支那眼看就要划入天皇陛下的版图。”

也许是冢田的鼓吹坚定了首相的南进决心，几乎一直沉默不语的近卫说，我同意统帅部的意见，南进方针不能改变，进攻俄国以后再说。

就这样，一场冗长的辩论宣告结束，从此使日本朝全面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但内阁决定还必须得到天皇的正式批准，才能有效，那是一场近似宗教活动的仪式。

7月2日，在木户的精心安排下，皇宫内举行御前会议，批准南进侵略计划。死气沉沉的会议厅摆着两条长桌，铺着锦缎桌布，近卫、东条等与会者分别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以代表天皇的文官身份出席会议，在天皇不便启口时代表他发问。

当天皇步入会议厅时，所有的人都起立立正，向裕仁至高无上的天皇鞠躬。足不出户的裕仁皮肤细滑如瓷，面色独特。虽身着军装却并没有威武气派，倒像是一介书生。他走上朝南的御座坐下，前面立着象征皇家气派和天皇尊严的金屏风，裕仁天皇似乎超然于世俗事务之上，但他却是罪恶与荣耀的代言人。他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却受内阁特别是军方的左右，对于此后的侵略战争和早已爆发的侵华战争他是当之无愧的始作俑者和历史罪人。

宫廷有严格的礼仪，就连臣子的座位都有一定说法。天皇的座位方向是根据风相礼定的，臣子们的座位与陛下保持一定角度，近卫、东条等大臣、总长们毕恭毕敬的样子，双手放在膝上，像木头人似地彼此凝视着。

仪式在静穆中开始。近卫公爵首先起立，向天皇鞠躬弯腰，然后宣读东条炮制的那篇《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

首相宣读完毕，杉山第一个鞠躬辩证。他说：“我同意南进。然而，如果德苏战局发展对帝国有利，我想我们也应该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以确保帝国北部边境之安全。

“这是毫无疑问的。”东条附和道，“但首先必须是南进。”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也支持南进，他说：“尽管要冒险，但南进还是必要的，放弃南进而北上危险性更大，得到的也会更少。”

按照御召，枢密院议长开始发问，他说“我想知道的是，用外交手段取得印度支那的现实可能性如何？”

“外交措施想必不能成功。”松冈的意思是说，南进必然动武，动武必体会与美英开战，他仍然反对南进。

原嘉道身材矮小，和颜悦色，在一个个板着脸的海陆军将领面前毫无惧色。他继续发问道，“军事行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方面试图签订日法条约，一方面又向印度支那派兵，难道这符合按皇道办外交吗？我认为直接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从而背上侵略者污名，对日本来说是不明智的。”

“外交不一定非得按皇道办，战争解决问题。”东条对枢密院议长极为不满，但也只能在心里骂几句。

倒是松冈出来保证说：“我一定做到，使日本在世人面前不致好象是背信者。”擅长搞阴谋的松冈坚信他能说到做到。

接着原嘉道开始为松冈说话了。他提出：“为什么不北进？希特勒进攻苏联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在全世界散布共产主义，我们迟早要同它打一仗……国民确实很想同它打仗。”我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我认为，如果我们进攻苏联，美国不会报复。反之，进兵印度支那会导致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即美国人）开战。

杉山陆军参谋总长觉得，原嘉道的话像刀子一样锐利，但多是松冈外相的老生常谈，不需多驳，他只简单地说道：“我们占领印度支那对挫败英美的阴谋是绝对必要的。另外，德国的军事形势大好，我认为，日本进兵法属印度支那不会引起美国参战。”“不过，”他又补充说，“也不要过早地把苏联排除在外，我们应该等待五，六十大，以看到德国确实打胜，那时，我们再从西伯利亚打过去。”

杉山的话刚一结束，近卫首相便要求就他宣读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结果被一致通过。东条英机代表的军方获胜，日本将南进。

整个御前会议天皇照例始终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只是听取大家对审议的政策解释。他的出席只是使会上作出的决定合法化并具有约束力。《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这一文件被送到内阁官房，用公文纸写出一份由近卫首相、杉山陆军参谋总长和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总长三人签署，呈报天皇，最后交到宫内省，加盖御玺。这就成了国策。

南进的争论结束了，松冈外相被东条打败。可是围绕日美谈判所产生的分歧仍未弥台，争论在继续，东条英机不希望看到松冈洋右主政外务省，他在等待时机。

好记仇的外相对赫尔那个口头声明一直耿耿于怀。6月21日，美国国务卿在拒绝《日美谅解方案》修正案时，同时发表一篇口头外交声明，他说，近来某些日本官员（指松冈）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谈判道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在松冈看来，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是对日本的不可原谅的冒犯。在7月12日的联络会议上，他怒气冲冲，破口大骂：

“十天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保护国或附属国！只要我还当外相，我就不能接受。别的什么我都可以考虑，但我拒绝这个口头声明。这是美国人对弱小国家任意蹂躏的典型。这个声明把日本当作弱小国家和附属国对待。有些日本人反对我，有些人甚至说首相也反对我。”外相越说越急促唾沫四溅：“无怪乎美国认为日本已经无计可施了，给我们发来这样一个声明。我现在就建议拒绝这个声明，并停止与美国谈判！”他继续指责说，“罗斯福是个真正的煽动家，他试图把美国引入战争，而我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有与美国保持和平的希望。”这位前几天还在叫嚣与美国开战的外相说，“我认为，希望是没有了。”看了看横眉冷对的东条陆相，他又补充说：“不过我们还是要想试到底。”

企图利用美国来进攻东南亚的陆相根本不买外相的帐，他接着松冈的话头说：

“即使好象没有希望，也要继续与美国谈判。”他反问道，“难道不能凭借三国同盟条约使美国无法正式参战吗？当然，那个口头声明是对我国国体的侮辱，因而就像外相说的那样必须拒绝。不过，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告诉美国人，我们认为我们日本人是正确的，那会出现什么情况？这能不能打动

他们呢？”

“根据一些情报表明，美国人没有能力在太平洋煽起战争，”暂时不想与美国海军对阵的海相附和说，“既然我们也不要太平洋战争，不是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余地？”外相讽刺地反驳说，“只有我们告诉他，我们不在南面使用武力，他们也许才会听你的。别的，他们能接受什么？！”松冈根本不想妥协，“他们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个声明，因为他们相信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就范。”

松冈的发言使近卫感到外相的私心太重，会影响政府作出正确决策。于是首相避开松冈，悄悄和其他主要阁僚商量，准备与赫尔表示和解，以友好语气答复美国。

拟好的答复送到了外相办公室，而松冈依然故我。他想，必须首先拒绝赫尔那个口头声明，给美国以反击；其次，应该等几天再发这个答复，以便显示日本的身价，希望美国把日本看成一个强国。

近卫拿外相没办法，答应拒绝口头声明，“但必须把拒绝的声明和答复同时发给赫尔，以争取时间。”总理大臣叮嘱外相。

于是，近卫指示外务次官斋藤立刻办理，斋藤满口答应遵命，实际上却采取了“下克上”的行动，他按照外相的要求，扣压了日本政府的提案答复，而只把拒绝口头声明的声明发到华盛顿，提案答复5天后才发出。

这种大胆的欺骗上司的“下克上”行为惹恼了东条英机，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亲自到首相官邸，要求近卫立即把松冈免职。“帝国内阁不允许欺骗上司的现象存在，绝对不容许！”东条坚决而果断地对首相说：“应该就地解除外相的职务。”

近卫也早已看到松冈洋右不适合呆在外相位置，但也不能公开和他翻脸。“你知道，”他向东条解释说：“自从外相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便一直是位英雄，不能随便找个理由公开解除这位知名外交家的职务，我需要一个借口，或者说找一个理由”。总理大臣一边思考一边说，“那就这样，全体阁僚集体辞职，然后再重新组阁，起用别人当外相。”

东条被说服了，回答说：“这样也好，可以安服民心。”

7月16日6时30分，近卫首相在首相府郑重其事地召集内阁非常会议。他坐在那里凝视着诸位大臣，在松冈外相抱病缺席的情况下宣布他的阴谋。首相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最近以来，乍内阁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事务时内部分歧很大，这对天皇陛下的帝国生存和发展极为不利，我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然后由天皇陛下重新下召组阁。”

近卫的提议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也许人们不知道这是首相耍的小把戏，也许阁员们知道这是冲着松冈来的，而绝大部分大臣和部长希望将他免职，近卫和东条的阴谋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内阁解散了，应天皇陛下的要求，在不到24小时就又组成了，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松冈洋右被东条一脚踢出内阁，其他所有阁僚原职原位。代替松冈的，是向来亲美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是由东条英机提名的，陆相东条的提名没人敢反对，赏识松冈的天皇抵不住陆军的军刀，东条清除了松冈对军方政策的干扰。

按照东条军方的南进政策，丰田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么干，日本军队将于7月24日开进印度支那。限期前一天，软弱无能的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驻

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外务省拍电报禀报喜讯：

法国人如此痛快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赫尔读了“魔术”破译后送来的这份电报怒不可遏，竭力要求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实行严厉制裁。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紧接着，英国和荷兰响应美国的号召，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结果导致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全部停止。美国原是日本石油的主要供应国，这样一来，无疑像婴儿被掐断了奶，日本便处于难以支撑的境地，这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的打击。对于东条军方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一些法西斯军官要求及早动手。

早在1941年年初，东条英机就以陆军大臣的名义发表了法西斯军人《战阵训》，他极力鼓动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要求日军官兵“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韧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他愚弄官兵说“皇军军纪之精髓，存于诚惶诚恐大元帅陛下（天皇）之绝对服从之崇高精神”；“处于生死困苦之间，命令一下，欣然投身于死地。”

5天以后，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似沉浸在美英制裁的灾难之中，他拜谒天皇，鼓吹说，“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两年，战事一起就只够一年半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先动手好。我们定能打赢。”永野握着拳头恶狠狠地说。

天皇直戴了当地问：“你能取得伟大胜利吗？能取得像对马海战那样的胜利吗？”

“抱歉，不可能。”

“那么，”天皇忧郁地说，“这将是背水一战。”

东条们在磨刀霍霍，准备扫除一切侵略障碍，为发动全面战争而不惜将日本引向灾难的深渊。

第三章日本首相：我们是在向美国人求饶……

近卫首相，我要见罗斯福总统

日本人惊呼：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被包围

东条英机：不是和平、就是战争

裕仁天皇：日本能打败美国吗？

法国人的忠告

东条的恶梦

东条英机：就是掉进肉锅里，你近卫也只能喝汤！

谁来替天皇管这个家？

1941年8月14日，东条英机和及川海相被匆匆召到首相官邸，近卫文磨焦虑地告诉这两位实权大臣：“我要见罗斯福总统！”

这意外的决定使海陆军统帅非常吃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东条英机立刻回答说，“陆军大臣需要听取陆军省的意见。”及川也接着说：“海相将在征求海军省的意见后答复首相。”

近卫文磨出身豪门，据传是近卫家族 250 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公子。其曾祖父近卫公高兴得为此写了不少诗，边走边吟，绊在树根上，结果摔断了胳膊。其父近卫笃磨位至公爵。近卫文磨长成后世袭公爵勋位，因家族显赫借助于祖上的阴德当上了贵族院议长，又善游官海，终于被天皇看中当上了首相。据他自己说，这位贵族出身的首相鄙视金钱，鄙视百万富翁和政客。曾写过一些主张社会改革的小文章：他自称是“民主派”，对任何人都以礼相待，认为“叫化子也是宾客”。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却隐藏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和扩张侵略的大帝国思想。在他的首相任期内，发动了罪恶累累的侵华战争，挑起了反苏的张鼓峰事件，与德、意法西斯帝国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在东条英机等人鼓动和支持下，对内颁布“国家总动员法”，组织恶贯满盈的“大政翼赞会”，建立法西斯“新体制”。

近卫与东条英机一样狂热好战，但两人注意的目标却不同。近卫一心要把中国大陆抽筋剥皮、敲骨取髓，压榨干净后再另谋扩张。东条则胃口更大，一心要立刻南进，霸占的地盘越大越好。如今，南进计划已加盖御玺，成了国策，但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重大决策，欲壑难填却胆小如鼠的近卫文磨心里总是放心不下。

近日来首相常常被恶梦惊醒。有时他梦见一只雄狮，张开大嘴，舞着利爪，向他扑来，要把他撕成碎片；有时他梦见，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他独自一人乘坐一只即将灭顶的大船，在拼命呼救。

而现实中，陷入泥潭的侵华战争毫无取胜希望，像恶梦一样折磨着他。每想到南京的大屠杀中，多少无辜百姓死在皇军的刀下，近卫就浑身出冷汗。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此后，在谷寿夫等人指挥筹划下，日本匪徒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肆意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只要看见还会动的人就开枪射击，他们口口声声称日本是“日出之国，光照世界”，但日军野蛮的血腥暴行却在南京整整持续了一个月。结果，1/3的城市淹没在人海血流中，43万人百姓被刺死或枪杀，数十万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和肢解，许多老年人被活活打死扔在江中，整座南京城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日寇在中国犯下了震惊中外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而自1937年侵华以来，不知有多少中国冤魂在袭击着近卫那充满罪恶感的肮脏的灵魂。

如今，正当日军在华战场上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时候，又要推行“南进计划”，这怎么能不使近卫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呢？！这也是一场恶梦。

想想白天黑夜的恶梦，使近卫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搞不好，大和民族就要完了，真会发生灭顶之灾了。到那时，罪孽难逃，近卫家族不仅不能像他祖训说的“流芳百世”，而是要遗臭万年了。

一天晚上，近卫把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叫到自己的私人别墅，问他进攻美国的取胜机会如何？对世界海军力量和日美海军实力了如指掌的山本大将果断地说：“预计在头一年可能取胜；但一年后，我可一点把握也没有。”

于是近卫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华盛顿或其他地方，私下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求得根本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他对两位大臣说：“如果罗斯福总统那时仍听不进理，我当然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止谈判，立即返回。”

关于谈判条件，近卫说：“日本和美国都要作出让步，但我觉得，如果能以宽广的胸怀举行高级会谈，还是能达成协议的。万一不顺利，我也不急于求成，会不卑不亢，请陆相和海相放心。”

几个小时之后，及川报告首相，说海军省和全体海军将士“完全同意，并预视会谈成功。”东条的陆军省和东条本人却另有想法。他在写给首相的信中说，人们生怕最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协约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反响。但只要首相答应，如果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便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陆军也不反对会谈。但是东条预言说：“谈判八成会失败”。

然而，近卫首相非常自信，8月6日他向天皇奏明了自己的意图。“你最好立刻会见罗斯福，”天皇陛下一边回答，一边想起几天前永野海军大将提到的石油储备日益减少的窘况。第二天一大早，近卫便迫不及待地直接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建议与罗斯福总统在美国檀香山会晤，以讨论调整日美之间分歧的措施。

自日德意三国等约签订后，日、美间的矛盾急剧发展。轴心国集团和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裂痕更加深陷。三国军事同盟在东方主要是针对美国，美国为加强它在东方的地位，于1940年年底再次审查了遏制日本的全部方法和策略，他们期望帮助中国，“使之成为不断缠住日本和消耗日本力量的地方”。12月2日，美国政府应蒋介石政府的索要，向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战争借款，8天后，丘吉尔也宣布给中国1千万英镑贷款。29日，罗斯福在白宫发表“炉边谈话”，宣告中、美、英三国命运密切。1941年3月16日，罗斯福经艰苦奋斗签署了著名的《租借法案》，支持英国、苏联及至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的斗争，同时对日本在经济上进行制裁，这时，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日益认识到日本的威胁和绥靖政策的危险。7月25日，美国、

英国，荷兰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后，日美关系更加恶化。缺乏资源的日本岛国没有石油难以开动战争机器，首相和天皇都急着实现美日国家首脑会晤，弥补其裂痕。

美国人对日本首相并不怎么热心，国务卿赫尔说它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张伯伦使用过的那种“摸心术”，国防部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赫尔对希望得到肯定答复的日本大使野村说：“现在很清楚，在贵国赞成和平的人已经失去控制，贵国的报界正在不断受到唆使，散布日本受到美国包围的论调。就在今天，我刚向新闻界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守法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会受到别人的包围，除非自己包围自己。”最后，赫尔答复说：“至于日本是否能找到制订相应政策的办法，然后再进一步订出满意的计划，这有待日本政府去决定。”

而此时，罗斯福总统正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上的阿金夏湾举行首脑会谈，关于远东局势是其主题之一。8月10日，美国、英国、荷兰警告日本说：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都将造成迫使美国——英国——荷兰政府采取反措施的一种局势，即使这些反措施可能导致美国——英国——荷兰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倘若任何第三国由于这些反措施或对这些反措施给以支持而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美国政府——英国政府——荷兰政府，将给予该第三国一切可能的援助。”

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罗斯福强烈地感到应作最大的努力避免与日本开战，问题是应采取什么手段，硬的、不软不硬的、还是软的？“硬的”，丘吉尔说，“东京的提案不外乎是措词圆滑的建议，借以取得日本目前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对将来，却什么也没给。”

罗斯福建议就这些“不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只要争取30天左右的时间，英国就能在新加坡地区巩固阵地。“这30天将是宝贵的，”他说，“把这事交给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地哄他们三个月。”

8月18日，回到华盛顿的罗斯福召见野村大使，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日本停止其扩张行为，并决心开始奉行太平洋和平的计划，美国准备重新恢复七月间中断的非正式的预备性讨论，并将竭力选择交换意见的时间和地点。他对两国首脑秘密会晤的主意十分感兴趣，甚至建议十月中旬左右在美国阿拉斯加的朱诺诚会晤。

但就在同一天，东条英机们在东京收到美国政府的警告：

“本政府现在感到有必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政府如果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以武力推行其对邻国的军事统治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将被迫立即采取它所认为的任何和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保障美国和美国侨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与安宁。”

而野村大使给政府发来的电报则说：“勿失良机，速作回复。”

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军方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态度迷惑不懈。美国人果真是愿意和平呢，还是在玩弄手腕争取时间？东条英机心里琢磨着、计算着。皇军每天要耗费1.2万吨石油，而又无处补充，用不了多久，军队就会像一条被抛上沙滩的鲸鱼，动弹不得。参谋部的高级智囊们更是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海军军司令部一位军官说：“日本已被A、B、C、D（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如今唯一的出路是——打！”

渴望战争的东条英机对他手下那些希望和平的高级智囊决不心慈手软。

7月31日，为日美和谈而奔走于东京和华盛顿的岩畔豪雄大佐回到东京。面对呼声越来越高的好战者，岩畔回国后积极主张和谈，他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几十次游说，极力主张要继续进行谈判，他说，美国的潜力远比日本的潜力为大，如果发生冲突，必然以灾难和失败而告终。8月末，他在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络会议上，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令人信服的对比。他非常准确地告诉同事们，美日两国，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的比例高达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的强大动力，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

岩畔的鼓动博得听众的同情和支援，却令东条英机大为光火，他令岩畔把发言的全部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可是，第二天，当岩畔兴冲冲来到陆相办公室送交发言报告时，东条英机粗暴而冷淡地对他说：“他已经被派往去柬埔寨的部队了，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写的报告交上来了。”

当被流放的岩畔即将登上南下的火车前，对送行的亲友们说：“如果我活着回来，恐怕东京车站只是一片废墟了。”

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东条英机及军方首脑最终同意避免与美国开战，由外务省照会美国政府，建议在印度支那问题解决后，或东南亚已建立“正义的和平”后，从印度支那撤回所有日军，并保证不向邻国用兵，保证只要俄国“信守苏——日中立条约”“不威胁日本或满洲国”，日本就不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还答应同意赫尔的四条基本原则。

当天，近卫首相致函罗斯福，再次要求日美双方举行首脑会谈。

尽管日本政府、东条英机等军事首脑作出了“巨大让步”，但是，直到9月3日上午11时在皇宫隔壁的宫内省召开联络会议时，还没有收到罗斯福的正式答复，内阁们陷入了绝望之中，大家都顾虑重重。日本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妥协的建议，是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美国是不是还在玩弄拖延时间的把戏？整个内阁，包括近卫首相和东条陆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忧心如焚。

海军军司部总长说出了他的担忧，“我们在一天天弱下去，最终将无法支持。虽然，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场胜仗，恐怕随着日月之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他估计，日本没有办法铲除美国的强大工业潜力这一主帅，而初战的决定性胜利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根据陆军省的主张，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建议说：“我们必须在十月十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出去。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这正是东条英机的本意，以和谈为烟幕，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9月5日，近卫进宫见驾，决心将札事奏明天皇，以便把它变为正式的政策。下午4时30分，天皇召见首相，胆小怕事的天皇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他以一种颇难理解的、略带不安的神情问道：“朕注意到，你先讲战争，后讲外交。朕必须在明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征求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意见。”天皇明白这是受东条军方控制作出的决策，必须咨询统帅部。他对东条的战争政策表示怀疑。

近卫十分尴尬，不自然地回答说，“各条内容的先后次序并不一定是按重要性排列的。”他建议立即召陆海军两总长进宫，以便更详尽地阐述最高统帅部的立场。傍晚6时，近卫与杉山、永野两大将踏着暮霭进宫见驾。

天皇质问杉山参谋长：

“万一日美之间发生争端，陆军能在乡长时间内确有把握地解决问题？南面的战争有没有不能如期完成作战计划的可能，你们说五个月，难道不存在五个月还拿不下来的可能吗？”

“海、陆军曾对所有问题反复研讨，”杉山奏道，“所以，鄙人认为吾等能按计划作战。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三十月解决问题。”

“你认为能轻而易举地登陆吗？”

“臣倒不认为能轻而易举，不过，海军和陆军一直不断地进行训练，臣对能成功地登陆是抱有信心的。”

“在九州举行的登陆演习中，不少舰只被‘击沉’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那次是因为未把敌机击落前就出动护航舰的缘故。臣相信将来不会发生类似情况。”杉山有些招架不住，只好发誓担保。

“你有把握使战争按计划进行吗？”天皇想起军队在中国陷入泥潭更为后怕，“你当陆相时，曾说蒋介石会很快被击败，可是你一直未能做到这点。我记得当时你曾说过‘事变大约有一个月时间即可解决’，可是现在已经四年多了，事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因为中国内地幅员辽阔，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作战。”杉山无力地辩解道。

天皇一听，提高声音斥责说：

“如果说中国内地幅员辽阔，那么太平洋不是更加辽阔吗？你怎能说五个月就可结束战争呢？”

陆军参谋总长被问得哑口无言，统帅部在天皇面前难以交差，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立刻替杉山解围，他小心翼翼地对天皇说：

“统帅部是从总的形势上来讲的。我认为，日美关系正像一个危急病人在等待手术一样，已经到了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关键时刻。手术方案必须迅速作出。不动手术则意味着让病人逐渐衰亡。手术虽然是个极端措施，但有可能挽救病人的性命。当机立断是最重要的。作为统帅部来说，始终希望外交谈判取得成功，不过，如果和谈失败，手术就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部赞成这个草案的，外交谈判是首要的。”

“那是不是说，今天统帅部所作的解释，是把重点放在外交上，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两位将军都异口同声地说，两位大将的脸部已浸出汗珠。天皇也终于同意提交御前会议讨论的草案，东条英机和整个统帅部如释重负。

9月6日，天皇在皇宫千种厅召开御前会议。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是战争还是和平？全体与会者都感到日本正处在严峻的十字路口上，东条英机和统帅部等待着天皇和整个内阁的裁决。

千种厅建于明治二十一年，厅内镶嵌豪华的方格天花板、吊灯，摆设着各种家具，是一个仅次于半明殿的漂亮会议厅。决定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之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间大厅内举行的。

会议一开始就使人感到一种紧张气氛。当出席会议的人鱼贯而入时，近卫首相把以资源专家身份参加会议的铃木贞一中将拉到一旁，让他看了看新政策的文本。铃木摇摇头说，这样富于挑战的文件不应该将它上奏给天皇陛

下。近卫同意他的意见，并说最高统帅，尤其是东条，坚持要迅速批准，如果御前会议推迟哪怕 24 小时，内阁恐怕免不了要辞职。“战与不战以后再定。”近卫安慰似地说，“本文件不过是决定在谈判的同时，作好战争准备。因此，我还得把它呈上。”

而天皇也在会前紧锣密鼓，在会议开始前 20 分钟，天皇召见了宫内省大臣木户。

“日本能打败美国吗？华盛顿的谈判怎样了？”天皇忧心地问道。

木户没有直接面对天皇的提问，只是简单地回答说：“统帅部对打赢战争信心十足，可是我们的后劲不足，一旦形成像中国那种局面，就更难说，华盛顿谈判希望是有，但困难很大，需要军方配合。”作为天皇左右的大臣，作为天皇的心腹耳目，木户为天皇出谋划策，他说：“陛下，会议开始要不动声色，而让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提问题，我已指示他提那些问题。讨论一结束，陛下就应打破先例，停止君临，实行片刻的君治，指示两总长与政府合作，使谈判成功，只有采取这种打破传统的戏剧性措施，才能改变那个灾难性的截止政策。”

10 时整，会议开始。近卫致开场白：“请允许我主持会议，以便开会。”接着他回顾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与会者一个个双手平放在膝上，直挺挺地坐着。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代表海军发言。他说，应竭力进行谈判。不过，如果日本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问题只能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解决，尽管美国有更强大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

陆军参谋总长赞同永野的观点，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

作为企划院总裁，铃木发言谈了国内资源的令人忧愁的情况。他说：“目前，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液体燃料的储备也将在十个月内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华盛顿谈判成功，那很好；如不成功，又要久等，情况就不妙。我们面前有三种抉择：立刻备战；继续谈判；坐以待毙。而第三种选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在前两者中择一。”

原嘉道作为天皇的代言人起身说：“目前看来，适用常规外交的时机已经过去。我赞赏近卫首相会见罗斯福以取得某种协议的决心，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突然，他扬起拿着新政策草案的手，措词尖锐地质问道：

“我总览了一下草案，看上去似乎是以战争为第一，外交第二。不过，对草案的真意可否作这样理解，始终以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倘若仍然无效，那就诉诸战争。”

正当杉山大将准备起身进行答复时，已经了解昨天皇宫内情的及川海相抢先回答说：

“原议长的解释与我起草本文件的意图完全相符。不过，第一项准备战争和第二项外交谈判，并没有轻重之分。至于开战问题则由内阁会议决定后再呈请天皇批准。”

“这份草案给我的印象仍然是我们将转向战争，而不是外交。你们果真是把重点放在外交上吗？我倒愿意知道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看法。”

沉寂，令人难堪的沉寂。天皇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会议的进展，然后作出了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他尖着嗓门高声质问：

“我认为原议长的质问是对的。统帅部为什么不回答？”

自从“二·二六”兵谏事件后一直“消极怠工”的天皇发火了，与会者全都吓昏了头脑，包括东条在内的战争鼓吹者面面相觑，会议气氛更为紧张。海相及川再次站起来说：“陛下，我们将作好战争准备。不过，我们当然也要尽力进行谈判。”

又是一阵沉寂，人们在等待两总长中的一位起来讲话，可是，永野和杉山却呆着一动不动。

“非常遗憾，最高统帅部竟无话可说，”天皇责备地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吟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两句诗：

四海皆兄弟，
何以起风波。

天皇的斥责使下臣们如坐针毡，他继续说道：“朕定下规矩，要不时朗诵这首诗，以提醒朕牢记明治天皇对和平的热爱。你们对此有何体会？”喜爱用和平方式进行扩张侵略的天皇掩饰着内心的恐惧。

永野最终硬着头皮站起来。“臣代表最高统帅部，”他低下头恭顺地说，“对陛下的质询未作回答表示深切歉意，不过——”军令部长结结巴巴辩解着。“臣的想法完全与原议长想的毫无二致。臣在文内曾在两处提到这点。既然原议长说他理解臣的意图，所以刚才觉得没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点了。”

“臣也恰好如此，”杉山极不情愿地站起来说，“刚才正想起来回答原议长的问题，但及川海相已替我回答了。听到陛下直接对我们的沉默表示遗憾时，真有诚惶诚恐之感。请允许我领会陛下的意思，是要吾等尽力通过外交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还猜想，陛下怀疑是最高统帅部会首先考虑战争而不是外交。我向陛下保证，情况并非如此。”

整个御前会议，东条陆相一言不发，他是军方的最高决策者，是幕后策划者，前台有两位总长顶着，他只想新政策早日得到批准。果然，天皇火发完了，御前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不辞对美作战的《帝国国策施行要点》。这份由东条军方制订的战争政策说：

帝国鉴于当前之紧张局势，特别是美、英、荷等国所采取之对日攻势与苏联情况，以及帝国国力之机动性等等，决定对于适应局势变化之《帝国国策纲要》中有关对南方的对策按照下列各项原则加以执行：

一、帝国为了确保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之决心下大体拟以十月下旬为期限，完成战争准备。

二、与此同时，帝国对美、英采取一切外交手段，努力贯彻帝国之要求。

三、通过上项规定之外交谈判，至十月上旬左右倘若仍然没有希望实现我要求时，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对南方以外之其他地区的政策，则根据既定国策加以执行，应特别努力，不使美苏结成对日联合阵线。

这便是东条英机和日本政府赤裸裸的战争侵略政策，东条已登上南侵的战车。

新政策得到天皇批准令近卫十分高兴，他要及时通知美国人，并努力使美国人相信日本政府是爱好和平的。御前会议结束数小时后，近卫首相在美容院里找到了他的情妇，急切地告诉她立刻整装，他会派车来接她。几分钟后，她乘车赶到伊滕文吉伯爵家，伊滕文吉是明治维新时期四大伟人之一的伊滕博文亲王之子。

随后两辆高级轿车在伯爵家停下，一辆坐着近卫和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

彦；另一辆轿车摘掉了使馆的牌子，里边坐着美驻东京大使格鲁和他的参赞龙金·H·杜曼。杜曼生于大阪，父母都是传教士，他在日本生活了近23年。这两位外交官谁都没有被邀请参加过这种方式的会见，按照惯例，除了国务活动这种场合外，首相向来与外交使团是没有任何社交接触的。近卫破例在伯爵家里秘密会见美国贵宾。

近卫在伊滕伯爵府热情款待美国使节，将他的情妇作为“房东的女儿”介绍给客人，晚宴全由她侍候，这样，他们便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秘密会见持续了3个小时，只有牛场和杜曼两位在场，由他俩兼做翻译。

“东条和及川将军两人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我敢保证。”首相说。

“那么赫尔的四原则呢？”美国大使问。

近卫平静地回答说：“这四条原则，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实际运用这些原则时，还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会见。另外，我必须对日美关系之间令人遗憾的状况负责，支那事件和三国同盟条约我都是决策者之一。所以，我决心消除两国间的分歧。而把个人危险置之度外。”这位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说。

“您和总统会见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格鲁大使仍对近卫的真意表示怀疑。

“我和罗斯福面对面地会谈，可以解除许多误会，必定能达成协议。”近卫悠然地说，“从现在起一年后，我说不上还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目前我则可以做到。”——近卫当然不能泄露，至十月十日限期前，他只有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只有在最短期间内进行会晤，才能达此目的——“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他，肯定能取得某些协议。我可以提出一项他不能拒绝的建议。”

说完这番诡秘的话后，近卫把脸转向杜曼，对他极为神秘地讲道：

“日本的情况你清楚。我给你说几句话，请不要翻译给格鲁先生。你知道后，才能用你自己的信念，使他相信我的诚意。你也清楚，我们不能把天皇也卷进这场争议中去。不过，一旦我与总统达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协议，我们便马上把情况上奏陛下。天皇将立刻下令，让陆军停止敌对行动。”

首相擅作主张，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日本历史上还没有记录，杜曼答应首相一定为他保守秘密。

接着，近卫又转向格鲁，向他反复说明，东条和杉山的陆军省已同意他向美国提出的建议。东条甚至同意派一名大将陪他出席最高级会晤。“我与总统会谈时，陆军和海军将各有一名大将站在我后边。”为尽量说服格鲁，近卫又补充说：“不瞒你说，军方有一小撮人反对谈判，但由于得到海、陆两军参谋总长的全力支持，我充满信心，定能制服一切反对派。我可能遭到暗杀，但如果和平能够实现，死也是值得的。对个人之生死，我是不在乎的。”

说服了美国大使，近卫还要设法说服主宰日本内外政策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虽然同意这次最高级会晤，但并没有全力支持。在御前会议上，他一言不发，对天皇的责问从不主动进行解释。他派一位大将陪同首相前往，并不仅仅是表示对谈判的支持，而是让他作为陆军省的代言人，监督首相的言行。而要说服东条，首相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请求天皇的妻舅东久迩宫出马，对东条施加影响。

第二天清晨，东久迩宫在自己府邸召见东条，极为严肃地对他说：

“顷悉陛下对华盛顿谈判非常关注，并对近卫——罗斯福会晤寄予崇高

希望。作为陆相，理应尊重圣意，对此次会晤以及日美关系问题应采取更为主动的态度才是。”

“臣对未向皇上作充分的解释，深表遗憾。”东条尴尬地说，“日后，臣自当注意，凡陆军禀奏之事，务使天皇陛下充分理解。天皇对日美谈判及近卫——罗斯福之会晤圣意，臣甚是明确。臣将尽陆相之所能，使会晤及时实现。但据臣个人认为，成功之机会不过百分之三十。尽管如此，只要还有最微小之成功希望，臣认为仍要进行谈判。”东条越说越激动，他发誓说：“如外交结果对日本未来不利，臣将向天皇陛下进言，若干皇对吾忠告置若罔闻，臣将不得不辞职。此乃臣唯一能表明对陛下忠诚之举。”

东久迩宫耐着性子一直让东条陈词，未加打断。听东条发泄完，他才若有所思地说：

“我在法国时，贝当元帅和克利蒙梭对我说过，‘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眼中钉。在大战期间，美国拔掉了这颗眼中钉；它将拔掉东方的另一颗眼中钉——日本。美国深知日本如何不善于外交，他将采取措施对你一步一步地进行辱骂，惹你动武。如果你耐不住性子，发动战争，那么，你们必然会败北，因为美国力量强大。所以，你必须逆来顺受，切勿上当’。目前的时局正如贝当和克利蒙梭所预言的那样。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坚韧不拔，不能与美国开战。你是近卫内阁阁僚之一。在军年，命令必须服从。现在天皇以及首相都在设法实现谈判，你身为陆相，理应执行他们的政策路线，否则，就得辞职。”

东条连连答应“是，是，亲王陛下”。可是他对东久迩宫的训示听而不闻。“你所说的辞职和我自己说的辞职完全是两回事”，东条心里说，只有天皇听我的，我不辞职，倘若天皇不听我的，辞职的只能是天皇，而不是我东条。陆相心里说。

为了破坏日美高级会谈，东条及其喽罗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经常对近卫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不仅对他提出种种批评和非难，而且于9月18日对他的人身进行袭击。当时近卫正离开距东京市中心约45分钟汽车路程的郊区别墅获洼，四个身带匕首和军刀的暴徒，跳上汽车两旁的踏板准备行刺首相，由于车门已紧紧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附近的便衣警察抓走了。

近卫对日益迫近的限期日子的关心，超过了对他个人安全的关心，他只有不足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和平解决日美之间的问题了。而罗斯福总统，由于对日本法西斯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此拒绝为会晤安排日期。

“这下有好戏看了”，一直静态局势发展的东条英机心里幸灾乐祸地说。

近卫文磨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美国方面拒绝了日本的全部侵略性建议。东条军方开始敲响了战鼓，9月25日在皇宫东厅召开的联络会议上，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向政府发出通牒，借口说：“由于气候关系，战争至少必须于11月中旬以前开始。因此在10月15日以前要对和或战的问题作出抉择。”这就强迫把10月5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

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大为光火，连皇宫为大本营准备好的午餐也没吃，就把出席会议的阁僚一起请到了首相官邸。一回到官邸，近卫劈头就问东条英机：

“关于变政治为战争的时间问题，陆海军两位总长提出了要求，他们的要求大概很强烈吧！”

“要求当然强烈。不，这不是什么要求，只是再次重复9月6日御前会

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根据‘十月上旬左右’这一《帝国国策施行要点》的精神作出的。时至今日，它已无法再更改了。”陆相的态度十分强硬而不容争辩，战争是他的既定政策。

面对如此强硬的回答，近卫首相一筹莫展，第二天，他来找少年时代起就是朋友的木户内大臣寻找安慰。

“木户君，如果军部非要在10月15日前决定作战的话，那我是毫无信心的，还是辞职算了。”近卫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对朋友说。

“御前会议上已作出决定，首相要是什么事也不干就辞职，那是不负责任啊！如果首相提议更改决定而遭到反对，那时候提出辞职还说得过去，而现在就逃之夭夭却是不行的啊！”“你一定要慎重！”木户又补充说。

近卫没有回答，27日，他致电野村大使，尽快要美国人答复。电报说：

“我方已作好随时可以出发之准备，自然，内阁总理一行搭乘的‘新田丸’号轮船业已准备就绪，包括陆海军大将（陆军土肥原，海军吉田）在内之随行人员亦已内定。现帝国政府期望美国政府对首脑会谈之日期问题尽快作出答复。当前不论从国际或国内形势来看，时间是关系到一切方面之主要因素。我方所以要求美国方面作出迅速、诚挚的考虑，其理由正在于此，如若能迅速得到美国之肯定答复，不胜荣幸之至。至于会谈日期，我方认为以十月十日至十五日为宜。”

当天，近卫便以痔疮发作为由，离开东京到附近的镰仓海边休养去了。暂时离开了动荡不安的政坛，躲开了东条英机和他的军方。

10月2日，美国人终于有了回音。东条们被告知，美国人表示“欢迎”美日最高级会晤，并对近卫接受四项原则感到“高兴”，但对日本提出的条款却是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条款——所有日军必须从中国撤出，不得拖延。因此，会晤不得不延至彼此“在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时才能举行。

美国人的拖延使东条加速作出战争决定。10月5日11时，东条英机在他的办公室召开陆军各师团长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已没有可能用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必须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不久，东条和陆军便向近卫政府进攻。

近卫颤颤惊惊从海滨休假回来，心情更加沉重，更加心灰意冷，近卫左右的人对日本面临的局势也甚为担心。只有木户对日美谈判报有一线希望。“从国内外时局看来，日美战争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他信心十足地对近卫说，“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时局。政府应该明确，首先考虑的事是成功地解决中国事件，而不是立即作出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今后10年到15年是卧薪尝胆的年月。”宫内大臣的言论同样充满扩张野心和火药味。

近卫认为，这种思路虽说不合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意图，但比较现实，于是他决心试一试。

10月12日，一个晴朗的日子，近卫的50寿辰。清晨，近卫把东条、及川以及外相、铃木总裁召到他在获洼的别墅。近卫的寓所座落在郊区边缘的宽旷的庭园内，房屋是日本式建筑，舒适而不豪华。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走进来，递给近卫一张纸条，是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写给首相的，上面写着：

“海军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我们在会上不能

公开表达这样的意见。”

东条英机早就知道了条子的内容，抵达获洼后，他便下决心让及川海相和盘托出，指责海军“推卸责任，是懦夫行为。”大家刚刚坐定要开会，东条便恼羞成怒，冲着海相喊道：“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

在东条强迫之下，及川开口说：“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战或和。如果继续进行外交，那就要放弃备战，全心全意地谈判——谈判了几个月，然后又突然改变我们的方针，是不行的……海军愿意完全由首相作主……”

近卫无可奈何地说：“不管作出什么选择，都得立刻作出。两种办法都是危险的。问题是哪一种办法危险性更大？如果我们立刻在此作出决定，那么我赞成谈判。”

急不可耐的东条把脸转向丰田海军大将，并带讥讽的口吻问：“外相先生，对谈判阁下有信心吗？”“从阁下发过的高论看来，鄙人觉得，阁下不能令总参谋部信服。我倒想听听阁下是否有什么信心。”

“权衡两者，”近卫急忙替外相回答说，“我们选择谈判。”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东条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继续刻薄地说，“你说服不了陆军参谋本部。”及川海相同意和谈的态度更惹恼了东条，他强求近卫不要仓促作出决定，说：“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要看条件是否许可，”丰田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在支那的派遣军。如果陆军对美国毫不让步，那就没有必要继续谈判。假如陆军愿意作出些小妥协，谈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在支那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陆军大臣咆哮道，“在那方面不能妥协！决不能！”“日本已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东条更加激动，他站起来继续说，“现在，很明显，美国是要日本立刻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有一百万的日本人还被困在中国战争中。在中国的秩序恢复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军。中国内地是共产党人和土匪的温床，只有驻守日军，才能保证法律和秩序得以维持。战争之目的未酬而先全面撤军，是与我陆军尊严不相称的。”最后，他翘着胡子恶狠狠地说：“我相信，整个参谋本部以及国外的派遣军都同意我的看法。”

近卫说：“你不认为现在正是弃虚名而求实的时候吗？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国妥协，即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在不稳定的地区留驻日军呢？”日本首相使出他的阴谋。

“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不仅华北，而且连朝鲜也可能丢掉。”

东条英机固执己见，他不顾别人的反对，继续鼓吹战争解决问题，他喋喋不休地说：“陆军无意改变那天御前会议的决议。如果在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期限以前有成功的希望，那就应该继续会谈。海相刚才说，是战是和，全由首相决定。本人决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作出。在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战争能否打赢，我没有把握，”近卫无力地反驳说，“除了用外交谈判外，没有别的办法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我将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转向东条威胁说，“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东条英机勃然大怒，用手指着近卫说：“如果外交失败就开战，这不是已经定了吗？你不是出席了那次会议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对战争承

担责任。”

“那次的决议只不过是‘内定’而已”，近卫争辩道，他认为，9月6日的御前决定只不过是个内部秘密决定，如果天皇同意，可以重新考虑。于是他理直气壮地说：“既然我对谈判信心较足，我为什么要负责？这就是我的意思。”他转而提到中国，说：“我对中国战争负有重大责任。这场战争至今已打了四年，胜败未卜。我很难再下决心进行一场新的大战。目前，只有在没有进行谈判的前景时，开战的决议才算是具有约束力。现在还有成功的机会。”

东条寸步不让，激烈争辩，反对近卫的意见。他说，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一场战争。东条的话很像本世纪初日本进攻俄国前有人讲过的一句话：“只要战争打响了，枪声就会把国民团结起来。”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以双方妥协而告终。东条同意谈判延至10月15日。如果统帅部觉得有必要，还可再延长，但在中国驻军和同共产主义打仗这一点上，决不作任何让步。

东条坚持他的战争政策主张，但及川海相的表现说明，海军对战争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从获洼回东京的路上，东条开始感到9月6日的决议也许做得太仓促了，因为海军好像缺乏信心，而只靠陆军是难以同美英抗衡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可能是个大错误。回到陆军省后，他立刻召见了已是军务课长的佐藤，对他说，海军好像仍在动摇。

“陆相”，佐藤大佐说，“我愿为你与海相和两位参谋总长安排一次会面。在馆子（艺妓饭店）里开，作为一次私人会面不好吗？你可以问‘海军对这次战争有没有信心’？这样的战争，主角要由海军担任。如果你们海军真的没有信心，这仗就打不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说，仗打不成，是因为海军缺乏信心。相反，我负全责，说：‘是我这个陆军大臣不愿打。’”

东条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起来，唾沫横飞地说：“你说，像海相和两位参谋总长那样的负责人物，有话在御前会议上不说，在馆子里就会说了吗？”东条拒绝这样搞。

近卫首相对自己在会上的妥协也有些后悔，只是他觉得让步太多。在中国问题上，如果不进一步作出让步，想与美国佬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这一大难题不与东条合作根本解决不了，于是，他决心找东条非正式谈一谈。就在限期到来前一天，即10月14日清晨，近卫打电话给陆相东条，约好在10时整开内阁会议前作一次私下会谈。

“除了你对中国驻军的立场外，其它我都同意，”近卫企图说服东条，他的条件是从中国撤兵，做个样子给美国人看。

一听又是从中国撤兵，东条气得毛发倒竖，阴沉着脸对首相喊道：“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采取高压态度，而且会步步进逼。你的解决办法确实不能算解决办法。几年内战争必然再起。首相先生，我尊敬你。不过你的观点太悲观了，美国也有他的弱点。”

“那不过是一种看法。”近卫提醒说，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见了伊藤公爵，问他，日本能否打败俄国。伊藤进言说，他们能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明治天皇便批准向俄国宣战。“在目前情况下，”近卫回到现实中来劝道，“没有第三者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听到“谨慎”两字，东条挺直身子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

的事情，像从清水庙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

近卫说：“作为个人来说是可以这样做，而身居要职的人可不能这样。作为肩负两千六百年的国体和一亿国民的首相，不能那样轻率从事。即便说成是因循姑息，自己也不能那样做。总之，安全第一，若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就必须避免战争。”

东条重提以前的话题，他冲着近卫说：“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和大米，就是丢在街上只等我们去拣拾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犹豫！大日本的资源早已殆尽，汽油只够维持 18 个月。在地球那一边，德国已拿到了整个西欧大陆，意大利也赶到了南欧和北非。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机会！”

近卫反击说：“进占东南亚，就等于是向美国宣战。而美国的飞机架数是我们的二倍，海军的吨位是我们的三倍，而钢铁的年产量是我们的十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应该继续和美国谈判，通过政治交易得到好处更划得来。”近卫说完，意犹未尽，又阴笑着对东条英机说：“政治家戴着脚盆就看不见月亮。”

东条勃然大怒，把桌子猛地一拍，墨水瓶跳起来翻倒一边，墨水汨汨地流出，滴下桌面，溅了东条一皮鞋。“混蛋！皇军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为什么不能向美国开战？就是掉进了肉锅里，你近卫也只能喝汤！”陆相咆哮道，他轻蔑地看了看近卫，又补充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个性不同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个人太软弱，在这个时候不配当首相。”离开近卫的会客厅，东条恶狠狠地说。他决心在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强迫近卫下台。

上午 10 时整，内阁会议准时开始。东条第一个发言，他显得非常激愤，一边轻轻地用手指弹着小纸条，一边发难说：

“陆军将继续做好准备。我认为，这不一定会干扰谈判，我不愿意考虑再拖延一天！”好像想起什么似的，他突然转过身，对着丰田问道：“外相先生，你是否认为与美国谈判能取得成功？”

“争论的焦点在于撤军，”丰田解释说，“美国对日本的答复不满意。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作出回答，我们必须采取明确的态度……美国越来越怀疑我们的态度，要是不拿出事实来，我们就不能满足他们。美国不能理解日本一边和谈一边备战的做法。”

“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作！”东条喊道，“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是进逼。我们如果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

东条开始埋怨海军特别是及川海相。他说：“身为大日本帝国的海军省，身为海相，不敢坦率地公开表态是否能打败美国，海军省没有打败美国人的信心，这根本不配做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大日本帝国的海军不应该是这样。”

近卫和他的阁僚们默默地坐着，呆若木鸡，被东条英机的炸弹给轰懵了，面面相觑，近卫自己不知如何是好。内阁会议没有任何结果便不了了之。

东条的目的达到了，几个小时后，充当近卫中间人的铃木将军匆匆来到东条英机的办公室，伤心地对东条说：“既然陆相公开地发表了如此强烈的意见，近卫公爵已无法再当首相，除非陆相收回自己的意见。”

东条英机决心一条路走到底，他气呼呼地对铃木说：“岂有此理，我说的话是不会收回的，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任，否则必须下台。”

“近卫不能再当首相”，东条说，“这是非常时期，他是个懦夫，胆小

怕事，不愿承担战争责任，他必须下台。”

近卫的政治生涯就这样断送在东条的战争政策之下。那么，谁来当首相？东条英机开始思考这一对日本帝国命运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天晚上，铃木回到陆军省，试探陆军大臣的口气，他问东条英机：“近卫公爵辞职后，陆相认为谁是首相的最佳人选？”

东条沉思片刻认真地说：“我看，除了东久迩宫外，没别的人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请皇室的成员出来了。”

“亲王能顶得住吗？”铃木问。

“如果决定继续谈判”，东条解释说，“那么天皇的妻舅正是既能实现和谈又不致在陆军内引起反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只有他可以召见海军和海军的参谋总长，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反对现在开战。你知道，天皇却不能这样做，那会违反习惯和宪法。而皇室的亲王就可以这样干，统帅部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

在铃木离开时，东条告诫他说，“我不好再同近卫先生会面，否则，我很难控制自己，他太不象话。”

近卫的“联络官”又直奔首相在获洼的别墅，近卫正在等候他的消息。

“公爵，东久迩宫是陆相提出的首相人选，不知你意下如何？”

听说东条提名亲王当首相，近卫稍稍感到一丝安慰，他立即表示赞同：“我同意陆相的提名，东久迩宫这人好极了。我很了解他。他反战。明天进宫见驾时，我会向天皇奏明。”

第二天，根据近卫和东条的吩咐，铃木一大早就来到宫内大臣木户的府邸，把昨天陆相和近卫关于推荐东久迩宫当首相的事原原本本说给木户。

“这恐怕不合适”，木户冷冷地说，“东久亲王是有天才，但他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训练，更为要紧的是，万一战争爆发，不能让皇室的成员承担战争的责任。”

下午，他又来到亲王的府上，试探东久迩宫的反应。

“我本人相信你能控制局势”，铃木对东久迩宫说，“东条陆相本人觉得，只有你才能直接谒见天皇，摸清天皇的真正意图。到那时，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你都能控制陆军。”

“这是件严肃的事情，”东久迩宫说，“我需要一些时间仔细考虑。在下决心前，我想同陆相和海相谈谈。”

当晚，近卫秘密走访东久迩宫，希望亲王接受这一职务，他说，“亲王，从目前形势看，除非陆军答应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否则，谈判不能取得成功，只有你领导下的新内阁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使陆海两军团结一致。”

“太突然了，要当即决定很困难，”东久迩宫说，“我反对皇室成员当首相。不妨由你重新组阁，但要是仍不能和陆军取得一致意见，那时，我再出任首相最后一着，虽死不辞。”东久反复说，还是由近卫当首相，并建议在新内阁中，选择一位比东条更愿意和平的人士当陆相。在东久迩宫的鼓动下，近卫决心继任首相。

从铃木那里了解到近卫、东久迩宫等人的态度后，东条下决心采取行动，逼近卫下台。他决心把问题禀告天皇，迫使问题有个结果。

16日下午，东条英机要求宫内大臣木户安排他晋谒天皇，并说：“是按9月6日决议行事的时候了，由皇室成员重新组阁，你看怎么样？”

“让东久迩宫出任不合适，”木户回答说，“皇室成员只能在和平时期

参政。”这不过是一个借口，不管东久迩宫意向如何，都难免要成为掌握实权的陆军的傀儡。

东条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他转换话题说：“必须执行9月6日的决议，这已是得到天皇恩准的国策，谁都改变不了。”

“如果执行，日本将是个什么样子？”

“你说呢？”

“要我说”，木户回答说，“日本将变为三等，或者四等国家。”

东条闷闷不乐，愁眉苦脸地离开了宫内府。而木户却看重了东条英机，希望他接替近卫担任首相。

宫内大臣的责任之一就是帮助天皇挑选首相，新年阁将是日本最苛求的内阁，东久迩宫不适合谁适合呢？木户对近卫说，新首相必须是内阁中的重要大臣，熟悉近来发生的一切，这样，只有及川海相和东条陆相可供选择。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是，实际主宰陆军的法西斯青年军官，可能不接受及川出任，他们可能反对甚至叛乱。

“但是，如果指定及川当首相”，木户遗憾地对近卫说，“陆军就不愿意出人当陆军大臣，所以，首相人选就非东条莫属，而东条能控制陆军中的激进分子，他有骨气，是个直肠子，他会按天皇的旨意行事。”

木户被东条表面上听从天皇旨意的假象所迷惑，总以为他能按天皇的节拍跳舞。所以他认定新首相就是东条英机，并认定东条历来主张日美和谈。大势已去的近卫当即表示同意木户宫内大臣的提议，他说：

“东条陆相是新首相的合适人选，我同意你的提议。他不但能驾驭陆军，近来的态度还相当谦虚，还好像甘于接受与美国重开的谈判。那天，东条对我说，既然海军态度仍不鲜明，我必须全面地把问题研究一下，重新考虑整个时局。所以，我想他不至于一旦上首相就推动战争。如果得到皇上的劝导，他将会更为谨慎。”

10月17日，在宫中举行了决定后任首相的重臣会议。以92岁的清浦奎吾为首，前首相若规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銑十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和宫内大臣木户等出席会议，会议的中心不是从国家政策角度来讨论实质性的人事问题，而只一味从控制陆军的角度来推举总理大臣人选。

会议开始，有人建议选一个有皇族血统的亲王，木户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如果发生战争，皇室可能面临国民责难的风暴。我看东条陆相最适合作新首相的人选，他充分了解时局的来龙去脉，并能使陆海之间相互协作。”

曾在“二·二六”兵谏中奇迹般地逃脱叛逆者谋杀的冈田启介大将，反对东条那样的人出任首相，他说，“东条所代表的陆军统治集团，难道不曾表明是最顽固、最好战的冒险集团吗？”他对东条执政的前景表示十分担心。他高声说，“让我引用宫内大臣的话说：‘从前，陆军惯于从背后枪击我们；我希望他们不要启用大炮’。”

宫内大臣虽对东条英机任首相不尽满意，但他认为，当今的日本帝国政坛，除了东条陆相外，还有谁具有如此地位、威望和力量去控制青年军官利法西斯右派呢？海军里有这样的人吗？没有，只有东条才能控制军国主义十分猖狂的日本局势。

若规礼次郎不无担心地说：“东条一出马，美英就会想到战争”。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争吵，重臣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举荐东条为新任首

相，同时保留陆军大臣的职务。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说：“木户大臣提出的人选并不十全十美，不过，除了他没有别的人，那就试试看。”

3时30分，正在陆军大臣官邸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东条英机，接到侍从长从皇宫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刻进宫见驾。他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这肯定是作为倒阁的罪魁祸首受到天皇的呵责，“不知道会被派往哪里去呢？”他嘴里嘟囔着，匆忙将一些可以支持他的主张的文件塞入公文包，他准备说服天皇，万一天皇对他不礼貌。

高高在上的天皇对颤颤惊惊的东条说：

“我们命令你组阁。要恪守宪法。我们觉得，国家正面临极其严重的局势。要牢记，在此时此刻，海、陆军尤应紧密合作。”

天皇授命东条英机正式组阁，这使他受宠若惊。为了表示对天皇的忠诚，他发誓要按新的座右铭来生活：“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鉴”。

第二天，57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以便与其新职务相称。出任新首相的东条，同时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并晋升至陆军大将，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将如此重要的各项大权集于一人之身。

当天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后，东条坐上火车来到神社中最神圣的伊势神宫，并按习惯向天照大神朝拜。回到首相官邸，东条立即召开了内阁与军界的联席会议，研究开战太平洋的计划。东条英机在会上宣布：侵占整个中国，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帝国既定之国策。”喜不自胜的东条英机摇晃着油亮的光头，容光焕发地说：“过去是时势造英雄，现在则开始了英雄造时势的时代。”

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东条上台嗤之以鼻，担心他把日本人民引向更深的深渊和灾难，而军国主义分子却掀起了“拥护”的狂潮，陆军省青年军官法西斯分子狂热欢呼——《读卖新闻》宣称，这个抉择将鼓舞日本“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而一些较为实际的文武官员，却暗地里感到担心。他们埋怨木户推荐东条担任首相，此人如此好战、蛮干，天皇又怎么会同意他呢？美国国务卿赫尔称东条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单心眼”，“相当愚蠢，我们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那里将得到更少。”

18日，就任首相的第二天，东条便急不可耐地向国内外记者发表了他好战的政府声明。他说：“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期对外愈益敦厚与盟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第四章东条英机的杀头令

出入首相府的红色间谍

红色战士左尔格高喊：希特勒万岁！

姜太公钓鱼

盖世太保被愚弄

死亡通知书

就在东条英机就任新首相的当天，东京发生了另一条爆炸性新闻，日本政坛出现了 20 世纪最大的间谍案。

近卫内阁辞职前夕的 10 月 4 日，一份绝密电报从日本东京发往苏联莫斯科，很快便被送到了斯大林的案头。

“根据从日本各官方途径取得的情报，如果在本月 15 日或 16 日仍未接到美国就日本请求谈判一事作出的令人满意的答复，日本内阁将总辞职或进行剧烈的改组。……关于苏联，日本的最高级人士一致认为，如果德国取胜苏联，日本将能在远东坐收渔人之利，因此日本没有必要攻打俄国。他们觉得，如果德国不能击溃苏维埃政府，并迫使它搬出莫斯科，日本应等待至明春。不管怎样，美国问题和南进问题远比北方问题重要。”

这是一份精确得令人吃惊的情报！

6 年来，这种精确性极高的绝密情报从日本本上接连不断地发向苏联。

6 年来，东条英机手下的东京反间谍局，一直解不开从日本发出的秘密无线电报之谜。日本宪兵队的秘密档案里保存着一大叠叫人捉摸不透的电文，就连日本最有经验的密码破译高手也译不出其中任何一行。而这种秘密电波却不时出现，忽东忽西，难于捕捉。有时在深夜，有时干脆就在白天，一组组神秘的电波飞向高空。非常明显，从日本发出了一些秘密报告，而反间谍局和宪兵队都一筹莫展，无所作为，这些电报究竟由什么人发出？发向哪里？什么内容？这些问题谁也找不到答案。

看到这些莫名其妙的报告，东条英机一直为此大发雷霆，责骂日本宪兵机关是一群饭桶，“这种电报一直在威胁着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为什么反间谍局和宪兵队如此无能，养你们都是白吃饭的？！真是一群饭桶！岂有此理，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这种密码一日不消失，大日本帝国一日无宁！”

东京反间谍局局长大阪是东条的人，两人曾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一起共事。大阪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常常被东条骂得狗血喷头。

“一定要想千方设百计搞掉这个恶魔！”东条指着大阪的鼻子说，“否则，就别想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

大阪确实为此煞费苦心，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将在哪里出现。可是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赠送的最新设备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使大阪怒不可遏，不用东条提醒，他自己非常明白，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到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最后，他在东条

英机的授意下，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进行秘密监视，必要时采取果断行动。

果然，也许是瞎猫碰着死老鼠，不久，东条获知，就在近卫内阁总辞职的那一天，宪兵队逮捕了首相近卫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同时，通过尾崎秀实，日本宪兵队终于寻找到了一直在日本活动而没有被查获的秘密小组拉姆扎的踪迹。

首相顾问尾崎的被捕，好象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不久前还是近卫首相的秘书兼顾问，在同首相共商机密大事的早餐会上，每次必到的人，原来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间谍。然而这只是一场引起严重政府危机的急风暴雨的序幕。

初上任的东条首相从法务相岩村那里获悉，被侦破的拉姆扎小组的领导人是里哈尔德·左尔格。他是德国记者，又是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的“密友”，根据宪兵队获得的材料，这个德国人，里哈尔德·左尔格，多年来一直是苏联谍报人员。谁也不知道尾崎秀实把日本帝国的哪些机密交给了左尔格博士，不过，尾崎和近卫首相私交甚笃，随时可以了解到日本政府最隐密的内情和计划。因此，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报》高级记者、德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实际上是驻日本的苏联间谍里哈尔德·左尔格，对这些情况是洞悉无遗的。以往在日本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如此深入到“日出之国”的核心机密重地，拉姆扎小组一共包括九个国家的人：有日本人、苏联人、德国人、朝鲜人、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和丹麦人。其核心成员除左尔格以外，还有日本著名国际评论家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尾崎秀实，南斯拉夫记者，法国哈瓦斯通讯社驻东京记者勃兰特·武凯利奇，日本画家宫城一德，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德国商人马克斯·克劳森等。

这件轰动全球的“拉姆扎”红色间谍案，是如何被日本人破获的呢？

人们可以从东京反间谍局和宪兵队送交东条首相的秘密报告中寻到答案。

在没有任何罪证的情况下，10月11日，日本宪兵队逮捕了一位名叫宫城与德的画家。理由是宪兵队从一位日本女共产党员口供中得知，宫城是一位共产党员，他掌握了日本在满洲的石油储备情况以及其它高度机密的材料，他被认为是反日本政府的嫌疑分子。宫城被带到属地警察分局，但他什么也没有交代，在一次午餐休息时，他突然纵身从三楼窗口跳下，一个侦探本能地跟着跳下去，两人都双双落在一棵大树的枝杈上，宫城自杀未成；后来他又试图逃跑，但被警察逮住了。

宫城的异常行动受到日本反间谍局怀疑，大阪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这里肯定有问题。”于是一场大逮捕开始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宪兵和警察找到了几封关于满洲铁路、关于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三天后，日本宪兵队逮捕了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他被控为里通外国。随后，法相岩村签署了另一项拘捕令，逮捕了外务省的一位公爵，他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窗自杀身亡。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行动。在德国商人、拉姆扎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和左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左尔格家里

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东条得知这些情况后大光其火，狂叫道：“真是岂有此理，苏联和共产党真是大胆包天！”

“拉姆扎小组”的主要核心成员都几乎被捕入狱，法相岩村发令拘捕了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左尔格。他必须由东条首相亲自签署后方能拘捕。

“里哈尔德·左尔格为什么如此猖狂？”东条问。

“总理阁下，这是有关左尔格的调查材料，请你审阅”。法相岩村递上一份厚厚的卷宗。

里哈尔德·左尔格，1895年生于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德国人，左尔格3岁随父母来到德国，在那里呆到28岁，然后移居苏联。左尔格的祖父弗里德利·左尔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小左尔格自幼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又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巨大灾难，他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沿着祖父老左尔格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

1931年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左尔格奉苏共中央的命令从事情报工作。先是被派往中国，两年后回到莫斯科，德国法西斯政变之后他从莫斯科来到德国。1933年1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爬上了德国元首的宝座，德国沦入极端恐怖之中。身兼苏共中央委派的重要使命，里哈尔德·左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分子开始猖狂的活地狱。在这种情况下，左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举动，而共产党员左尔格就这样干了。

为掩护左尔格的工作、明确其使命，左尔格在富有经验的苏联情报部门指导下，反复研究设想行动方案，经过多次讨论，逐步拟出了计划方案，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军政圈，再从日本收集关于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情报。他要先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富有盛名的德国资产阶级《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当一名驻外记者，并且要被派往日本，他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国难重重。

由苏联到德国，是以旅行的名义，由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左尔格是该协会的会员。在中国时，他曾专门研究过经济和商业，为德国化学家康采恩出过力，从此便建立了业务联系，而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因此，这对左尔格实现自己的计划十分有利。

接待左尔格的《法兰克福报》王编，是个自由主义者，刚刚执政的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对左尔格非常热情，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稍作考虑便答应聘请他到编辑部工作。他微笑着对左尔格说：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你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现在正空着，您来了非常合适。”

左尔格要进入《法兰克福报》编辑部，还必须闯过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这一关。当天下午，左尔格专门拜会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纳粹

特派员。共产党左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在安乐椅上一靠，便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我叫左尔格，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八年，现在又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新闻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对于纳粹分子那套不太复杂的口号和术语，左尔格已背得滚瓜烂熟，经过严格训练的他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左尔格就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和他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产党。

纳粹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非常清醒。他一个手搂着肩，一个手端着酒杯，对左尔格说：“老兄，你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还不是一样。去日本就去日本，我一定尽快替你办好。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我们相信你。来，干一杯！……祝你健康！”

4个星期后，左尔格来到东京，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最初几个月，左尔格一直为自己打基础，形成自己的圈子。他极为卖力地为《法兰克福报》和一家通俗画报撰稿，得到报社的称赞。同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外交官、工商巨子、政治家、军官、新闻记者、演员、德国侨民等，并且结交了许多可靠的朋友。他们都兴高采烈地向新来的德国新闻记者介绍东京的情况，记者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好，不少人这样说。晚上，他常随朋友到茶座和小酒馆，而更多的是到德国人自己开的店里去，那里可以吃到油煎小灌肠加白菜，品尝巴代和亚啤酒，高呼“希特勒万岁！”而碰杯，海阔天空地闲聊。

在这些社交圈子里，左尔格巧妙地同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画家富城与德、《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记者勃兰特·武凯利奇等秘密建立了联系，他向战友们传达了莫斯科对他们小组的期望。他说，莫斯科苏共中央希望我们查明：

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

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

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

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

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政策？

侵略成性的军界集团如今在起些什么作用？

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

左尔格告诫战友们说：“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要进行许多调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传递情报的邮箱或转运站。而自己也应当成为可靠情报的来源。”这位十分老练成熟的红色谍报员要求道，“为此，我们应该熟悉情况，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按照工作程序，左尔格已分别同每个人谈了他们需要承担的使命。他对尾崎秀实说：“您是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德高望重，因此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甚至其核心人物，您需要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和打算。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非常重要。但是，您作为最大一家报纸的著名观察家，还是比较容易得手。”

左尔格同样根据其他人员的特长分派了任务。他希望富城与德应该扩大和保持与军界的联系，密切注意国内动态，收集事实，并加以整理，作出结

论；武凯利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将在英、美、法等国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关系前景的看法。

而左尔格本人，则要负责研究和观察纳粹德国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聚透镜的焦点，整个国际政治的信息都在这里汇聚，并且被它所左右。

左尔格向战友们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他说：“作为一个记者和情报人员，不仅要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要全面地通晓日本的情况，否则，我就很难比一个普通的德国记者高出一筹。凭着这些知识，我在德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日本问题记者。”

由于左尔格的出色表现，《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常褒奖他，称赞他的文章提高了报纸的国际声誉。左尔格作为一个记者所获得的美名受到官方的奖赏，德国外交部授予他新闻专员的官衔，这就有了堂而皇之的身份，行动自由度更大了。

有了新闻专员的头衔，左尔格可以更为自由地出入德国驻日本的大使馆，为获取德日两大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左尔格偶然结识了名叫欧根·奥特的德国军官。

那天，左尔格正在和一位朋友交谈，一位身穿德国炮兵参谋制服的军官通过这位朋友与左尔格相识，他叫欧根·奥特。据他自己说，他到日本已有好几个月了，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团的营房里，只有当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被派来的，目前正在为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不熟悉外国部分，不知道左尔格这位大记者能否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内情人。

穿着军服的奥特戴着盘花肩章，胸前戴一个铁十字勋章，长得粗眉大眼，仿佛刚刚用石头雕凿出来，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人。“世界大战时我在炮兵服役”，他继续介绍自己说，“当过黑色国防军的团参谋长，后来在德国谍报机关头子尼古拉上校领导下的新德国历史研究所工作过。”

左尔格了解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底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谍报机关和动员局都以学术机关的招牌为幌子。这位典型的普鲁士军人曾在中国干过谍报工作，同德国将军团的最高层有联系，所以，他来日本写军事评论、当军事观察员仅仅是一个借口，这位有经验的德国谍报人员在日本仍在干他的老本行，何不利用一下呢？这是一个机会，左尔格想，他需要一点帮助，而我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我认为，”左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极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在征服台湾、朝鲜、满洲之后，现在该轮到中国了。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左尔格的这番宏论使奥特听得入了迷，博士毕竟是博士，这是一位外交部专家，奥特想。他的军事报告里正好缺少这样的远见卓识。这位德国军事观察员心里十分明白，他的前程将取决于他向柏林提供的报告。他在日本的一项机密任务是，为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首先要了解日本的政策趋向。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特别是提出自己的

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他希望左尔格加入他的行列。

左尔格继续发表他的演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 and 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左尔格最后说：“我再想一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时间。”

“我不敢冒昧，”奥特试探地问道，“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这正中左尔格博士的下怀。但是，不着急，博士想，必须欲擒故纵，吊他的胃口。他微笑着说：“奥特先生，对这些问题我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是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客气，我恳求得到您的直接帮助，当然，这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左尔格给对方一个想头，他想奥特肯定越来越对他感兴趣，戏在后头。

借左尔格的脑子写成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的称赞，特别是得到元首希特勒的赏识，奥特很快便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为上校。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奥特不断接到祝贺电报，包括希特勒的顾问约德尔等人的贺电，这更使他感到春风得意。越是这样，他越是对左尔格感激不尽。如果没有博士暗中相助，他这位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写不出如此出色的报告，也就没有今天的辉煌与荣耀。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交往越来越频繁，已是武官的奥特对左尔格已毫无戒心。

一天清早，两个人外出散步，奥特让左尔格带上他的莱长相机。他俩说说笑笑，无意中进入了日本军事禁地，左尔格趁机抓拍了许多照片，然后又换上新胶卷，想再多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实在难得。不巧，这时迎面走来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便衣，奥特以其特殊身份立刻出来为他解围。这位有盖世太保作后盾的德国武官说：“我是德国政府驻贵国的武官奥特上校，这位是我请来的朋友，德国外交部新闻专员左尔格博士，是专门为我拍照片的。”日本宪兵查验证明后便没再说什么。当时，左尔格非常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没有奥特在场，不知会产生什么后果。

为了让这位非军人朋友更多地了解日本军方，奥特想方设法为左尔格提供机会。当天晚上，一起在凉台上下棋时，奥特突然对左尔格说：“左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象不到的活动，明天早上5时，准时到使馆来。”

“什么想不到的活动？现在不能让我知道？”

“现在保密，放心好了，包你满意！”

第二天早晨5时半，奥特带着左尔格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出席一个大型招待会。这使博士兴奋不已，在途中，他兴致勃勃地对奥特谈到自己对日本的理解，他以历史学家的口吻说道：“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一千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统一字’。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左尔格也许是在提醒奥特，具有统一全世界野心的日本，在战略上，与希特勒霸占全世界的计划是针锋相对的。

在被邀请的众多来宾中，不穿军服的人寥寥无几，左尔格就是其中之一。

走进学院阴森森的礼堂后，奥特神秘地悄悄对他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奥特说着拉着他的手涌入人群。

一位身体虚弱的老将军正带着一群副官迎接宾客，他是学院院长，肩头斜挂着一条金色绶带，缀满各种勋章，其他将军也像他一样得到天皇的“恩泽”，浑身缀满勋章。他们中有参谋本部陆、海军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以及舰队司令们。在值星少佐的引领下，两位德国人与这些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这真使左尔格大开眼界。

奥特上校对这些军方首脑非常熟悉，了解他们的一些底细，深知这些挂满天皇勋章的人正左右着日本的内政外交。他指出一个宽脑门、蓄短髭、脑袋油光发亮的矮个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东条当然不知道一个红色间谍就隐藏在大日本帝国的这群军方最高决策者之间。奥特又指着一个推着光头、肥头大耳、长着蒜头鼻子的将军说：“那是土肥原将军，走，过去见见。”

土肥原衣着考究，胸前带挂全套的“瑞宝”勋章，以及“猛虚”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他是日本盖世太保的头子，素有远东劳伦斯之称。

在奥特的引荐下，左尔格来到这群日本军阀中间，这些肥头肥脑的军人都掌握着左尔格渴望得到的军事机密。他若无其事地跟着奥特来到日本特务头子面前。

打过招呼之后，土肥原用德语问道：

“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也许他希望使用本国语言，日本人的自卑感很强。

“就用蒙语吧。”深知日本人心理的左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日本人紧接着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得了，得了。”左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被刺痛的日本特务头子冷漠地说，“好吧，悉听尊便，你是客人。”

交谈持续几分钟便结束了。离开土肥原，奥特说：“这个人会讲13种语言，在中国任了15年，是个世界通。”

在土肥原之后，左尔格又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当时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密友，和东条、土肥原一样，都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是国际挑衅事件、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是一群吃人的狼。

1937年春，日本最高层人事变动频繁，不久，拉姆扎小组成员、左尔格的助手、著名国际评论家尾崎秀实当上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这对于拉姆扎小组是一个极大的意外惊喜。尾崎可以从近卫那里了解到日本政府高层最核心的机密。当时，首相近卫每逢星期三都要在自己的私人别墅，请几个有数的密友共进早餐。尾崎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并且，作为首相的私人顾问，他与近卫常常无话不谈。参加星期三聚餐会的人叫“早餐客”，又称“智囊团”。这些智囊们围着近卫公爵，盘腿围着坐在一张矮矮的长桌前，一边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一边讨论着最要紧的国家大事，有时也制订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而且很快便被送到莫斯科最高决策者的案头。

就在尾崎秀实打进日本政府最高决策圈一年以后，受左尔格辅佐的奥特上校被德国外交部提升为大使，为其“亲密朋友”左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大开绿灯。

这两件意外的人事变动，为拉姆扎小组获取有关德、日两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机密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左尔格等人就是通过这两个公开渠道，将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战役的军事部署、希特勒准备于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以及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机要情报及时而详细地发回莫斯科，送向克里姆林宫。而德国上校奥特从未觉察到，直到左尔格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左尔格被捕后，奥特的德国使馆连续向东条政府和外务省提出抗议。大使同左尔格相处已整整十年，多亏博士的帮助，才使他爬上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的宝座。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莫逆之交竟是苏联间谍。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脸色气得发紫，破口大骂日本宪兵队。

“他们想挑拨我们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他大声嚷道，“那可以想别的办法么，干吗来这么一手！简直是骇人听闻，想把左尔格打成苏联间谍！今天他们抓左尔格，明天就该抓到我头上了。这是有意侮辱德国国格，”德国大使停下脚步，对着使馆盖世太保的头子毛森格说：“毛森格，你听我说，立刻到日本宪兵队找中村将军，要求释放左尔格。叫他们别装蒜，他们简直成了间谍迷！”

使馆特务头子用两只大拳头撑着腰，皱着眉头立正站着，小心地对奥特说：

“大使先生，我真想把日本反间谍机构统统砸烂。这事关党卫军的荣誉！我永远会是左尔格的搭档。”盖世太保的人都是如此充满自信。

德国使馆没有人相信左尔格是苏联间谍，奥特大使希望亲自见一见左尔格，弄清事情的真相，毛森格一直奔走于宪兵队。一次，毛森格再次来到日本反间谍机关，求见局长大阪大佐。大阪递给他一叠有关左尔格博士的调查材料，毛森格兴致勃勃地读着，可是当他放下手中的材料时，却不由得怒火冲天。怎么，居然说，左尔格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共产党的干部，还是德国共产党首脑台尔曼的密友。

“这是从哪儿搞到的？”毛森格质问道。

“在押犯左尔格的亲笔供词。”大阪局长面无表情。

这位德国党卫军分子两手一摊，放声大笑，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反问：“这可真叫绝了，左尔格竟然是德国共产党首脑的坐上客，台尔曼的朋友！想想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荒唐！好吧，我来查证。可是大佐先生，一旦收到德秘密警察的答复，我可不会羡慕你们侦查员的本领！”

没几日，毛森格接到柏林的电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封由盖世太保头子纓勒发来的密电说，毛森格上校从东京寄来要求查证的有关左尔格的材料，已经全部由德国秘密警察的调查材料所证实，左尔格新闻专员一直在为苏联提供情报。

一向聪明狡诈的毛森格这才恍然大悟，终于承认自己被左尔格愚弄，他叫嚷着要求宪兵队把左尔格交给盖世太保。

当年在招待会上见到的东条英机如今当上了日本首相，左尔格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如何对待这位挂名德国新闻专员的记者？看完反谍报机关大阪大佐送来的待批件，这位曾当过关东军司令的东条，对拉姆扎小组隐秘多

年深感震惊。

日本政府和军方在世界各地也都派有自己的间谍和特务，世界各国也都有各自的间谍网。可是，像这样涉及广范、如此接近政府核心部门、又如此保密，无人觉察，连日本宪兵队和反间谍局都一直没能破获这支庞大的国际间谍网，德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南斯拉夫人、丹麦人都卷进来了，还有日本人！而且还是首相的私人顾问，帝国元老的孙子，前首相的儿子！左尔格要立刻逮捕，不要怕德国人，管他什么身份，只要有证据，抓起来！

东条英机亲自签署了拘捕左尔格的命令，这等于向左尔格下达了死亡通知书。左尔格一定要杀，东条英机想，这一特大案件简直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侮辱，也是陆军所不能允许的。

不久，东条英机被告之，德国大使奥特上校要求会见左尔格，首相批准了这一请求。见面后，左尔格向奥特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后说：“大使先生，我们要永别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们问好。”左尔格被带走后，惊魂未定的德国大使便对陪同他的大阪大佐说，“为了两国的利益，要把这个案子彻底查清，弄个水落石出。”

调查“拉姆扎小组案”的活动持续了两年，最后送到东条案头的报告附着审讯记录：

左尔格：“我取得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这些情报是自愿向我提供的。我没有采取可以受到惩处的行动来取得这些情报。既没有进行威胁，也没有采用暴力……。”

审讯员：“据我们调查得到的证据，近十年来，你们向苏联中央发了大量的情报，仅最近3年中，就发出了65420组密码，也就是327100个数字！你承认这些数字吗？”

左尔格：“我没有时间来做这样的统计。”

审讯员：“我们掌握的材料已足够判你的死罪。”

左尔格：“如果是为了判罪，那你们根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几个事实就够了。我们向中央发出报告，几百万人就开始行动起来！”

审讯员：“你们向苏联中央发出的情报包括：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九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日本的汽油贮备量，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左尔格：“我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干了这么多事情。”

对“拉姆扎小组案”形式上的开庭审判，经东条亲自过问下，于1943年9月举行，左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宫城、武凯利奇和克劳森被判处无期徒刑。

第五章东条英机：日本的兴衰全由神决定了

做个样子给天皇看！

东条英机：战争失败，我就剖腹

日本特使警告罗斯福：太平洋像个火药桶

天皇要开战

山本五十六：五千个字我都能记住，还愁这几张牌

东条大摆迷魂阵

贼喊捉贼，东条对美英等国宣战

被软禁的日本使节乞求一把武士刀

东条英机要希特勒立即向美国摊牌

“拉姆扎小组案”只是一个插曲，东条的主要心思还是在侵略战争上，虽说要遮遮掩掩，可他心里早已是急不可耐，战争！战争！战争！他心里只有战争！

东条正式上任后第五天，也就是10月23日，便急着召集新内阁和大本营之间的首次联席会议，商讨战争政策、如何对美开战。但是，由于天皇有言在先，御旨说，东条新内阁不必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对内对外形势进行深入的考察，再行定夺。天皇不希望早日看到新的战争，入侵中国一事已经够受的了。可是，东条的想法只有战争，但他又不好直接违背天皇的御旨，否则首相地位难保，而统帅部大本营，尤其是陆军省手下人，一个也不能得罪，他与军方好战者同穿一条连裆裤，又是他们的首脑，必须控制他们而不被其倒阁。

东条英机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主战论者，被木户内大臣看作“非战内阁”的东条内阁，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内阁。但是，为了能两全其美，既不得罪手下军方主战者，又能争取到天皇的同情和恩准，东条英机上演了一出小戏剧，他既是这出戏的导演，又是这出戏的主角，从此，活脱脱一个“东方希特勒”战争狂人形象便开始真正出现在历史大舞台上。

军方重提9月6日御前会议上的决定，要求东条果断决策。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气势汹汹地说：“原定10月要作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4万吨石油，每天要消耗9600吨，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而陆军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重新研究国策，现在就必须开战。陆军省对永野的提议立即表示赞同，杉山参谋总长干脆说：“时间已经晚了一个月了，不能再花四、五天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有他自己的打算，故意装腔作势慢条斯理地说：“我能理解最高统

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要小心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对政府和国策还不太熟悉。”并故弄玄虚地说：“我们应该下决心或者接受9月6日的决议，或者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它。最高统帅部是否反对？”

杉山和永野出人意料地同意了。接下来便是连续7天的马拉松联席会议，毫无进展，集中讨论有关华盛顿谈判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问题一直悬着。10月27日，杉山参谋总长特别建议：“从统帅部的角度来看，时间万分紧迫，因而希望赶快研究。”东条再次推辞说：“我十分了解统帅部的急切心情，不过，政府是要充分加以研究之后负起责任来，所以请予以谅解。”

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了军方的一致反对，认为那样的话，日本将沦为三等国家。于是有人建议休会，东条认为不能再拖，日本的资源和军事准备不容再拖而不决，要分秒必争，即使通宵达旦地开会，也必须作出决定，越快越好。他提出了三个方案：

一、极力避免战争，卧薪尝胆。

二、立即下决心开战，并将政略和战略上的各种施策都集中到这一方针上来。

三、在决心开战的前提下，一方面完成作战准备，另一方面继续采取外交措施，努力达成妥协。

他说他主张采取第三方案。那是11月1日联席会议之前，他和杉山参谋总长单独交谈，希望再听听统帅部首脑的意见。

“我赞成第三个方案，这个比较稳妥。”东条先开口说。

杉山立即反驳说：“统帅部的意见只能是第二个方案，只有开战才符合帝国国策。”

“昨晚和各位大臣会谈，海相、藏相、企划院总裁都主张第三方案，外相意见不详。”东条在寻求支持，他说他有自己的难处和苦衷，他说，“应该体念皇上的意旨。因为战争规模要比日俄战争大得多，所以皇上担心完全可以理解。现在如果决心开战，我想皇上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

“如果现在要执行第三方案岂不是又重复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了吗？”杉山批评首相又回到了9月6日。

“在决心战争之下进行战争准备，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我倒不是驳斥统帅部的主张，问题是请求皇上同意可不容易。”首相好象在诉苦。

“我知道皇上不会轻易同意。不过，我认为第三方案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采用的一种方案。”参谋长坚持自己的意见。

会谈没有任何进展。

11月1日的联席会议一直从上午9时持续到第2天中午1时。

大本营统帅部首脑们叫嚣立刻开战，藏相问何时开战能够取胜，军令部总长回答说：“就在现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参谋总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陆军代表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立刻开战！”永野再次加重语气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良机！”

杉山参谋总长解释说：“作战开始的时期，已再三讲过，以12月初为宜。如果这样，剩下的时间就只有一个月了。鉴于过去的实际经验，我认为，在此期间通过外交谈判调整邦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其这样，不如现在就根据

第二方案下决心开战，把整个外交谈判作为寻找开战的借口和掩护军事企图的工具倒较为合东乡外相感到很为难，他不无忧虑地说：“在下这样的决心以前，还是希望想方设法进行最后的谈判，这是一赌拥有 2600 年历史的日本国运的生死关头，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

冢田参谋次长说：“首先应该解决的两个重点是：立即下决心开战和 12 月初发动战争，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统帅部就无所适从。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再来研究外交问题。”

会议顿时乱作一团，总参谋部对东乡外相阻挠交战的作法大为不满，他们对东条施压说，如果外相再阻碍战争的进行，只有把他撤掉。几个回合的激烈争论，停止外交谈判的时间定在 11 月 30 日。这时，一直听别人发言沉默不语的东条发问道：

“外交谈判延长到 12 月 1 日行不行？”

陆军参谋次长一步不让：“超过 11 月 30 日绝对不行！”

海相岛田逼问道：“冢田君，11 月 30 日到几点钟？我看到夜里 12 点可以吧！”

“好吧，”冢田妥协说，“就到午夜为止，再不能越过。”

就这样，东京时间 12 月 1 日零时，成为日本东条政府和东条军方迈向战争之灾的分水岭，吵吵闹闹几个小时，东条政府和军方将自己推向战争悬崖，谁都不再相信谈判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有东乡外相，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小心翼翼地对军方首脑说，为了说服好战的美国人，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给美国总统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以前的建议婉转些，佯称，陆军同意在 1966 年前从中国撤出包括防御共产党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乙案是留作万一美国拒绝方案甲时准备用的。其中包括一项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目的是要打消美国国务卿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他保证，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答应不再向南面入侵，一旦与中国恢复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全面的和平，日军将全部撤出印度支那。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其在印度支那西部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 100 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东乡外相立刻受到军方的群体攻击，又是一阵狂轰滥炸：

——“在法属印度支那驻军就能控制中国，使我们能获取南面的原料的一半”，杉山大将喊道，“另外，它可加强我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和解决中国事件的地位，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会给我们原料。外相实在太单纯。我们反对乙案。”

——“绝对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冢田将军接着杉山的话头喊道，“战争不可避免，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圣的日本大和魂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他举起拳头说，“撤军会使我们从南面来的所有原料补给通路置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他们随时可把补给线切断。而日本向南挺进，将有助于德、意击败苏联，并迫使中国投降。占领东南亚对美国的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方案乙行不通，只能按方案甲行事！”

冢田们的战争叫嚣，终于镇服了以东乡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如果坚持反对南进，会迫使东条解散刚刚组建不过百日的新一届内阁，而新一届内阁必然会更进一步军国主义化。其实以东乡外相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他

们之所以反对南进，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担心树敌太多会遭灭顶之灾。最后，在东条英机的逼迫之下，外相和藏相终于被迫同意了军方的意见。

1941年11月2日下午1时30分，东条战时内阁通过《帝国国策实施要领》：

一、帝国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现已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发动战争的时机定为12月初，陆海军做好作战准备。

（二）对美谈判按附件要领进行。

（三）谋求加强同德意的合作。

（四）在发动战争之前，同泰国建立紧密的军事关系。

二、至12月1日午前零时，如果对美谈判获得成功，则停止发动战争。

当天下午5时，东条英机偕大本营陆海军统帅部长并肩站立，把联席会议上的讨论经过和结论，声泪俱下地详细奏明天皇。天皇看上去似乎理解了，没有说话，点点头，算是默许了，大势已去，天皇想。

东条终于迈出了他的第一步，他征服了天皇，打开了通向战争的绿灯。

东条英机开始策划实施他的第二步棋。11月4日，由首相提议，在天皇亲临之下召开了陆海军联合军事参谋官会议，一次特殊的军事会议。

为了威迫天皇批准战争政策，东条英机决定召开军事参议官会议，由陆、海统帅和全体参议官出席。军事参议院本来不是日本政策的商讨和决策机构，统帅部极力反对东条的提议，但最终没有争过首相，东条说，目前是非常时期，局势如此严重，有必要集中全体军事首脑一起研究。

出席会议的有伏见宫、朝香宫、东久迩宫，陆军的寺田、西尾、土肥原、山田各大将等，海军方面的百武、加藤、吉田各大将等各军事参议官，还有杉山、永野两位总长、陆军大臣东条，海军大臣岛田，专门研究《帝国国策实施要领中国防用兵方案》，天皇亲临并对方案提出咨询。由闲院元帅就决心对美、英、荷三国开战，并议决以12月初行使武力为目标，促进战争准备等情况向天皇一一作了回答，天皇的咨询结束，会议就算开完了，东条不想单独自己承担责任。

第二天接着召开御前会议。上午10时半，在东条英机率领下，13位高级阁僚和将领依次走进御前会议专用的会议厅，全身披挂战袍的天皇最后一个出现，按惯例举行了开会仪式。

会议笼罩着一片焦虑和不安，由东条首相先发言。东条诚惶诚恐，陈述政府决策，为发动侵略战争寻找理由。他说：“9月6日的御前会议讨论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帝国为确保独立和生存，决心不惜对美（英、荷）一战，以10月下旬为期限完成战争准备。同时，对美英尽一切外交手段，努力实现帝国的各项要求。如果依靠外交谈判至10月上旬仍无实现我方要求的希望，则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宣战。这一方针已承皇上批准。

“后来，在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紧密配合之下，特为取得对美谈判的成功作了最大努力。

“此间，帝国一忍再忍，为使谈判达成妥协作出了努力，但仍未使美方有所醒悟。内阁竟在日美谈判中更迭了。

“政府和大本营陆海军部根据4月6日钦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进一步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前后召开了8次联席会议，结果就如下结论取

得一致意见。目前坚决作战的决心，军事行动的时机定为12月初，据此一心一意作好战争准备，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东乡外相不无忧虑地评论外交前景指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

原先表面上主谈的企划院总裁铃木将军，反复说明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接着东条的话继续煽动战争。他总结式地说：“简而言之，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的同时，还将同美国、英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任务是不轻的。再加上万一发生天灾等不测事件，困难更加沉重。然而，在最初几个月取胜的希望还是光明的。因此，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嘛！”

原嘉道附和说：“错过目前战机，就只好听任美国摆布。”

接着，东条再次申辩自己和统帅部的战争政策。他信心十足他说：“如果变成长期战，则有许多困难和不安。然而以这种不安为由，就像现在这样听任美国为所欲为，结局将会如何呢！两年以后石油没有了，船不能开动，敌方在西南太平洋的防务加强了，美国舰队增强了，而中国事变却仍然解决不了。国内的卧薪尝胆也不可能长年累月地忍受下去，这和日清战后的情况是不同的。如果我们稳坐钓鱼船，那么，用不了两三年，我国就会变成一个三等国。”

永野大将要求与会者严守作战计划秘密，说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杉山参谋总长强调开战日期不能再更改推迟，他张牙舞爪地说：“就作战而论，如把开始敌对行动的时间推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对比将对我们越来越下利。我对战争初期能取胜这点信心百倍，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这个现实，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能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

当枢密院议长提出有关日美谈判问题时，东条回答说：“美国政府答复日本的提案时只有一些华丽的辞藻，没有作出一点儿让步，只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最严重的争论是中国的驻军问题。”谈到那场今日本政府和军方沮丧的战争，东条假惺惺地说：“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十多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四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日元。”现在，如果我们按照美国的要求，把军队从中国撤出，中国将奋起反对日本，中国还将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东条决心破釜沉舟，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也要把侵略战争进行下去。“决心已定”、他恶狠狠地说，双眼瞪得很圆，胡子向上翘着，活像一只饿狼。

整个会议从上午10时一直开到下午3时，5个小时，天皇一直没有作声，只静静地听着，面部毫无表情。御前会议最后在东条的导演下通过了侵略战争方案，东条心里十分得意，在天皇面前，他高声喊道：“总之，我会小心行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如没有的话，那么，方案就这样按原来的样子通过。发动战争的时机定为12月初，陆海军做好作战准备，与美国谈判的最后期限定在12月1日午前零时，就这样。”

就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由东条操纵，做出扩大侵略战争政策并得到天皇的批准时，日美间的秘密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11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方大本营联络会议结束后，东条英机和外相东乡商定，派前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作为日本政府特命全权代表前往华盛顿，以加强日方的谈判力量。来栖是个经验丰富的外交能手，曾代表日本与德国、

意大利外长共签“三国同盟条约”，与美国也有密切联系，他的夫人艾丽丝·杰伊是美国人，出生于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

11月4日，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任务的来栖，于当天夜里来到陆军大臣官邸拜访东条英机，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新内阁成立时，东条曾邀请他担任情报局总裁，但遭到了拒绝。这次来栖辞行，东条显得极为热情，希望他不负使命。东条说：“日美谈判有三分成功七分失败的可能性，美国的橡胶和锡的来源正在减少，他们不可能轻易让步，你的成功希望只有百分之三十，请尽力设法达成协议。”明明知道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东条英机欺骗他的下属。

“首相的估计有些乐观”，来栖悲观地说，“不过，既然政府委以重任，我一定尽力。”

第二天早晨，来栖乘海军飞机离开东京，11月16日，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

就在来栖到达华盛顿后的第三天，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了战争演说，并通过电台向全日本作了广播。他在演说中，着重讲了日美华盛顿马拉松式的谈判。他说，谈判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下述三点：

- （一）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事件的解决；
- （二）美国不应对帝国实行直接武力威胁，而应该取消封锁；
- （三）应尽力使欧洲的战争不蔓延至东亚。

东条的煽动性演说立即“得到在场的军国主义分子们的狂热欢呼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但是，不久东条被告知，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极不顺利，希望越来越小。

来栖于11月18日被带到赫尔国务卿的办公室，美国国务卿对这个个子矮小的日本特使充满敌意，他怀疑来栖同样参与了东条战争内阁所设的圈套，很可能是继续用谈判来麻痹美国政府和人民，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进攻。赫尔陪着两位日本使者来到白宫罗斯福总统的办公室。美国总统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慈爱样子说，一位美国历史人物说过，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商谈余地的。来栖警告似地说，“必须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方法，太平洋像个炸药库。”谈到三国同盟条约，来栖辩解说，日本领导人早已向美国保证，这个条约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战争，日美两国如能达成谅解，“将自然而然地使三国同盟条约黯然失色。”

赫尔国务卿认为，来栖的话只不过是企图为三国条约辩解的华丽词藻而已，而罗斯福没有一句结论性的语言，只是重申“两国利益并无不同，因此，没有必要造成严重分歧。”

美国总统迟迟不肯对方案甲给予答复，令东条政府十分着急和焦虑。11月20日，东条英机和外相决定向美国政府提出第二个方案，即方案乙，并叮嘱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说：“乙案是我方的最后提案，绝对不能再让步，如果得不到美方同意，谈判即使决裂也没有解救办法。”

根据东京的电报指示，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将乙案递交赫尔，美国国务卿认为这是“一个最后通牒，颠三倒四，荒谬到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会梦想接受。”但是，为防日本人以此为借口退出谈判，他直言不讳地说：“停止援助中国是不能接受的，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希特勒已和日本结伙，好让希特勒占领半个世界，日本占领另一半。对于你们送来的第二个提案，我将请总统审阅。”

其实，美国最高首脑们对日本真实侵略意图早已了如指掌，他们从“魔

术”截获破译的日本政府与日本驻美大使馆的来往密电中得知，日本已决心对美国发动战争。21日，“魔术”截获的一份密电说，东京要求野村将谈期延至11月29日。于是，美国政府除在军事方面积极准备以外，也在外交上更为大胆地利用和欺骗日本政府。

11月24日，美国国务卿与中国、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代表紧急磋商，由赫尔草拟了一个综合方案，把美国描绘成维护国际正义、反对日本侵略的和平卫士，以便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处于无法改变的被动局面，从而为日本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制造政治上的困难。这就是经罗斯福批准，即将交给日本政府的《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下午5时，野村和来栖被召到赫尔的办公室。第二天上午，《赫尔备忘录》被电致东京，电报立即被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正好会议休会，大家在进午餐。正在陪皇上用膳的东条立即放下碗筷开始宣读电报内容。电文称，美国政府最真诚地期望，为太平洋的和平作出努力，但是日方提出的乙案不大可能在法律、秩序和正义下，为保证在太平洋实现和平的最终目标作出贡献。”为此，美国政府提出以下条件，日本应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任何其它政府或政权，放弃一切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东条朗读时会议厅内一片死寂，“这是一份最后通牒！”不知谁嘟噜了一声，岛田海相说这是个“晴天霹雳”。被绝望吞没的东条，僵直地站在那里，结结巴巴说了些什么，转而又暴跳如雷，咆哮道：“赫尔竟然要求从中国全境撤兵，真是岂有此理，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

气极败坏的东条命令海军大将尽速实施以“Z”命名的对美作战计划。开战的车轮已经在辅好的轨道上轰轰烈烈转动起来。

在召开11月27日的联席会议之前，天皇曾垂询东条英机：“如果开战，就必须始终举国一致，重臣们同意吗？让重臣出席御前会议怎么样？”天皇希望得到已退出政治舞台的前总理大臣们的支持，而在东条英机的眼里，决定发动侵略战争这样重大决策，根本不需要“重臣”过问，他不屑一顾地对天皇说：

“御前会议是由负有辅弼国务责任的政府和负有辅佐统帅之责的陆海军统帅部长，从各自负责的角度陈诉意见，奏请陛下裁决的会议。重臣们并不肩负责任，所以我认为，让不担负责任的人来参加审议决定这种重大问题是适宜的。前不久在御前召开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是臣经过再三考虑，请陛下从军务角度出发，向负有重要军务责任的军事参议官提出咨询，破例召开的。而现在让不担负责任的重臣出席御前会议是不适宜的。”

此时的日本政坛，凡重大政策都由被东条政府和大本营统帅部包揽的联席会议裁决，有法律根据的内阁会议已形同虚设，何况是在法律上不负任何责任的重臣们。

可是，没有听出东条话中有话，天皇仍然不知趣地问道：“那么，若是在御前和重臣进行恳谈怎样？”这样的提议也被东条们否定了，理由是，宪法上承担责任者和不承担责任者在天皇面前恳谈重要国策，将把责任弄得模糊不清。就这样，天皇欲召开政府重臣御前恳谈会的念头便被东条首相给扼杀了。东条英机只答应把重臣召集到宫中，就已作出的战争政策作些说明。

在东条看来，出席这种会议无疑于接受审判，但他还是与岛田海相、东乡外相，贺屋藏相和铃木企划院总裁五人一起接受重臣们的质询。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尖锐。

11月29日上午9时半，若规礼次郎、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近卫文麿、林铣十郎、阿部信行、冈田启介、米内光政等八位前总理大臣，外加枢密院议长原嘉道端坐一边，五位主政大臣坐另一边，没有天皇出席，没有人主持主席，会晤变成自由讨论，形成日本东条政府发动太平洋战争前的另一个小插曲。

“是不是说，再也没有进一步谈判的余地？等待我们的只有战争？”若规礼次郎男爵首先发难。

“外交谈判已毫无希望，从现在起，外交只能为战争服务，使作战有利。”东条坚定地答道，似乎不容争辩。

“是否放弃谈判后就要进行战争？”若规继续发问。

“直到今日，我们一直曾尽力求得外交解决”，说话的还是东条，“我们是极其谨慎的。但是今天，我们动员军事力量已问心无愧，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他在为侵略政策和诡计辩解。

“我认为，卧薪尝胆比现在就发动战争更为有利。”若规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在东条看来，这不过是老声常谈。铃木院长反问道：

“如果采取卧薪尝胆的政策，结果还是战争，那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恐怕连一线打赢的希望都没有了。”

若规男爵还想说什么，东条英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请你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有能力占领这个圈（东南亚），并取得足够的石油。三年内，我们逐步扩大这个圈。至于航空油，我们能想办法解决，钢铁呢，去年的产量是476万吨，三年后我们将大大提高这个产量。”

“我不解所听到的这样一些说法，比方说，欧洲战局的情况如何？”海军提督冈田启介憋不任插问道。

“我们与德、意紧密提携，同他们订有条约，”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似乎想独当一面，他一厢情愿地答道，“这能满足帝国战略需要，使我们西进，与希特勒德军会师。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是途中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将配合德苏战争，在远东采取联合行动。”东条的战略构想，正是日本“八纮一字”霸权思想的具体体现，但冈田认为这是东条不自量力，他自己关心的是侵略的结果：

“把原料运送回国将是很困难的，我连做梦也不敢想三年以后生产一事。你对原料将如何处理？”冈田步步紧逼，他也不是和平主义者，只不过是企望东条把事情做得更符合日本帝国内的心意。

“资源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能解决。其他问题都差不多，我认为我们能有力法。相信我们好了。”首相好像是在打保票。

冈田仍不放心，又把攻击矛头指到另一方向。他追问说：“就算是这样，日本的海军是否有实力打败美国？”

陆军出身的东条首相对这些重大问题并不清楚，海军首脑极少向他报告有关海上力量情况，但东条单凭他那战争贩子的直觉请冈田把心放到肚里去，他说：“我们将逐个地攻下各战略点，准备长期作战，但最后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目前倒是一切顺利，”冈田苦笑着说：“但有许多未知数。就美国目

前庞大的建造扩军计划而论，你不觉得多少有点危险吗？”

“真搞不懂这些人，”东条心里想，“他们怎么这么胆小。”面对这群悲观失望、胆小怕事的重大臣，东条英机又怒又气，大动肝火，满口喷着唾沫说：

“一切我们都考虑进去了，就算我们不打，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不能向英美低声下气，在中国事变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丧失 16 万人，还有二百多万人在吃苦头。不能再吃苦头了！如果再这样连续几年下去，连打仗的机会都捞不着了。我们已经丢了不少宝贵的战机！”

东条顽固地重申，整个问题在御前联络会议上连续讨论很长时间，他们已详细地探讨了日本是否取得长期战争的必要物资，什么时候打，一旦打起来以后怎样结束战争等问题。第一个问题取决于初期战果；第二个问题则可通过苏联或梵蒂冈出面调停得到解决。

会上只有两位“重臣”将军，即阿部信行和林铣一郎完全支持东条政府，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东条仍一意孤行，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在一旁作记录的木户感到，天皇的影响已不起作用，局面已不能收拾，战争不可避免，日本的兴衰全由神决定了。

激烈的争吵持续到下午四时，以东条的胜利而告终。可是重臣会议结束了，东条的战争机器刚刚开动。刚从皇宫回来，东条英机便立即召开第 74 次联络会议，会议决定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事先通报，告诉这两位法西斯盟友，日美谈判即将破裂，战争危险已迫在眉睫，日本政府准备与美国在太平洋开战。

按照联络会议的决定，外相东乡草拟了日本政府致柏林和罗马的电报，并于当天深夜发了出去。东相在发给驻柏林大使大岛浩的电报中，透露了日美谈判决裂的详细情况，指示他立刻前去会见德国总理希特勒元首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并秘密地将事态发展情况通知德国首脑，具体说：“近来英美两国都采取了挑衅态度，正在策划向东南亚各地调动武装力量，为了与他们对抗，我们将不得不动调军队。看来，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间有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的方式突然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而且，这场战争的爆发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来得快。”

开战的最后一道正式手续是得到天皇的批准。1941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东京时间下午 2 时 5 分，御前会议在皇宫东一厅开始，与会者心里都十分清楚这将是一个关键性历史时刻，要么名垂青史，要么遗臭万年，这是一场赌博。

照例举行皇礼仪式后，东条英机第一个发言，他高声宣布，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提出的退出中国和废除三国同盟条约的要求，否则将危及日本自身的安全，使其陷入危险境地。他说：“为了保卫帝国，事态已发展到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为了讨天皇的喜欢，他假惺惺地称：“中国事变已经 4 年多，而今又将毅然开始大规模战争，使皇上操心，实在感到不安。”

接着，东乡外相详尽阐述了日美谈判的冗长经过，说明日美谈判已走进死胡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有用枪炮来争个高低。

随后，历来主张战争的军令部总长永野海军大将起立，代表大本营统帅部宣称，海陆两军官兵都“热切希望以一死报效天皇，尽忠报国。”

就连一向希望卧薪尝胆的原嘉道议长也叫喊说：“美国的态度唯我独尊，

顽固无礼，如果要让步，那就等于把我们在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满洲事变（即一系列侵略战争）中所取得的战果一下子交出去。这点我们做不到。”

整个会议，坐在御座上的天皇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点一下头。

最后，东条英机声泪俱下恳请天皇批准开战，他显得非常虔诚，两腿并立，双手下垂，缓慢说道：“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天皇陛下辛临会议，我们既惶恐又感激。事已至此，谈判已无可挽回的余地，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更紧密地团结，举国一体，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

出席会议的军政首脑们除了向天皇鞠躬施礼外，再无别的话。全体肃立！

天皇脸无表情，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留下来的战争狂人们——上签署了开战文件，在罪恶的文件上留下遗臭万年的一笔。最后，裕仁天皇在这份如恶魔一般的历史文件上盖上了御玺，他感到，美国的要求太侮辱人，开战已不再是军部少数几个主战派强行通过的，他也顾不了传统和所受的训练，决心和美国一拼。

为实施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军事活动也在紧锣密鼓。

早在 11 月 5 日，根据当天御前会议的决定和东条首相的指令，杉山和永野两位统帅部首脑，分别向天皇呈递了陆海军作战计划，并在得到天皇批准之后，相继发出了准备作战的“天皇命令”。大海令第一号兹奉敕命令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一、帝国决定为自存自卫计，预期于十二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并决定作好各项作战准备；

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应进行所需之作战准备；

三、有关具体事项，听候军令部总长指示。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昭和十六年（1941 年）十一月五日

致南方军总司令等人之命令

大陆令第五五大号

兹奉敕传达并命令

南方军总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阁下：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阁下：

防卫总司令官山田乙三阁下：

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阁下：

一、大本营准备攻占南方重要地区。

二、南方军总司令官应将主力部队集中于印度支那、中国南部、台湾、西南诸岛和南洋群岛方面，协同海军准各攻占南方重要地区。

三、南方军总司令官应接过第 25 军司令官之当前任务，加强对中国之封锁。

四、南方军总司令官在遭到美、英、荷军队或其中某一国军队攻击时，可用所在部队予以迎击之，在处理上述事态时尽力于就地解决。

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防卫总司令官与台湾军司令官均应协助作好第二项之作战准备。

六、有关具体事项，听候参谋总长指示。

参谋总长·杉山元

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一月五日

东条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是美国，地点选在太平洋，首相和海相看中传奇人物山本五十六。

山本海军大将，长得双肩宽阔，上身活像个大圆桶，身高只有5.3英尺，看上去却是十分魁梧。他出生的那年，父亲已是56岁，所以取名山本五十六。山本当过米内光政海相的次官，他熟悉美国，在那里读过书，当过驻华盛顿海军武官。1939年8月，出任联合舰队总司令。这位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资深水手曾预言，如果有朝一日与美国非打不可，日本最终将被战败。

被美国的强大吓怕了的山本同样是野心勃勃，他和东条思考问题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同出一辙，受军国主义毒素影响极深，是地地道道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他一当上联合舰队司令，就把设想中的日本海岸线延至马绍尔群岛，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是日本在太平洋最东端的属地。这一次，他的舰队要直接进攻美国在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突然的致命一击，就能把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打得不能动弹，彻底摧毁美国的海上力量，而在美国重建其舰队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东南亚，并把它的所有资源据为己有。”山本十分自信地这样对他的下属说。这一想法正是东条战略构想的翻版和具体化，他是在执行政府和军事首脑下达的任务。

偷袭珍珠港的想法得益于另一位传奇式人物，前帝国海军大将东乡，他是山本心目中的英雄。1904年，受天皇的旨意，东乡对俄国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趁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司令出席宴会的机会，在旅顺港用鱼雷快艇偷袭了这支俄国的主力舰队，摧毁其两艘战列舰和多艘巡洋舰。次年，在对马海峡一战中，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此后，俄国便一蹶不振。在这次海战中失去两个手指的山本少尉对东乡崇拜得无体投地，对他的战法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受命制订对美作战计划后，山本便着手研究思考从何处下手。偷袭珍珠港必须有两个条件才能成功，一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偷袭时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日本航母编队能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只有赌徒才肯冒这么大的风险，而山本正是个地地道道的赌徒。他喜欢赌博，打扑克、下围棋、打桥牌都是高手。一次，有个美国人问他，学打桥牌为什么学得这么快。他十分得意地说：“五千个字我都能记住，还愁记不住五十二张牌！”他常对他最得意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说，赌博一半靠算计，一半靠运气。“说到偷袭夏威夷，虽说要冒极大危险，但机会难得，不能不干！”山本神气活现地对渡边说，“海军要效忠天皇，现在正是时候，美国太平洋舰队会像俄国那样不堪一击，美国佬同样从此一蹶不振，整个亚洲和太平洋都将是我们的了。”

为纪念东乡海军大将在对马海峡发出的著名的“Z”信号，山本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命名为“Z”作战计划，山本像东乡一样幻想到：“我国命运赖此一役。每一将士都须努力。”1941年4月，山本将这个新命名的秘密计划交给第一航空队去执行。

新到任的第一航空队参谋长草鹿龙之少将对此深表怀疑，认为成功的希望很少。他说：“这太危险了！如果初战败北，全战皆输！”随着“Z计划”的进展，草鹿少将的怀疑越来越重。6月底，他对本计划的制定者大西少将

说，这太像赌博了，实在危险，绝对难以取胜！大西也有同感，说：“是，这太像赌博了！”

草鹿单独面呈山本总司令，山本听完草鹿的批评后解释说：“因为我玩扑克，打麻将，所以你说太危险了，事实却不然。”又说，“我明白你为什么反对，进攻珍珠港的确是困难的、危险的，但有取得成功的相当希望，袭击珍珠港是我作为总司令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停止争论，从今以后，努力贯彻执行我的决定。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大概就在山本认真制订“Z计划”的同时，东条又命令侵华部队中的三个师实施热带作战训练，同时，根据陆军大臣东条的指令，参谋总部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特种战术研究部，在半年内收集有关在东南亚进行热带作战的资料；由林义秀大佐指挥，辻政信中佐在幕后策划。

辻政信中佐在陆军省青年军官中被尊称为日本的“战神”。他行为古怪，一次出于道义上的愤怒和冲动，他一气之下放火烧掉了一家正在营业的艺妓馆，当时有许多同僚正在里边寻欢作乐。辻政信圆脸秃顶，相貌平常，与别的参谋军官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他那炽热的情绪和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在青年军官身上唤起了狂热的献身感。他们把他视为“东方的希望”；但反对侵略战争的人，却把他称为法西斯狂徒和武士道的疯子。东条从这位年轻的法西斯狂徒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对他十分欣赏，对他委以重任，执行秘密使命。1941年的第一天，这位奇特的人物，以被东条放逐的名义，来到台湾岛，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不久将来开始的马来亚之战。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辻政信从各个渠道得知，新加坡这个岛屿，与马来半岛顶端只有一条1100码长的河堤相连，如果从海上进攻，它是攻不克的堡垒；假如从背后进攻，它就毫无招架之功。辻很快将这一情报报告了陆军省和参谋总部。

受东条和陆军省的指使，另一位便衣特务朝枝繁春大尉化装成农业工程师潜入泰国，用巧妙收买的小伎俩，拍摄到了各战略要点和区域的照片，他与数以百计的当地工人交谈，包括某些高级人士，都在他的引诱下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在几个月内，他便搞清泰国是攻占缅甸打通与中国战区联系的最好跳板，而泰国又能不经流血而轻取。朝枝大尉的这一情报受到了东条和陆军省的重视，参谋总部以此为依据，制订进攻东南亚的作战计划。

为搞清缅甸的情况，朝枝穿过英国军队的严密封锁线，由泰国秘密进入缅甸，收集了大量辻政信所需要的情报。回到台湾见到过辻时，朝枝大尉说他已掌握了热带雨林地形和气候的特点。

一进入6月，在日军占领的中国海南岛，林义秀和辻政信带领部队开始进行秘密训练，以验证根据最近收集到的情报所制定的所谓新理论。以前，日本陆军省认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热带雨林气候中，如果人和马一起挤在运输舰船里，就无疑等于自杀。而过辻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认为，这不过是个训练和军纪的问题，于是，他把成千上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装进热如蒸笼的船舱，在华氏120度的超高温下，只许士兵喝少量的水，就这样把他们关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些骨瘦如柴的士兵，在最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携带马匹和装备，成功地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并且用一营步兵，外加一个一连工兵和一个中队炮兵，进行了实战演习。最后，为获取登陆海岸的地形和潮水涨落情报，辻政信又把他那来去无踪的间谍网成员朝枝派进了马来亚。

为实施“Z计划”的秘密训练在九州岛和四国岛加速进行，指挥这场偷

袭的司令部预演也在加紧实施，一切进展极为顺利，全都按预先设想的方案获得预期效果。11月5日，根据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长永野的“天皇命令”，山本五十六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这份带有“绝密”字样的文件长达151页，它概括了敌对行动开始后第一阶段内海军的战略，不但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还包括对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和南洋差不多同时展开的入侵闪击。山本把所有飞行大队长都集中到他的旗舰上，向他们宣布了“Z计划”的大致内容，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山本说：“你们不能小看敌人，美国不是一个平庸的敌人，它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劲敌。”在24小时之内，山本发布了舰队二号命令，这位总司令计划把敌对行动初步确定为12月8日，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基地最为放松的时刻。从此，日本海军和陆战队进入临战状态！

11月6日，兼任陆军大臣的东条首相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南方军总司令，寺内的南方军拥有4个军的精锐力量，他的任务是尽快占领美国、荷兰和英国在“南区”的所有属地。在向马来亚和菲律宾同时展开进攻之后，南方军所属第25军，在山下奉文中将率领下将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本间雅晴中将所率领的14军入侵菲律宾。曾屡次代表陆军出席争论激烈的联络会议的冢田中将，被东条任命为寺内的参谋长。离开东京南下时，陆军参谋本部的许多同僚军官都为冢田捏一把汗，他们担心，在目前这种军国主义狂热时期，谁能管得了那些暴跳如雷的少壮派军官呢？

为了给即将出征的士兵鼓气，为了对国民进行战争动员，刚到任不到一个月的东条首相，于11月16日，在第77次临时议会上，发表了所谓“铁石般的斥敌壮语”的好战演说，他强烈谴责英、美、荷等国，说他们阻碍日本进行侵略扩张；他号召国民精诚团结，节衣缩食，为一亿国民齐上阵大声疾呼。东条振振有辞地说，“百议不如一行”，要大家拿出实际行动，不顾国民反对，在9分钟之内，强迫议会通过了追加38亿日元的临时军费的预算案。他强调，现在已进入紧急关头，要求全体军民，为完成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称霸世界作出贡献。

虽说日美之间的马拉松式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日本特使来栖和野村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赫尔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打太极拳”。其实，就连美国人也清楚，东条政府所要进行的谈判，只不过是以东条为首的军国主义集团调兵遣将、准备南侵的障眼法而已。虽然参谋总部与外务省间达成了一项谅解，说假如同美国的外交谈判哪怕在最后一刻得到成功，对珍珠港的袭击也要取消，进击部队将回到北纬42度、东经170度的集结地待命。但是，在东条英机决意推行战争政策的情况下，这种谅解是无法实现的。相反，调兵遣将和临战之前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继续进行。

11月16日，进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即所谓“木户部队”在内海口集中。这是一支强大的攻击型舰队，包括6艘航空母舰、2艘轻型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油船和1艘补给船。6艘航母上载有360架飞机，其中的“翔鹤”号和“瑞鹤”号是最新最大的航母，可与美国最强大的“企业”号航空母舰相抗衡。360架舰载机中，有81架战斗机，135架俯冲轰炸机，104架高空轰炸机和40架鱼雷轰炸机。所有船只满装一桶桶汽油，一律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17日，天一黑，舰队司令南云中将的“赤城”号航母便在2艘巡洋舰一左一右护卫下缓缓驶出港湾，舰上的灯火全部关闭，通讯设备上的晶体暂时全被取了下来，以保证不使用无线电通讯。而由留在内海的船只发射

出强波无线电通讯信号，以迷惑敌方的监听电台，攻击舰的其它军舰，一艘艘按不规则的时间间隔，先后起锚开航，各自沿自己的航线出海，向东京以北约 1000 英里的海面上的集合点驶去。攻击舰队将在千岛群岛的择捉岛汇合，那是一个理想的集合点，港湾水深，夏季浪涛汹涌，冬季却出奇地平静。

一切准备就绪。可是，就在天皇批准开战的当天深夜，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被送往东条等几个少数人的官邸。报告诉说，日军驻广州附近准备攻占香港的第 23 军司令酒井隆将军来电称，一架飞往广州的军用运输机在中国人控制的地区坠毁，而携带有关突袭秘密命令的信使杉坂共之少佐就在这架倒霉的飞机上。东条责令陆军参谋总部立即召集海军举行紧急会议，大本营顿时一片惊慌，各位高参们不断地发问：在飞机坠毁前，杉坂少佐还来得及毁掉机密文件吗？文件会在飞机坠毁时自行焚毁吗？还是已经被火速送给蒋介石？而蒋介石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孝敬罗斯福。如果是这样，是否应该继续执行“Z 计划”呢？日本帝国的成败在此一举！

第二天清晨，军方智囊们的疑惧得到了证实，一架日军侦察机在广州东北部约 50 英里的国民党占领区内，发现了一架陆军大型运输机的残骸，而坠毁现场早已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

这样一件有可能泄密的突发事件，并没有阻挡东条英机发动更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步伐，受他的指派，大本营永野修身和杉山元两位最高统帅，于当天上午驱车进宫向天皇报告发动战争的确切日期。两位足智多谋的大将说，12 月 8 日是夏威夷的 12 月 7 日，那天是休息日，大部分军舰都将停泊在港内，那天从午夜到日出前都有月光，对发动袭击非常有利。最后，永野大将恭恭敬敬地请天皇陛下下诏把 12 月 8 日定为“X”日（即开战日），天皇裕仁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批准了“Z 行动”。

当天下午 2 时，杉山给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发出一封只有两个字的密码电报，告之“开战日将是 12 月 8 日”。海军也开始行动，3 个小时后，山本用新密码给进攻珍珠港的南云中中将发出另一份稍长的电报：“登新高山 1208”就是说，“按原计划于 12 月 8 日发起攻击”。

东条政府施展一切手段欺骗美国政府和世人。为了迷惑美国人，东条命令宣传机器大摆迷魂阵。当天《日本时报》的醒目标题是：《日本将重新作出努力，求得美国谅解》；12 月 6 日，也就是偷袭珍珠港的前夕，东京报纸按照东条的授意，继续指责西方准备开战，为日军南进大造舆论，混淆视听，“美国徒劳地拖延谈判，无意与日本和解”，“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美领导人商讨对日政策，但未有改变固执态度之迹象”等等攻击性标题充斥东京各大报刊。

就在裕仁天皇批准开战的当天，一艘豪华的邮船“龙田丸”号从日本横滨按时启航，大摇大摆开往美国的洛杉矶。东条们正利用它蒙蔽美国人，掩其耳目，企图使美国误以为开战时间远未到来。而日本船长早就接到密令，一旦战争打响，立即返航日本，无须再往前走。

12 月 4 日下午，东条召开联络会议，讨论向美国递交最后照会的日期，企图使整个事情做得一切都天衣无缝。会议决定要在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下午 12 时 30 分递交，并决定了最后照会的内容。第二天，伊藤中将到外务省拜会东乡外相，提出照会应在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交给赫尔，比原定时间推迟半个小时，东乡同意了，并打电话通知了首相东条。临走时，伊藤再次提醒说，外交要掩护军事行动，切勿过早地通知对方。

12月5、6日，东条英机下令组织了3000名军校学生，冒充水兵，在东京大街上招摇过市，并利用新闻媒介大肆宣传，使人感到日本海军依然在日本本土。可没几人知晓，南云舰队已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进击10余日了，珍珠港已近在眼前。

1941年12月7日夜晚，在东京来说是个不平凡之夜。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及其军政要员，通宵未眠；他们在万里之外，通过电波在指挥一场震惊世界遗臭万年的向南亚和夏威夷群岛的进军。就在7日黎明（华盛顿时间），日本联合舰队在攻击司令南云中将率领下，按照东京大本营的命令，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的偷袭，从而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东京，1941年12月7日深夜，东条英机在他的办公室站在地图旁，仁立良久，他的目光停留在太平洋中部一个小岛上，那里，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正在上演。

浩瀚的太平洋中部，紧挨北回归线附近，夏威夷群岛就像一串明珠，镶嵌在东西半球之间。这里，四季常青，气候宜人。它的首府檀香山，距离美国西海岸美丽的旧金山为2090海里，距离日本的东海岸的横滨市3400海里，向南便是繁星般的太平洋岛屿和大洋洲岛屿。在军事家的眼里，它就像一把控制太平洋主动权的钥匙。1940年5月的一天，面对日本南侵行动步伐的加快，美同太平洋舰队在结束了大规模的演习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回航美国西海岸，官兵们带着与亲人离别的不快，在檀香山的珍珠港锚泊，从此，珍珠港便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事基地，它也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

1941年12月6日，下午4时以后，珍珠港已洋溢起了周末的欢愉气氛。入夜后，整个海港被各色霓虹灯亮包容，更是一派欢乐景象。在海军俱乐部里，迷靡浪漫的乐曲声中，忙碌一天的军人们搂着浓妆艳抹的女人们翩翩起舞，几乎通宵达旦，灯光幽暗朦胧的酒吧里，吧女们莺声轻启，殷勤举盏，送给水兵们销魂的享受；户外，皎洁如银的月光下，三三两两的军人携着妙龄女郎在夜深人醉的海滩上悠悠徜徉。

此刻，远在8000多公里的华盛顿，日本野村大使接到东乡外相打来的电报，告诉他，一份长达14部分的长文将被用电报的方式从东京发来，在长文中，日本政府再次向美国当局陈述日本坚定的和平立场。

珍珠港的第二天早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耀眼的太阳已从湛蓝色的海面跃起，大街上行人稀疏，一排排棕榈树和矮杉在晨风中摇曳。经过“神圣周末”的狂欢，许多军官带着情侣的口红残迹，酣睡在梦乡中；零零落落的水兵醉醺醺地晃荡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四处无目标地游逛。开阔的港湾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小98艘军舰整齐有序地静卧在珍珠港内，其间有8艘重型战列舰、3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及其它各种炮舰、运输补给舰、护卫舰等等，多数军舰上，灰蓝色的帆布炮衣下覆盖着一座座威严的舰炮。在港口南端的希卡姆机场上，一排排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翼梢挨着翼梢整齐地排列在停机坪上，港湾中间的小福特岛上，停着不少水上飞机，整个海湾没有一艘航母。

7时2分，设在奥帕纳山岗上的雷达站已按规定关闭。两个新兵出于好奇，又打开了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闪光的斑文清晰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个士兵几经调测，坚信这是一支正向珍珠港扑来的强大机群。他们急忙向值

班员泰勒中尉报告。陶醉在音乐中的泰勒不屑一顾地说：“不用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舰队的飞机，就是从美国西海岸飞来的B—17轰炸机。”

接近8时了，各舰的军旗队懒洋洋地爬出舱房，来到舰尾，铜管乐队的队员们戴上白手套，准备升旗。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马达声，这是什么奇怪的嗡嗡声？队员们抬头望望天空，除了几只在高空翱翔的海鸥外，没有任何异常。这时，岸上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洪亮悦耳的钟声在港湾上空回荡，乐手们准备吹奏《美丽的阿美利加》。他们哪里知道，就在7时55分，一支183架的机队已气势汹汹地飞临珍珠港上空。它们迅速分组编队，凶神恶煞般地分别向美军的机场、防空阵地、舰船扑去，港内舰队首当其冲。

刹那间，炸弹如雨，浓烟滚滚弥漫了整个港湾，山本五十六的第一波攻击队反复轮番地轰炸着毫无戒备的整个太平洋舰队。沉重的舰体剧烈地抖动着。“弗吉尼亚”号战列舰首先被扔下的鱼雷炸成两截，“亚利桑那”号后舱的1600磅炸药和前舱弹药库的几百吨火药起爆，使整个战列舰犹如火山爆发，黑红的火柱窜到1000英尺的高空，舰体裂成两半，舰上1000多名海军官兵顷刻间烟飞灰灭。“俄克拉何马”号战列舰向左倾覆海中，400多名官兵被活活葬入下沉的舰体中。其它各种舰船同样被炸得七倒八歪。希卡姆机场和福特岛机场上的飞机被炸得粉碎，整个机场被大火吞噬。十几分钟后，日军的176架舰基飞机又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地来到了珍珠港上空，实施第二轮狂轰滥炸。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值班参谋墨菲中校，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嘶喊着，用电话报告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然后向海军作战部长、亚洲舰队司令、大西洋舰队司令拍去特急电报：

“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太平洋舰队，美国海军的支柱，几乎在顷刻间化为乌有：5艘战列舰、2艘重型巡洋舰、2艘轻型巡洋舰、1艘油船等18艘大舰，带着百孔千疮沉没海底；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伤失惨重，1艘战列舰和4艘轻巡洋舰遭重创，40多艘被炸沉炸伤的舰船在燃烧，347架飞机被炸毁，死伤4400名官兵，而日军只损失了29架飞机和5艘袖珍潜艇。昔日风景如画的港湾疮痍满目，一派凄惨景象，就像一条条断腿缺胳膊的猛虎在弹雨火海中呻吟，珍珠港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痛苦中挣扎着。而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则在西海岸东京狂欢。

东条英机接到舰队发来的偷袭成功的战报，兴奋得脑壳锃亮。想当初，制定开战太平洋的方略，他和统帅部大本营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仍是一筹莫展，多亏海军省和他最终慧眼识英才，起用了这矮子山本，否则，这一仗还真不知从哪儿打起呢？

以东条为首的法西斯政府和军方，虽然对珍珠港和南亚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但是却没有宣布战争。激动万分的东条英机通知各位大臣和部长，于8日黎明前一小时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由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报告了偷袭珍珠港的战果，会议中不时发出狂热掌声。只是海军大臣提醒说，具体战绩还要进一步侦察，轰炸机飞行员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不可全信。经东条提议，会上匆匆草拟了宣战诏书，由东条们一一署名后送往枢密院走走过场。

东京时间早晨7时正，日本全国的广播电台和号外报纸突然报道了日军南进的紧急爆炸性特大新闻。所有广播电台和号外报纸都在传播发送同一条消息：

“我陆海军今天拂晓终于同美、英军进入战争状态。”

“西太平洋上的决战已经开战。”

大本营陆海军部 12 月 8 日上午 6 时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日天明以前在太平洋同美军和英军进入战争状态。”

流动的大街突然好像凝固了一般，行人驻足，受军国主义熏陶的一些年青人鼓掌欢呼，多数中老年人神情紧张，对日本前途忧心忡忡。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播送“军舰进行曲”，“拔刀队”乐曲。《军舰进行曲》唱道：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在广场上，腰挂铃铛的卖报人挟着“号外”，东奔西跑，铃声之响在皇宫东厢第三接待室都可听见。

上午，枢密院会议讨论通过所谓宣战诏书，天皇在诏书上毫不犹豫地盖了御玺，但他还假装慈悲地对木户说，向英美宣战的决定实堪伤心，尤其难受的是与亲密如英国王室这样的朋友为敌。

贼喊捉贼，日本东条政府向美英两国宣战！

战争开始了！

上午 11 时 40 分，天皇昭书颁发，曰：“朕兹对美英两国宣战，朕之陆海军将士宜奋其全力从事交战，朕之百官有司宜克勤职守，朕之众庶宜各尽本分，务期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达到征战之目的，使无遗算。”

贼喊捉贼，集陆军大臣、内务大臣、陆军大将、总理大臣于一身的东条英机，这位东方的希特勒，更进一步暴露出了他那战争狂人的狰狞面目，亲自密谋策划太平洋和东南亚侵略战争！

下午 13 时 20 分，东条英机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亲自出马向全世界发表了为何要开战英美，即所谓“拜聆大诏”的贼喊捉贼的声明。声明说：“盖确保东亚之安定，贡献于世界和平，乃是帝国既定之国策。”东条英机首先向人民炫耀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赫赫战功，即所谓“支那重要地点悉归我手”之后，对英美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说：“东亚之安定与帝国的存在正濒临危殆。事已至此，遂颁发对美国及英国宣战之大诏。如今皇国之隆替，东亚之兴废，端赖此一举。”他号召日本国民“铁石般团结，踊跃奋起，举国家之总力从事征战，以之永久剔除东亚之祸根，奉安圣虑。”

整个 12 月 8 日，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在东条们的率领下，激发起战争狂潮，由大本营参谋总部战争指导班记录的《机密战争日志》，真实记录了东条政府和军方在这一天所犯下的罪行，记录了当天日本国土卷入疯狂的侵略战争旋涡的真实情景，表明东等等狂妄到何种境地。为方便起见，实录如下：

《机密战争日志》（12 月 8 日）

一、午前 7 时，大本营陆海军部以临时“新闻”广播节目，发表了帝国陆海军于今天（8 日）拂晓，在西太平洋上同美英军队进入战争状态的消息。

二、第 25 军在泰国南部奇袭登陆和海军对“夏威夷”的大战略奇袭获得成功，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奇袭于此告成。

三、从清晨开始举行枢密院会议。

11 时 37 分，圣上批准宣战布告，11 时 40 分公布，同时用无线电广播，对美英荷战争于此打响。

四、继上述广播之后，东条内阁总理大臣以“拜聆大诏”为题，向全国国民陈述了“仰赖皇威胜利常存”的信念。

午后零时 20 分，政府发表声明，之后，外务省用“无线电广播”发表了日美谈判经过。

于是全国国民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五、午后 1 时，天皇召陆海军大臣进宫，对陆海军人颁赐优渥敕语。

午后 2 时 30 分，部内全员集合，举行宣战诏书和上述敕语捧读式，之后，遥拜伊势神宫。

至此，全体人员重新下定尽忠奉公的决心。

六、泰国首相“銮披汶”或说已潜逃，或说尚在东部国境，至今情况不明。

1 时 50 分，坪上驻泰大使向泰国政府递交最后通牒，但至 3 时仍未答复，我军决定于 3 时 30 分进驻泰国。

至午后，日泰达成谅解，我军实行友好进驻。

七、午后 3 时 30 分，第 38 师团开始攻击香港，11 时进驻租界。一切一如预定计划。

八、午后 8 时 45 分，发表奇袭夏威夷伟大战果。击沉战舰 2 艘，重创 4 艘，重创重型巡洋舰 4 艘。午后 9 时，发表空袭菲律宾战果，击落敌机达 100 架。

九、值此度过战争第一日之际，无论作战的奇袭和全国国民斗志之高昂，均证明战争的发起是理想的、成功的，战争指导班的感谢之情一言难尽。不过，将如何求得战争的结局，却是这场战争的最大难题，只有达到神人一如之境者，才能完此重任。

十、对帝国全境下达防空令。

那天下午，东条因日军在珍珠港旗开得胜，显得特别得意，如释重负，穿上骑装准备出官邸外出打猎郊游，他的秘书西浦进大佐把他拦住了，劝告说：“今天总理大臣怎么能出去骑马呢？您要是受了伤，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得了？！”东条虽然感到十分扫兴，可是西浦进也许是对的，作为政府和军方的首脑，作为不是天皇的天皇，要是在这关键时刻有点闪失，那怎么得了！他只好不声不响回到屋里，就在这时，一封由日本驻华盛顿武官发来的电报送到他的手上：

“总理大臣：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被美国政府扣留在白宫。”

东条心头一惊，立即吩咐外务省前去交涉。

东条一手导演的战争悲剧正在美国白宫以滑稽剧上演。

珍珠港遭偷袭，给罗斯福当头一棒，这头无法站立的老“狮子”咆哮了，从白宫到五角大楼到国务院到国会山，美国最高机构上下一片惊慌失措，混乱不堪，以至于在国务院等了足足半个小时的两位极为重要的日本客人，直到当地时间下午 2 点 20 分，才被引进国务卿赫尔的办公室，罗斯福和赫尔在 1 点 47 分得知珍珠港遭受特大劫难的消息。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两位敌方使节一前一后走进赫尔的办公室，国务卿以罕见的冷淡欢迎他们，只是表情冷漠地与他们打了声招呼，而拒绝握手，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十分客气地请他们就座。

“我奉命应在下午 1 时向您递交这个答复”。不穿军服的日本海军少将

一面用抱歉地语气说，一面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本国政府的照会。

“为什么是在下午一时交给我？”美国国务卿铁板着面孔，一脸冷峻。

“原因我不清楚。”野村大使躲躲闪闪，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事先没有人通知他，事后也没有人告诉他，日本正在进攻美国的舰队！他只知道要在华盛顿时间 1941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 时整，将这份照会文给美国政府。

“确实是这样。”来栖特使多余地补充了一句。野村他们确实不了解东条们策划对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幕。12 月 2 日，东条英机虽然逼迫裕仁天皇最后敲定 12 月 8 日（东京时间）发动战争，但为了麻痹美国人，掩护军事上的突然袭击，东条政府仍训令野村和来栖，继续同美国国务卿谈判，同时警告他们不要使对方产生谈判已破裂的印象。

为了使偷袭计划更为安全保密，直到 12 月 6 日晚 8 时 30 分，东乡外相才根据军方要求，把对美国政府的最后通牒致电野村大使，这份被分成 14 部分间隔拍发电报，到 7 日 16 时（东京时间）才发送完毕。日本军方要求野村于华盛顿时间 7 日 13 时交给美国政府，即在计划进攻珍珠港之前 20 分钟通知美方，也算是日本人“仁至义尽”，关键时候仍能“遵守”外交礼节。可是，这么长的电文，难免在翻译过程中出错，由于日本大使馆译电、打字耽误了时间，所以，当野村和来栖走进赫尔办公室；并把对美通牒递上去时，正是日本第一批攻击队袭击珍珠港之后一小时。

虽说是日本的最后通牒，但东条政府在里面既未宣战，也没有提出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只是在最后闪烁其辞地说：“鉴于美国政府的此种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特此通告美国政府，表示遗憾。”

野村和来栖应该比美国人更明白政府的用意。11 月 26 日，就在南云中将领率日本海军史上最强大的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向珍珠港出击时，东乡迫不及待地给华盛顿的两位日本外交家发去密电，要他们用直线电话联络。电报说：

“形势日趋严重，而电报联络又需很长时间，为此，今后根据需要，简单扼要地把会谈情况随时以电话告知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山本，通话时可使用下列暗语：‘纽约’指三国条约问题，‘芝加哥’指一视同仁的待遇问题，‘旧金山’指中国问题，‘伊藤君’指东条首相，‘伊达君’指外相，‘德川君’指陆军，‘前田君’指海军，‘婚事’指日美谈判，‘君子先生’指美国总统，‘梅子先生’指国务卿赫尔，‘买卖’指国内形势，‘出卖矿山’指让步，‘不出卖矿山’指不让步，‘生孩子’指形势急转直下。”

11 月 26 日（华盛顿时间），也就是拍过上述电报的第 2 天，来栖在和野村一起从赫尔的办公室回来之后，直接与外务省美国局山本局长通话：

来栖：“喂！喂！我是来栖。”

山本：“喂！我是山本，那桩婚事谈得怎么样了？”

来栖：“呀！信还没有收到吗？梅子先生昨天说，没有多大变化，看来这桩婚事可以谈成了。”

山本：“那你已经发出信了？”

来栖：“信已发出好久了，是 7 点钟左右发出的。尊夫人身体好吗？快生孩子了吧。”

山本：“是呀，快生孩子啦。不管怎么说，那桩婚事还是请你不要回绝了，这里另外写信告诉你，但请记住，这一次不会那么容易。”

12月1日，东条政府致电野村大使说：“11月29日这一最终期限已经过去，形势在继续日益恶化。然而，为了不使美国产生过多的疑虑，我们已指示报界作这样的报道：虽然日美之间在部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12月5日，东条外务省致电野村大使，训令他在两、三天内指定某些使馆人员乘飞机撤离华盛顿。当天，野村还根据东京指示，以“春菜”为暗语，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把指定要销毁的与密码有关的東西全部销毁完毕。

上述密电内容全部被美国的谍报机构“魔术”所破译，并分送到罗斯福和赫尔的案头。包括那份分14次发出的最后通牒，包括野村们不知道的珍珠港事件，赫尔国务卿已了如指掌。所以，当他接过这份已失去作用的外交文件时，只是迅速地装样子地看完，然后两眼直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两位敌人，两位来自敌国的使者，两个被蒙骗了的骗子，厉声说：“告诉你们，我在过去9个月里同你们所有的谈话，从来没有说过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记录就会一清二楚。我在五十年的公职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这么多谎言的国家。”

野村似乎还想开口说些什么，但强抑愤怒的美国人把手一抬，朝门口扬一扬脸，示意他们可以走了。两位大使尴尬地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就灰溜溜地走了，每个人眼里都浸着泪水。

晚上，美国助理国务卿阿道夫·柏利把这两位日本使节软禁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野村大使要求给他一把武士刀，柏利当即拒绝了他。如果野村一自杀，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就有生命危险。很快，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被美国警察封锁，电话被切断，断绝一切与外界来往，除特别许可外，一律禁止外出，大使馆变成了拘留所，全体使馆人员就这样在那里“清闲”了6个月。由于两国正处于交战初期的敌对状态，东条英机和外务省都没有能力将这些被意外作为人质的帝国臣民解救出来。

但是在东条英机看来，“留”几个人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帝国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这最重要。

东条政府在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立即请求盟友希特勒进攻美国，向罗斯福摊牌。在陆军大臣的寓所，东条训令外相东乡说，希特勒早已保证将和我们一起向美国宣战，只要日本和德国从两面夹击美军，帝国国策就能迅速实施，并获得巨大成功。“要立即电吉大岛大使，立即通知德国政府对美开战，越快越好。”12月2日内阁通过对美开战昭书后，东条这样指示外相。

但是东条也明白，希特勒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自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实施闪击战后，德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深陷龙虎潭，12月6日，希特勒的军队在朱可夫元帅的反攻下，败在了莫斯科城下，德国元首的“闪电战”宣告破产，不可一世的纳粹将领开始丧魂落魄，部队开始沿着泥泞的雪路狼狈后撤。而东条英机向美国开战，无形中加重了希特勒的负担，珍珠港事件顷刻之间替斯大林解除了惟恐东面受敌的后顾之忧，现在苏联红军几乎可以把在亚洲的兵力全部用来对付德国了。还有，几个月来，希特勒多次催促东条政府在新加坡攻打英国军队，向北攻打苏联，而尽量避免直接与美国交战。而东条英机鉴于诺门坎事件的教训，坚持日本南进，却不愿作出任何袭击苏联的承诺。而今东条却一再督促大岛大使向希特勒索取书面保证，要

希特勒在一旦日美开战时立即进攻美国。“希特勒不会轻易答应同我们一起干，外务省的情报说德国早已在莫斯科停了下来，并在向后撤，现在我们要它向美国人开战，我看希特勒没有那么傻，不过还是试一试。”东乡外相十分消极地对东条解释说。

不过日本外相的担心是多余的，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来到威廉街，请德国外交部里宾特洛甫澄清德国的态度，他要求德国“立即”对美宣战，越快越好。而此时正在苏德战线的希特勒，为了顾全面子，决定冒更大的危险，不顾后果同美国开战。就在这年4月4日，前外相松冈访问德国时，希特勒拍着他的肩膀说：“德国为了阻止美国人在欧洲登陆，已作好了种种准备工作，它将用潜艇、飞机对美国进行一场激战。德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美国绝不是它的对手，且完全不说德国士兵显然远远胜过美国人这一事实，所以，一旦日美两国发生冲突，德国将立即参战。”

11月26日，南云机动舰队开始向珍珠港方向驶去时，东条内阁和军方便决定请求德国签字保证对美宣战。11月30日，东乡外相根据东条的要求，一面致电大岛催促希特勒在保证书上签字，一面召见德国驻东京大使奥使，对他再三强调，正是由于日本拒绝对美国要它退出三国条约的要求作出让步，华盛顿日美谈判已告破裂。日本政府希望德国政府正确估计它为共同事业作出的这一牺牲。他恳请大使向本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以下希望，他说：“现在已到了作出严重决定的最后关头，美国正在认真地准备战争……日本并不怕谈判破裂，它希望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德国和意大利能够按照三国条约站在它这一边。”由于事关重大，希特勒一直借口苏德战事紧张而未予签字，这件事在东条心里便一直悬着。

12月8日，大岛大使走出希特勒的帝国大厦后，东京收到的复电说，里宾特洛甫答应将日方的要求立即转达给“元首”，当时，希特勒正在大本营召集军事秘密会议，德国外长答复说，就在8日清晨，“希特勒已下令德国海军，不论在何时何地与美国船只遭遇，即行攻击。”

“还是没有宣布对美作战，”看完电报后，东条失望地说，“还要督促，要尽快拿到签字，给美国人施压。”

12月14日，大岛大使见到了从前线回到柏林不久的希特勒。就在3天前，希特勒命令他的外交部对美宣战。德、日、意三国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申明德、日、意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媾和的“决心”。协定还规定了三国瓜分世界的范围，商定在胜利结束战争之后，缔约国应根据三国同盟的精神，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事业中进行密切合作。

大岛拜见希特勒的当天，东京收到了大使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电报称，希特勒向大岛颁发了德国雄鹰大十字勋章，并对他说，“你们用这种办法宣战，做得对。”大岛向德国元首通报了太平洋战局，对他说：“拿下新加坡以后，日本必须指向印度，德国必须与日本采取同一步调作战，在日本从东面进攻印度的时候，德军如能从西面威胁印度的话，无比有利。”希特勒认真地听着，却不肯作出承诺，只是答应要从高加索跨过苏联，一路推进到伊拉克和伊朗。

第六章三百五十年来第一次

东条英机：泰国、马来亚、新加坡……都是日本的

东条英机：处处都在奏捷，只有菲律宾除外

东条英机：世界上没有任何飞机能飞到日本来

千年美梦：大东亚共存共荣

哪里来的美国飞机，简直不可思议

东条英机：中途岛，应该从地图上抹掉

流产的征服计划：日本大本营欲与德军会师

面对天皇和国民，东条英机只字不提中途岛灾难

1941年12月8日，陶醉在珍珠港偷袭成功喜悦中的东条，仍在为进军南亚的日军提心吊胆。就在这一天，东条的陆海军横扫东南亚，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以及香港发动了进攻。

8日1时30分，早于进攻珍珠港1小时50分，日本南方军的先锋伦美支队在英属马来半岛登陆成功，东京黎明前，东条读到了参谋总长派人送来的军事机密电报：“8日1时30分在哥打巴鲁东岸登陆成功。”“太平洋战争开始了！”东条说。

在东南亚，泰国是东条猎取的第一个目标。泰国西北与缅甸接壤，南临马来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日本政府早已觊觎的前进基地。1941年11月24日，东条授权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根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对泰措施要领》，就日军进入泰国的一切军事问题同泰国当局进行谈判，谈判应在12月7日18时开始，于8日零时以前结束，不论谈判结果如何，日军都将计划进入泰国。并嘱咐说，“如果认为在进驻之前开始谈判不利时，须事先报告，接受中央的指示。”

12月2日，东条授权大本营致电南方军寺内总司令，发布须在12月8日开始进攻作战的命令。

12月4日，驻泰陆军武官田村浩大佐从西贡致电大本营并告东条：

“我于3月15日同銮披汶首相（即泰国总理），举行会谈，获得如下保证：‘如果日军暂时不向泰国中部进驻，尊重泰国政府的面子，日军进入巴蜀以南泰国领土将不受妨碍，且决心举国上下尽速予以积极协助。’请谅解泰国政府着眼大局的希望，妥善处理，以期得以在此历史性的瞬息取得日泰合作之实绩。”

田村浩要求南方军把向泰国中部的和平入侵推迟到8日正午左右，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可是，当日本驻泰大使坪上准备于12月8日零时开始同泰国进行谈判时，处于日英两国势力夹击之下的銮披汶首相和海军部长，以视察东部为名，悄然离开了首都曼谷，日本大使“没有”了谈判对象，遂于8月1时50分把日本的要求交给了泰国处长。3时30分，南方军总司令寺内

寿一下今日军进入泰国。8日清晨，日本第15军的部队从印度支那南部越过泰国东部边界，其先遣部队于9日天亮时出现在曼谷街头，另一支从海上进发的日军，也于8日黎明前在曼谷附近的海滩登陆。

12月21日，在东条政府使节和武官的威逼下，日泰同盟条约正式强加在泰国头上，泰国成了日本在东南亚的第一个牺牲品，被绑在了日本的战车上。

东条英机在自己的官邸摆下庆功宴！

日军进入泰国的同时，发起了马来亚战役。12月10日夜，东条获悉，日本航空兵在关丹以东的海面上，击沉了号称“不沉之舰”的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舰，和“却敌”号战舰。

1942年2月15日7时50分，“狮子之城”新加坡，举世闻名的要塞，划入日本版图！

在70天内，日军第25军在山下奉文指挥下，以伤亡9824人的轻微代价，自北向南席卷马来半岛650英里，直至占领新加坡，生俘英军13万之众，马来亚，曾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和争霸东方的重要前哨基地，在航海、经济和战略上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东条政府得意洋洋地宣布，每家每户都发啤酒2瓶、赤豆1包、酒3瓶，13岁以下儿童每人发食品1盒，里面装的是奶糖、水果糖和点心。

新加坡的陷落使印度洋的门户向西敞开，怎不令东条英机心花怒放？日本帝国一统亚洲的美梦即将实现，东条立即请求天皇嘉奖山下奉文的第25军。2月16日，裕仁天皇颁奖他的英雄。东条还命令政府喉舌大肆渲染新加坡攻克的意义，《朝日新闻》打出这样的狂妄标题：《大东亚战争大局已定》，《短短三天内攻下新加坡岛，只有我神武皇军才能立此殊勋》。大本营报道部长亲自撰文叫嚣：“日本乃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我庄严宣布，新加坡一陷落，战争大局已定。最后胜利非我莫属。

香港素有“东方之珠”之美誉，按照五吉尔老演说家的话说，是“世界文明中名闻遐迩、贯通远东及欧洲之通道”，入侵占领香港早已记在了东条英机的账本上。1940年7月，还在担任陆军大臣的东条，曾亲自和统帅部一起制订入侵香港的计划，为攻占这一要塞作了准备，动员攻城重炮兵，并派其潜至中国南部，到1941年初在香港附近已屯兵3万余，配以1300架飞机，2300部运输车、500艘登陆舰，并常派飞机轰炸珠江流域和深圳一带。在东条的眼里，香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东条相信，一旦切断从香港对中国大陆的战略物资供应，更能逼迫重庆国民政府屈降，这次南方军横扫东南亚，香港自然是囊中之物。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5小时10分之后，日军按照大本营的命令，于东京时间8时30分开始袭击香港。在36架护航机的掩护下，12架日机对启德机场狂轰滥炸，5分钟之内便剥夺了英军的制空权，日机逞威香港蓝天白云之间加入无人之境。与此同时，日军地面部队兵分两路进攻新界和九龙。13日九龙落入日军之手，英军退守香港岛。随后，日英双方展开了激烈炮战。

日军为尽快夺取香港岛，曾设法两度劝降香港总督杨慕请爵士，但均遭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日军遂于18日起大举进攻香港岛，同时大肆开展政治攻势和心理战。12月22日，日军用飞机散发中英文劝降传单，引诱英军在

圣诞节前放下武器，说这样就可以吃上“一顿热腾腾的丰盛晚餐了”。25日，日军还通过播音方式向英军祝贺圣诞，同时警告说24小时内再不投降，就将玉石俱焚。当天下午日军便发动总攻，英军已无力抵抗，傍晚时分，杨慕琦和驻港三军司令打着白旗，乘小艇渡海来到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代表整个殖民地向日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无条件投降，那一年是英国人进驻香港的100周年，从此香港百年史上便铭刻上了一个“黑色的圣诞”。

攻占香港后，掠夺其一切可以掠夺的物资便成了东条日军的既定方针。为全面控制香港，东条政府决定设置由大本营直辖的香港占领地区总督，负责香港的防务和实行军事管制，1942年1月19日，组成香港占领地区总督部，东条英机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总督，临行前，东条对被任命为香港占领地副总督的平野茂说：“香港是英国囤有大量物资的地方，但是英国人巧妙地将它们收藏起来了，你们必须派兵对这些物资进行彻底调查，并立即将它们运回日本。”

东条的这一“指示”，成了日军占领香港44个月中的“最高政治方针”，日军展开了有目的大规模的物资掠夺，香港的大店铺旋被日军封门，门上钉有“大日本军陆军管理”或“海军管理”的牌子；那些较具规模的企业公司则多半用书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钉在门上……总之，香港的一切物资都在日军“统制”之列，筹措得的物资聚集成一规模后，使用卡车经关西环码头，直接运回日本本土。据说，英军保卫香港时用的各种大炮也被日军运走，转用到进攻南洋各地的战场上去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港掠得物资总额达10亿日元，相当于今日的数百亿港币！

在香港得手之初的日军，还立即拿出了其对被征服者惯用的“拿手绝活”——烧杀淫掠，用日军的官方语言说则是“大放假”。

菲律宾的马尼拉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日本政府交给侵略军在战争初期的任务，主要是占领首都马尼拉和南部大岛棉兰老的政治军事中心达沃。12月8日，按照东条和本大本营的命令，开始对马尼拉附近美国的空军基地连续进行狂轰滥炸，基本上摧毁了麦克阿瑟上将手下的空中力量。随后，日军在本间将军指挥下在吕宋北部的阿帕里、吕宋西海岸的维甘和东南部的黎牙实比等地登陆，麦克阿瑟的部队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1942年1月2日，东条英机的军队进入马尼拉。可是东条的胃口是吞并整个菲律宾，就在日军进入马尼拉的当天夜里，东条又指令南方军司令向巴丹半岛发动进攻，但因兵力不足，未能得逞，并且损失极大，陪了夫人又折兵。东条对巴丹前线进展不力大为光火，他在发给前线司令部的电报中训斥道：“处处都在奏捷，只有菲律宾除外。”这对本间雅晴司令官来说，压力很大，巴丹的天气又闷又热，气温高达华氏95度，本间将军内心如煎，巴丹一仗，已经使他折兵损将近7000人，还有1万多人患了疟疾、痢疾和脚气，战斗力锐减，他两次急电大本营统帅部要求增援，但两次都遭到东条等人的拒绝。

可是，到了3月份，为了解决菲律宾战场的僵持局面，东条英机又向菲律宾前线增派了两个步兵师团和两个炮兵团，准备重新发动进攻。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为了保全面子，免得麦克阿瑟上将成为日军的俘虏，便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温赖特中将指挥，让他到澳大利亚去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3月11日晚，麦克阿瑟上将携妻儿，乘上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偷偷地离开了死亡之地。

东条英机本来就对巴丹的僵局不高兴，如今获悉美国驻菲总司令居然从日军眼皮底下逃走，心里更是窝火。他再也不相信，本间需要的不是援兵，而是士气和智谋，没有援兵他也有能力迅速取胜。东条不愿自己去向陆军参谋总长杉山直接谈，而是派他的秘书官西浦进大佐去转达他对巴丹的“悬念”。“你去大本营杉山参谋总长那里，”东条对西浦进说，“转达我的想法，希望陆军参谋总部迅速打破巴丹的僵局，尽可能争取早日解决问题。”

西浦大佐没有直接去找杉山，而是找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参谋总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希望他能想出个妙策。经过二人仔细研究，服部认为巴丹防卫体制中，被认为是最强的一点，实际上却是最薄弱的一环。即，美军防线中段后边的海拔 1920 英尺的陡峭的沙马特山。这座山一到日军手里，温赖特的整条防线就在掌握之中了。首先应该对沙马特山正前方一段 2 英里半长的阵地集中进行轰炸和炮击，打开缺口，从那里用步兵发动总攻击。服部很快说服了杉山参谋总长批准这个计划。

4 月 2 日，耶稣受难日的前夕，也是日本传说中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的生日前夕，5 万日军在重炮支援下，准备发起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击，4 月 9 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化·金少将率部投降，7.6 万名美军和菲律宾军作了日军的俘虏。5 月 7 日深夜，美远东军司令温赖特通过马尼拉电台命令菲律宾所有的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

菲律宾全部落入日军的魔掌，东条英机解除一块心病。

可是，东条政府和东条军方称霸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占领马来亚之后，东条曾对内阁说，缅甸和菲律宾可允许其独立，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必须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作为保留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据点。他说：“大东亚战争之目标，源于我帝国之基的远大理想，它将使大东西各国家各民族各得其所，以日本为核心在道义的基础上确立共存共荣之新秩序。”

东条的军队在侵占菲律宾的同时，继续向其他方向推进，他是想将整个东亚都悉归己有。

3 月 2 日，日军占领荷属东印度，石油和其它矿藏尽归东条之手。

1942 年元旦之后，东京连日举国狂欢。东京和其它城市的市民们，在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的鼓动和带领下，身穿节日盛装，挥舞各色彩旗，踏着冬雪向皇宫前欢呼胜利。东条英机挂上天皇授予的“旭日重光”大勋章，站在皇宫前城楼上，笑得呲牙裂嘴。他和山本被东京各大小报纸、电台捧上了天，被称作是集乃木希典之勇与东乡平八郎之谋于一身的前无古人的帝国英才。

东条英机觉得自己的确具有非凡的气魄和天才的领导能力。他对下面挥舞着鲜花与旗帜，载歌载舞的人海使劲嚷道：“吾皇万岁！吾土无疆！”在文臣武将的簇拥下，东条红光满面，兴奋到了极点。“我们的边疆向外拓展了 3000 海里，世界上已没有任何飞机能够飞来日本本上。”下面又是一片欢呼。他举起右臂，声嘶力竭地高喊：“大日本开始了一个新世纪！”

可是东条也有不好过的日子。就在元旦那天晚上，东条的陆军军务局长武藤中将来到外务省，拜会了东乡茂德外相。几杯屠苏酒下肚之后，武藤冷冷地说：“国民对胜利太高兴过头了，没有好处，今后的路途难走。所以，你的政策应该是尽快结束战争。第一步是把东条首相换掉。”武藤说完后告辞出来，又去和长期以来反对东条的前首相冈田说了同样一番话。主和派冈田附和说：“武藤君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东条的战争政策不会得逞，迟早要将他拉下马。”

东条英机的野心越来越大，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企图从政治上控制东亚各国，早日将整个东亚纳入日本的版图。1月21日和2月16日，东条英机两次在国会发表演说，竟然公开叫嚣说，缅甸和菲律宾可允许其独立，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必须在日本的直接控制之下。

在此期间，东条与军令部总长永野之间，就对葡萄牙的态度发生了争吵。当时，日军南侵军正准备进攻帝汶岛，帝汶岛接近拥有空、海基地达尔文港的澳门西北部，与它近距相望，是澳门北方的攻防战略要冲，攻占该岛是东条政府和军方既定的猎获目标。帝汶岛被荷兰和葡萄牙瓜分，荷属帝位是当然攻占地区，但对葡萄牙所属殖民地帝汶没有作出决定。因为葡萄牙已被希特勒逼到轴心国联盟，如果进攻葡属帝汶，就有可能惹恼盟友葡萄牙，将其赶到同盟国阵营。

可是由于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军队已抢先进入葡属帝汶，侵入葡属要古邦和帝力已纳入日本政府侵略计划之中，问题在于摧毁了葡属部分的澳荷军队之后，日军是否应该从该地撤退，交由葡萄牙政府管理。

1942年1月28日，东条英机召集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所谓《关于适应对荷属帝位作战的对葡措施问题》。会上，东条与永野展开了激烈的争吵。东条英机从政治和外交两方面考虑，主张只要葡萄牙保证中立，日军就应该撤退，而只将澳荷军队打跑。然而统帅部“尤其是海军统帅部强烈主张，攻下该地之后，仍然要把葡属帝汶作为主要针对澳门达尔文港的前进基地而加以控制。永野总长反驳说：“攻下葡属帝位之后，我军是否应该撤出，这要看葡方的态度和当时其他方面的形势。”

“统帅部的意见不能接受，”东条说，“葡萄牙是我们的盟友，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保持着中立态度，政府不希望把它变成我们的敌人。”

“没有葡属帝汶作跳板，要攻下达尔文港极为困难。统帅部坚持自己的看法！”永野毫不妥协。

“如果统帅部不配合，”东条从座位上噌地站起来，挥舞着拳头威胁说，“总理大臣不能完成辅弼政务之责。”

永野总长也不示弱，当即回敬说：“如果统帅部的意见不被接受，军令部长不能完成辅翼统帅之责。”

“我是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东条提醒对方不要忽视了他的身份。

“指挥作战的是统帅部！”永野不吃东条那一套，你东条没什么了不起，他心里暗骂道。

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东条使出“尚方宝剑”，冷冷他说：“那只好请天皇来决定此事究竟该如何处置。”

两位军方实力派人物谁都没有去“请示”天皇，争吵以双方的妥协而告终。4天后的联席会议上，东条和永野都作了让步。但无论怎样，帝汶岛都难逃日军魔掌。会议最后的决定是：“扫荡完葡属帝汶上的英、澳、荷军之后，只要葡方保证中立，帝国军队就从该地撤退，但根据葡方的态度和整个作战形势，迫不得已时，可继续作为作战基地加以利用。”

就在政府和军方最高层正在密谋策划新的侵略计划时，前方军队正按照东条的要求迅速向前推进，美、英、荷等殖民军节节败退。5月中旬，日军经过4个月的作战，结束了缅甸战役，将英国军队赶入印度，中国军队大部退到中国云南南部，东条军队控制了国际重要交通枢纽滇缅路，截断了美国援助蒋介石政府的国际交通线，保障了日本侵略北翼的安全。

同时，日本陆海军还攻占了锡兰岛、莫尔兹比和珊瑚海。这样以来，从1941年12月7日到1942年3月上旬，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城市，占领了大半个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东印度群岛，又把军事矛头指向了澳大利亚。一时美国、英国、荷兰的许多战舰和商船被日军击沉。日军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就侵占了38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人口达1亿5千万，创造了日本在东方侵略的“奇迹”。

发动南侵战争之初，东条政府利用东南亚各国人民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扬言日本是亚洲的“解放者”，一旦日军进入这些国家，他们便将永远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立即获得完全独立，与日本一起实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东条英机，这位“东方的希特勒”，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枪炮，一旦实现其军事占领之后，便露暴出其狰狞面目，挥舞屠刀大扬法西斯淫威。

1942年1月21日，东条英机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叫嚷说：“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英美两国屈服为止。”并提出“战争即建议，建议即战争”的法西斯口号。

1942年2月21日，在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上，由东条英机和统帅部策划，东条政府作出了所谓以“日本、满洲、中国及西南太平洋地区为资源圈”和以“澳洲、印度等地为补给圈”的决定，并制定了详细的资源掠夺计划。计划在今后15年内，从南亚各国掠夺钢铁3000万吨、铁矿6000万吨、焦炭1亿2千万吨、煤2亿吨、石油2000万吨、铝60万吨、铝矾土260万吨。

印度尼西亚是东条英机在东南亚建立所谓“新秩序”的重点。1942年3月2日，爪哇的荷兰总督正式投降，被荷兰统治长达300年之久的印度尼西亚从此沦陷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之下。而东条政府占领印尼后的总目标便是最大限度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供侵略战争之需。日军在完成对印尼的军事占领的同时，立即按照东条英机的指令，将印度尼西亚分割成3个部分，分别置于当时驻军司令部的直接控制之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刺刀的帮助下统治和奴役印尼人民。在建设“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的招牌下，像在其他被占领国一样，日军强迫印尼人民为其充当炮灰，仅在前两年就被抓去30万人，开始作为“兵补”，后来以“志愿军”的名义送到新几内亚和缅甸去作战，其中90%的人都死在热带丛林中，只有极少数人有幸逃回爪哇。日军常常征用大批劳动力进行无偿劳役，仅在爪哇一地就强征50万青壮劳力，其中30万人被送往国外替日本人修筑铁路和其他军事工程。由于劳动条件恶劣，食物严重不足，爪哇劳工个个骨瘦如柴，死于非命的高达23万人。

在东条英机的唆使和鼓励下，日军对被占领区实行烧杀淫掠，10多个亚洲国家的人民遭屠杀，家园遭毁灭。日军不但虐杀战俘，强奸妇女，烧毁房屋，掳掠财物，甚至对医院也进行了洗劫，对病人随意枪杀，强奸残暴女医务人员。在1941年底至1942年3月的3个月时间内，日军曾先后对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阁、东印度群岛中的望涯群岛、苏门答腊的库达拉查、爪哇的巴加达巴士等10多个地方，实行像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大规模

屠杀活动。日军在马尼拉的一次大屠杀中，许多妇女先被强奸，再被用汽油浇在头发上焚烧。日军常把杀人当儿戏，把一些平民百姓关在一间大屋里，用炸药把他们炸死，或是强迫他们作“死亡行军”，活活地把他们累死；灌水、炮烙、电击、悬吊、坐钉板等酷刑随时使用，被活活折腾死的人数不胜数。日军还集体吃人肉，以示其“英勇”。这一切，正是东条英机发动侵略战争后的“杰作”，为全世界人民所发指。

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完成占领整个东南亚的战略计划，东条政府多次举行军政首脑联席会议，对初战告捷后的世界形势进行审视和作出新的判断。3月7日，东条政府估计，美英今后在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以及在其他方面必将更加密切合作，首先将其对轴心国的战争指导重点放在欧洲，同苏联合作，同时努力确保和加强对日反攻准备，一旦拥有优势兵力，就试图一举实行对日反攻。

1942年4月18日下午1时，东条英机正在准备向庆祝“东亚大捷”的人群发表演说，皇宫城楼上的空袭警报突然凄厉地尖叫起来，接着全东京的警报器都嚎叫不停。猛然间，大地一震，远处一个个黑色烟柱从银座和浅草方向腾空升起，巨大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接着，天空响起马达的轰鸣声。“美国人来空袭！”“东京遭劫难了！”人群中有人突然唤醒被惊呆了的人们，人群顿时大乱，惊慌失措的狂欢者尖叫着、哭喊着，踩着鲜花和旗帜，向四面八方夺路逃命而去。

东条英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傻了，手停在半空中没有动弹。又一声巨响，东条的眼镜被震落，楼檐上的尘土纷纷扬扬地洒下来。东条首相脸色煞白，两腿一软，几乎站立不住。两名副官赶紧把他搀扶住，架奔楼下滚进一辆轿车，夺命地逃向大本营的地下指挥所。

大本营的将领们个个惊疑不定，“哪里来的美国飞机？简直不可思议！”东条瞪出双眼，怒不可遏，像要吃人。山本赶紧直接与在日本正西的太平洋上的南云海军中将通电，询问飞机来自何处。但慌忙之中，电讯无法接通，这时，首相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东条操起话筒，电话那边传来急切的报告声，称名古屋、横滨、川崎、横须贺、神户都遭到了敌机空袭。东条摔下话筒，对着满屋将领破口大骂，“巴嘎牙鲁！一群饭桶！”陆海空将领个个面面相觑，心虚胆战不止。对着墙上挂着的太阳旗发呆。忽然，一位陆军中将讷讷地说：“会不会是从库页岛来的俄国飞机？”一句话提醒大家，立即摊开俄国地图，一群黄虫一齐趴下去细心研究。

只有东条知道这些“死卫之神”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美国的某一基地。就在当天，清晨有人报告说，美国的一支持遣舰队正停在日本近海某处，但对首相乘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没有威胁，可保安全无事。于是，上午，东条在秘书西浦大佐和另一位副官陪同下，乘一架美式座机前往水户航空学校，为未来的飞行员们鼓舞斗志，当他的座机返回东京机场时，突然从其右前方飞来一架双引擎飞机。西浦大佐看到这架飞机样子挺怪，不像是日本自己装备的飞机。当飞机飞近时，连对方飞行员的脸都能够看见了，他才猛然醒悟，大叫道：“是美国飞机！”

东条坐在座机上没有多大反应，也许他认为美国人没有这样的胆量，竟敢闯入日本首都的上空，也许他认为是西浦大佐故弄玄虚。日本首相只是说了声“不要大惊小怪”，西浦也就不敢作声那架飞机确实是美国总统派来光顾日本领土的，一起来的共有16架B—25重型轰炸机，由美国飞行勇士、航

空学院詹姆斯·杜立德中校领航指挥，4月18日12时30分整，杜立德的“大黄蜂”号到达东京上空，13架经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吐出一串炸弹，向预定目标投去，飞机掠过皇宫，但没有投掷炸弹，美国人说不要去“惊动”天皇。

东京的许多市民不相信这是美国飞机前来空袭，都以为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头上的市民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把美机上的红、白、蓝三色的圆型标志当成了旭日标志。要不是亲自听到炸弹的巨响，东条英机也不相信这是大胆的美国佬飞到了他的家门口。

自从酝酿与美英等国交战，东条英机就准备应付敌机空袭这一手。日本本土太平洋正面对着长达3000海里的辽阔海洋，要防御美英舰队对日本本土的奇袭轰炸相当困难。为此，东条召集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研究对策。东条英机顶见说，我们的海军舰队袭击了珍珠港，又攻占了它的那么多属地，美国政府一定会寻机报复，必须及早做好防空袭准备。会议决定，从南鸟岛北方直到千岛南方，把渔船配置一排，充当警戒线，同时派海军巡逻机连日到海上600海里远处执勤，以便及早获得敌舰队来袭的情报，不失时机地给予反击。为此，4月1日，日军组织了以80架陆地攻击机为主的海上迎击航空部队。但是，根据情报分析，统帅部判断美国的空袭绝对不可能在早于19日上午，所以绝大部分城市只是在炸弹开始落下之后才发出报警，当迎击机准备提升高度截击时，超低空的美B—25机群已从容不迫地丢下炸弹飞走了。直到一周以后，东条大本营才终于搞清楚，来轰炸的是经“不沉的航空母舰”中途岛补供的美舰上起飞的美国重型轰炸机。

短暂的空袭所造成的破坏虽然不算大，但在心理上，却震动了这个世代代以为日本本上决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给岛国上的人们精神上以沉重打击，对东条那称霸世界的野心蒙上不祥的阴云。东条的喉舌大骂美国佬，日本报纸宣称，这次空袭“遭到彻底失败”，它们把杜立德等人描绘成魔鬼，对日本“鬼鬼祟祟地进行了非人道的、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

听说美国飞机来自中途岛，东条英机咬牙切齿，眼镜寒光闪闪，恶狠狠地指着地图说：“小小中途岛，应该把它从地图上抹掉！”

回到陆军大臣官邸，东条仍然余怒未消，耿耿于怀。首相办公室秘书美嘉丽子小姐立即轻盈地迎上来替他脱下外套，东条板着脸一屁股跌进沙发里，丽子小姐妩媚一笑，柔声问：“首相为什么生气？有什么值得您大发脾气？”东条咕嘟着讲了个大概。丽子温柔地挨近首相坐下，把一只手搭在东条肩上，一只手在东条身上抚摸，细声细气地说道：“皇军已横扫了半个世界，还为这小岛焦虑什么？反倒给近卫老头儿小看了。”美嘉丽子出身良家，年方24岁，倩丽妩媚，加上隆胸细腰，玉腿修长，天生一副好身容。

担惊受怕大半天，东条又回到温柔之乡，他用左手捏住丽子小姐搭在他身上的纤纤玉手，怨气大解，丽子姑娘的秀发撩拨着东条的耳面。“您太累了，我扶您到里间去躺一会儿，给您捶捶腿，捏捏背，消遣消遣，放松放松。”东条这位一本正经的老色狼，闻着丽子秀发和内衣的阵阵幽香，望着她短裙下露出的雪白的大腿。早已心荡神迷了。东条勾住丽子的腰，俩人一起站起来走进里间卧房，丽子用一只手轻声关上房门，什么美国飞机，什么中途岛，都被东条抛到九霄云外。

中途岛，位于檀香山西北约1900公里，由沙岛和东岛两个主要岛屿组

成，因恰在亚洲大陆与美洲大陆中间而得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该岛由环礁围成泻湖，岛中有一个水深 20 米的泻湖可停泊巨舰，陆地面积仅为 4.7 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多，属亚热带气候，原来只是一片荒岛，人烟均无，1867 年被美国占领，1903 年起成为海军基地和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电缆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人把这一天然良港建成了一个拥有海空军基地的伸入太平洋中的战略堡垒，它不仅是美国机动部队接近日本本土上的重要巡逻基地，而且是能以重型轰炸机直接攻击日军占领的威克岛的唯一基地。现在，在日本大本营的地图上，它已被用“AFM”来标示。

5 月 27 日清晨，彻夜未眠的东条英机拿起电话筒，“现在我代表大本营和司令部发布命令，帝国海军舰队立即向‘AFM’作战目标出发！”

发动中途岛战役，在东条政府和军方之间酝酿已久，它是由山本海军大将一手策划的，而在此之前，东条英机曾计划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与德军会师，同时在太平洋继续与美国争夺制海权。

珍珠港偷袭以来一个接一个辉煌胜利，给东条大本营统帅部带来的不是团结，而是一道道裂痕。起初，东条发动侵略战争是要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在占领地盘以后，便将其筑成要塞，建立有利于海军长期作战的战略基地群。陆军坚持这一既定政策，使这个基地群强大到足以迫使美国最终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要求。因此，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总部都希望稳扎稳打，不要轻举妄动。

海军的想法与陆军正好相反。在连战皆捷之后，海军省和海军统帅部的将领们更加趾高气扬，他们再也不愿意充当一个有限的、防守性的角色，在 3 月的一次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上，海军统帅部水野军令部长说：“为什么不能对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印度发动攻势？进攻这些地方势必要进行大海战，那就和爪哇海战一样，定能把敌人消灭干净。”水野认为以后的海战，日本舰队仍然能找到爪哇海战时那种感觉，他自己认为，英美海军仍然会像爪哇海战那样不堪一击。

“直到现在为止，”永野解释说：“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只损失了不到 2.5 万吨的舰船，被击沉的最大军舰不过是一艘驱逐舰。海军希望在日美海军力量比例出现悬殊差距之前，同美国主力舰队决一雌雄。珍珠港偷袭计划筹划者山本海军大将坚决主张，无论如何要在 1942 年内进行决战。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东条首相当然支持海军的意见。在东条的纵容下，海军决策者们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对陆军施加压力，提出一系列扩大侵略战线的作战计划，其中一项是准备摧毁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与西线的德军会师。另有一项是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供应线，假若美国军舰胆敢来冲封锁线。

早先，海军曾设想用陆军 5 个师的兵力进攻澳大利亚。对于这份由海军司令部富冈定俊大佐制订的计划，陆军部不屑一顾，参谋本部的服部卓四郎在联席会议上当场嘲笑这份计划不自量力。他说，澳大利亚的面积，等于日军在中国已占领的领土的两倍，要征服它，不但要使用联合舰队的主力，而且还需要出动陆军 12 个精锐步兵师。光是运送这些兵力的船只吨位就需 150 万吨以上。实在是劳民伤财。说不定，还会投入更多的陆军兵力。

富冈遂建议动用满洲的关东军，眼部立即反驳说，为一个牵制性行动，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实在划不来，而在对英美作战中，一兵一卒都是不可缺

少的。“如果你的计划被批准，我就辞职”深得参谋总长赏识的服部举起一只水杯威胁说。在日后举行的联席会上，陆、海两军争论越来越激烈，甚至有时大动干戈。最后，经东条出面裁决，双方都作了妥协，大本营认为，澳大利亚可能被美、英用作反攻的基地，因此，必须破坏它同美、英的联系，断绝它的海上交通。为此，日本决定占领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以及莫尔兹比港。

3月13日，东条英机与两统帅部长并立启奏天皇：“必须在国力所允许的限度下，抓住现在的战机继续扩大已有的战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长期不败的局面，同时迫使美、英经常陷于消极防御的地步。加强国防上的机动能力，充实国家军事力量，在战争指导上进一步采取更加积极的新对策，有可能攻占印度、澳大利亚。对苏方针是：极力防止扩大战争对手，在对南方作战期间，努力防止引起对苏战端；在保持日、苏之间的平静的同时，阻止苏联同美、英之间的联系的加强，并尽力离间它们的关系。”

东条的折衷方案大多数人都举手拥护，只有海军中权势最大的山本大将。出于赌徒的本能，山本坚决要对美国领土再进行一次大胆的袭击——攻打中途岛。

山本要攻打中途岛，立刻遭到海军同行的反对。山本的计划是攻占整个中太平洋：从占领中途岛开始，进而进攻夏威夷，然后一鼓作气攻占美国的阿留申群岛，使日本的空中和海上的防卫范围向东扩展2000海里，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引诱出来，消灭在太平洋上。军令部嘲笑山本大将的想法大天真，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质问说，虽然攻占中途岛并不算难，撇开补给问题也不说，如何进行防守？特别是敌人反攻时，假如支援部队从遥远的基地赶去已来不及，最重要的是，进攻中途岛给以后的作战带不来多大好处，而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占领澳大利亚附近的三个岛群，却一定能把美舰队引到日军极力方便补给的水域进行决战。

151

舰队司令固执己见，以辞职相威胁，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只好裁决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可以试试他的计划。”4月5日，山本的计划方案经永野同意后送往首相办公室，11天后，永野军令部长以大本营海军部的名义，下令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命令，并没有说明何时行动，尽管山本司令官一再催促，东条只是指示海军等等再说。

美国飞机对东京的成功空袭，震动了日本朝野，东条一伙尤为恼羞成怒。空袭当天，在军令部的作战室里，总长永野修身绕着会议桌踱来踱去地说：“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山本五十六在房间里闷了一天出来以后，再次要求迅速执行他的中途岛攻击计划，迅速扛垮美国舰队。如下迅速夺取中途岛，加强对东方正面的警戒，将不可能防止美军对帝国首都的灾难性空袭。4月20日的陆海军联席会议，永野修身建议延期执行攻占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以切断澳大利亚生命线的计划，以便尽快实行进攻中途岛计划。陆军部虽然声称反对这一方案，但由于永野支持山本，只好勉强同意，不同意海军也会自己单独去干。最后，方案送到东条那里，首相问他的西浦大佐秘书说：

“海军山本大将的方案也许应执行？”

“既然陆军都答应了，海军部又非打不可，首相不好再说了。”西浦发表自己的高论。

“是这样，不妨试一试，马上就开战，像珍珠港那样奇袭取胜。”

5月20日，按照东条的指令，山本舰队的攻击力量在柱岛内海锚地集结待命，包括11艘战列舰、22艘巡洋舰、8艘航空母舰、2艘水上飞机航空母舰、65艘驱逐舰和21艘潜艇，连同后勤舰船在内，总计200多艘，带着700余架舰载飞机、6万名作战官兵和40位将军。这是一场倾日本国力的大出征，东条英机决意孤注一掷，打一场决无前例的超级大海战，认为胜利唾手可得，决心继珍珠港之后，一举摧毁美国海上力量和占领中途岛、阿留申群岛，再给美国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山本大将亲自率一支主力舰队，准备同美国舰队进行决战。

美国方面所能集结的只有3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实力实在相差悬殊，“如果不出意外，”东条预见说，“胜利将是我们的。”东条充满自信。5月27日，攻击中途岛的命令发出之后，东条便静候前线的捷报，可是，不幸消息却源源不断从前线传来：

6月4日早8时，帝国舰队“苍龙”号、“加贺”号和南云忠一旗舰“赤诚”号3艘大型航空母舰被炸沉入太平洋。

当天上午，“飞龙”号航空母舰也被炸葬身海底。

到这天上午11时，日本已损失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400多架飞机，3500名官兵，其中包括几百名熟练的空中飞行员。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选定6月7日为攻击日，现在攻击还没有开始，山本便只好认输。

一心盼望大获成功的东条，就像遭雷击一样瘫软在沙发上，既感到震惊和悲哀，又感到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敌人哪里来的那么多兵力？强大的帝国舰队竟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美国人究竟使了什么魔法？东条命令大本营想办法查清战败的原因。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位战争狂人走上绞刑架都没有弄明白美国人用的什么魔法打败了帝国“无敌舰队”。

许多天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不断发现破译的很多日军电报中，都出现了“AFM”这个词。为了解日军舰队动向，掌握敌人决策内幕，尼米兹在海军大院的地下室里设置了专门作战情报处，日本联合舰队发出的密码电报，十之八九都被这些绝密中的情报人员破译了，关于日本入侵行动的来龙去脉全都清楚了，唯一搞不明白的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因为电中只提到“AFM”。从电文分析看，这显然代表某一个特定地点，而且可知日军不久就要进攻它。这神秘的“AFM”是指哪儿呢？美国与日本可能的接战地带从北半球的白令海，到南半球的印度洋，长达数万海里。

由于无法知道AFM是指哪儿，率舰队守卫太平洋的尼米兹将军心焦神虑，一筹莫展。情报处长约翰·罗奇福特猜测那一定是指中途岛，尼米兹同意罗奇福特的看法，他决计设一个圈套试一试。他让中途岛基地发出一封假电报，称蒸馏水厂受到破坏。果然，日本人上了圈套。两天后，美军窃收到了日本前沿侦讯处给东京的电报，称“AFM”淡水供应已经少得可怜。一切真相大白，日本的总攻目标就是中途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尼米兹和罗斯福总统如释重负。

6月4日凌晨2时45分，已悄悄集聚到离中途岛仅240海里处的南云攻击舰队开始偷袭中途岛。此时，南云正在旗舰“赤诚”号上指挥另3艘航母迎风全速行驶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的洋面上。4时30分，第一批180架零式战斗机俯冲轰炸机从舰上腾空直扑前方的中途岛。

在中途岛，美军雷达于5时50分发现了这群正在朝它飞来的敌机，当飞

机到达岛上空时，突然遭到高射炮火的猛烈射击，美国飞机也像野猫子一样突然闪现在他们面前。日机仓促应战，因机多势重，当最后一架日机飞走时，中途岛的两个小岛已笼罩在浓烟滚滚的火海中。南云原以为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想到返航的日机指挥官报告说还需要继续轰炸，他不得不准备把留作对付必定会马上赶来的美国舰队的轰炸机派去补炸中途岛。7时30分，日本侦察机报告，在东北200英里处发现敌舰10艘。7时45分第二波攻击飞机起飞，第一批飞机返回甲板。9时50分，正当南云组织力量准备迎击美国舰队时，伺候已久的大批美国舰载机突然飞临日本舰队上空，日舰的50架战斗机腾空迎击，打落美机数10架，幸存的美机仓皇逃去。

当日机回到舰上加油，水兵们欢呼胜利的时候，美国37架俯冲轰炸机直扑“赤诚”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另17架对准了“苍龙”号猛烈轰炸，美国炸弹、鱼雷从天而降。浑身着火的南云在乘坐的“赤诚”号没水之前沿缆绳滑下舰帮，栽进一艘小汽艇里，却被一位下士为灭火而浇了一桶海水，呛了个半死。接着日本庞大的“赤诚”号，“加贺”号，“苍龙”号相继沉入大海。

此时，山本大将正威风凛凛地坐在旗舰“大和”号上，准备重温珍珠港偷袭制胜的美梦，乘坐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上，猜想着中途岛已被炸平，山本五十六惊闻南云舰群覆灭的噩耗，顿时目瞪口呆，好久还不能动弹，直到武恒山即副参谋猛拍一下，他才醒悟过来。山本像一头输红了眼的赌棍那样，命令所有的舰队向他集中，准备孤注一掷，向美国舰队发动猛攻，把中途岛从地图上抹掉，他命令第二分舰队总指挥山口多闻：“山口多闻，山口多闻，给我狠狠地打！”

山口多闻得知南云所率3艘航母被炸，立刻命令日本最新式的坐舰“飞龙”号急驶前方。中午12时，“飞龙”号的舰载飞机一出动，就把赶来拦截的美国“约克顿”号航空母舰炸沉。勾鼻子山口一阵狂笑，吩咐随身参谋立刻把战果报告山本总司令官。话音刚落，一群美国轰炸机已出现在西南天空，顷刻间便飞至头顶。母舰和周围日舰上的高炮开始疯狂嚎叫，但仍驱赶不走美国飞机。狂泻下来的炸弹把“飞龙”号的甲板炸得四分五裂，像出炉的钢板。不大一会，“飞龙”便瘫在海上不能动弹。山口将军和加来舰长命令水兵们把他们两个绑在舰桥上，又令阿部大佐从护卫舰上接连发射鱼雷，把自己的旗舰击沉。几分钟过后，山口多闻与数百名水兵连同巨舰一起被汹涌的黑浪吞没。

接到山口多闻的“捷报”，山本司令官立刻精神大振，速令“大和”号全速前进，乘胜攻击敌舰。不料，山口多闻和“飞龙”号航母等葬身鱼腹的惨讯片刻又到。紧接着，“榛名”号战列舰，“利根”号重型巡洋舰等等，不是被击沉，就是被重创，这样的战报接连不断地传来。日本舰队的主力已损失殆尽，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山本周身发冷，神去魂飞，瘫倒在大椅上。幕僚们立刻进来劝慰，诉说美国人的舰队已三面包围过来，大丈夫能进能退，不如早退为上。山本长叹一声，独自吞下这颗苦果。但他还是打肿脸充胖子，撒下一个弥天大谎，来欺骗随他出征的为他卖命的水兵们，他遂向手下所有指挥官发出电令：

“几乎已遭到全军覆没的敌人舰队正向东败退。”

6月5日凌晨，山本不得不下令撤退：“取消占领中途岛的行动。”

中途岛战役就这样草草收场。这一战，东条日军丧失了它在战争初期夺

取的海空控制权，东条从此不敢在太平洋上随心所欲地进攻了。他丧失了对美战争的战略主动权。这也是 350 年来日本海军第一次受挫。

东条英机听到中途岛失败的消息，犹如大火焚身，惊恐不安。在为德国和意大利的使馆人员举行的晚宴上，陆军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悄声对东条说：

“ 海军犯了一个大错误。 ”

“ 在中途岛？ ” 东条吃惊地问道。

“ 是的，他们丢了 4 艘母舰，还有…… ”

没等田边说完，东条立刻打断他的话，免得被别人听见，他强忍怒气，极力控制住自己，小声对田边说：

“ 这都是海军不听陆军的劝告，硬要打这一仗。 ” 接着他又压低声音嘱咐参谋次长说，“ 切不可把这一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

第二天，东条觐见裕仁天皇，禀报战争进展，但对中途岛失败之事只字不提。当时，天皇的侍从武官有一条专线直通大本营（统帅部）。一天 24 小时畅通，大本营即使深夜收到什么重要消息都能随时通告，以便裕仁随时掌握战况。这次不仅没有通过皇宫专线报告天皇，就是当面禀报也没有透露一点消息。

为了防止这次失败引起军队慌乱，按照东条的“ 指示 ”，大本营不仅对陆军严密封锁消息，只有极少数核心人员掌握，甚至对海军人员也严格保密，将那些从沉没船上死里逃生的水兵集中隔离，不准外出，随舰记者也遭禁闭。东京电台还大肆吹嘘占领阿留申、击沉美舰 2 艘，击落美机 120 架的“ 赫赫战果 ”。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在日本东京，中途岛惨败的小道消息已传遍街头巷尾，在大洋那边，中途岛之战已家喻户晓，东京驻美国的谍报机构传来的大都是美国庆贺此役大胜的情报。为转移国民和政府朝野对海军溃败的注意力，在一次人数有限的军政联席会议上，东条英机特别建议公布阿留申作战计划。开往中途岛方向援助南云将军的舰队奉命折头向北进攻，于 6 月 7 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阿图岛和基斯卡，这是两个面积积极小但战略地位重要的小岛。

6 月 10 日，东京大本营宣布，日本终于“ 确保了在太平洋上的皇威， ” 这场战争“ 确系一战而成定局 ”，为了庆祝“ 胜利 ”，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上街举行了彩旗游行和提灯游行。

东条以为恶运已经过去，而实际上这仅仅是日本失败的开始，等待东条的，是越来越难以收拾的局面。

第七章死亡之岛，东条英机力不从心

一个岛等于一个太平洋

东条向希特勒伸手：给我们点钢材

东条的说客

作战部长痛骂东条：你他妈的混蛋

就在山本舰队即将在中途岛遭受灭顶之灾前夕，东条的陆军部队入侵东南亚后，仍锋芒未折。1942年5月3日，一支日军兵不血刃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图拉吉，这是东条政府切断美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补给线的军事行动的一部分，东条陆军的具体计划包括，夺取新几内亚和整个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然后再占领远处的斐济和洛亚尔提群岛、萨摩亚、埃利斯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以便为日军占领的新不列颠岛腊包尔提供一道海上保护屏障，那里，占领军正在迅速扩建一个新的海军基地。

登陆所罗门群岛后，日军发现南边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有良好的天然基地可用作机场，便派出工程兵，在那里修建机场和陆海军基地。

对于这一切，陆军部毫无所知。瓜达尔卡纳尔位于所罗门群岛的南部，北面离腊包尔550英里。该岛长92英里，宽33英里，有两个美国长岛面积那么大。岛上风光奇特，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奇峰、秀丘；既有珍禽异兽，也有鳄鱼、毒蛇；既有倾盆大雨，也有干旱酷热。一群蜿蜒起伏高达8000英尺的深绿色死火山，像脊梁骨似的贯穿全岛，只有北部沿海起伏的丘陵与平原之间的狭长地带，才有可能展开军事行动，即使这块地方，也是河流纵横，山岭连绵，还长着一片片锋利如刃的杂草，人员难以进入。就是这样一个小岛，使东条英机伤透脑筋。

瓜岛也早已被美国人看中。美军通过“魔术大师”破译日本东条政府大本营与前线的电报得知，切断澳大利亚至美国的海上交通线是日军东南亚战线的战略目标。为了确保美国同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美军就要在澳大利亚东北占据一系列海、空军基地，而瓜岛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珍珠港事件时，所罗门群岛是澳大利亚的托管地，首都图拉吉只有一家小旅馆，一个电报局，一条街有商店和几幢供官员们居住的平房。而瓜岛只有几个天主教传教会，几座椰子种植园和一家小贸易站。据当地的官员提供的情报称，日军修建的机场将于8月初完工。这时，美国海军决策层考虑到，一旦日本飞机进驻瓜岛，在那里扎下根，那么进攻就要困难得多，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

为了赶走岛上的日军，美国南太平洋司令罗伯特·戈姆利将军负责计划瓜岛反攻方案，任命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指挥1.9万名官兵实施进攻，由这一地区的海、空军负责支援。

1942年8月7日凌晨，范德格里夫特和戈姆利下令部队对瓜岛进行猛烈的空袭和炮击。8日，登陆部队击溃了日本警卫队和工程兵的微弱抵抗，当天黄昏时分，1.1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上了瓜岛，竟无一人伤亡。等待他们的反而是海滩人满堆着的给养物资和弹药，第二天下午，一个营的兵力

占领日本刚刚修建的简易机场，机场全长 3600 英尺。日军驻防部队大部分已逃入腹地，剩下的未吃完的饭菜还放在桌子上，他们既没有来得及破坏设施和各种物资、也没有来得及炸毁跑道，整个机场完完整整留给了美国人，还丢下许多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如步枪、机枪、卡车、压路机、水泥、搅拌机。弹药、汽油、柴油和两个雷达示波器，还有大量的大米、茶叶、啤酒和米酒等食物。附近已建起两座大型发电机，一座机械修理厂，一座组装鱼雷的精巧的空气压缩机和一个制冰厂。制冰厂门上立即挂了个新招牌，上面写道：“东条制冰厂——新的老板”，美国海军陆战队似乎想给东条陆军留个纪念两天之内，美海军陆战队员遍布瓜岛、图拉吉岛和另外两个小岛。

“美国人开始反攻了！美国军队反攻所罗门群岛！”东条听到美军登陆瓜岛消息说出的便是这句惊呼。

但是大本营虽说对敌人登陆瓜岛有些意外，却不相信这是美国人反攻的开始，他们仍然坚信美国最早只能会在 1943 年下半年开始反攻，而目前瓜岛登陆只不过是一次侦察性进攻。即使是反攻的开始，敌人反正还没有充分准备，日本陆海军夺回瓜岛不会存在什么困难。早年 3 月份的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日本最高军政首脑确信美英最早也在 1943 年才能开始实施反攻，在其之间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将用于对轴心国的战争。

“而现在，”东条气极败坏地说：“他们确实是在反攻了，中途岛一仗已使皇军遭受一次打击，这次决不能使瓜岛成为皇军走下坡路的开始。一定要阻止住敌人的进攻。”

就在这时，正在栃木县日光休假的天皇获悉这一战况后，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极为恐慌，立即通知大本营说要返回东京，东条和水野军令部长听说后，更为惶恐，立即决定由永野前往日光谒见天皇，奏上统帅部的看法，才使天皇稍稍放心。

提早获知美军登陆瓜岛，三川军一海军中将的第 8 舰队自腊包尔出发，直奔瓜岛而去。三川作为新编第 8 舰队的司令官，据守腊包尔担负东条所派双重使命，一是充当向南发动新攻势的先锋，二是所罗门群岛日军“保护神”。如今所罗门被占，举止温雅的二川将军暴跳如雷，亲自率领 8 艘军舰穿过圣乔治海峡向南驶去，于美军登陆瓜岛当天，开进了海水蓝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所罗门群岛的通道，以每小时 26 海里的高度疾驶瓜岛。三川舰队像一把尖刀插进美国两栖部队的中心，三次被发现却都没有引起美军警觉。

8 月 8 日凌晨 2 时许，三川舰队一举击沉美海军多艘军舰，在萨沃岛，重型巡洋舰“堪培拉”号、“芝加哥”号、“昆西”号和“文生斯”号，以及“帕特森”驱逐舰都被炸葬身海底，这条海峡后来被称为“铁底海峡”，三川舰队还使美国海军伤亡 2000 多名官兵，使美国海军蒙受了海战中最丢脸的失败，使美国所有的舰只，不论军舰还是运输舰、货船以及扫雷艇，都丧魂落魄地逃向努美阿。而被抛弃在瓜达尔卡纳尔和图拉吉的海军陆队，武器粮食只够维持一个多月。

消息传到东京，东条政府感到十分快慰，大肆渲染萨沃胜利的意义，但是统帅部海军部和整个海军省，对瓜岛被占依然耿耿于怀，十分恼火，他们发誓要尽早夺回这个战略小岛，但需要陆军的支援和协助。永野修身派他的部下来到陆军参谋本部，通过私人关系，向作战参谋询问是否愿意把这个岛上的美军消灭。陆军问，这个行动需要多少陆军。海军回答说，不用大多，美国人登陆只用了 2000 多名海军陆战队，他们在一年内不可能沿所罗门群岛

北上发动大规模反攻，海军部十分自信自己的判断，陆军作战参谋答应向东条陆相推荐这个计划。

8月13日，东条英机要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司令官和第17军司令官发出指示，动用陆军第17军、以第8舰队和第11航空舰队大部为主的海军东南方面部队，外加第2舰队和第3舰队大部为主的联合舰队主力部队，实施东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战役，命令能迅速出动的第17军的一部，与海军舰队配合，消灭瓜岛美军，夺回岛上重要据点，尤其是新修建的机场，然后迅速攻占图拉吉岛。东条坚信这支庞大舰队必将解决问题。

随后，陆军参谋本部依照东条指令，电令在腊包尔的第17军军长百武晴吉中将，要他速派6000名精兵扫荡瓜岛。这支队伍包括500人的海军特别陆战队，3500人的川口支队，2000人的一木支队。

可是，战局并没有按照东条的设想发展，日本海军与美国舰队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瓜岛的浴血战。

8月18日午夜，一本支队的第二梯队6艘驱逐舰，作为先遣队在瓜岛北岸登陆，不久便遭遇美军的抵抗，美军将日军团团包围，机枪、炮弹像雨点似地向日军袭来，顿时尸体遍地，血肉横飞，双方展开肉搏战。当天黄昏，范德格里夫派出一排轻型坦克与日军对阵，5辆坦克压过沙堤上堆积如山的日军尸体，向狙击的日军冲去，坦克变成了“绞肉机”，天黑后，美国坦克发现了一木带领下的最后一小撮日军，日军一个个被压死，一木在被压死前，拔出军刀切腹自杀。美军坦克轧过的地方，履带把日军尸体压得血肉模糊，椰林里没有留下一个活人。

川口清健将军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在科罗尔小岛上驻防的川口接到命令后，指着所罗门群岛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说：“这就是我们的新目的地——瓜达尔卡纳尔。我知道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战斗。确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不过，我敢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仗。这个岛将是争夺太平洋的焦点，一个岛等于一个太平洋。”

8月的最后一天，川口率领3100名官兵在瓜岛登陆。此时，川口心里想：“如果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我们打赢了，那将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他将率领部队，从机场以东10英里的科里角折向正南，杀进丛林，从后面包抄机场，给它个突然袭击。9月10日，川口部队披荆斩棘，穿过黑暗的热带丛林，翻越悬崖峡谷，攀登崎岖不平的山脊，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终于达到离机场7英里的马培尼科河畔。12日晚上9时，在身上挂着神秘白十字布条的黑影的率领下，川口的3000多名士兵向高地包抄过来，杀声震天。

美国人给意外中的川口更大的意外，原想给敌人意外偷袭的川口，刚发起总攻，便遇上了美军摧毁性的炮火袭击，一发发炮弹在日军整个高地上炸开，激战持续两天两夜，结果，近3000名日本精锐官兵，大部分被美军炮弹炸得粉身碎骨，天亮后，高地看来像是个屠宰场，此后，这个高地便被称为“血染高地”，瓜岛也被日军称为“死亡之岛”！

日军对瓜岛的第一次总攻击就这样失败了，但东条大本营并不甘心，东条召集陆海军部各首脑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将预定用以东部新几内亚方面的第2师团增援瓜岛，将驻荷属东印度方面的第38师团调往瓜岛所在的东南方面，同时从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和国内调去部分精锐力量，加强第17军的战斗力，企图于10月中旬集中各种战斗力量一举夺回瓜岛。

东条军方一方面积极准备对美发动第二次总攻，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向岛

上运送援兵和物资。与此同时，美军虽已准备登陆北非，但还是尽量设法增援瓜岛。从10月份起，日美两国在岛上的兵力都经常保持在二、三万人，美军最多时竟达到5万多人。

由于瓜达尔卡纳尔所处的地位，两国增兵和输送给养都靠海运。同时，岛上的地面战斗也常以海空军的炮击和轰炸来支援，所以，围绕着争瓜岛的战斗，日美两国海空军展开了多次激烈的大海战。其中，规模最大的有3次“所罗门海战”以及圣塔、克鲁兹海战，几次海上大战使日美两国各损失：艘大型航空母舰，30多艘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双方的飞机损失更是数以百计，运输船舶的损失也都很大，尤其是日本方面。

这样，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部就向政府要求增加军舰和进一步征用商船。但资源贫乏的岛国，需要更多的船舶来运进大量战略物资和原料以维持战争。因此，企划院不仅不同意军方再征用商船，而且要求归还过去征用的船只。这样，大本营和企划院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争吵越来越激烈。

其实，东条政府和东条军方关于船舶和物资的争论由来已久。

发动东南亚侵略战争前，东条担心分散在广阔海洋岛屿上作战，兵力的增援和给养都要依赖船舶，作战物资消耗极大，如打持久战，恐难以维持。一路横扫东南亚后，资源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船只问题依然是东条的一块心病。要对付英美的反攻，就需要更多的船舶，尤其是军舰，因为与英美的作战主要是在海上，打大海战，这就势必减弱国力，从而影响后续作战。这就在作战与船舶，船舶与国力之间，形成循环矛盾，这对于资源困乏四面环海的日本是一个致命弱点。

使东条更为烦恼的，还有资源，特别是石油问题。东条在东南亚掠夺大量石油，将战争维持下去已不成问题，但是要将这些石油运回国内，需要有足够的油舰。开战之初，日本油船总共有38万吨，仅海军就征用约27万吨，民用油船只有10万吨左右。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海军用油需要量逐渐减少，而国内和陆军的油船需要量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海军解除征用油船。

1942年4月，陆军部要求海军解除征用一部分油船，以便给陆军运输南方石油，双方谈判1个多月，海军就是不答应。5月11日，陆军方面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大将，专门致电东条英机，提出迅速解决油船问题的意见。5月20日，由东条英机出面，陆海军和政府达成一致意见，海军统帅部作出妥协，但联席会议的决定只是说：“7月末以后，海军解除超过原定数量的征用油船（包括捕鲸船），用来运回南方石油。”由于陆军作战面积扩大，要求外加20万吨，铃木企划院总裁寸步不让，与陆军首脑发生激烈争论，后经东条和海军大臣鸠田调解，满足了陆军统帅部的要求，东条作为陆军大臣总是从心里为陆军着想。

7月陆军迫加征用了20万总吨船舶，也只是解燃眉之急，而对于整场战争仍然无济于事，美国对以瓜岛为中心的东南太平洋方面的反攻，使日本军方对船舶和物资的要求量剧增，东条政府再度陷入困境，军政首脑们绞尽脑汁也未能想出妙计，于是8月26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东条提议争取德国援助，东条政府企图乞援于希特勒。会议决定说：“为了增强帝国物资方面的战斗力，要求德国供应帝国急需的船舶及重要资材，为了落实这个方法，对供应德方所需物资及其他事宜采取特别措施。”东条想从希特勒那里取得50万吨船舶和100万吨钢材。但是，希特勒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自顾不暇，结果交涉了一个月，电报发了不知多少封，到9月26日，希特勒复电说，

除了1万吨特殊钢材外，其他物资和船舶都不能提供，听到这一消息，东条大骂希特勒：“岂有此理！希特勒实在不够意思，给1万吨钢材还不如什么都不给，这哪里还是轴心国同盟！狗屁都不如！真是岂有此理！”

东条似乎第一次陷入绝境！

依靠希特勒是没有指望了，东条想，只有靠自己，靠内部自行解决。经东条再三劝解说服，10月22日海陆两军达成一致，海军决定立即解除征用9万吨船舶，陆军决定在所罗门方面作战后解除征用13万吨，但10月25日以第2师团为核心的第17军总攻瓜岛失败，这一希望立刻化为泡影。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美军增加了兵力，实施更为严密的全方位封锁，即便有了船舶和物资，要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运到瓜岛也是困难重重。有一次，1200名官兵和1万吨给养从肖特兰登船启航，结果只有不到4000名丧魂落魄的士兵和5吨给养安全地在瓜岛上岸。为此，日本海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了77600吨船舶，其中有2艘战列舰、1艘重型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11艘运输舰。

与此同时，日军对瓜岛的进攻屡屡失利，继9月15日川口将军第一次总攻击失败后，10月25日，第2师团的第2次、第3次总攻击接连受挫，因此，愈来愈多的官兵，对东条所叫嚷的对瓜岛“大反攻”的希望破灭了。

有一场战斗可以说明是何等残酷。一次那须率2个连队仓促进入阵地实施进攻。天黑后，身体极为衰弱的那须用指挥刀当手杖，率部第一次冲锋。他好不容易一拐一瘸地穿过美军的铁丝网线，黑暗中突然一排步枪射击，一颗子弹打中那须的胸膛。全线都对日军展开扫射，几分钟功夫，中队长以下全体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的部下继续向前冲去。每被阻止一次，他们就重新集结再冲。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寸步不让。在战斗间隙中，双方互相骂阵。

“为天皇讨还血债！”一个日本兵用英语喊道。

“为伊利娜讨还血债！”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有些鹦鹉学舌地也为自己壮胆，之后，叫喊发展成谩骂。

“东条吃屎！”美国兵骂道。

“贝比·鲁（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吃屎！”歇了一会儿，日本兵回骂道。

鏖战持续到深夜，日军的攻击被粉碎，生存下来的人踏着同伴的尸体溃退，那须的两次进攻使3000名日军死于树根都被翻起的丛林中，整个战场好像经受了一场大劫难。

在东条授意下，陆军参谋总部依然决心夺回瓜岛，并重新改编了部队，由今村中将指挥第17军和第18军，百武的第17军全力对付所罗门群岛，第18军接替百武在新几内亚的任务。今村是陆军中被称为“智勇双全”的将军，他曾领兵迅速攻下爪哇，并以最小力量同样迅速地在荷属东印度全境建立了“秩序”。东条对他极为赏识，亲自挑选他担负所有日军军官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在皇宫由东条和杉山参谋总长陪同，今村亲自听旨。当今村鞠躬退出时，天皇陛下说：“今村！我知道我官兵在瓜达尔卡纳尔备受苦难，火速前往解救他们。连一天的时间都是重要的。”东条陆军部的人告诉今村，他将与山本大将合作，加强对所罗门群岛的空袭，增援瓜岛，协力夺回机场和图拉吉。

今村从前线百武将军那里获悉，瓜岛的日军因运输不济，平均每天饿死

100 人，而且有增无减，“待你增援的两个师抵达，本人怀疑还能有几个人生存。”百武在电报中这样吓唬他。

东条和于皇都明白，瓜岛日军不要说打仗了，就是生存都成问题。饥饿和疟疾已成为日军最严重的敌人，如果正式打起来，用不了几天就能将日军全部消灭。因此，岛上的指挥官不得不采取新的战术来对付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联合进攻。那些因病或饥饿而身体大虚弱的士兵，则挤在海滩上等待死亡，腐烂的尸体臭气冲天，成群的苍蝇爬在伤病员身上，士兵们列了一张死亡期限表：能站者，可活 30 天；能坐者，可活 20 天；躺着小便者，可活 3 天；不能说话者，可活 2 天；不能眨眼者，一日内即死。

面对着难以想象也难以克服的困难，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总部对瓜岛的行动方针产生了严重分歧，参谋总部仍在坚持要继续进行瓜岛战役，直到将美国佬打败，他们提出要再加 370 万吨船舶吨位，追加物资，同时增补兵员，不久，海军部也向企划院提出了加征 25 万吨船舶吨位，统帅部这一总计 62 万吨船舶吨位的超极限要求，是政府和陆军省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统帅部的过高要求一下子惹恼了陆军省军务局长、东条的顾问佐藤贤少将，他是陆军省少壮派军官之一。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应该从瓜达尔卡纳尔撤退。

在一次军政首脑非正式聚会上，佐藤少将气乎乎地对东条说：“参谋总部应该放弃夺回瓜达尔卡纳尔的打算。”

“你的意思是说撤退？”东条厉声呵问。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即便是现在就撤，可能也已经晚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如果再这样消耗下去，我们就不会有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由于制空权和制海权都握在敌人手里，皇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的阵地是难以守住的，假如我们这样拖下去，将成为消耗兵力和运输舰的消耗战。”

听佐藤说完，东条长长叹了口气。从军事上讲是非撤不可的时候了，但天皇早有要夺回瓜岛的御旨，他自己也主张夺回瓜岛。同时他又对佐藤说：“即使我们要夺取该岛，也不能答应参谋本部要求的全部船只。如果如数给他，我们年产四百多万吨的钢就得削减一半，仗就打不下去了。”东条对此十分伤脑筋，他问佐藤，“把船只数量减少是否能使参谋本部不得不决定撤退？”

“不会立刻决定”，佐藤语气坚定地回答说，他立即为东条想出一个“好主意”，建议道：“目前可暂不提撤退一事，但是只把陆军所提出的吨位给陆军。”

统帅部与陆军省为此事吵得一塌糊涂，参谋本部主张：“如果攻下瓜岛，完成所罗门作战，不仅有足以威胁美澳联系的积极战果，同时对确保腊包尔的安全也是绝对必要的，那是防止美国最大反攻线路上南太平洋上唯一重要作战基础。而且，目前在瓜岛，以第 17 军司令官为首的 3 万皇军正在实施登陆作战，命令这支部队撤下来比继续进攻还要困难。”

而陆军省的态度更为强硬，东条控制下的陆军省说：“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迅速提高国力和战斗力，追加征用势必将导致国力迅速下降，对未来决战极为不利，绝不能答应。”佐藤等人干脆提出，现在就立即瓜岛撤退，据守后方战略防线，恢复作战态势。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11 月 20 日，东条试着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按照佐藤给他的指点，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东条操纵内阁成员作出如下决定：暂时答应陆海军总加征 29 万吨；但必须分批拨给，首批于 21 日拨 17.5 万吨，其中陆军为 14.5

万吨，海军3万吨，第2批于12月5日拨给陆军9.5万吨。

在第二天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东条宣布了政府的这一决定，希望能解决统帅部与陆军省之间的矛盾。他诉苦说，“关于船舶征用的影响问题，即便只是目前的征用量，就将使昭和18年（1943年）度的钢材生产从本年度的427万吨下降到300万吨，如果满足统帅部的全部要求，就将下降到200万吨，这将给进行战争带来严重后果。”

东条政府的这一决定遭到了统帅部的强烈反对，使陆军省和统帅部的无休止争吵顿时激化，尤其是统帅部陆军方面反对更甚。直到12月5日双方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当天晚上8时，东条不得不临时召集紧急内阁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否则内阁就有可能解散。会议经过紧急讨论，答应第2批征用提高到11.5万吨，但对填补明年前3个月的耗量16.5万吨的要求却只能给8.5万吨，并要求陆军明年4月以后解除征用18万吨。这下更激恼了统帅部佐藤出面为东条辩护，并威胁说瓜岛的作战必须“暂停”，这更使统帅部首脑和参谋们恼火。

会议结束之后的当天晚上，陆军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打电话把东条顾问佐藤叫到他的官邸，就内阁的决定作出解释，向东条汇报情况后，佐藤提心吊胆来到田边的家。

刚走到田边的家门口，佐藤就听到屋内传出愤怒的喊叫声。他听出那是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的声音，一个易于冲动、性情暴烈的少壮派军官，准是在为政府决议而发火，佐藤这样想着走进田边的客厅，立即受到参谋本部七、八个人的质问。

“八格牙鲁！”正在饮酒的田中突然骂道。

佐藤知道自己惹不起这些人，便匆忙转身想走，待要出门，田中伸手抽出指挥刀拦住了他的出路，几个同事见事不好，立即上前紧按住田中，两眼通红、满脸杀气腾腾的田中用力挣脱开来，朝佐藤猛冲过去，上去给了佐藤一个耳光，佐藤也下示弱，还给田中一巴掌，两位长期共事的高级军官厮打起来，参谋本部的那几个军官一边吃酒，一边为田中助威，佐藤见他们人多势重，急忙从厮打中挣脱出来，快步逃出这个满屋杀气的房间。

佐藤逃走，田中仍然暴跳如雷，声言一定要杀死东条的这条狗。午夜刚过，怒气未消的田中手握指挥刀闯进东条的副手、陆军次官木村平太郎的家里寻衅闹事，田中满嘴酒气，指着木村的鼻子骂他胆小怕事，不愿为天皇卖命。木村是个沉着稳重的将军，知道田中吃多了酒是在故意找茬，便赶忙向田中道歉，鞠躬表示自己所作的努力不够，好说歹说才将田中劝回家去。

第二天一大早，醒了酒的田中仍然是窝着一肚子火，他从被窝里爬起来便奔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的官邸而去，刚刚起床的铃木被田中的突然闯进非常气恼，两人立即争吵起来，最后由铃木的秘书将田中拉走了事。

田中这一闹还真起了作用，弄走田中后，铃木立刻与田边盛武参谋次长，两人达成妥协，企划院总裁答应将明年填补损耗量增加到12万吨。但东条英机坚决不同意作出任何让步。田中的“无理取闹”使他感到，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和强硬措施。他让佐藤通知统帅部，“不管怎样，陆军只能得到内阁决定的吨位数，”

统帅部已经明白，陆军大臣的这个决心意味着命令陆军统帅部最终停止瓜岛和整个所罗门群岛作战，这是政府和陆军省、是东条对统帅部的最后通牒，统帅部陆军举行各部长紧急会议，会后他们不经邀请集体驱车前往首相

官邢，准备当面强迫东条答应统帅部的所有要求。但不能动武，当走到首相官邸大厅时，参谋总长杉山把负责撰写大本营机密日志的种村大佐拉到一旁，小声对他说，“如果再吵架，你就把田中立刻带出来。”

田中被带进一个日本式客厅，佐藤和另外两个人早已坐在地板上。田中朝佐藤瞪了两眼，刚想伸拳示威，立刻被种村给按住了，室内气氛变得越来越令人难堪。

东条的秘书听说要见首相十分不快，以首相已休息拒绝为杉山享告，杉山等人以武力相威胁，才被答应。午夜，东条身穿和服走了进来，也在榻榻米上坐了下来，田中对他也是横眉冷对，请求东条重新考虑参谋本部的要求。东条只是冷静地毫不冲动地加以拒绝。

“政府已经作出决定，只能这样办。”东条慢声慢气地说。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了半个小时，嗓门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田中控制不住自己，喊道。

“你准备怎样对待这场战争？这样下去我们要失败的！你真他妈的混蛋！（科诺八格牙鲁！）”

“你这是用的什么骂人话！”东条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整个房间陷入一片死寂。这时，种村大佐急忙从前厅走进来，抓住田中的胳膊将他拉出来，一边拉一边对他说：“这是参谋总长的命令。”

第2天清晨，东条重新召见杉山参谋总长，对他严厉斥责。“一个作战部长竟敢谩骂陆军大臣，真是岂有此理！”东条说，“参谋本部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人存在。”过了一会儿，等他气消了一些，又用缓和的口气说，“政府准备重新考虑船舶的征用问题。”

当天，以将田中部长调到南方军总司令部为条件，东条接受了统帅部的要求，答应明年1月至3月船舶的损耗量如超过了预定量，由大本营和政府之间协商决定。但是，此时东条感到，单靠大本营或政府任何一方都难以解决，是到了将其提到御前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上的时候了。

12月10日，经东条英机提议，为研究解决陆海军加征船舶问题，专门召开了由裕仁天皇出席的御前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全体内阁成员，统帅部永野军令部总长，杉山参谋总长、田边参谋次长、福留军令部第一部长出席会议。

会上，东条首先发言说：

“开战一年以来，仰承皇威，得以赫赫战果消灭美英在东亚的根据地，确立必胜不败的基础，诚不胜感激之至。”

随后东年开始为在坐的头头脑脑鼓气，他说：“初战败北的美英，如今正重整旗鼓，携手转入积极反攻。根据上述形势，我认为，帝国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上的根本方针，必须是一亿一心，巩固完成战争的坚定意志，力求不断增强国力，随时随地粉碎美英的反攻企图，使其丧失战斗意志，向完成战争目的迈进。尤其感到目前粉碎敌在南太平洋方向的反攻企图，乃是最重视的迫切问题。”

但是东条也不得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帝国国家物资力量的状况，受到帝国拥有船舶数量和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充分满足上述战争和作战指导上的要求，实际上目前尚有困难。”

杉山参谋总长提出他对局势和船舶的看法，他代表陆军统帅部发言说：“目前所罗门、新几内亚方面的战局，规模很大而且极其严重，围绕战略要

点的争夺逐渐形成日美决战的局面。鉴于此种状况，我认为，帝国陆军与海军密切协同，粉碎美英在各方面的反攻企图，确立必胜不败的战略态势，再加上确保其他方面的现有态势，这对完成战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杉山略停顿一下，又解释说，“如果太平洋方面的现有战略态势不幸一旦瓦解，接着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我军就将受到威胁，阿留申方面自不待言，而连结缅甸、苏门答腊、爪哇的战略要线也说不定将出现崩溃的缺口，再加上由于敌人空袭我国本土，工厂遭受破坏；敌人加强破坏海上交通，我沉船不断增加等情况，就将越发使我国进行战争和保持国力增加困难，这种形势，实在令人不胜忧虑。”

就这样，关于船舶征用的争吵，以东条的妥协而暂告一个段落，但东条战争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瓜岛战役仍然是东条的一块心病。

大本营虽然在 11 月中旬专门建立了第 8 方面军以加强瓜岛的作战和指挥，并从朝鲜和中国华北抽调两个师团准备去增援，但败局已定，无法挽回，同时，在新几年亚方面美澳军队又步步紧逼，这就迫使东条和日本大本营不得不于 1943 年 1 月 4 日作出从瓜岛撤退的决定。

就这样，持续半年的瓜岛战役就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逐步退缩，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第八章谁是希特勒

面对希特勒的请求，东条无动于衷

希特勒要求东条英机给英国战俘戴上镣铐

东条英机向希特勒派“常驻特使”

东条的“大东亚省之梦”

东乡外相：外务省不是吃干饭的！

东条英机“畅通无阻”

东条英机不信任汪精卫

1943年2月2日，也就是东条日军从瓜岛撤兵前一周，希特勒围困斯大林格勒的部队终于败退下来，被希特勒授予陆军元帅军衔的保卢斯做了斯大林的俘虏，法西斯德军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希特勒犹如一个狂魔站在下临万丈深渊的悬崖上。

就在这时，东条英机接连收到两封告急求救电报，是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拍给外务省的。电报说，日前德军在俄国前线接连失利、处处败退，看来大有逆转之势，德国统帅部要求我国进攻苏联的呼声又起，里宾特洛甫部长多次当面要求本大使致电政府，配合希特勒消灭斯大林。

看着两封求救电文，东条陷入沉思，他想，不久前日本政府请求希特勒援助50万吨物资和100万吨船舶，而希特勒只给1万吨特殊钢材便打发了事。也想起开战以来德日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常常缘于苏联。

实施两面作战的希特勒希望日本积极地牵制苏联，减少来自红色苏军的压力；

正在将主要精力投入对美英战争的日本，则希望自己尽量避免刺激苏联，而与其保持和平安宁。

早在1941年11月15日御前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上，东条政府和东条军方决定“根据德苏两国的意向，使两国媾和，将苏联拉入轴心国方面。”

1942年3月，日军在东南亚连连得手，德国和苏联陷入拉锯战状态。此时，东条政府和军方判断，苏联必将以世界长期战争化为目标，努力加强同美英同盟国的互助合作，集中精力对付德国；而对日本，苏联暂时将努力维持和平关系，然而在美英等国的强烈要求，也不排除进攻日本的可能性。德军将在1943年春夏之际再次发动对苏攻击，而在年内将很难彻底摧毁苏联武装力量，在当前形势下，德国与苏联之间不可能实现单独媾和。

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就总的轴心国战略问题同日本大岛大使进行讨论，当时东条政府已授权大岛、可以同德国讨论关于两国间可能发生的所有一般政治性和战略性问题。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虽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获益很大，但是只有彻底打败其敌人，才有希望保持这些利益。因此，三国轴心国应该采取大胆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至于德国，它打算在1942年给苏

联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日本加入这场战争而进攻海参崴并向贝加尔湖挺进的活，这将大大有助于彻底打垮苏联。然后德国将在中东推进，以便和日本会合，这样就能决定战争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英国将达到崩溃的地步，而美国也无法对轴心国构成严重威胁。大岛回答说，他还没有接到有关他的政府意向的消息，但是他个人完全同意德国外长的说法，并将尽力说服东京对苏参战。4月8日，大岛电告东条政府：“德苏无实现单独媾和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经东条同意，海军参谋部派一个密使以海军名义去试探驻东京的德国海军武官的意见。东条的使者宣称，按照海军和政府的看法，只有同苏联和平谈判才能使德国不致于耗尽力量而灭亡。虽然他们没有从莫斯科接到关于同德国接触的任何请求，但是日本海军相信俄国人是不会断然拒绝接受调停建议的。这个德国海军武官立即向海军上将雷德尔作了详细汇报，以便转告希特勒，但是希特勒一听大为光火，他不能接受日本主动提出的这种荒唐建议。

于是，东条等人试图充当德苏媾和调解人的努力便告一段落。

但是，进入5月份以后，在东条周围，斡旋德苏媾和的空气再度高涨，5月1日，原驻苏武官山冈道武陆军大佐在归国报告中向东条建议，或者是通过德苏和解将苏联拉入轴心国阵营，或者是通过日德对苏战争彻底摧毁苏联，如果不能做到两者之一，对日本来说，苏联将是这次战争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致命之症。充当德苏调解人的欲望又在东条等人的心中重新燃起，东条与陆军统帅部杉山参谋总长、田边参谋次长、田中第一部长多次进行秘密商讨。

6月中旬，东条和杉山等人派遣陆军过中佐作为特使出面向德国提出调停建议，江中佐是统帅部最精干的年轻参谋官之一，深受东条赏识，过中佐通过一个德国中间人同德国驻东京公使埃里希·称尔特进行接触，提议派出一个由一位将军和一名日本内阁成员率领的日本特别代表团，乘德国飞机到柏林讨论关于德国和苏联之间取得和平的可能性，后因德国政府不感兴趣，东条的希望又一次泡汤。

随后的中途岛惨败，使东条终于放弃他的初衷。

7月初，希特勒的军队在苏联南部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7月20日，大岛将军致电东条政府，称里宾特洛甫外长多次催促他向东京表达德国政府和希特勒总理的如下请求：随着德苏战争的演变，热切期望日本参加对苏战争。

对于如何答复希特勒的请求，东条心里早就有数，但是为了装装样子，他于25日专门召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答复德国的根本态度》，会议决定，日本对北方问题坚持既定方针，在尽力防止引起对苏战争的同时，作好万全之准备；在南方问题上，将倾注全力使英国屈服，向完成德日意三国共同战争目的迈进。同时，会议通过了“对驻德大岛大使的回电”，这份即将发往德国柏林的密电称。

帝国当前的目标在于完成对美英的战争。为此，要加强对美英的作战，并在南方确立不败的态势，同时要巩固我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去年7月2日帝国政府通告德方的精神并无变化，此时必须尽量保持北方的安宁。当然，如果万一对方首先挑起事端，将断然予以回击，经常作好充分的准备，但考虑各方面的形势，认为在目前事态下，要避免缓和和对美英的压力，出兵北方，扩大新的战争正面。

对此请领会上述含意，按下述趣旨答复德方。

一、目前在德苏战场上，德国已取得了惊人的战果，这确是帝国不胜庆贺的。最近德国方面联系德苏战争的进展提出其见解，对此帝国政府将以深切的关心加以谅解，同时拟对上述问题表明帝国政府的见解。

二、自去年12月帝国对美英开战以来，帝国对美英的作战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加重了对美英的压力，对完成日德意三国共同战争正在做出重大贡献，以此，相信德方也不难谅解。

三、另一方面，帝国关于解决目前美英在东来的前哨据点的重庆势力问题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最近中国大陆直接成为美英方面对日反攻据点的倾向已逐渐明显起来。

四、今后帝国将对迫使英国屈服的作战更加倾注力量，向完成三国共同战争迈进，然而，另一方面，尽管迄今已取得了伟大的战果，但美方的反攻却仍然很顽强，因此不仅有必要进一步努力加强今后的作战，而且另一齐面，帝国一面要使敌方不可能利用南方资源，同时对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目前只是刚刚就绪。

五、总之，帝国在目前形势下，对苏联采取积极的方针势将使帝国的力量过度分散，不仅对大局不利，且有减轻帝国在东亚对美英的压力，以至增加美英对欧战斗力的危险，同时将给美国的对日反攻制造有利条件，这也是很不利的。

因此，确信上述措施并非三国战争指导上所应采取的方针。不过，帝国对北方当然有万全的准备，以前也以此尽可能将苏联牵制在东方，并且今后也想这样做。

六、因此，希望德方谅解，开战以来帝国所采取的方针是，将我方全力集中使用于认为对完成日德意三国共同战争最为有效的重点上，在目的形势下，我在保持安宁的同时，一面坚持将苏联的力量牵制在东亚的方针，一面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努力加强对美英的作战，对此，希望德国方面也能充分谅解：从大局着眼，这是完成日德意三国共同战争最为有利之处。

此电已经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批准。

于是，7月30日大岛大使答复德国外长说：“关于日本从远东进攻俄国的问题，我国政府认为，日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已使美国和英国受到严重打击，因此，这对总的战争胜利具有重大贡献。如今，我国政府希望采取措施，消灭重庆（即蒋介石）政权，使之不再成为战争中的对手；我国还要防备美国反攻。对日本来说，如果要对苏作战，那就有分散力量的危险，同时又有遭到美国反攻的危险。因此，我国政府在始终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希望避免在北方增添麻烦，而想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东条英机拒绝对苏作战，使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极为不快，增加了德国元首对日本人的厌恶感。而就在这时，充当德苏和谈调停人的想法又在东条的头脑中冒出来了。

在7月25日的御前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上，讨论完有关如何拒绝德国的要求后，东条英机再次提出了德苏媾和问题。他问外相东乡茂德：

“大岛大使在另一份电报中说：‘照此下去，德苏两国单独媾和的可能。’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大岛大使既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应进一步考虑和研究。为了不使德苏未经我方谅解就单独媾和，是否有必要再叮问一下？”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过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没等外相回答，东条继续发表自己的高论：“由于关系极其微妙，不能不慎重对待。假如通过某种渠道，可以将德苏两国引向和平，若是另外有适当的国家，倒也是另当别论，而放在我们身上就大不一样，现在日本与苏联处于友好关系，日本与德国又是同盟关系，所以，我想帝国处于引导媾和的极为有利的地位，这是展示日本大国作用的大好机会。”东条一只拳头支撑在桌子上，一只手在空中飞舞。

“是这样，”外务省首脑回答说，但他并不对东条提出的问题感到乐观，这位颇有外交家风度的外相转而说道，“不过，我们出面调停，苏联如果不事先主动提出请求，那就很难办。佐藤大使离京赴苏上任时，我就详细向他谈过迄今有关德苏媾和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嘱咐他注意，一旦苏联政府主动提出要我们出面调停时，切勿失去时机，而就目前来看，这是个相当难办的事情，所以要仔细研究，慎重对待，”

可是，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新闻界知道了，东京的一些报纸便刊载消息说，日本正在着手准备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

这件事激怒了希特勒，认为这是出德国的丑，“正在苏联莫斯科节节取胜的伟大德军，居然还要日本出面调停！”希特勒张牙舞爪，大发雷霆。于是，东条政府被告之，日本政府无权向德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德国将在1942年彻底击败苏联，因而不想进行和谈。

就在这时，出现了所谓给“俘虏戴镣铐”的插曲。

1942年9月，大岛大使致电东京政府，称希特勒要求日本政府给英国战俘戴上镣铐。希特勒已命令对在德国的英国战俘这样做，作为对英国命令其突击队捆绑被俘的德国士兵的一种报复手段。希特勒要他的日本盟友也这样做，以表示对他的支持。原因是，当希特勒宣称“我们抓住的英国战俘要比他们抓的德国战俘多”的时候，英国政府威胁说，要把意大利战俘也包括在内，这样就使战俘数目在对比上大大有利于他们。因此，希特勒想到了日本，想把日本的英国战俘也计算在内，以达到平衡，在“抓俘虏比赛”中不致于败给英国丘吉尔，东条认为这事无关大局，便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不久，英国政府宣布已经取消了原来那个引起希特勒愤怒的命令，整个插曲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使希特勒对东争产生多少好感。

就在东条希望充当德国与苏联之间的调解人时，陆军统帅部向首相提出另一项建议，要求政府向德国和意大利派遣通晓日本最近局势的少数特别联络使节，以帮助驻德、意国大使及陆海军武官，以利于三国联手作战。陆军统帅部杉山参谋总长的报告说，根据陆军统帅部的判断，在不久的将来，美英将提前对轴心国实施反攻，因此，无论如何也要设法除掉来自北极熊（指苏联）的定时炸弹似的威胁，同时，以德方的压倒性胜利来尽早结束战争的想法，那只是空谈，所以有必要派出特派联络使节，以随时沟通三国信息。东条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要求海军统帅部和外务省与陆军统帅部一起研究，而海军和外务省都认为这事实难办，一是战争期间，交通是个大问题，皇军的航空兵力和德军一样不够用，就是有飞机，也不能保证其安全，在没有强大空中力量护航情况下，任何飞机都随时有可能被对方击落；二是前线兵力越来越少，用于作战的兵力抽出去搞没有希望的外交得不偿失。

就这样，由于海军统帅部和外务省的反对，东条和陆军统帅部只好作罢。

8月5日，大岛将军来电说，当天在同里宾特洛甫外长讨论日本答复德

国拒绝参加对苏战争时，感到自己和整个驻柏林大使馆对日本国内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8月10日，日本大使和武官分别拍来两封情况截然不同的电报，大岛大使来电称：

“据里宾特洛甫说，德意将占领整个高加索。”

而陆军武官板西和海军武官野村则电称：

“约德尔说，德军只占领北高加索。”

四天后，这两位武官又来电称。

“德方提出要设置独立于驻东京大使之外的德方武官府的意见。”

从上述情报中，东条断定，德国国内在国防军和外交部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而详细情况究竟如何靠现有的人员难以搞清，必须派专门人员方能完成此项使命，东条决定再次研究派遣特使的问题。可是，不久希特勒对日本的态度起了变化，再次打消了东条的这些念头。

9月7日，大岛大使来电说：“德国政府对最近日本拟在策划德苏媾和深感不快。”随后，大岛又报告了另一个令东条不快的消息，他在电报中称：“里宾特洛甫说，据苏军俘虏供称，最近斯大林从远东苏联领土西调5个师的兵力，以对付德军。德国外长满不在乎地说，西调5个师对德国来说算不了什么，不过，德国元首不能不予以极大的关注，希特勒怀疑日本是否给了苏联过分的保证。”

东条策划的调解德苏情和的计谋，不仅没有能讨好希特勒，反而引起这位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元首的疑心，实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划不来。这样，日德盟友关系似乎陷入僵局，不仅调停德苏媾和一事不能再提，就是派遣联络特使的工作也不得不暂时搁浅。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9月底，根据德国外长的要求，大岛大使就日本今后的战略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大岛在电报中说，根据里宾特洛甫讲，战争将会在1944年底以前结束，在加强日、德、意三国长期不败态势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日德双方打通印度洋海上走廊的设想，以确立轴心国全面的不败态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最大努力，以便明年春季以后随时能够进攻苏联，或帮助德国在丘吉尔的故乡登陆。里宾特洛甫还受希特勒的指令，向大岛透露说，德国取得南方物资并不顺利，尤其是食用油得到的极少，这将直接影响德国国民的生活，进而影响前线官兵的士气，为完成三国轴心钢铁同盟条约的目标，希望日本盟友给予某些援助和方便。

这些对于东条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来说都不是好消息。由大岛大使所转达的希特勒的设想以及对日本政府的要求，都不符合日本政府目前的能力，只不过是一个脱离日本国力实际情况的希望而已。

“作为日本大使，却不了解本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了解国内情况和战局变化，更不用说军政决策了，这怎么能行？！”东条在电话里对外相抱怨说：“目前，我们与德国之间需要合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作战方面进一步密切合作，完成共同战争，而首要条件就是要让驻德大使他们掌握和熟悉国内情况，于是，关于派遣赴德意联络特使的工作不能再拖，必须立即着手去办，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再拖。”

10月3日，东条召集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关于派遣赴德意联络使案》，在东条一再催促下，大本营和政府内阁作出如下决定：“为完成

日、德、意共同战争，以利于加强三国密切合作关系为目的，尽快向驻德，意的帝国大使及陆海军武官派遣联络使，他们的任务是，向驻德意的日本大使及陆海军武官阐明对世界形势的判断，特别是阐明以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形势，开战的经过以及后来我国的实际情况，并研究关于加强三国以后战争指导上相互协助的途径等问题。根据情况，还考虑派遣特派使节。”

随后发生的瓜岛惨局等一系列紧急战事，搞得东等等人无暇他顾，希特勒的军队从斯大林格勒大溃退，迫使日、德、意三国在印度和阿拉伯方面直接合作、积极谋求迫使英国丘吉尔屈服的基本策略从根本上破灭；2月9日日军败退瓜岛，促使东条下决心尽快彻底解决派遣联络使节一事，同时，就德国再次请求进攻苏联，如何加以拒绝作出决定。

2月20日和24日，东条两次召集并主持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派往德意联络使节人员名单和对这些联络使的训令，其中特别强调，在向德、意说明开战以来日本的实际情况时，要注重说明日本国家物力力量的实情，特别是其中的船舶、钢铁生产力、军需工业生产力的实际情况等加以适当的说明。

在东条督促下，联席会议一致同意再次拒绝德国进攻苏联的要求，并通过了一份由谷外相发给大岛大使的复电，这封由军政首脑共同起草润色的电报说，在目前形势下，德国政府衷心希望日本对苏开战，对此，日本方面不难理解，但日方只能坚持以往的对苏态度，电报指示大岛大使，要他当面向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解释日方的态度和立场，请德方谅解。具体细节，将3月初由东京出发的联络使做详细说明，希望认真听取。

2月26日，东条英机又专门召集陆军、海军和外务省首脑，研究商讨轴心国合作事宜，就联络使节如何行事做出具体指示。

东条们在指示中说：

德、日、意三国应采取一切强有力的战争手段，“首先迅速分别在大东亚和欧洲确立自强不败的态势；同时尽速加强通过印度洋和西亚的军事及经济的合作，”“在进一步加强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加强海上交通破袭战”，同时，“相互间应尽量通融和满足另一方所需要的原料、资材和技术。”

关于对苏态度，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苏战备；三国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美英加强与苏联的结合；德、意如果与苏联之间进行停战或媾和时，应预先与日本达成谅解。

东条英机们的设想同样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法西斯们随着进入1943年，其命运已罩上了穷途末路的阴影，轴心国三方都是自身难保，各自为战，哪里还谈得上完成所谓“共同战争”，称霸世界？！

为妥善起见，3月1日，大本营在东条主持下再次就对苏态度叮嘱各位联络使。

为使日本保持不败，需要完全全力扼制正面美英之敌的反攻，在美英方面自东亚反攻日趋激烈，必须更加倾注力量对付时，要在北方重新开辟战场，这不仅白白地力美英提供对日反攻余地，反而会扩大美英对欧洲的军事压力，这对德、意两国也极不利；即使日本进攻苏联，因地势关系也不能击中其要害，并极有可能变为持久作战，因而想与德国在军事上配合极为困难；如果现在日苏间挑起战端，极有可能为美国提供可乘之机，对日方极为不利。

东条们特别嘱咐即将出发的使节们，当不得不向德方说明日本对苏态度

时，应极力避免涉及日方能否对苏作战，只能大体解释周旋，并请大使和武官细心领会。

东条英机与希特勒就这样，在对苏问题一直同床异梦，甚至是分道扬镳的，这一点，东条甚至比希特勒还清楚。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加上日本这股力量，选择时机，配合德国的进攻，就能使苏联一败涂地。而在日本方面，则希望德国和苏联讲和，这样就可腾出手来对付罗斯福和丘吉尔。若不这样，日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德国会负担过重，腾不出手来，因而要使日本单独对付盟国的强大台力，此后的事实表明，东条们的这种担心确实出现了。

东条英机也是有苦难言，作为轴心国的东方盟友，日本大专心致志于他们在太平洋战场的命运，以致于尽管他们在早期取得了胜利，最后还是遭到失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十分明确地告诉日本大岛说：三国公约国必须同生共死，他们取胜的最好时机，是在他们的敌人还没有能够发挥其潜在力量之前就大胆发动进攻。如果东条的军队能够切断同盟国与埃及和波斯湾之间在印度洋的海上交通，那将是对同盟国的一次粉碎性打击。1942年春天，当前线抗击德军的苏联军队中出现士气低落的征兆时，如果东条命令已作好全部作战计划的关东军开进苏联远东地区，那么力量对比就会不利于苏联而导致苏联的崩溃。当时关东军代号为“Z”的秘密作战计划曾设想，日本将最先攻击苏联的滨海省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向西推进到贝加尔湖。

如果东条不实施这些决定性打击，那么也可执行对蒋介石政府军队的进攻计划，从而把冻结在那个土地辽阔的国家里的大部分日本军队抽调出来。然而，东条没有这样做，却决定远离其他的轴心国而深入到太平洋地区中去。照这样，即使他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役打胜了，也不能就此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如果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希特勒打垮了美英在中东的同盟，或在旧大陆的“心脏地带”打垮了苏联红军，那么，东条们就可以同德国在欧洲称霸一样，在亚洲保持绝对优势。

但是，伴随着1943年春季的来临，东条英机和希特勒们在军事上的优势逐渐丧失，轴心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取得最后胜利，而是怎么样才能避免被彻底打垮。在苏联，希特勒因在斯大林格勒遭到灭顶之灾；企图迅速打败苏联的希望破灭了，在地中海地区，同盟国在阿拉曼得胜，并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以后，着手征服北非。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种在非洲的败退如果不能加以制止的话，就意味着走向毁灭。东条自己还未曾遭到任何决定性的失败，但是瓜岛和新几内亚的大溃退已显示他正在走下坡路。

1942年9月1日上午11时，东条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所谓“设置大东亚省”的动议。东条英机和东乡外相争得面红耳赤。

珍珠港偷袭成功以来，东条的陆海军在东南亚连连得手，促使东条首相开始在政治上控制整个东亚地区，不仅要将它纳入日本的版图，而且要把它捏在自己的手心，按照东条英机自己的说法，是“使有关大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政务实施一元化，并为提高日本完成战争的力量，进而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东条指示铃木的企划院，组织力量拟订“大东亚省”成立方案，其核心是建立由东条直接控制下的一元化综合机构，将东亚地区悉数纳入东条英机的管辖之内。

8月下旬，东条英机通过内阁书记官长星野，分别向各阁僚征求对成立

“大东亚省”的意见。结果，除外务省东乡外相外，所有内阁成员都慑服于东条的淫威，而被迫表示同意。

东乡外相为什么唯独不同意？东条设立所谓“大东亚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剥夺外务省在东亚地区的权力。所谓大东亚一元化，最重要的是整顿日本侵略中国的派驻机关。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政府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建立了有“兴亚院”和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同时侵略军陆海军作战部队还建立起各自的统治机关。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在对中国人民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在他们内部常常纠纷四起，相互倾轧还时常做些违背东条意愿的勾当，所以总是闹得东条心烦意乱，而东条总是以为是外务省在捣鬼，有意与他作对。这次，东条铁了心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秘书佐藤大佐向他建议说：“来自外务省的压力很大，如果东乡外相坚决不同意的话，这事恐怕不好办！”

“怕什么！”东条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语气坚定地说，“这事不能再拖，决不能让其它地方变成像在中国那样乱七八糟。”

“首相阁下有什么两全之策？”佐藤试探地问道。

东条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根本不需要过多考虑，阻力就是外相东乡，他必须服从内阁的决定，我相情这个方案会在内阁会议中获得通过。这件事不能再拖，不能再等外相回心转意，要提交9月1日的内阁会议讨论。”

“是不是我亲自到外相官邸跑一趟，也许能得到肯定的回答。”佐藤愿为东条去说和。

“没有必要，”东条说：“9月1日的会议一定要通过，如果那时东乡外相还坚持不同意的话，那就改组政府，请东乡自动退出内阁，我决心已定，不要再说什么了。”

果然不出佐藤所料，9月1日的内阁会议一开始，东乡外相就暴跳如雷：

“外务省坚决不同意这个大东亚省方案，除非我不再担任外相。”

“本方案已经过多方充分酝酿和协商，所有阁员都同意，唯独外务大臣表示反对，不知道理由所在？”东条反问道。

“大东亚省方案是多余的，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这样一个庞大机构，占领区的政务完全放心给外务省和当地亲日政府担负，本外相坚信外务省有这个能力。”东乡开始阐明自己的理由。

“中国占领区的情况已经表明，外务省不可能单独负起此责，这件事必须由政府军方统一管理。”东条立到反驳说。

“在中国占领区的混乱状况，不是外务省造成的，而是由多方带来的，责任不在外务省，最初外务省独当一面时，政府的政策得到了极好的贯彻。”东乡翻起过去罪恶的历史。

“可是搞乱中国占领区外务省确实有责任。”东乡反击外相。

“搞乱中国占领区，政府和军方都有责任，”东乡从椅子上跳起来，“正是军方的部属无拘无束地在那里搞‘大放假’。”外相触到了东条和军方的痛处。

“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统关系，”东条又重复他在开场白中所谓的理由，“因此，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它也可以除掉在中国占领造成的弊端。”

“从这些国家本身来说，也多半会对这一方案的创建感到气愤，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看到自己在政治上从属于日本的，”

“我们可以事先做些解释工作。”东条说。

“从结局看，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关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不利的，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所以我们要重起炉灶。”东条反驳道。

“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东乡对首相的独裁统治方式极为不满。自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后建立的中国事务局以来，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特别是东条上台后，总是尽可能剥夺外务省的发言权。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纯外交”方面的事，按照星野书记官长的说法，外务省只有出席外交仪式的份，比方说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所以东乡坚决抵制通过这一草案，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他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说：

“到目前为止，日本帝国尚未赢得战争，假如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些。”

“军事占领和外交工作必须同时展开，”东条说，“军队开进之后，就不能再光依靠武力，而必须使用各种手段，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这些事情交给现在的任何一个省都干不了，所以，建立新大东亚省势在必行。我对此决心已定。”

“照这样说外务省都是吃干饭的？”东乡阴阳怪气的问道。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仅靠外务省不行。”

“是外务省不与军方合作！”东条转身对着外相，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胡子上都浸出了愤怒的汗珠，他抬出自己的身价说，“我是首相兼陆军大臣，有权说服在坐的诸君同意这一方案，如果谁反对，就请自动退出内阁好了。”

“外相将请求天皇陛下解散内阁。”东乡也以改组东条内阁相威胁。

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午1时30分，佐藤军务局长建议东条暂时休会，请人私下劝劝外相，东条看到这样吵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便宣布暂时休会。

休会期间，东条指派书记官长星野和佐藤等人耐心说服东乡外相，只要他答应同意此案，将来在分派工作时将照顾外务省的意见。可是东乡茂德也是铁了心坚决不同意的，不论东条的说客怎么劝说，外相就是不脱口。

东乡外相固执己见，东条首相寸步不让，政府首脑们担心势必改组政府的气氛越来越浓，东条通过说客向外相施压，迫使他主动提出辞职。处于孤立无援的东乡拖到下午6时，终于答应单独辞职，才避免了一场政府危机。东条也如愿以偿，不仅使他的方案得以通过，而且自己临时兼任外相一职。晚7时，内阁复会，按原方案正式通过，自10月1日起付诸实施。

东条虽然在内阁不顾外相的反对，强行通过了这个新草案，但他还面临着御前枢密顾问们的责难。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9月17日，政府就文官出任“大东亚省”大使和公使取得一致意见，当天晚上，东条任命他的驯服的奴仆谷正之为外务大臣，青木一男为国务大臣，希望他们协助他到御前调查委员会进行最后的冲刺。

御前枢密院的官员们不像东乡那样受东条英机摆布，他们听命于裕仁天皇，所以东条确实怕他们几分，但是东条要和他们斗斗。

为研究东条内阁的动议，枢密院自10月8日至21日举行了8次会议，这些外交官出身的枢密顾问们从不放过对东条检查。他们指责说，内阁新的

方案很可能对有些国家的舆论产生负效应，使天皇遭受谩骂和攻击，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会引起混乱。

东条说，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建立新的省级管理机构是日本所必要的。”但是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会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东条用十分缓和的语气谈到他的妥协，他争辩说，“在这些地区，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陆海军省和统帅部已答应作出让步。”

有个议员指责说，甚至在福摩萨，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解释说，通过一系列逐步改革，将允许这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

但是枢密顾问们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外相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拟草案，但被东条断然拒绝。最后慑于东条的淫威，御前顾问官不得不在审查书上签字。1942年11月1日，东条战胜所有对手，迫使天皇勉强同意发表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东条挑选青木一男为第一任“大东亚大臣”，“大东亚省”一同正式载入日本侵略战争的史册。“大东亚省”的政策出笼，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悉收所谓“大东亚省”。由东条一手策划建立的“大东亚省”，成为他直接统治和掠夺彼占领国人民的又一新的罪恶工具。

“中国泥沼”一直是东条政府的一块心病，它不仅耗费了东条的极大心力，而且上百万陆军陷进去而无法脱身。为了全力以赴对付美英在太平洋上逐渐刮起的反攻狂潮，东条开始在大汉奸汪精卫身上做文章，企图借助汪精卫的势力来牵制中国抗日战场正面军队，以腾出兵力对付罗斯福的进攻。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政府和侵略军扶植下，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府，渴望借助外来势力与蒋介石分庭抗理的汪精卫，公开做了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其实东条英机一开始并不喜欢汪精卫这条老狗。还在东条担任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时，在侵华日军头目石原的精心策划下，拉拢汪精卫成立了所谓“东亚联盟”。但是，由于东条英机与石原一向合不来，他俩的关系形同水火不相容，常常相互指责和辱骂对方，石原说东条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虽经东久迩宫这样的调解，两人之间仍然存有不可弥合的裂痕。所以东条和整个陆军首脑机关对汪精卫和“东亚联盟”没有什么好感。

1940年秋天，日本国内参加“东亚联盟”的国会议员，为了给汪精卫打气撑腰，制定了详细的访华计划，组成了一个四、五十人的访问团，可是当他们中的人听说东条和陆军首脑对“东亚联盟”没有好感时，参加者便逐渐减少，到12月底快要动身时，只有18名愿冒着遭东条陷害的危险前往中国。当访问团刚一回到国内，东条迫使政府发表了谴责“东亚联盟”的声明，到4月，日本国内东亚联盟协会被勒令解散，汪精卫新成立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孤掌难鸣，也便作鸟兽散。

如今需要用到汪精卫来进攻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两支部队了，东条便导演了一出所谓“国民政府（即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要求参战”丑剧。

1942年7月，东条英机授意日本驻中国大使和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威迫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参加对美英宣战的请求。当月，汪精卫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出访日本时，便向东条英机当面提出对美开战的要求，东条假装不了解此事，

只说有待于政府商议之后再定。9月下旬，汪精卫看到对美宣战有利可图，便在东条的三位特派大使的“指点”下，再次提出参战的要求，但要日本以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等条件作交换，9月28日，三位特使回到东京后，立即禀告了这一“积极成果”。经过东条的政府与大本营之间频繁讨论协商，10月29日，东条主持召开由全体军政首脑参加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在会上，永野军令部长代表海军发言，反对立即允许汪精卫政府参战，这位海军统帅部首脑担心，一旦汪精卫对美英宣战，伪政府管辖下的战略要冲像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塞，将会遭到美英的轰炸，从而引起中国人民的更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不如等汪政府的实力强大起来再说。

东条主张允许汪政府对美英宣战，他说：“国民政府即使参战，也不可能实力上有助于我们，反而会成为负担。汪精卫主席决心参战的目的，说穿了就是并不见得没有想在战后从日本的胜利战果中分得一杯羹。但我不认为他竟然敢有这种念头。我认为只要是为了胜利而参战就好。永野先生说一参战就会遭到轰炸，我看既然与日本合作，就是不参战，也有遭受轰炸和攻击的可能。还是同意它参战为好。”

国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赞同东条的意见，永野修身也只好表示同意，说海军没有反对意见。于是，东条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汪精卫真正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

1942年12月20日，汪精卫率领他的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周佛海、军事参议院长肖叔宣、实业部长梅思平、宣传部长林柏生等乘飞机抵达东京，向东条和天皇献媚，东条亲自到车站迎接。

第二天上午11时，东条率政军首脑参加御前会议，就所谓“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需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奏请裕仁天皇批准，以示对汪精卫国民政府的重视与厚爱。

东条奏清裕仁说。

“天皇发布对美英宣战的诏书已经一年有余，鉴于这一时期的内外形势、尤其是重庆（即蒋介石）的动向、革新中国的事态、整个世界形势的演变等，日本对中国问题处理上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注于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设法消除重庆方面抗日的根据和名义，和革新中国同心协力，向完成战争迈进，尽快奠定全面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争取创造得以专心致力于对美英战争的局面，这是今天国家的当务之急。”

在东条操纵下，会议决定，由裕仁默许，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将日本在天津、杭州、苏州、汉口、沙市、重庆、厦门、福州等地的日本租界、以及日本在上海及厦门鼓浪屿的共同租界和北京的使馆区，移交给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将交出日本军队在中国霸占的蒋介石方面的财产。同时，决定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政府与统帅部决心倾注全力搜刮中国的物资和原料。而会议最要紧的决议，还是促成汪精卫早日参加对美英作战。

当天下午3时整，东条英机在首相官邸与汪精卫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谈，汪精卫向东条保证他的政府将同大日本帝国“同生共死”。

1943年1月9日，企望与日本东条军队并肩战斗捞到点实惠的汪精卫，在南京宣布他的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当天，还发表了所谓“日华共同宣言”，声称，“大日本帝国与中华民国为完成对美国及英国的共同战争，将以坚定的决心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完全的合作。”

在东京的东条，对此欢呼，称之为“在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还谎称：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献，当前日本必须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善，迎接新形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有时候魔鬼也能说一些甜言蜜语。这些冠冕堂皇的谎言连汪精卫本人也不相信，他在南京关起门来骂东条“尽说鬼话”。

第九章 1943 年，东条英机的羊年

东条英机：山本是最伟大的战争英雄

天皇正对东条失去兴趣

东条英机：我不是独裁者

丧钟在冬季敲响

东条英机向汪精卫献媚

东条的牧羊犬

刻骨铭骨的团聚

进入 1943 年的门槛，东条便一步步走向毁灭的万丈深渊。

以瓜岛惨败为开端，3 月 3 日，孤注一掷的“81 号作战”，在丹皮尔以悲惨结局收场，7 艘运输船和 4 艘驱逐舰在熊熊大火中葬身海底，运输船满载的军需品和武器全部沉入海底，3700 名官兵“为天皇捐躯”，6900 名士兵中只有 800 人徒手逃到莱城！

丹皮尔的惨败使东条大发雷霆。“海军部实在无能”，他指着军令部长、海军统帅部首脑永野的鼻子咆哮道：“瓜岛的失败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海军为什么不能打一场胜仗？！”

但是，丹皮尔仅仅是日军失败的又一个序曲，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

4 月 16 日，东条在东京忽然接到消息说，山本大将的舰队在司令官的直接指挥，取得了“伊号作战”的巨大成功，在新几内亚，自 4 月 7 日至 15 日，山本出动飞机 652 架次，分别攻击美军在瓜岛和图拉吉岛的陆上设施、瓜岛海域的舰船和新几内亚岛的机场、港湾和舰只。山本大肆吹嘘这次作战取得赫赫战果，声称击落盟军飞机 175 架和 10 多艘作战舰。实际上盟军仅损失飞机不到 30 架，以及 1 艘驱逐舰和几艘辅助舰，而日军却损失了舰载机 60 架和它的精锐驾驶员。这次作战实际上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得知山本的“辉煌战果”之后，东条还没来得及高兴，便传来了令他悲恸万分的噩噩。东京时间 4 月 18 日早晨 6 时，山本率领舰队参谋长字但中将等慕僚乘 2 架轰炸机由腊包尔起飞，在 6 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前往布恨维尔岛南端的一个小岛——布因岛，为所罗门各岛部队打气，但一去再无返回。

下午 17 时 08 分，海军省东京通信队收到来自山本舰队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

（致）大臣、总长

机密第 181430 号

东南方面舰队长官发

甲第一号情况报告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行所乘的两架陆基轰炸机和担任护航的 6 架战斗机，日本时间 07 : 40 许，于 QBV 上空，同十数架敌机遭遇并进行了空战。

乘有长官(A)、军医长(C)；通端参谋(E)和副官(F)的1号陆基轰炸机燃烧着坠入QBV西11海里的密林中。乘有参谋长(B)主会计长(D)、气象长(6)、通信参谋(H)和室井参谋(1)的2号陆基轰炸机似降于“莫依加”以南的海面上，据目前所知，仅“B”、“D”(均已负伤)已遇救脱险。现正在安排前往搜寻、救助。

此电是当日下午2时30分发出的，其中的电报番号“181430”即代表18日14时30分，东京译出时为19时20分。它使海军省上下惊慌失措，岛田海相、泽本海军次官、永野军令部总长。伊藤军令部次长和福留第一部长等海军首脑，当晚一直忙到深夜。正在家里用餐的东条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通知佐藤贤了去海军省打听详情。他自己饭都没有吃完便赶到办公室督促陆海军尽快弄清真相。

直到4月20日上午，东条才得知搜寻队于当早早晨发现了山本大将的尸体，这时的东条刷地流下了眼泪，身体瘫软在沙发上，不顾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呜呜地哭了起来。

东条与山本的交往并不深，山本也不是东条圈里的人，当时日本高层集团认为东条还是“山本未必喜欢”的人。山本是东条的同龄人，却不如东条那样春风得意，最高职务只是海军省次官，海军大臣的主座始终与他无缘。但他在政府和军界，甚至在一些普通百姓当中，是“大日本帝国的英雄”。

东条深知山本的底细，对他也不能不佩服。山本在出使美国和英国时，曾参加过多次海军裁军谈判，见解非凡，舌锋甚健，颇有建树，任日本驻美使馆武官时便深得当时的海军大臣赏识。任海军省次官时，不惜冒着被陆军右翼分子暗杀的危险，曾几度呈书上谏，坚决反对日本同德意结成同盟，而是要求政府慎重选择盟友和进攻对象，在战略上避强就弱。这位颇有战略眼光的海军次官，虽没能升职，却受到裕仁的赏识，天皇亲自提名他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果然没有辜负天皇和东条的期望，率领象征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先后拟制了偷袭珍珠港、进击中途岛的作战方案，并亲自指挥了这两次重大战役，珍珠港一役使他和东条都成了“帝国英才”。

如今这位“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悲剧性地战死沙场，对东年来说是个难以承受的打击。要打赢战争，不能没有像山本这样的帅才，而在全日本军界，像山本这样能征善战、具有战略眼光又深受士兵喜爱的将领并不多，从山本的死，东条似乎预感到了点什么，也许这就预示着大东亚战争以日本失败而结束？处于极度悲痛中的东条神情模糊，似乎看到了盟军士兵已经踏上了日本本土，飞机狂轰滥炸的悲惨景象，猛然，他嚎陶着对站在一旁的佐藤说：“山本大将不能死！不！他没有死！快，快去派飞机把他从前线接来，我要亲自禀报天皇陛下嘉奖他！”

闹了好久东条才安静下来，他一边抽搐着，一边命令前线舰队长官，一定要保存好山本大将的遗物，将他的尸体立即就地火化，封锁山本战死的消息。

5月21日，载着山本骨灰的山本大将的旗舰“武藏”号，一艘超级战列舰抵达东京湾，直到这时，日本政府才按照东条的指令，于当天下午向国民公布了山本遇难身亡的消息：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本年4月于前线，在同敌人作战的飞机上指挥全面作战，不幸壮烈牺牲，遵圣上亲命，接替他职务的是海

军大将古贺峰一，已前往联合舰队就任。

5月23日下午，东条率领政府和军界要人，在东京车站迎候运送山本骨灰的专列。2时43分，列车停靠在站内第4站台第4道线路上，东条、岛田、永野等政界、军界要人列队恭候在月台上，向山本骨灰鞠躬敬礼，其中还有奉皇命赶来的诚英一郎侍从武官、各官室的代表，以及特意赶来的近卫文麿。

6月5日，经过特意安排，东条英机率1500名军政要人和官兵，为山本大将举行国葬。9年前，日本妇孺皆知的东乡平八郎大将的国葬仪式就在这一天举行。上午8时50分，安放在水交社祭坛上的山本的灵柩，由“武藏”舰上的水兵捧着送上了等候在水交社门前的黑色炮车。灵车队在海军大臣官邪前转弯，直向日比谷公园驶去，9时50分，到达殡仪场。

国葬仪式是在殡仪场上临时搭起的简易棚中举行的。棚子由未着任何颜色的木料构制而成，上面和周围围满黑白相间的帷幕，里面还摆放着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来的玫瑰花束。

10时整，国葬仪式正式开始，首先到灵前吊唁的是天皇、皇后和皇太后所派命臣，接着是各皇族的有关人士或他们所派来的代表，然后是东条所率领的文武官员。当脚穿草鞋，戴着眼镜，手持玉串的22岁的义正缓步来到灵前时，军乐队奏起海军仪礼曲《舍生》的前八段乐曲同时鸣枪三响，以示哀悼。

东条送走了山本大将，却不知为什么不肯放过山本无帅的情妇千代子，他曾派一位中佐军官，几次到千代子的家里，拐弯抹角地暗示让她自杀，致使她心事重重，神志恍惚，几次想自杀却没有死成。

山本并没有将东条面临的恶运带走，就在日本举国哀痛山本元帅的同时，日美军队又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展开了生死决斗。

当时，阿图岛驻有日守军2500人，筑有永备工事。5月11日，美国约1个师在54艘作战舰只、250架飞机的支援下，于阿图岛两处海滩实施登陆。美军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克服了日军的顽抗，突破了阵地，于5月30日全歼日军，占领了阿图岛。

阿图岛惨败的不幸消息传到东京，震动了朝野上下，东条命令把在阿拉斯加附近的这个荒岛上阵亡2351人一事渲染成鼓舞人心的“史诗”，使它成为“提高全体国民战斗精神的刺激剂”，但是这种惑蛊人心的宣传难以抵挡巨大伤亡对国民的严重打击，就连裕仁天皇都在为今后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将来，你一定要事前有成功的把握才能行，”裕仁对前来向他报告这一不幸消息的杉山参谋总长嘱咐道。当着侍从武官长莲沼蕃将军的面，他开始吐露自己的忧虑。他说：“海陆军参谋长本来就应该预见到会出现这种局面。敌军5月12日登陆后，他们整整过了一个星期才研究对策……海陆两军是否赤诚相见？似乎是一方提出一个办不到的要求，另一方则不负责任地答应实现。双方不管怎么商定的，都必须执行。如果他们不能实现彼此作出的承诺，这比当初作出承诺更糟。假如海陆两军之间有摩擦，这场战争就不能胜利结束。在制订计划时，彼此应该完全公开。”

裕仁感到确实到了该轮到他说出话的时候，他越讲越起劲，整天扳着的面孔放开了，脸胀得通红。他继续说，“如果我们继续打这样的仗，那只会提高敌人的士气，如同瓜达卡纳尔一役那样。中立国就会动摇，中国就会受到鼓舞，对大东亚共荣圈诸国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与美军对抗并打败他们吗？杉山好象是说，如果海

军打一场‘决战’就可以‘结束’战争，但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

天皇的这些想法传到了东条首相的耳朵里，使这位本来就心情烦躁的独裁者更为忧愁。前线节节失利，国内高层统治集团勾心斗角，政府与军方之间，军方内部陆军与海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尤其是，他已没有能力缓和陆海军之间日益尖锐的摩擦。海军大臣鸠田大将虽说是他的亲信，但是在海军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抱怨情绪，认为在物资分配、特别是飞机的分配方面，东条偏向陆军。这种抱怨情绪，使两个军种，两个孪生兄弟之间的鸿沟扩大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各自试图控制自己所需要的每一种物资的生产而不给予对方。

随着国内生产的缓慢及大幅度下降，陆海军之间、政府与军方之间的矛盾已压得东条喘不过气来。摆在东条案头的报告说，战场上的物资损失再也无法得到补充，就连海陆两军的最低要求也不能得到满足。各占领区的司令官没有开发出当地的自然资源，即使生产出东西，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运回本土，因为日本的商船数量有限，盟军潜艇又经常对这不远千里北上的船只发动毁灭性的袭击。原料不足造成的这种生产瘫痪状态，再加层层控制和各部门互不协调，使情况更为复杂，形势更为严峻。

更为要命的是，敌人的战争力量增长远远超过日本。美国的经济动员一直在加速。在战争恶魔的刺激下，日本的生产只增加了 1/4，而美国却增加了 2/3 强，从 1940 年至 1943 年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增加了 2%，而美国增加了 36%。美国成了整个同盟国源源不断的军火库，罗斯福是他们的后勤部长，而能供东条支配的东西：原料、能源、物资、军火以及人力却越来越少。在日本，军火生产确实是扶摇直上，但却以非军事项目的停产为代价。珍珠港事件前 10 年中，日本生产的增长发展很快，以致使东条等人认为毋须大规模扩大生产，就能打一场大仗。

然而最关键的还是船舶问题。战争对舰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阿图岛的全军覆没以及立刻引起的它附近基斯卡岛的秘密撤退，打乱了东条煞费苦心精心制订的预算。阿留申群岛中这两个桥头堡陷落，日本的千岛群防御就成了问题，为此必须增加兵力，这将大量分散南方被围困地区的运输能力。

在此种危情下，东条于 6 月下旬召集军政首脑联络会议，决定把千岛群岛变成一个要塞，以防止盟军下一步可能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这一决定将对国力造成重大损失：钢铁产量将减 25 万吨，铅减产 6000 吨，煤将减产 65 万吨。

随着危机的加重，东条的海陆军之间为争夺战略物而进行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丰田辅武海军大将埋怨陆军作战不力，称陆军为“马粪”，是“饭桶”，公开声称，宁愿把女儿嫁给乞丐，也不愿把她嫁给陆军军人。

然而，6 月的最后一天，所罗门群岛即将陷落，使船舶问题的辩论变得黯然失色。那一天，美军哈尔西将军和西栖部长，采取蛙跳战术，开进新乔治亚岛、仑多伐岛和厄古努岛三岛的“挟缝”，从那里向通往所罗门群岛中心的新乔治亚岛挺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登陆场。不日，所罗门群岛也就会归了盟军，美国佬已经站在了东条英机和天皇的家门口。

裕仁天皇心急如焚！

天皇紧急召见东条首相。“我对目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天皇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感想。

东条为天皇的忧虑所震动，回到首相官邸，他立即派人将佐藤贤了找来。

“去问问陆军参谋本部，他们打算在哪里堵住敌人。”东条来回走着，低着头光秃秃的脑袋，在思考着、急切地催促佐藤大佐。

“我们休想得到答复，”佐藤劝道，“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都不可能订出堵住敌人的计划。”

东条的头低得更深，他的脸色再也无法掩盖内心的苦恼，他用眼睛盯着地权，仿佛要找个裂缝钻进去。

“宫里怎么样？”佐藤想知道天皇的反应。

“天皇对这一切非常担忧，”东条喃喃地说，接着又是沉默，难堪的沉默。

“天皇究竟是怎么说的？”佐藤“顾问”想知道得更详细。

东条突然直起腰振作起精神说：“给你直说了吧，天皇说，‘你们老说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敌人一登陆，你们就打败仗。你们从来也没有挫败过敌人的登陆。难道你们不能在什么地方做到这点吗？这场战争的结局将如何呢？’”说完，东条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似乎表示他刚泄露的秘密是无所谓的。“噢，他的话大意是如此。”

“这可是件严重的事情，”佐藤惊呼道，“天皇之所以向首相阁下说这样的话，那一定是他不能从陆海军参谋总长那里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看看东条没有反应，佐藤又说：“那可能就是最后只能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如果真是这样，我再说一遍，那可是件严重的事情。他一定是正在对军方失去信心……”

“好了，不要再说了，”东条打断了佐藤的演说，认为他说得太过分了，怎么敢私下里议论大皇陛下呢！他赶忙解释说，“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天皇的原话。他并没有表示对军方失去信心。但我承认天皇心情是痛苦的。我要去跟杉山参谋总长谈谈，你去找作战部长谈谈，然后我们必须采取某种措施。事情极其紧迫。我们不要说这是陛下的命令，必须坚持要他们订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明确说明我们能在什么地方挡住敌人的反攻，我们最后一道防线在什么地方。”

“我同意”，佐藤赞同地点点头，又以迫切的心情劝告，“我们在贯彻政治策略时，也要牢记这一点。”真不愧是顾问！

进入1943年后，东条自己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势力越来越孤立，名声越来越臭，在东京朝野和民间，有关东条是独裁者的呼声更加高涨，并且盛传可能要发生政变的谣言。

东条从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起，便不断为自己造恶树敌。1941年10月倒阁，赶走近卫文麿，便为自己树立了一大片政敌。战争开始不久，东条操纵议会，通过了言论、集会、结社等的临时取缔法案，企图封上老百姓和反对者的嘴，这一行动失信于民，并取得小独裁者的恶劣形象。

紧接着是1942年4月的国会选举，使他变成了真正的“东方希特勒”。东条与他的亲信武藤彰将军，以威吓与贿赂双管齐下的伎俩，保证了新国会的选举，使新国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军方提名的人员，实现了东条长期以来的“宪兵政治”的愿望。

当时众议院议员的任期本来到1941年时已经届满，由于东条等人的“恩惠”延长了一年，而东条则在这里耍了个个人的小阴谋，他利用这个机会将他的亲信推了上去，从而降低国会和政界人物的作用。东条与武藤彰、佐藤贤了等人策划了所谓“推荐选举”的阴谋，对候选人采取了推荐制，以呵部

信行主持的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为中心，按照众议院的编制定额推荐出候选人，东条等人除给候选人 5000 日元的推荐费（由临时军事费中支付）以外，在选举时，还动员政府可自由操纵的所有机构，给予必要的方便，这样，日本的国家议会便变成了东条本人的议会。

由于干涉选举而进入议会的协议会，又在东条支持下，组成了翼赞会，并勒令除此以外的所有政治结社一律自行解散，这样，翼赞会便成了强化东条政权的政治力量的执政党。

随后，东条又开始插手“宪兵队”，任命他自己在军队中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担任这一“盖世太保”式军警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人员，旨在保证他在国内政界和军界所有方面的独裁统治。当取缔言论法案提交到议会时，原本把别人的毁誉褒贬置之度外的东条，开始担心“取缔言论”会被理解是为了他本人而取缔的，便下令宪兵队的便衣收集反对他的言论，一一汇报给他。于是这种情况的恶性循环使他的名声越来越坏。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件事，说明东条当时的处境是何等孤立和担心受怕。

就在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的 1943 年 1 月，东条强拖着病弱的身子登上了国会讲坛，做了非常沉痛的施政演说。他一生中患病的次数有限，但这次，却在议会开会以前，而且是在日军从爪岛撤退、战局不断恶化的危险形势下，他突然患了疟疾，高烧不止，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时，碰巧前来探望的朋友劝他请东京医大的医生来治疗，而他却说：

“我是陆军大臣，怎么就不信任军医呢？战场上有的士兵连军医都没瞧就死去了。”

周围的人怎么劝他换换医生都没有用。可是，家里人假装某种借口，让他服用了朋友从东京医大带来的中药，高烧很快就退了下来，但还没有痊愈，他就拖着病体登上了国会讲坛。因为当时已传出了政变的谣言，因病躺了四、五天，这种传说就像真的一般传开了，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打败这些致命的谣言，无论家人怎样劝阻，他还是固执地要出席议会。那一天，由于身体虚弱，穿冬装太沉，承受不了。他只好在寒冬腊月天穿上了夏服，佩带一把长军刀，权当拐杖，并在参加议会前，多次上下官邸的台阶，练习腿力，活动筋骨。

虽说政变没有发生，但是反对东条的密谋，却伴随着 1943 年春季的到来而在重臣中间酿成。日军最初的胜利掩盖了造成政界和军界、军界内部不团结和分裂的潜在矛盾，但是自爪岛失利以来，这种潜在矛盾越来越大，并且不断地威胁着东条政权大厦的根基，东京刮起一股倒阁风潮。以东条的老对手近卫为首的反对者，感到有失败的先兆，辽一直提心吊胆，惟恐接着战争失败而来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于是，下野的近卫四处活动，最后他物色到两个心腹：一个是内务大臣木户侯爵，另一个是高级宫廷官员松平侯爵。

木户虽然当初力主将东条推向首相的宝座将授予他现役大将的陆军大臣实权，但却没有想会搞成目前这样的残局，便逐渐对东条失去信心。3 月底的一天，木户和同样急于要尽快看到战争结束的天皇深谈了一次。从那时起，包括若规、平沼和冈田在内的重臣们定期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讨论推翻东条和停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并且专门找人给通报政情军情，收集东条的“黑材料”。冈田有一个女婿名叫迫水久恒，是内阁企划院的一个小干部，他一直向重臣提供真实事态的情报，与内阁所提出的虚假的胜利喜报形成鲜明对照，这些情况通过木户反映到天皇那里，给天皇增添了另一层烦恼，近卫们希望天皇找个机会换掉东条。这事不知怎样也传到了东条的耳朵里，东条踉

脚大骂近卫等重臣是一群老混蛋，但是苦干没有证据，不能对他们怎么样，再说，有天皇的保护，有谁敢对他们怎么样？佐藤贤了也没了脾气，只是劝首相要谨慎行事，不能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1943年，还有一件事使东条威风扫地。东方会的领袖中野正刚，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他写的《战时宰相论》，其中提到他对战时首相的论点和看法。他写道：

“非常时期的宰相需要绝对刚强。然而，个人刚强是有限的。宰相要想刚强，必须同国民的爱国热情同呼吸，时而给予鼓舞，时而给予激励。威廉二世本人很英俊，但各方战局稍一恶化，便立即面容憔悴，飒爽英姿曾几何时消失罄尽。”中野举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诸葛孔明为例，认为“他不图虚名，不充英雄，专为主君推荐人才，他甚至厌恶自己的盛名，而实际上承担了国家的全部责任。”他还以日俄战争时期日本的桂大将为例说：“他是一个没有官架子的总理大臣。他虽不像孔明那样谨慎，但为陛下征用天下人才，专以国家的实际负责人为己任。”

东条读到这样的连载文章，十分恼怒，认为中野是在含沙射影，是在讽刺和污辱自己，便下令东京情报局禁止出售《朝日新闻》。由于责令禁止出售，反而使中野的文章名声大振，兴起传抄中野的《战时宰相论》风潮。东条同样没有放过中野，命令所有新闻出版机构，不允出版发行中野和东方会的任何文字，中野折了笔杆子。这是中野正刚受东条的压制的第二次。1942年12月，中野曾以东方会会长的名义，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题为“一人兴天下”的讲演会。这个讲演会“也犯了东条的忌讳，首先把嘴给封上了。”

受东条压制后，中野并不服输，他下决心打倒东条，推翻他的内阁。由于东方会势单力薄，中野便去做重臣们的工作，希望他们和东方会联合起来把东条拉下台。前面说过，近卫、若规和冈田虽然起劲地反对东条英机，甚至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东条毕竟是东条，不仅他本人心狠手辣，而且他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到处都有他安插的亲信和爪牙，而重臣毕竟是重臣，没有实权，有时连发言权都没有，势力又单薄，即使有天皇的支持也不一定能斗过东条，况且现在还不是撤换东条的时候，战争还有一线打赢的希望，所以，尽管中野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却没有一个重臣主张立即倒阁。

中野没有使东条下台，却招来了杀身之祸。东京到处都有东条的耳目，中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东条的视野之内，8月，中野的东方会被宪兵队勒令解散。10月21日清晨，中野在代代木的家里被捕。逮捕的嫌疑说是散布流言蜚语，又说是犯了不敬之罪，就这样，没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东条的宪兵队就把中野从被窝里抓走了。一时间，东京街头议论纷纷，有人说中野触犯了天皇的法律，有的说中野里通外国，是盟军的特务，知情人都为中野鸣不平，大骂东条是个“大独裁者”。

为了把中野赶出政界，将这颗眼中钉拔掉，身为首相兼内务大臣和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不仅运用了所有权力机关和政、军、国会各界力量，而且竟不顾体面亲自出马，千方百计搜寻致中野于死地的证据，非常可惜，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连能够起诉的证据都没有。26日早晨，在举行议会开幕式之前，东条把国务大巨麻唯男、书记官长星野、宪兵队长四方、警视厅官房主任坂等人，召集到总理大臣的官邸，非常沮丧地对他们说：“释放中野，我失败了，”首相东条发表了失败宣言，承认自己是中野正刚的败将。

按照东条的命令，中野本来早晨就能获释，可是只到下午 2 时才回到家里。第二天早晨家人叫他吃饭时，发现他已切腹自杀死在血泊中，身旁放着一张遗书，上写道：

“决心一瞬，句句无滞，欲得三日闲，不再碍眼，忠孝父母，毋不幸。”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因憎恨东条而死，“东条的宪兵政治”的名声因此更为高涨。

到 1943 年底，东条已被内困外患绑住了手脚，当他在国内面临被倒阁的厄运时，前线的连连败退已几乎将他彻底击垮。

在北太平洋，日本的北方门户阿留申群岛已被美军占领，千岛群岛和北部领土面临美军海空攻击的可能，令东条不寒而栗。

在南太平洋，历时 3 个多月的新乔治亚群岛战役以日本失败而告终，日军伤亡约 2500 人，损失舰艇 19 艘、飞机 790 余架，其余撤至希根维尔岛南端的布因岛，10 月 9 日新乔治亚群岛变成了盟军极为有利的前进航空基地。紧接着，美军在北所罗门的布根维尔岛登陆，经臭古斯塔皇后湾海战、腊包尔空战和圣乔治亚角海战，日军共损失大小舰船 22 艘，其中有 6 艘作战舰葬身海底，损失飞机 121 架，丢掉 6 个大型机场，而美军占领大半个布根维尔岛，日军的腊包尔左翼侧已经失去屏障，美军的兵力增至 4.4 万人。

在中太平洋，9 月上旬，美国航母编队的舰载机和岸基航空兵不断出动，对日军占领的威克岛、南鸟岛、马尔五斯岛、冯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机场进行轰炸。11 月 20 日，美军 2 个登陆突击编队在吉尔伯特群岛登陆，该岛介于美国与澳大利亚的交通线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23 日，马京岛被美军夺去；29 日，美军又占领群岛上的塔拉瓦岛，4600 名日军全军覆没，被生俘的只有 250 人。11 月底，整个吉尔伯特岛在古贺联合舰队司令官的手中“让”给了美军。

在西南太平洋，盟军在新几内亚展开反攻。6 月 30 日，美、澳军队登陆那索湾、吴德拉克岛、基里怀纳岛，8 月中旬，萨拉莫阿市的 6000 名日军在美军攻击下弃城而逃；9 月 17 日，1.9 万名日本守军丢弃莱城和芬奇哈芬；9 月 22 日起，在美国追击下，近 4 万人的日军大部队，向西北马丹地区收缩逃窜。12 月 26 日，美军又在新不列颠岛西北角的格劳斯特角登陆，很快便控制了新不列颠岛的整个西部地区。至此，东条军队俾斯麦群岛防线的主要堡垒腊包尔已完全处于盟军的海空力量控制之下，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部队继续沿新几内亚西北海岸向前推进，美军向菲律宾进军的通路已经打开。

在中国，东条陆军的 24 个师团，60 多万兵陷进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包围之中，处处挨打，处处被动，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数百万人民群众，开始了大反攻。看到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得了上风，国民党也腰横脖子粗地对日本人摆了架式，从美国人那里又买飞机又买大炮，时不时地还让陈纳德飞行队飞到日占区轰炸一番。

为确保日军的占领区，在 1943 年 9 月 30 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东条政府和大本营重新制定了它的战略计划，即所谓“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这个大纲规定：“为了完成帝国的战争，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为应该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并要求“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要确保圈内的海上交通。”

与此同时，东条英机与他的老盟友希特勒在战略上发生了争吵。1943年4月，日本驻德大使大岛就希特勒今后指导战争的意图，致电东京说，德国在西欧方面开辟第二战场之前，军内仍将对苏断然发动夏季攻势，以期各个击破苏军，取得行动的主动权。

“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东条当着佐藤的面贬低希特勒。“他真是不自量力！”东条说，“苏军的力量已经完全被动员起来，今天的苏军已完全不是战争初期的苏军，就像现在的美军已不再是战争初期的美军一样！在目前形势下，怎么还要求我们进攻莫斯科呢？！真是岂有此理！”

4月28日，由东条主持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东条和外相重光葵提议，制定了对德政策，指示大岛大使说：

“希特勒总统决定年内进一步对苏发动大规模攻势，当然会有充分的自信；帝国对此固然十分信赖，但鉴于我方对苏联情况的判断和过去德苏战争的经验，帝国认为下述几点现在需要慎重考虑：即德国今年对苏发动大规模攻势而把对美英的决战推迟到明年以后，这样做是否可行？可否使对苏作战暂时保持战略上的持久态势，而将强大的战斗力用于对美英的作战上？或者对苏美两面同时采取攻势是否可取？”

东条们在电报中还特别强调说：“帝国十分担心，军内发动攻势，德国是否将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而在此期间，势必使美英以逸待劳，加强战斗力，继而取得发动攻势的主动权。”并嘱咐他说：“有关作战事项，希特别注意保密。”

但是，希特勒不听东条的劝告，我行我素。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最后一次大攻势，进击库尔斯克西面苏军阵地时，德军遭到了决定性失败，等待他的不是如愿以偿地摧毁当面的苏联红军，而是可怕的灭顶之灾。这不仅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对于东条英机同样是一个极坏的消息，希特勒的每一次失败，宛如自己失去一次胜利的希望。

可是，等待东条英机的不幸事件还不只这些。东条的另一位盟友，在欧洲舞台上昂首阔步20年之久的法西斯“领袖”，号称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的墨索里尼，于7月25日被国王解除所有职务，并被一辆囚车从皇宫押往监狱。

8月17日，盟军占领西西里岛，美英军队在意大利本土登陆的态势已逐渐形成。9月3日，英国和加拿大的部队首先进入意大利南端的勒佐加拉勃利亚。9月8日，意大利新政府，事前没有通报求得日德两国的任何谅解，便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退出轴心国战争，并与之为敌。

这一消息，虽然东条英机从情报局已早有所闻，但仍然极为震惊和恐怖，立即于9月9日召开军政首脑联席会议，决定迅速与希特勒德国协商，解除在东亚各地的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接收了意大利在东亚的势力范围，扣留意大利舰船。

为了表示日德法西斯国家合作到底的决心，东条英机和希特勒于9月15日发表了所谓《日德共同声明》，声称：“巴多里奥政府的背信弃义对三国条约毫无影响，该条约的效力没有任何变化，继续存在。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大德国政府决心共同尽一切手段继续进行这次战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9月23日，被希特勒救出的囚犯墨索里尼，重新收罗兵马，宣布成立新的“法西斯共和国政府”，并将首都从罗马迁往意大利北部一个极冷僻的小城。4天后，已处于孤立无援的东条英机宣布“承认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为意大利国的合法政府。”但是这一系列事件，对东条英机的威

信是一个严重打击。

美英在太平洋的反攻，已压得东条喘不过气来，在他的胁迫下，汪精卫南京政府也已对美英宣战。可是，东条并没有看到解除危险警报。为进一步安抚汪精卫，1943年3月，东条英机换上笔挺的西装，刮光胡子，让丽子小姐搭着胳膊飞往中国。

东条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一贯全力支持侵华战争，疯狂推行“强化治安”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如今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想若从中国取得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必须接受重光葵的建议，拉拢挟植汪精卫，对中国共产党加紧“围剿”，对重庆蒋介石政府加紧诱降。

3月13日，东条英机在前簇后拥下，由上海抵达南京，督促汪精卫加强力量对美英早日实施作战。汪精卫亲自到车站迎候东条主子，东条英机所到之处戒备森严，汪精卫点头哈腰，毕恭毕敬，东条英机弯腰鞠躬，屁股翘得老高。为了使汪精卫放心地对付蒋介石和他的美英主子，东条英机和汪精卫亲临现场，由日本外长重光葵和汪精卫政府的外长褚民谊，签订了关于移交日租界的具体事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的条款，日本将在3月底以前向汪精卫政府交还在天津、汉口、沙市、苏州、杭州和厦门这些城市内的日租界，汪精卫将接收当地的警察局和其他行政机构。

东条看到，无论如何日本必须给汪精卫政权以表面的同盟国地位和平等的地位。但是，汪精卫始终是日本的傀儡，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仍然是东条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为了给日本占领军和各派出机关打气，东条亲自设宴招待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者，东条秘密向冈村宁茨交代，要他严密监视汪精卫。“不许他有任何损害大日本帝国利益的事情”，东条小声地对日本中国占领区最高司令官说，“你要监视汪精卫的一举一动，不许他有越轨行为，为了换取他对美英实施作战的行动，牵制重庆蒋介石集团，我们需要做些表面文章，但帝国的利益不能受到任何损害，这里失去的，要由那里来补偿。”

东条一直利用汪精卫来压制蒋介石向日本求和，只要重庆倒向日本，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更为方便。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蒋介石求和，或者蒋介石阵营里比较重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卫阵营，那么，日本东条就可以从中国调走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去用于其他地方，同时还可相应地减少对中国战场的航运和后勤供应，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对付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反攻。于是东条抛出了“对华新政策”。

为了讨好汪精卫，东条英机不惜得罪一批无关紧要的在华日侨。他在南京公开演讲中声称：“虽然日本政府对这些受日本新政策影响的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深表关切，但它决定坚持首先考虑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回到东京后，东条于3月29日在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的联席会议上诡称：“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在中国的日本实业界领袖要放弃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想法，要同中国国民合作，并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作出努力。”

七、八月份，东条英机又强迫法国的维希政府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放弃它们各自在中国的公共租界特权。

6月15日，东条对日本国会贵族院说，日本政府打算“为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积极合作而对日中条约作根本的修改。”为了与汪精卫合伙诱降重庆蒋介石政权，9月22日，东条专门将汪精卫召到东京，进行秘密商谈，意见取得完全一致后，汪精卫于第2天便返回南京。10月30日，汪精卫和日本

新任驻汪精卫的“中国国民政府”大使谷正之，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同盟条约，声称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合作与援助措施来建立大东亚”。日本政府情报局在公布新条约的声明中宣称，自从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形势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声明提到了南京政府对美英的宣战，说“这场战争终于扫除了英美在中国的势力”。

但东条对汪精卫本人确实不薄。1943年8月，汪精卫因当年被刺未取出的子弹引起疼痛，便不敢声张，1943年11月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出席会议的汪精卫请求东条英机首相派几名内科医生去南京，名为汪夫人看病，实则为他自己看病，东条痛快地答应了。

东条在帮助和纵容汪精卫卖国的同时，仍不断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1943年夏秋，中国汪统区的物价暴涨，经济即将陷入崩溃，日本人仍然强制收购中国市场上的粮食、棉布，源源不断地全部运回国内。东条政府还支持纵容在中国沦陷区贩卖鸦片，从中大赚其钱，其中有些钱已被东条用来保障日本国会议员对他的支持。1946年9月，曾任汪精卫政府内政部长的梅思平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他声称，直到1943年底，日本高级官员都公开支持在中国沦陷区贩卖鸦片，因为鸦片出口是内蒙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为日本人从中赚了很多钱，其中不少装进了东条自己的腰包。

在拉拢汪精卫的同时，东条对东南亚各国频频出击，发动外交攻势，以占领者的姿态要求他所扶植的政权一切行动听日本人的指挥，“大东亚共存共荣大合唱”的指挥棒捏在他东条的手心里。这次他要给予一些国家某种程度上“独立”，竭力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人民心中的丑恶形象。东条在国会大耍两面派手法，大讲什么“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要把亚洲“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大力推行所谓“亲善睦邻”政策。在1943年5月31日军政首脑御前联席会议上，东条英机向裕仁天皇提出：“世界形势将根据德苏战争的情况而有所变化，对此估计10月份前后即可见分晓；并估计美英的反攻将逐步加剧，因此，应迅速调整并加强大东亚的政略态势，不管世界形势的发展如何，帝国都要准备以大东亚团结的力量，毅然坚持指导战争的主动地位。”

在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政策的掩盖下，7月，东条打点行装又携丽子小姐飞往东南亚。在新加坡，东条微笑着会见了缅甸人德古达·巴莫博士，并许愿帮助巴莫独立。

巴莫在1937—1939年间是缅甸的大管家，因被怀疑有成为独裁者的野心，而被轰下了台。1940年夏天，英国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决将他监禁一个时期。日本人入侵缅甸时，他正在作阶下囚，英国殖民者对他毫不客气。但在盟军撤退的混乱中，巴莫博士从狱中逃了出来，日本宪兵队发现了他的身份。于是，他被押到眉苗会见奈须大佐，奈须大佐是驻缅甸日军司令官饭田将军的副参谋长。奈须大佐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说，日本人一直在找他，想让他担任日本人正在组织的缅甸民政委员会的主席。受够英国人折磨的巴莫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下来，他认为要成立一个属于缅甸人自己的政府，使缅甸大多数文职官员继续任职并使原已逃跑的人重返家园。8月初，以巴莫为首的缅甸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巴莫兴高采烈。

但是，巴莫博士的热情很快便消失，他发现，日本军政“顾问”们完全控制了从中央、省级到地方的行政委员会的活动，为所欲为的日本士兵完全

归日本军事当局管辖，任何缅甸人如果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是要他做什么，或者接受命令稍有迟缓，日本人立刻“赏”一顿狠揍。就像在其他国家的日本侵略者一样，可怕的宪兵队处理所有的政治嫌疑犯，他们惯常拔出受害者的指甲，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日本人的这一暴行在缅甸人中间引起了一句毛骨惊然的俏皮话：“你的指甲要修一修吗？”以致于缅甸德钦党的成员说：“我们以前时常对你们说，英国人在吸你们的血。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吸你们的骨髓。”

尽管如此，巴莫博士仍然不得不把东条英机看作是他的老板，因而对日本人死心踏地。1942年1月22日，东条向日本国会宣称，日本政府准备让缅甸首先独立。东条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称赞缅甸是一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树立了最好的合作榜样的国家。而巴莫总是公开宣称效忠日本人，7月22日，他向全世界宣布，缅甸人“担负着保卫共荣圈西部边界的重要使命，这个共荣圈以日本为核心，将东起太平洋，西至印度洋。”

1943年1月28日，东条又向日本国会宣布，在一年内将帮助巴莫建立一个独立的缅甸国家。到了3月份，在日本占领军的督促和安排下，巴莫博士前往东京“对东条的这一让步表示感谢，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他对这件事同样是别无选择。他说，人家叫他根据奈须大佐的后任——副参谋长矶村武亮大佐的意见办事。而当他到达东京后，他与东条的第一次会晤只限于正式表示一下日本人所盼望他表达的感谢。在第二次会晤时，东条通知他的客人说，参加对英美的战争是缅甸的责任。在东条看来，缅甸人要想获得日本人给予的独立，必须用给日本人当炮灰来换取，巴莫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即使这样，当地的日本军事当局对于缅甸哪怕是表面的独立也不想给予；巴莫说，奈须大佐受东条的指令，不顾巴莫的反对，成立了所谓“独立筹备委员会”，制定宪法的工作全由日本人做。他们虽不得不同意建立一个“缅甸共和国”，但是他们严格控制着据巴莫说，在7月份，当他在新加坡与东条会晤回来后，他发现矶村武亮大佐已按照东条政府的指示，准备好一份“缅甸独立宣言”的草稿，并附带一份秘密军事协定，按照这一协定的条款，日军司令部有权采取他认为对促进日本军事行动有必要的任何措施，并有权命令缅甸政府协助执行这样的措施。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也有权否决缅甸政府的任何行动。

这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强盗逻辑，这是后话。

在7月份新加坡东等特意安排的会见中，巴莫虽然也关心缅甸，但是他心里明白东条所给他的是什么样的独立，所以他希望东条把他的土地还给他。听到东条答应给缅甸独立，巴莫博士急切地问东条：

“我们的土地呢？”

“日本将把掸邦的大部分地方——位于缅甸的东部边境交还给你所领导的这个新国家。”东条认为这一定会使巴莫感到高兴，所以他微笑着等待这位小傀儡向他鞠躬致谢。可是巴莫却冷冷地板着脸没有反应。随后，东条又说：

“只不过，其中有两块，要划给泰国。”

巴莫这才惊问道：“这是什么缘故？把掸族人及其土地肢解，无论是缅甸人还是掸族人都不会高兴的。”

“很抱歉，”东条拍着巴莫的肩膀说，“泰国愿意与日本结盟，我们必须奖赏它！”

“我们也是你们的盟友呀，”巴莫可怜巴巴地争辩道，“我们也有我们的要求。”

东条支支吾吾试图不了了之，最后开玩笑似地答应巴莫，“另外报答缅甸。”

土地要不到手，巴莫便向东条诉说日本宪兵队的专断蛮横行为和日本军事顾问的粗暴态度。“贵国的高级军官和顾问根本不把我放在心里，”巴莫似乎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冒着被训斥的危险诉说自己的“不幸”，他说：“贵国的士兵在缅甸为所欲为，随便抓人杀人……”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听到这样侮辱他的陆军，东条立即打断了巴莫的话，强忍着恼怒安慰巴莫说，“对于有些过火的行为，我已有所耳闻，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我准备挑选一批大东亚省的文官去代替军方的顾问。”

“能不能让缅甸人自己管理自己？”巴莫小心翼翼地问，“包括那些政治犯，缅甸独立后，应该像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当然，那当然，”东条皮笑肉不笑地说，而他心里却在想：缅甸的独立必须是日本统治下的独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是统治者。他正式对巴莫说：“你要积极主动地和当地的矶村武亮大佐配合，有什么事找他们商量。”

东条让缅甸“独立”的谎言于8月1日实现，上午10时，河边政三陆军大将按照东条的指示，下令撤退日军行政机关。这天上午，天气晴朗，间或下点雨，阳光洋溢着节日的气氛。11时20分，在巴莫的政府大厦，缅甸被日本人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由巴莫博士担任国家元首，东条政府致电表示“祝贺”。当天下午，按照巴莫事先答应东条的条件，缅甸国家元首宣读了一份用缅文书写的宣言，向美国和英国宣战，并与日本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

由东条一手导演的缅甸独立闹剧就这样宣告结束，由日本人起草制订的缅甸宪法宣布，缅甸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又宣布“将由享有君主地位和权力的国家元首统治。”这个新国家的正式口号，也是东条从希特勒那里抄来的：“一个血统，一个声音，一个领袖”。

而日本人对缅甸的统治和掠夺一切照旧！

东条的军队继续征用大量的大米，并宰杀耕牛；用纸币，包括伪造的印度卢比，来支付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与劳力的费用，从而引起更大的通货膨胀、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只要能够搞到船只运输，日本人便从缅甸将棉花、木材和矿石掠夺而去；他们还用招募和强迫征集的办法，驱迫大量缅甸劳动力特别是壮男子汉去做苦力，就连巴莫想去看看这些缅甸人的劳动条件，东条们都不允许。东条拿走了他能从缅甸拿走的一切。

东条英机到新加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与印度反对英国而与日本友好的领导人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会谈。鲍斯主张只有用武力才能使印度获得自由。他身材高大，比东条和巴莫都高出一头，热情激昂，能言善辩。他此次来新加坡，主要是来招募在马来亚战役中投降的数以千计的印度兵，这些俘虏士兵已表示支持他的行动，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同意他担任印度独立联盟的领袖，他被看作是东条的牧羊犬。

东条英机一直在物色一位日本在印度的代言人，于是他看中了鲍斯。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成为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东条挑选了鲍斯为这个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行

大量的反英宣传。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全境的当天，东条就在贵众两院国会煽动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他说：“拥有几千年历史和光辉文化传统的印度，今天也处在应挣脱英国的暴虐统治而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绝好时机。”3月12日，东条又叫嚷：“印度民众正面临着是作为印度人的印度担负起建设共荣圈的光荣任务，还是永远在美英的桎梏之下呻吟的这种进行抉择的最后关头。”

4月6日，日本人强占大部东南亚领土之后，东条再次狂叫：“印度的领导人乃至印度4亿民众，应避免为注定要没落下去的英国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而蒙受无谓的战祸，值此天赋的良机，为粉碎英国多年的羁绊，真正实现‘印度人的印度’而奋勇前进。”

同时，由东条一手策划的“印度人反英运动”在东京和柏林同时展开，另一位鲍斯，在日本的印度独立联盟会长拉斯·比哈里，被东条推举为“印度国民大东亚代表”，发表所谓《告印度同胞》的声明，发起所谓“印度人的印度”独立运动。与此相呼应，在欧洲的印度国大党，以流亡德国的独立运动巨头——前国大党主席斯帕斯·钦德拉·鲍斯为首，于2月20日发表了“日印合作、向独立迈进”的声明。日本早在侵印之前，曾帮助鲍斯逃出英军对他的追捕，然后把他送往德国避难。1943年初，他乘坐德国潜艇来到印度洋，又换乘日本潜艇进入日本占领的马来西亚，在那里组建了印度自由军。

1943年5月，东条说服军方，将钦德拉·鲍斯请到日本东京，密谋策划反英计划。5月6日，鲍斯乘潜艇由德军护送在沙璜岛登陆，接着秘密乘飞机到达东京，东条英机立即接见了这位印度的流亡者。6月16日，东条在国会作了所谓“大东亚团结”的讲话，随后让鲍斯在日本公开露面，鲍斯在东条的支持下四处活动，说要“以剑对剑进行战斗”。

这次来新加坡，东条继续为鲍斯打气。在那里，两位鲍斯召开了印度独立联盟大会，钦德拉·鲍斯发表了成立印度临时政府宣言，宣告成立印度临时政府，并取代比哈里·鲍斯担任印度独立联盟会长。鲍斯吁请东条，派兵进军全印度，帮助他建立“独立政府”。

东条回国后，继续为鲍斯寻求支持，10月9日，东条操纵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承认钦德拉·鲍斯领导的印度临时政府。根据东条这一决定，10月21日，鲍斯在新加坡在日军刺刀保护下宣布印度“独立的”临时政府成立，10月24日，鲍斯宣布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向美英政府宣战，同时命令印度国民军开始进攻。

菲律宾也是东条实施“怀柔政策”的重要目标。菲律宾原是美国的占领地，日军登陆入侵之后，菲律宾的头面人物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老百姓对他们也是恨之入骨，直到1943年1月底，东条英机还在国会说，他衷心希望“菲律宾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国的合作，这样才能尽早实现其国土的独立。”

1943年5月5日，东条为视察菲律宾的军事情况和日本占领军的军管情况，亲自访问了马尼拉，向亲日的巴尔加斯等人转达了日本让菲律宾独立的想法。6日，东条出席了在马尼拉市鲁内塔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东条在大会上作了讲演，煽动菲律宾人向日本靠拢，大骂美国入侵略菲律宾。他宣称，美国人“在正义和民主的糖衣标签下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真正的目标，”执行了一项剥削政策。

“给你们以廉价实利主义的短暂利益和虚假的经济稳定的感觉——这种经济稳定实质上是完全以依赖美国为基础的，以此来换取你们与生俱来的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他说，这一切现在都改变了：“我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们正在创造新菲律宾的事业中努力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你们早日获得独立是适当的。”东条一直希望菲律宾人听他指挥。早在1942年1月21日，日军占领菲律宾不久，东条英机便假惺惺地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提到：“如果这个岛国（指菲律宾）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受独立的荣誉。”

由日本扶植和控制的菲律宾行政委员会领导人巴尔加斯·洛雷尔和阿基诺，希望东条尽快答应让菲律宾独立，他们同样被迫向东条表示感谢，并保证与日本合作，但他们并没有从东条那里得到何时能实现独立和结束日本军事管制的明确声明。东条只是说“日本不会亏待菲律宾，菲律宾的独立为期不远了。6月16日，东条英机告诉国会说：“我们将在今年之内给予菲律宾以独立的荣誉。”

1943年9月30日，洛雷尔、巴尔加斯和阿基诺一道被东条召到东京，东条向他们传达了日本政府关于《菲律宾独立指导纲要》精神，洛雷尔等人喜出望外，可是东条暗示他们必须按照日本的规矩办事，在洛雷尔的一再请求下，东条答应不坚持要菲律宾向同盟国宣战。1943年10月14日，洛雷尔宣布菲律宾共和国诞生，并宣誓就任总统，日本驻菲律宾占领军司令官黑田将军，宣告军事管制结束，日菲签署了同盟条约。

对于这些事件，洛雷尔认为东条他本人都是欺骗者，洛雷尔说，这件事（指结束军事管制），以及条约的签订，在双方都是欺骗，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想给予菲律宾真正的独立，而菲律宾政府也想尽一切可能办法使条约无效。“所有这些事，对日本人、菲律宾人或美国人自己来说，都不是秘密，尤其是日本人。”洛雷尔揭穿了东条的鬼把戏。

1943年11月5日，按照东条说法，那是他的生涯中最满意的时刻。

这一天，东条英机邀请“各国领袖”集聚东京，召开标志着“东亚民族已经觉醒”的大东亚会议。泰国的温依、菲律宾的洛雷尔、缅甸的巴莫、印度的鲍斯、中国的汪精卫、“满洲国”的张景惠等一听主子召唤，个个趋之若鹜，赶赴东京。奴才们怒火填膺，声色俱厉地表示，要坚决与盟国并肩血战到底，以保卫亚洲的“自由与和平”。东条别提多高兴了，神魂颠倒地对报界说：“这是骨肉兄弟的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盛会！”

11月5日，东京国会大厦议事堂，由东条导演的大东亚亲善闹剧达到了最高潮，它的庄严布置同与会者的热情成了鲜明对照。中间的会议桌上铺着蓝色的纯毛哔叽，桌子摆成方马蹄形，仿佛代表大日本帝国要踏遍全世界，两旁是三棵盆栽树。东条作为主席和主子，与日本代表团坐在马蹄的前端。坐在他右边的是缅甸、伪满洲国和南京汉奸政府的代表团，左边是泰国、菲律宾和印度的代表团。

东条首先作简短致辞，他说：“大东亚各国，由于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各方面都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本人坚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大东亚的稳定，建设共存共荣新秩序。”日本首相身着“皇军”军服，满面红光，春风得意，但在这种场合，此时此刻，他只能强捺心中的喜悦。

南京政府首脑——第一号傀儡——汪精卫宣称：“在大东亚战争中，我们要胜利；在建设大东亚方面，我们要共荣。东亚各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邻邦，热爱东亚，我们中国的口号是再兴中华，保卫东亚。”

接着发言的有泰国的旺·威泰那康亲王、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和洛雷尔。这位菲律宾人的感情明显地溢于言表：“只要我们紧紧地、坚如磐石地团结在一起，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或拖延十亿东方人获得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权利以及缔造自己命运的机会。拥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不会抛弃大东亚各国人民。上帝将会降临人间，与我们一起流泪，为我们的人民的勇气和英勇行为增添光辉，使我们能够解放自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自由昌盛。”

安排巴莫最后一个发言是非常合适的。“这样一个时刻所产生的感情怎么说也不为夸张，”他热烈地说，“多年来，我在缅甸做的是亚洲梦。我的亚洲血液常常向其他亚洲人发出招呼。无论是梦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孩子们召唤的声音。

“今天……我又听见亚洲的声音在招呼，这次却不是梦中……我以最深厚的感情倾听了围绕这张桌子所发表的演讲。所有这些讲话都是动人的，值得铭刻心头的，而我——我可能言过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诸位原谅——我好象从这些发言中听见了同样的亚洲的声音，把她的孩子们招呼到一起。这是亚洲的热血在召唤。现在并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思考的时刻，正是这种热血思考把我从缅甸带到日本……

“仅仅在几年前，亚洲人民好象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甚至是生活在被分隔开的彼此疏远的几个不同世界里，互不相识，甚至不想相识。作为家园的亚洲在几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时的亚洲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多得像使她分裂的敌人一样多，许多地区像影子似地跟着这个或那个敌国。

“过去，这个现在看来好象是很遥远的过去，亚洲人民要像今天在这里那样聚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它发生的方式超过了最大胆的幻想，超过了我们之中最大胆的梦想者的梦想……

“我说今天的会议是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行动。正如主席阁下所说，我们确实是在正义、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在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伟大原则基础上创造一个新世界。无论从哪个观点看，东亚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多少世纪来，我们亚洲人忘记了这个事实，为它付出了巨大代价，其结果是，亚洲人丢掉了亚洲，多亏日本，我们才能又一次得到这个真理并按照它行动，亚洲人当然应该收复亚洲。在这个简单的真理中寄托着亚洲的命运……

“我们重新发现我们是亚洲人，发现了我们的亚洲热血，也正是这股亚洲热血将拯救我们，把亚洲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前进，走完我们的路程，让十亿东亚人朝着东亚人将永远自由繁荣并将最终找到他们归宿的新世界前进。”

奴才们的颂歌与膜拜，对东条说来，这几个小时是他的一生中最为辉煌、最为荣耀、也最为满意的时刻，一直在做“大东亚共荣圈梦”的东条在虚荣心上终于得到一丝满足。他巧妙地操纵着整个会议的进程，在他那圆胖的脸上，不时地露出奸笑，而他自己以为他是在用慈父般的微笑鼓励来自各方的奴才。他不只是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军事联盟，他自己也被所形成的这种“泛亚精神”所陶醉，忘乎所以。

作为会议的“观察员”、印度“临时政府首脑”鲍斯，被东条特意安排

在第二天下午发言，使最后一次会议达到新的高潮。

“我认为”，鲍斯声音响亮，情绪激扬，“在日出之国举行这次会议并非偶然，这绝不是世界第一次为了寻找光明和指导而向东方求教。在这个世界上，曾有人试图建立新秩序，他们在其他地方试图这样做，但他们失败了……”

“对印度说来，除了与英帝国主义作不妥协斗争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即使其他国家党得以与英国妥协，至少对印度人民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与英国妥协，意味着与奴隶制度妥协，而我们决心不再与奴隶制妥协。”

最后，在东条监督下，奴才们一一在由东条起草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上签字，该宣言声称“在正义与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新秩序；在互惠基础上，努力加速发展经济；结束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就在东条搜罗残兵败将举行傀儡会议的前后，苏、美、英三国为协调作战，先后在莫斯科和德黑兰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两次会议的宗旨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联合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在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督促罗斯福和丘吉尔早日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在东、西两线作战，以加速其末日的到来。美、英两国的军政首脑们虽然一再拖延，但看到苏联军队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并正乘胜西进，希特勒法西斯暴政的覆亡已指日可待。因此，经过充分协商后，三巨头终于通过了著名的“霸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美、英军队大约于1944年5月间在法国北部登陆，进攻德国心脏地区；并且商定准备在德国崩溃以后的12个月内，击败日本。关于对日战争，斯大林对美、英首脑说：“我们欢迎你们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功，遗憾的是，因我们东线需要军队太多，目前苏联还不能发起对日战争。但是，一旦把德国打败，3个月后，苏联即向西伯利亚增兵，然后我们将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

三国首脑会议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东条英机一时呆若木鸡，远远超过山本之死对他的打击。

第十章日本完蛋了

东条英机：靠海军？还是靠陆军？

东条英机：希特勒元首是兵卒出身，而我是名将之后

没有天皇陛下的光辉，我东条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

东条让海军玩“死亡游戏”

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跳”

应该说，东条对同盟国是有防范的。1943年7月，意大利墨索里尼倒台后，东条对国会说：“由于意大利脱离轴心国，三国联合作战首先打败英国的希望完全破灭。德国也已失掉了各个击破苏联的良机，希特勒势将处于内线受压迫的困境。日德关系，由当初相互寄予胜利的希望，转变为相互希望对方能够健在的消极期待。日本真正处在必须决心独自进行长期持久战的局面。”

1943年9月最后一天，东条在御前军政首脑联席会议上对裕仁天皇呼吁：“我认为此时特别要紧的是，帝国真正下定非常的决心，彻底抛弃过去采取的一些办法，对内迅速加强国内决战态势，断然采取决战措施，对外则进一步加强大东亚的团结，相机解决中国问题，进而谋求对苏关系的好转。为了实行这些方案，必须更加密切统帅与国务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灵活地指导今后的战争。”

在那次会议上，在裕仁监督下，东条操纵军政首脑机关制定了新的所谓“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划定了所谓“绝对国防圈，它的前卫线包括：在东南方面，是西起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地区及腊包尔，连接布干威尔岛的蜿蜒约1000公里的漫长防线；在太平洋中部方面，是由吉尔伯特及马绍尔群岛所形成的前卫线。可惜，“绝对国防圈”并不绝对，没有多久，便被美英盟军突破，到1944年年初，美英联军已经站在了东条的家门口。

为了对付盟国的强大反攻，东条强迫国内和占领军加紧生产和筹措军火，特别是船舶。1944年1月，东条在原有75万吨船舶基础上，决定再增加建造25万吨，而在1944年度决定生产255万吨。

东条认为，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正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制止美英进攻和一举改变局势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决战。为此，必须立即使部队作好准备，集中兵力，强迫进行的敌人进攻决战，消灭他们。

随着形势的吃紧，东条的海陆两军的矛盾更为尖锐起来，彼此相互拼命争夺战争经费、战略物资和军工生产，尤其是在飞机的生产问题上，因为双方都把打赢战争的赌注压在在空中力量上。海陆军起初同意平均分配计划生产的4.5万架飞机。但是，1个月后，海军要求把他们应得的数量增加到2.6万架。

在海军军令部长永野的花言巧语说服下，东条感到海军的理由是有说服力的，便默许了海军统帅部的要求。但是，这一问题遭到了东条的心腹顾问

佐藤贤了陆军军务局长的反对。

“这个问题太大，不宜过早决定，”佐藤大佐气乎乎地劝道。

在佐藤看来，到这时为止，东条一直依赖海军在海上打胜仗并与美国“决战”，但是，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今后，陆军要起主要作用，位于正在挺进的盟军与日本本土之间的各个小岛，要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要成为未来的陆战基地。因此，大部分飞机应该拨给从事这些战斗的陆军。

东条当初所以如此决定，主要是想缓和一下海军同陆军之间的矛盾。现在看来，佐藤的意见是对的。于是东条对佐藤说：

“看来你的想法是对的，我们必须依靠陆军，你去通知海军统帅部，就说总理大臣已经改变了轻重缓急的次序，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

佐藤为自己说服了东条感到高兴和自豪，飞奔出去。可是东条的这一决定，使永野军令部总长十分恼火，他对正处在高兴头上的佐藤贤了咆哮道，“海军拒不接受修改过的决定。”

2月10日，东条不得不在皇宫召开两军参谋长及顾问会议，在会上，海陆军的高级首脑们吵得越来越凶，两军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永野大将认为，同敌人的关键性战役还是靠海上打，离开海军，就谈不上打赢战争。已晋升为陆军元帅的杉山参谋总长提出异议，他质问永野说：“如果把你要的飞机如数给你，你能否改变战争形势？”

冈田海军大将建议大家休息喝茶，提醒双方冷静下来认真商量。但是，休息过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无休止的争吵和相互指责。后来佐藤贤了独出心裁，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集中生产战斗机，不生产轰炸机。这样便能多生产5000架飞机，使总数达到5万架，双方各分得一半，这样海军比原来的2.6万架只少得了1000架，为了弥补这个差额，佐藤又提出拨给海军3500吨铝，永野大将表示同意。于是，由东条顾问挑起的风暴，还是由他自己给平息了。

就在东条听到有关德黑兰“三巨头”会议情况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形势也危如垒卵，让东条焦躁不安。在日本国内，粮食、棉布、煤炭及各种用品的供应一少再少。物价暴涨、黑市猖獗。各大城市里人们要排成长龙才能买到定量配给的一点点生活必需品。妇女被赶到军用品生产线日夜加班。汽车、火车、甚至路轨都被运往国外军用，上班只能徒步。皇军的战报总是战果赫赫，一个接一个的大胜大捷，而伤病员却一批批地运了回来躺满了医院。连中学生都被督促“自愿”上战场拼杀。军人家属收到的阵亡亲人的骨灰盒，里面常常装着木屑或马粪。人民愈来愈怀疑和失望。

自大东亚盛会开过以后，东条英机对这一切便置若罔闻，他认为后方已稳，迫不及待地拼凑起中太平洋舰队，要与美国人决战，去取得“最后胜利”。

中太平洋是美军试图打败日本的突破口，由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亲自指挥。于是，东条英机陆续得到这样一些消息：

1944年2月7日，美军占领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夸加连，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状珊瑚岛，由大约100个大小岛形成一个长66英里、宽20英里的巨大环礁湖。美军的炸弹使整个岛好象被抛到了2万尺高空又跌落下来，岛上8500名日本守军战斗到最后—兵—卒。

2月23日，中太平洋部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完全占领马绍尔群岛最西端的埃尼威托克岛。

2月16日至18日，斯普鲁恩斯的海军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拿下了特鲁

克岛，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 9 艘、运输舰只 34 艘，总计 23 万多吨，炸毁飞机 270 架，炸伤炸死日军 1700 多人。特鲁克是日本所有委任统治地中最好的军港，特鲁克与其他珊瑚岛不同，是个火山岛，最高处高出海面 1500 英尺。战争初期，它被称为“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它珊瑚环抱，从海上难攻，但空军容易袭击，是个重要的海空军基地，是日本所谓绝对国防圈的要冲。

这一连串的灾难和美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促使佐藤贤了顾问主动向东条建议：“我们应该撤到菲律宾，在那里与敌人决一雌雄。”

“你跟参谋本部商量过吗？”东条阴沉地问。

“问题就在这里，参谋本部肯定会反对这样一个计划。我认为应该说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卡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退到菲律宾。”佐藤终于说出了他的设想。

“去年，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我们把最后防线定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你的意思是说，半年以后不打一仗就把它们放弃！”东条涨红着脸反问他的顾问。

“在那个地区只有 7 个机场，”固执己见的佐藤解释说，“美国人很容易在发动入侵以前就使这些机场失去作用。但在菲律宾，有几百个岛屿可以用作基地。”没等东条反驳，佐藤又进一步强调说：“最后的战场应该在这里，因为如果那一仗打输，我们就没有能力再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集中力量打最后一仗的原因——然后展开和平攻势，求得体面的解决。”

“别再提‘和平攻势’了”，东条一听到‘和平攻势’四个字，立刻打断他的话，“如果你我一提‘和平’，整个部队的士气就垮了。”

东条英机认为，皇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像他这样杰出的军事家太少而庸才太多。当天晚上，他打电话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帅召到首相官邸，作出一项令朝野上下极为震惊的决定。

“元帅辛苦了。”东条假惺惺地问候杉山。

“首相辛苦，”杉山鞠躬说，“不知首相找我有何事要商量？”

“是这样，”两人落坐后，东条开始转入正题，“在目前这种严重局势下，我建议你辞掉参谋总长的职务，最好由我兼任陆相和参谋总长。”

“什么？要我辞职，在这样的严重关头，”一听要夺他的军权，一直死心塌地为东条卖命的杉山顿时火冒三丈。“这是违反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他抗议说，“不应一个人既作出政治决定，又作出军事决定。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就是希特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结果。”

“希特勒元首是兵卒出身，”东条说，“而我，是堂堂的帝国大将。”他要杉山元帅放心，对于军务和政务，他会给予同等注意。“这点你不必担心”。他十分自信地说。

“说起来容易，但是，如果一个人负责两项工作，在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试问，你将重视哪一项？另外，这也会给将来立下一个危险的先例。”

“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中，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即使打破先例也要采取，我决心已定，不得不亲自兼任陆相和参谋总长的职务。”东条用一支胳膊放在桌子上支撑着身子，一只手插着腰，一副恶狠狠样子，恨不得要把杉山吞下去。

杉山按捺不住了：“如果你这样干，陆军内部的秩序就必然大乱，无法维持！”

东条咄咄逼人，毫不示弱：“如果有谁反对，我就立即撤换他！”

第2天，即2月21日，东条说服裕仁天皇，颁布御令，任命陆相东条大将兼任参谋总长，接替杉山元帅，同时任命海军大臣鸠田繁太郎大将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职务，接替永野大将。这样，东条就把首相、内相、陆相、参谋总长四个要职集于一身。这是自明治11年（1878年）参谋本部独立以来第一次。

东条还为陆海军统帅部各增加了一名次长，后宫淳大将被新任命为参谋本部次长，家原二四三中将新任命为海军本部次长。他们与原来的秦彦三郎中将参谋本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军令部次长一起，分别向东条英机参谋总长和鸠田军令部总长负责，而鸠田海军大将身为海相又兼海军统帅部长，他又是东条的亲信，所以，整个军政大权全由东条一身来把持。

东条巩固权力的专断行为，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严重不安。天皇长弟秩父宫亲王认为，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不应由同一人担任。与杉山一样，他质问东条：

“当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在战争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时，你将怎么办？”

“在目前这个阶段，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用我们全部国力去争取胜利。所以，在战争结束后，我将感谢你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东条愤怒地在书面回答中说，“至于目前这个行动，如果你对此有什么疑问，我将乐于回答。如果我感到自己不再忠于天皇，那么，我将真心诚意地谢罪，并在御前切腹。”

得知首相兼任参谋总长，佐藤贤了兴奋地冲进东条办公室喊道：“首相阁下，你做得太好了！”东条已经佩戴上参谋总长的肩章。东条当上首相以后就发现，日本军事上受挫，关键就在于最高统帅部的独立性太强，常常不听招呼，而且陆海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今什么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政府里的、陆海军省里的、最高统帅部里的，所有要害部门的决策，都由他一个人拿主意，“我东条要不得意”，听到佐藤的赞赏，东条很高兴地微笑了片刻。“如果某些少壮军官为此闹事，”他严肃地向佐藤保证，“我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下克上是决不容许的。我必须留神他们一点儿。”

从东条那里出来，佐藤贤了便聚精会神地制订菲律宾的决战计划。他被东条打来的电话打断了工作，东条以新职参谋总长身份的口气对他简短地说：“我要准备保卫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

东条巩固权力的专断行为，在他自己和佐藤看来是为了抑制军方的独裁控制，别人却看作是走向军事独裁的危险一步。陆军第一部长田穰一郎受杉山之命起草的给天皇的秘密奏文这样写道：

“陆军大臣兼任参谋部长，致使军事行政同统帅混淆起来，不合适。总长由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东条来兼任，违背传统制反之处甚大，危害涉及的范围非常大。掌管国内各种行政事务的总大臣，从军队的编制、兵额的决定乃至战争时期统帅运筹的辅弼都由一个人去做，这是又回到了幕府时代，不能允许。”

在参谋本部任职的秩父宫除向东条写信表示自己的愤慨外，还曾两次写信给裕仁天皇，强调这是违反宪法的。他对裕仁说，东条所以想到兼任似乎是为了让永野辞职。海军内部对永野的批判随着战局的不利日益增大。在此之前，就有丰田副武继任之说。陆海军的平衡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先让杉山辞职？还是拿永野开刀呢？不决定一个人的进退，另一个人就动不了。

东条英机的专制独裁与狂热的军事政策，引起了一部分高级将领与政客

对前途的忧虑。前首相冈田、前海相米内光政及现任的井上成美中将、高木惣吉海军少将等多次密谋除掉这个头脑已经热昏的魔王。

“重臣”们与秩父宫亲王一样感到关注。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困境完全是东条领导的结果。他们都主张解除东条的首相职务，其中近卫和冈田比以前更为积极。他们认为接替东条的必须是一位“立刻与盟国进行和谈”的人。近卫试图再次争取木户候爵，但宫内大臣对此虽表示同情，却拒绝出力，他私下里曾说，现在利用他对天皇的影响力是轻率的。

对于指责自己是独裁者、指责自己的政府是独裁政权，东条曾在国会上为自己争辩说：“人们常说本政府是独裁政府，但我想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叫做东条的人只是一卑微臣民。我与你们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授予首相的责任。就此而言，我与众不同。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正是因为我得到陛下的信件，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的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

东条的独裁统治在军部也引起强烈反抗，军方甚至有人策划谋杀东条。其中最重要的是高木惣吉海军少将。他是个敏锐的情报研究专家，鸠田海军大将曾指示仔细研究日本军政当局的绝密档案，反省和检查日本在此次战争中所犯的错误。高木通过对海空力量的损失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太平洋所受到的毁灭性打击使他丧胆，他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解除东条的职务，立即探求和平，不管后果如何总比现在这样下去好。

但是，高木写完这个报告后开始有些害怕了，他想，鸠田是东条的亲信，按照那些刻薄评论家的说法，鸠田简直是东条的副官。如果把这个情报呈交鸠田，不仅报告会束之高阁，而且连自己的生命也很难担保。因此，他秘密会见了和自己政见相同的前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和井上成美中将，把自己的调查研究报告告诉他们。他们鼓励他把研究结果提交给冈田提督以及其他比较能采取行动的人。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东条依然在职。

于是，高木焦躁起来。在一个大雨倾盆，天黑不见五指的夜晚，高木惣吉身着便服，只身闪进前首相近卫文麿的府上。近卫念念不忘东条英机当初端他下台的一脚之仇，见高木惣吉和盘托出来意，不禁大喜。近卫压低声音建议一旦刺杀东条英机后，即立刻发动兵变，以武力胁迫天皇重建“和平内阁”。

“如天皇不从呢？”高木谨慎地问。

“那就逼他退位，另立天皇之弟秩父宫亲王或三笠宫亲王为皇，通过与美英的妥协来保住日本在大陆的主要利益。”近卫进一步打气说：“秩父宫亲王、参河佐治、野本恒三、冈田……重臣元老个个都想把东条英机千刀万剐，剁成肉酱！”

一个暗杀东条英机的计划遂形成，东条即将大祸临头。高木惣吉便回去积极部署，物色合适的刺客。第二天，他秘密召集起十几个自己所信得过的海军中佐大佐们，他关起门来对他们说，只有把东条暗杀掉，赶快同交战国和谈，才能使日本生存下去。

可是，从何处下手呢，怎样才能不露出马脚呢？高木偷偷摸摸地找到右翼团体的“暗杀专家”，根据这些专搞暗杀的右翼势力的建议和亲自对东条日常活动的调查，高木终于想出一个妙策。他想，如果制造一起意外撞车“事故”，刺杀必定能够得逞，他设想，暗杀的人分乘三辆汽车去截住东条的车

队，由一辆汽车去撞东条的汽车，拦住他的去路，另外两辆则在东条的车旁停下，用左轮手枪击毙东条英机。参与密谋的人将全部穿上军装。事情结束，除高木惣吉留下承担全部责任外，其他人全部乘一架海军飞机逃往福摩萨。

面临杀身之祸的东条英机还蒙在鼓里，他继续拼命收拾残局。

2月18日，东京电台广播了美国海军袭击特鲁克的消息，并且惊呼：“战局变得空前严重，而且空前激烈。敌人作战的速度表明，进攻力量已经威胁到我们本土了。”

“又是威胁到日本本土！美军在埃尼威托克登陆和对特鲁克的打击，使东条英机大为震惊。为了对付这种局势，他决定立即加强中太平洋的防御。3月4日，大本营成立了中太平洋舰队，由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任司令，作战时受联合舰队总司令指挥，其任务是与第31军协同作战，保卫中太平洋。同时，大本营又以第二和第三舰队为基础成立了第一机动舰队，由小泽治三郎为司令官，它拥有两个战列舰分队、3个巡洋舰分队、9个驱逐舰分队和9艘航空母舰，另有360架飞机。

4月，东条英机令海军省会同陆军省研究与盟军决战的方案。又根据2月大本营协商的结果，下令军士部门从原来生产飞机3万架增加到5万架，不久又欲壑难填地要求增加到年产7万架。可是，由于铁矿沙、铝、铜等物资原料困乏，工厂不得不用胶夹板来代替铝板装配机身机翼。这样的飞机升空后连炮都不能开，一开炮，机壳和机翼就会在震动中解体。空军首脑战战兢兢地向东条上报了这种飞机的“性能”，然后补充说：“美国人称它为‘飞行棺材’”。东条英机两眼圆睁，脸色青紫，咬牙切齿地说，“干嘛要开炮？开着飞机去撞！与美国人同归于尽，才是军人的天职！才是效忠天皇！”空军司令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赶紧溜出来督造飞机去了。

在盟军的凶猛反攻下，东条的陆海军部队在太平洋一线连连败退，所谓“国防圈”前卫线相继崩溃，特鲁克岛遭袭击后，日本在东南太平洋上已没有一架海军飞机，其前卫门户腊包尔几乎已经丧失了其战略价值。到1944年年2月为止，在短短的半年中，日军仅在东南太平洋就损失了13万兵力、约70艘舰艇、115艘船只和陆海军投入的几乎全部8000架飞机。腊包尔已成为一个孤岛。

为在菲律宾方面堵住盟军的来路，东条以大本营陆军统帅部的名义，命令南方军将菲律宾岛化为一个巨大航空要塞，以准备“11号作战”。

按照这一指令和东条退守马里亚纳群岛的设想，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新任总司令古贺峰一和东条一样专心致志地梦想着一战而改变战争的进程。他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也明白成功的把握极小。但受东乡提督在对马海峡胜利的“毕其功于一役”决战思想的影响，他和东条一样认为这是日本最后的希望。按照东条保卫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的作战方案，古贺于3月8日发布了战斗计划，在挺进中的美国舰队一旦经由马里亚纳群岛或帛疏群岛或新几内亚闯入菲律宾海，联合舰队就全力出击。

开始迅速地集结日本的大部分海上力量后，3月底，古贺下令把设在“武藏”旗舰上的司令部从帛疏迁往菲律宾。乘飞机去南方前，他似乎有什么预感，挥手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说：“咱们一起出击，一起捐躯吧！山本死得正是时候，我羡慕他。”3月的最后一天上午9时，古贺和参谋长分乘两架川西造四引擎水上飞机出发，朝西向棉兰老作3小时的飞行，可是就在飞抵菲律宾上空前，飞机突然遇到暴风雨的袭击，古贺的飞机因坠毁而丧命，

福留繁的飞机在与暴风雨搏斗中，因燃料耗尽，被迫作了麦克阿瑟的俘虏。东的联合舰队在不到一年里失去了两位总司令，而且都是乘飞机在前线死去的，这使从不信神的东条英机胆颤心惊。

1944年5月2日，东条任命丰田副武海军大将为新任联合舰队总司令。第二天，东条和大本营向丰田发出“阿号作战”。命令，或称“联合舰队必须遵循的紧急作战方针。”

5月2日，在宫中大本营，裕仁天皇大元帅出席，东条和嶋田率两位次长、两位作战部长和两位作战科长，研究确定被称为“阿”号的决战计划，准备“集中大部分决战兵力，在敌军主要反攻正面，一举消灭敌人的舰队，挫败敌人的反攻意图；预定以5月下旬以时限，在从中太平洋至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海域捕捉敌人舰队的主力，以图歼灭之。”但是，“在准备阶段，除特殊情况外，要避免决战。”大本营海军部希望在帛琉近海与盟军决战。

由于油船数量有限，大大限制了海军机动舰队的作战能力，将其行动半径限死在100海里以内。这意味着，即使将机动部队的待命地点推进到最前面的菲律宾中南部，也很难把它投入在马里亚纳方面的决战，所以决战地点只有选在帛琉的近海。

在“阿号作战”开始之前，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布置在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澳大利亚北面以及菲律宾的作好战斗准备的飞机，共1188架，其中舰基飞机为360架。日军摆出一副决战的态势，准备同美国空海军在卡罗林群岛西部海域决一雌雄。而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将是由尼米兹上将亲自指挥，进击马里亚纳群岛中战略意义最大的塞班岛。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从新几内亚东路一直跳到该岛西北端的重要港口荷兰迪亚，对该地的1.1万守军实施完全出乎其意外的两栖作战，军舰上怒吼的火炮，把日军打得鸡飞狗跳，5.2万名盟军以最小的代价获取了一个极好的海空和后勤基地，使麦克阿瑟朝他自己的目标菲律宾跨出了一大步。

1944年6月6日，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同一天，美国斯普鲁恩海军上将指挥第五舰队，从马绍尔群岛的马朱罗基地启航，舰队由550艘舰船、956架舰载机、13万名官兵组成，其中有2/3是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向西北方向进发，开始了攻入日本“生命圈”，登陆马里亚纳群岛的战役。

马里亚纳群岛，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热带火山岛组成。日本人在群岛首府塞班建立了大型海空军基地，他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占领该岛。迄今为止，除偶尔能闯入生命圈的舰载飞机外，任何陆基飞机都不可能飞越大洋直接轰炸日本。但如果美国人占领了这个群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那里起飞直接轰炸日本。因此，马里亚纳群岛被东条划入日本须绝对守卫之地，日本人称它是防御日本本土的“太平洋上的防波堤”。

首都塞班住满了日本人，到东条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它已经成了一个小东京，有近3万日本人，土著人不过4000，塞班岛总面积为85平方英里，岛中部有一座山，高1154英尺，北端还有一座山叫马碧山，两山之间丘陵起伏，多悬崖峭壁，有无数小山峰和数以千计的山洞。这个崎岖不平的山地，以及约占该岛面积70%的甘蔗地，是打保卫战的理想地带。

6月11日，美国舰队驶入群岛的近海遂开始空袭群岛。东条英机大感意外，他认为美国主力将在新几内亚岛一带与日本人决战，而且是在6月过后

才会发动攻势。所以，日本海空军的一部分兵力还在新几内亚西部同麦克阿瑟的部队争夺比亚克岛。

“这一定是一般的空袭。”东条英机在接到呼救报告时说。两天后，东条英机才明白自己作了错误判断，遂严令所有在太平洋地区能抽出的军舰和飞机全部前往马里亚纳，并由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指挥以迅速击退美军的进攻。

6月15日清晨，美军的600多辆两栖装甲战车冲开巨浪，扑上了塞班岛的海滩。在20分钟内，8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也从登陆舰跃上了滩头，开始了与日军的夺岛战。于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大将便命令决战，要第一航空舰队开始进攻。

6月19日晨，小泽治三郎率舰队赶到塞班近海距美国舰队150海里处。东条大本营向小泽发来电报，那是1905年东乡海军大将在日俄战争中鼓舞士气的名言：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官兵，奋发努力！”

小泽将电文告示全军，同时下令飞机升空作战，支援塞班守军与攻击美国舰队。美军斯普鲁恩斯将军竟一下子派出450架飞机拦击。如漫天乌云般的美机把能发现的日机打得一架不剩。第二、第三批日机相继升空，也像流星雨一般，纷纷坠地。这一天，日军被击落346架，而美机只损失了15架，从此日军的海军航空部队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美军潜艇对日舰进行灵活的袭击。日军航空母舰“翔鹤”号首先被炸得粉碎。一刻钟后，小泽治三郎的旗舰，日本最新最大的航空母舰“大凤”号的甲板突然向上拱起，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舰身立刻下沉。小泽在别人搀扶下从救生艇逃上一艘巡洋舰。15分钟后，“大凤”号被汹涌澎湃地汇拢的海浪卷没，舰上未能逃离的1650人一齐被淹毙，效忠天皇。

第二天，美国海军在斯普鲁恩斯的指挥下一举击溃日本海军。小泽治三郎无力再战，只得率残余舰只仓皇北逃。美国人狂喜地称之为“马里亚纳火鸡大狩猎”。美军以2艘油船和总计80架飞机的代价，击沉了日军3艘大型航空母舰，重创其4艘航空母舰，击毁其475架各型飞机，这一胜利为美军占领马里亚纳主要岛屿大开了方便之门。

海上小泽舰队的惨败，注定了塞班守军的厄运。得知获得增援的最后希望已不复存在，固守塞班岛的斋藤和南云将军疯狂地嚎叫着，发誓要血战到底，玉碎孤岛。美军在大败日本海军后，将所有舰炮飞机都对准塞班猛烈轰击。日军寸土不让地顽强抵抗，最后龟缩到洞穴和地下防御工事里，到6月25日傍晚，只剩下不到1200名能战斗的官兵和3辆坦克。

可是，在东京的东条英机对反攻的失败仍置若罔闻，命令部队继续拼死抵抗，玩死亡游戏。他手里捏着南云的失败告急求救电报，暴跳如雷，擂着桌子说要把小泽治三郎军法从事，又令陆军参谋本部以天皇的名义，急电斋藤和南云两将军：

“大日本的命运已柔于塞班。鼓勇杀敌，以解天皇之忧，以延大和民族之运祚。”

正巧这时，第7联队因死伤过半而被迫后撤，斋藤两眼血红，抽出指挥刀，狂叫着把前来汇报战事的联队长和中队长的两颗活人头当场砍下。然后下令“玩死亡游戏”，让军医为每8个伤员发一枚手榴弹让他们自炸殉国。伤员们唱起了日本民歌，哭泣不已。然后相互靠拢，纷纷拉响手榴弹，永远

告别了这惨烈的人世。

塞班的日军只剩“玉碎，”一条路，7月5日，南云和斋藤致电东条说：“我们将以全部牺牲来筑成太平洋上的防波堤。”7月6日，美军已推进到岛上北端，面对美军整日的广播呼降，龟缩在山洞里的斋藤举刀剖腹，南云司令举枪击颅，斋藤在自杀前按照东条的要求，发布了最后一道军令，要每个剩下的士兵杀死7个美国人后再“玉碎”。

7月7日拂晓，日军像发疯的野牛群一样，漫山遍野地向美军反扑过来。美军的1000多挺阻击机枪对准他们喷吐着火舌，枪管烧得通红。日军一批批倒下，但仍前赴后继地踩着堆积如山的同伴的尸体冲来。美军用火焰喷射器迎面把他们烧成一具具焦骸。第二天上午，美军开来用作推筑掩体工事的推土机，才将满山遍野、凝血粘结、层层叠压的日军尸体推下山坳。

7月9日，海风大作，数以千计的日本军人胁迫着大批妇女、小孩、老人从最后退至的莫鲁比岩崖跳下，坠入800英尺深的布满坚礁的大海。在惨绝人寰的塞班岛争夺战中，日军及居民死亡总数5万多人，美军伤亡1.7万人。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极其残酷的一页。很快，星条旗插上了马里亚纳群岛的所有岛屿。

与此同时，日军组织的沙米战役、比阿战役也全部遭到彻底失败。

这一切都是由东条亲手导演的。东条的命运危在旦夕，塞班，几乎成了东条英机政治生涯的“死亡谷”。

美军突破了马里亚纳群岛这道“防波堤”之后，就切断了日本同卡罗林群岛的联系。同时，美军取得后勤基地。可以继续向西推进；取得潜艇基地，可以袭击日本同南洋各地的海上运输船舶；取得空军基地，远程轰炸机B—29可以直接空袭日本本土，对日本列岛造成直接威胁。所以美国舰队在马里亚纳海战取得胜利和攻占塞班岛以后，日本朝野惊恐万状，东条内阁遭到猛烈抨击；特别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东条煞贫苦心，还想继续执政。不久，孤立无援的关岛和提尼安岛也被盟军占领，岛上的日军全军覆没。

由于盟军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阵地节节失守，其海上交通线也更加难以维持，东条英机大伤脑筋，一心想要在某条战线上打一个胜仗，创造挽回颓势的转机。于是，在策划所谓“阿号作战”计划的同时，东条的眼光又盯上了中国，日本大本营在他的督促下，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与南洋地区交通联系。同时，由于美军的第14航空队，于1943年11月底袭击了“日本驻台湾的空军基地，使东条英机更为重视中美空军的动向，决心要消灭中国的空军基地。

根据东条陆军统帅部的命令，这个行动定名为“一号作战”，要求于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用一个半月时间打通平汉铁路。6月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为了修复黄河大铁桥，恢复南北两岸的交通，日本大本营又命令关东军拨运铁桥钢梁和架桥机械，由铁道兵在河南中牟县霸王城附近进行修复工作，同时还命令关东军拨运渡河器材和部分兵力，支持华北方面军。

这是东条英机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所以叫“最后一跳”。这次作战从黄河到信阳400公里；从湖南的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东条英机总共出动50万大军，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

由于蒋介石及其部属的消极抵抗，从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东条的侵略军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正规军，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大铁路干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和福州四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等146个大小城市，取得了衡阳、零陵、柳州、南宁、丹竹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东条英机曾得意洋洋地说，这是皇军在中国的重大胜利。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已开始发动局部反攻。在东条英机发动“一号作战”时，侵华日军用50多万人于豫、湘、桂三地的战役，在其余广大占领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更易于进行局部反攻。在这一年中，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成为东条英机的心头之恨。

东条部队在太平洋和中国解放区遭到失败的同时，在缅甸中、北部，面对美、英、中印联军的打击，也处于绝望的境地，被称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即将被打通，2月中旬，英军在河拉于山脉，取得自太平洋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6月英军又占领中部的英帕尔、科希马等重要地区，5月中旬，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越过怒江，一部向腾越、龙陵方向推进，另一部向拉孟、平戛地区突击。

这些失败，是对东条的致命打击。东条的次官秦彦三郎从视察前线各地回来，将这些不幸消息、特别是缅甸战线危险局势告知东条，东条大为失望。尽管秦彦三郎已经在报告中加了许多水分，可是东条仍大骂“一群饭桶”，因为他对缅甸战线怀有很大期望，希望那里能成为日军取胜的转折点，那里的方面军是由他的亲密朋友川边正三指挥，在英帕尔作战的第15军指挥官是号称“小东条”的牟田口廉也。也许是由于这种亲密关系，东条对他们充满信心，寄予厚望，而且，在大东亚会议上他答应给印度的钱德拉·鲍斯以援助，他渴望这是一次打胜仗的好机会。可是，最终他还是大失所望，彻底丧气了！

第十一章 “上等兵内阁”的末日

东条：谁敢提倒阁二字，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宫内管家：人们在指你东条的脊梁骨

佐藤对东条说：请辞职吧

首相“难产”

东条英机的地位已危如垒卵，中国共产党军队在解放区战场的节节胜利，马里亚纳群岛等地日军的全军覆没，这一切对于东条英机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惨败，同时是政治上的败北。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东条英机更加不得人心，许多人对东条英机的独裁政策和无能表示愤慨。秩父宫亲王讽刺地称东条英机是“东条天皇”。海军的某些部局里悬挂的木牌上赫然写着：“杀死东条和岛田！”在陆军的知识分子中，东条英机被称为“上等兵”，他的政府被称为“上等兵内阁”。

陆军参谋本部所属的战争指导班刚完成的调查结果，给这种谩骂提供了铁证，他们来自东条英机的部属。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报告称，在经过他自己和几位志同道合者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惊奇地发现：“日本现政府已没有希望扭转战争的不利形势，日本今日之处境与德国不相上下，且日见恶化。”

松谷把他的报告交给参谋本部两位颇有身份和影响的人物。其中一位承认松谷诚大佐的报告很好，看法也很对，但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禁止他公开发表。另一位也认为他的报告很有说服力，但是不允许松谷诚大佐向东条首相陈述其论点，说陆军参谋本部不能得罪东条。

可是松谷诚大佐天不怕，地下怕，直接闯进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慷慨陈词，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调查结果。松谷诚原以为东条英机会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哪知，东条英机却极为平静、不加驳斥地听他讲完，坐在椅子上显得很有耐心，彬彬有礼。可是，不到一星期，直言不讳的松谷诚大佐便被发配到中国战区。可见东条英机为人之阴险。

“重臣”中的东条反对者，也在加紧拆台的活动。尤其是近卫文麿，他与陆军参谋本部的酒井镐次将军和冈田海军大将等人串通一起，密谋推倒东条英机，要在军政舞台上抽他的筋扒他的皮。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酒井将军到近卫在郊区的寓所秘密拜访了他。为安全起见，酒井穿上了便衣。他向近卫提出必须尽早结束战争。他说，“德国仍然还有力量防御，我们要趁敌人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时，利用这种形势开始和谈。到德国失败后再谈，对我们就不利了。而这样的和平绝不可能由东条去谈，必须成立新内阁。”“如果东条获悉我要跟你讲的话，我肯定他会报复。”他警告说。

酒井是陆军中为数不多的所谓开明派之一，近卫非常欣赏他，也认为他提的建议很好，可是推翻东条英机没有那么容易，关键要看陆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少壮派军官。

“有没有可能说服陆军领导奉行这个政策？”近卫问道。

“目前，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们的想法全跟我的一样，”酒井将

军答道，“陆军中曾秘密传阅松谷诚的报告，有一批陆军军官希望让天皇看到这个报告。”

“天皇看到了又怎么样？”近卫还是不放心地问，“天皇该如何向东条提出这件事？”

“天皇陛下要问，‘尽管陆海军作出种种努力，敌人已成功地在塞班登陆。将来的仗应该怎样打，东条？’然后，他要问他们将如何去满足海陆两军对弹药、飞机、船只和石油的要求；空袭时怎样保护国民；如何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酒井自己承认，东条能用几种方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希望能迫使他“立刻辞职”。

在东条上台以前的现代日本首脑人物中，还从来没有像东条英机这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从表面上看，东条的地位似乎非常稳固，没有人敢得罪他，但实际上他的统治却处于崩溃的边缘。自中途岛第一次溃败以来，随着美英联军加强潜艇战，日本船舶的损失更为惨重，军队节节败退，防线步步收缩。北面，在阿留申群岛的前哨阵地早已放弃；南面，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已被占领；太平洋中部的防线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崩溃了，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在不断巩固和壮大，战争力愈战愈强。

在国内，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生产水平日趋下降，许多民有企业转为战时生产，更多的妇女投身于重工业，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成了重要的劳动力。七天一周的工作制被取消了。日本国民的生活已变得日益艰难。汽车、火车拥挤到婴儿被憋死的程度；出门到一百公里以外要有警察局的证明；人们对晚点的火车出气发火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偷座垫，砸破车窗进出。各种日用品大大减少，食品定量供应，衣料昂贵，取暖的煤气或木炭少得可怜。喜剧演员古川绿波在日记中哀叹，“活着已经没有多大意思”

内外交困更助长了国民的忧郁不安情绪。人们不但相信最恶毒的谣传，还大肆宣扬和传播：东条用从南方占领区掠夺来的烟草、威士忌酒和其他战利品贿赂宫内省官员、宫内侍从、重臣和枢密顾问官等等，他甚至向天皇的兄弟秩父宫和高松宫行贿小汽车。他滥用职权，利用宪兵队控制不同政见者，许多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公民被投入监狱，有些人还受到酷刑致死。

反对者还嘲笑东条英机允许他的夫人胜子公开发表演说和广播讲话，或从事其他支持战争的积极活动。她得到的一个外号叫“东美龄”，讥讽她是中国独夫民贼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日本版。塞班惨败后，东条夫人接到无数匿名电话，问他的丈夫自杀了没有。

密谋暗杀东条英机的风声越来越紧，除了高木惣吉海军中将的小组一直在策划用机枪伏击东条外，陆军内部的反对派也想暗杀东条。一个刚从中国调回大本营的名叫津野田的少佐，与东亚联盟东京分会会长牛岛达熊一起，密谋在祝田附近皇宫前广场趁东条的汽车拐弯放慢速度时，向他扔一枚特制的氢氰酸炸弹。时间已定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由于密谋者的一个朋友，无意中向天皇幼弟三笠宫亲王泄露了这一计划，被亲王出卖了。胆小伯事的三笠宫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将这一计划告诉了大本营。得知此事后，东条英机火冒三丈，咬牙切齿发誓要处决所有对他有不轨行为的人。东条英机亲自下令宪兵队逮捕了牛岛和津野田，并处以死刑，结果却像先前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缓期执行。

东京城一处阴霾。天皇与皇后驱车前往靖国神社为国民和皇运祈祷。往

日神社大门与绚丽耀目的硕大的十二瓣菊花铜徽，此时已失去了光泽，整个神社显得阴冷昏暗。整个日本岛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无数的老母亲和年轻女人在啜泣，乡村的田野间和城市居民的屋角插满了招亡灵的长幡，全日本好像等待末日的来临。

东条英机已是危机四伏，他自己已被前线的接连败北和国内的怨声载道所摧毁，像一根枯朽的烂木，一脸死灰。秘书美嘉丽子鞠躬站在他身旁，偷偷地看着昔日耀武扬威的“英雄”，再也不敢吭声，也没心思去用女人的媚态为他解忧。东条英机一声不响独自步出内厅，穿过前厅，来到廊前，仰天长叹，目光混浊。如今帝国，大和民族，善将已是寥若晨星，剩下一群残兵败将，自己一人独木难支，回天无力。他突然厉声喝叫庶务长，庶务长吓得赶紧从自己房间里奔出来。“备车！”他要去皇宫面谒天皇，再陈计策，誓死实施本土决战。

东条英机的车子行近平安桥，突然，路边的铁制路灯架被人推倒在马路中间。在前面开路的警车见状紧急刹车，尾随其后的东条英机的专车来不及处置，一头撞在警车车尾部。巨大的惯性力把正在车后思考问题的东条英机一下子抛向车前，一头撞在驾驶台上，只见他被磕得眼冒金星，头脑轰鸣。“混蛋！”不知出了什么的东条英机破口大骂，他强忍着剧痛，正要坐起来，只听“砰——砰、砰”，不知从哪里传来三声枪响。接着东条英机身边的司机头往后一仰，被当即击毙在车座上。

东条英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只觉得脑袋一震，伸出左手一摸，满手是血，“有刺客！”他大声嚎叫。这时，前面警车里的卫士匆匆跳下车来，拔出手枪四处乱打，好一阵后才奔到后面车上寻找首相，发现东条英机头已钻进车椅下面，只露下半个身子在外拱着。卫士长急忙报告说：“凶犯已经逃跑，请首相放心出来。”东条英机这才在卫士们的搀扶下慢慢爬出来。众人一看，首相满脸是血，以为子弹打进了东条英机的脑袋，不禁大惊失色。卫士长赶紧拖下驾驶员的尸体，发动汽车直开陆大医院。其余警卫则立刻打电话给皇宫和警察局及宪兵队，报告首相被刺客用枪击中，脑袋受伤。不一会儿，东京城里警笛大作，警察和宪兵们四处乱跑，全副武装的摩托车队满城飞驰，一片鸡飞狗跳，给死寂的首都又增添了一层紧张气氛。

皇宫内也是一片混乱，皇后丝宫良子双膝跪在榻榻米上，两眼浮肿，涕泪泗流，披头散发地哀号道：“完啦，这下可真完啦！去年的山本遇难，机毁人亡，今年东条遇刺被害，还有谁来为我们出力，啊啊——”。

裕仁天皇紧蹙双眉，倒背双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啊——，这下——”，“住口！”裕仁一声断喝，“闭上你的臭嘴，你还有完没完！”隔了一会儿，他又阴沉着脸说：“不管他是死是活，东条英机对于皇族和国家来说已是个无用之人，他的历史使命应该就此了结！”丝宫良子听后把嘴张得大大的，十分愕然，什么都喊不出。

东条英机并没有死，也没有受伤。在车上时，身首所染的是从替死鬼司机身上进出的血浆。东条首相十分庆幸，也十分懊丧，下令封锁全城，一定要捉拿凶手，格杀勿论。由于这么一折腾，自然也去不成皇宫了。东条回到首相官邸，心中更是闷闷不乐。连续几天来，内阁僚，将领们个个避他犹恐不及。

东条英机又想到希特勒。唯一能救他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天皇，另一个就是希特勒。可是希特勒的末日比他来得还早。6月6日，盟军在法国的

诺曼底开辟筹划已久的第二战场，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不堪一击，战火正从东西两线向德国中心地区迅速燃烧着。6月15日，希特勒搬出他的新式秘密武器“V1号”导弹，突然袭击伦敦，但并没有成为足以挽回战局的王牌，7月初，东条又听说德国柏林正在密谋暗杀希特勒的计划。他的希特勒“元首”已是自身难保。

天皇对东条已慢慢地失去信心，尤其是在皇族成员和重臣们的鼓动下，裕仁已产生让东条下台的想法。

东条自身兼四职以来，激起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自己，不仅没能使政府与军方内部海陆军之间的矛盾化解，反而使之更为激化和尖锐，于是对他的猜疑和不满，忌妒和愤恨充斥整个日本高层统治集团。5月16日，正在设于静冈县的御殿场休养的秩父宫，再次就东条英机兼任参谋部长一事提出质问。他意味深长地说：

“总理、陆相一人兼任参谋总长的形式，在战争指导上是否最合适？再者，当统帅部与政府阁僚之间在战争指导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东条大将将如何处理？”

塞班失陷之后，有人准备拿“东条的副官”鸠田开刀。人们在问：“侍候陆军的海军大臣兼军令部总长鸠田在干什么？”

重臣们提出让鸠田辞职，而东条认为，鸠田一辞职必然导致统帅部分裂，并将影响到东条本人，而他还不愿辞去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这时，鸠田海相前来通风报信，称重臣元老，皇族成员和高级将领们正在商讨倒阁。东条英机满脸涨血，口气凛冽地冷笑道：“谁敢提‘倒阁’二字，我杀他个鸡犬不留！”东条英机举起瘦骨嶙嶙的右胳膊，捏紧拳头，从半空往下很狠一挥。

东条英机坚信，如果在这种困难形势下发生倒阁政变，势必会引起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不利于指导战争和结束战争，必须极力制止这类事情发生。于是，在这样的广泛不满面前，东条英机又想到提名他当总理大臣的宫内大臣木户。在过去几个月的黑暗局势里，木户一直支持他的做法。7月13日晚，一个乌云压顶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东条英机悄悄地推开了木户府上的大门。

东条满怀希望踏进宫内府，以为能从木户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说不定还能找到解救危机的灵丹妙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既出乎意外又使他极为扫兴和失望。

“首相阁下亲自登门有何要紧事？”木户冷冷地将东条让在沙发上。

“在当前形势下，希望维持政局，请宫内大臣帮助我。”东条闪烁其辞地说。

“可是陆海军在太平洋上的表现使人没有办法支持你。”由于马里亚纳群岛的陷落，木户十分恼怒，他铁板着脸拒绝了东条英机的要求，并斥责他说：“你作为首相兼陆军大臣又兼任参谋总长一职，实在有独揽军政大权的嫌疑，本应想尽办法挽回败局，不但没有做到，反而使形势更加危险，美国的飞机已多次飞临我国的九州岛。对你兼任参谋总长一事，人们一直感到十分不安，一天到晚在指你的脊梁骨，天皇本人也极为生气。”

接着，木户提出东条英机留任总理大臣的三项条件：一、参谋总长与陆军大臣两者分开，以健全统帅部机制；二、任命新的海军大臣；三、邀请重臣入阁，组成举国一致的内阁。

东条碰了一鼻子灰，十分不快，蓦地站起来。“今天跟你谈毫无意思！”

说着，“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甩手而去。

回到首相官邸，东条英机便气乎乎地对一直等待他回来的佐藤贤了说，“如果木户采取那种态度，这就是说，天皇对我已失去信任。因此，我放弃改组内阁的想法，我要辞职。”

“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怎么谈得上辞职！”佐藤大声说。

他要东条任命米内海军大将接替鸠田。这样做就能安抚海军以及近卫那样的所谓“开明派人士”，但是，解除鸠田职务是很不合乎东条意愿的，鸠田曾忠诚地支持过他。佐藤劝他要“大义灭亲”。他说：“不管如何，你都得‘灭’鸠田。你对鸠田所承担的义务只是私人交情。战争是你发动的，你不能中途甩手不管。”

于是，东条英机决定接受木户的三项苛刻条件，那是三支射向他的毒箭。经过几番踌躇和思量后，16日夜，他召见鸠田，要他辞去海相职务。鸠田落落大方地说：“我辞去职务倒是无官一身轻，你却必须肩负重任继续干下去。”他预祝东条在未来的斗争中“斗出成绩”。他俩握手告别时，这个嗜杀成性的东条竟为他的老朋友去职失声痛哭。

第二天一大早，鸠田送来了辞呈并推荐吴镇府长官野村直邦继任海相，当天傍晚便举行了交接仪式。鸠田仍保留军令部总长职务。

当天，东条英机决定辞去参谋总长职务，起初准备提升时任参谋次长后宫淳大将，因考虑多方因素，后上奏起用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治郎大将为新的参谋总长。这样，木户大臣提出的三个条件已有两个得答复。但第三个条件解决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这有两大难点，一是动员几位阁员辞职，因岸国务相受重臣支持，坚决不同意单独辞职而被阻挡，有人甚至声言，改组不如总辞职。二是邀请米内、阿部、广田三重巨人阁，担任无任所相，除阿部大将外，其他两位都予拒绝。所以，与佐藤的预言相反，反对派并未就此罢休，木户也如此。在近卫的鼓动下，他答应把“重臣”们对东条的意见奏明天皇，虽然政治上的重大问题是该他管的。

因此，东条英机组织举国一致内阁的计划完全陷入僵局。东条英机陷入绝境。

开战以来东条英机经常与重臣聚会，力求沟通思想，联络感情。但聚会的内容多属于礼节、联谊性的应酬，并没有深入地谈论实际战争指导的问题。东条英机的想法是，指导现在这样复杂的战争，必须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因素，不应为片断的现象或个人的印象所左右。重臣的意见和批评只能做为参考，而不能受其牵制。

东条的这种态度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关系，造成了与大多数重臣在感情上的隔阂，由于纠缠着这种感情问题，加上战局的恶化，便形成了对战争指导的非难，发展成为倒阁活动。

重臣中近卫公爵，若规男爵、平沼男爵、冈田大将四人彼此联系特别密切，同东条英机形成尖锐的对立。但最初这四位重臣的想法并不一致。

这时，近卫的内心深处固然有反战求和的想法，但对陆军的厌恶感情最为强烈。近卫认为陆军内部有一部分人怀有左倾革命的企图。陆军的这种倾向对日本来说比战败还要危险；因此，必须设法把陆军压制下去。近卫原来甚至说过，这次战争最后可能要失败，但一切战争责任应完全由东条承担，所以，中途更换内阁，混淆责任的归属不合适；东条英机如果引咎而过早自杀了也不好办。但自中途岛、瓜岛败战以后，若规、平沼两重臣受近卫的影

响，想法也逐渐变化了，认为更换内阁是走向“和平”的前提条件。

冈田大将和米内大将从一开始就反对陆军，加上鸠田海相在海军内部声名狼藉，致使这种倾向更加强了，所谓鸠田海相在海军内部声名狼藉，是说他完全听任陆军摆布，自从他担任军令部总长以后，这种倾向愈益强烈。除了这种感情问题之外，由于中途岛打了败仗，日本海军丧失了实力，以这种实际情况为转机，冈田、米内两位大将对战争前途极感悲观，因而逐渐倾向于求和的想法。

广田和阿部虽然也对战争前途充满忧虑，但在感情上与东条并没有瓜葛分裂，尤其是阿部大将，为维护东条英机的地位，常常在重臣中间替他游说。

尔今，大多数重臣对东条英机深恶痛绝，希望立即将他赶下台！为了打倒内阁，就要阻止东条英机改组内阁的计划。对此，重臣们认为，只要对邀请重臣入阁加以拒绝，并与看来不满意东条首相的岸国务相、重光外相等阁员内外策应，就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木户对东条的条件，有一项是邀请重臣入阁，任无任所相。当然，大前提是必须有木户内大臣的支持和帮助，要说服天皇必须先说服木户。

侍奉天皇左右的木户内府的一言一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裕仁天皇的想法。木户原本是东条英机的推荐人，因而发动战争以来一直支持东条内阁和首相本人。而对于重臣们，木户总是不愿意他们单独地直接向天皇上奏意见，而要由木户内府向天皇反映，所以，以近卫为首的重臣中，有些人对木户也没有多少好感。从一开始，木户便完全了解重臣们想要打倒东条内阁的气氛，但他从不介入，坚持中间立场。自从中途岛惨败不久，天皇求东条尽快结束战争以来，木户对战争前途担心日甚，尤其是所谓绝对国防圈崩溃、马里亚纳群岛陷落以后，越来越感到东条英机已毫无用处，遂改变原来的第三者立场，转而支持重臣们倒阁。

木户一改过去的暧昧态度转而支持重臣“倒阁”，使近卫喜出望外。他立即驱车前往平沼男爵寓所。另外两位“重臣”冈田海军大将和若规次郎男爵早已等候在平沼那里。近卫把木户主动提出的出人意料的主意告诉了他们。“现在我明白木户一直在干些什么了。”冈田大将恍然大悟，十分得意地说。

6时30分，所有“重臣”都到齐了。经过几个月的没有效果的私下发牢骚后，如今他们对东条的看法相当投机。

“请诸位注意，即使东条内阁改组，”若规警告说，“国民也不会支持它。”

米内大将透露，他刚接到“热诚”请他入阁接替鸠田的邀请。但他拒绝了，而且完全可以预料到东条将亲自邀请他，如果还不成功，东条会寻求天皇支持。“即使他使出最后一招，我也下定了决心不接受入阁的邀请。”米内斩钉截铁地对他的同你们说。

室内的气氛非常活跃，议论纷纷，但并不是所有的“重臣”都要求东条辞职。偏袒东条英机的阿部信行陆军大将指责说：“仅仅谈论倒阁是不负责的。我们有什么把握能成立一个更好的内阁呢？”

“倒阁与否，下届内阁是强是弱，这都不是问题的所在，”平沼插嘴说，“国家已到危急关头，必须更换内阁，而且应当尽快地更换。”

“请我入阁我也不去。”搞外交出身的广田说。

最后，“重臣”们搞出了一个除阿部之外都同意的决议：“帝国如欲渡

过当前之巨大难关，必须给国民的精神注入新生命。全体国民必须同心协力。部分改组内阁毫无用处。必须组成能坚定前进的强有力的新内阁。”

阿部试探地问是否把会议结果转告东条。回答是一致的，“不告诉他”。此决议由专人送到宫内大臣木户寓邸。木户答应于第二天上午呈交天皇。

正当“重臣”们在密室里起草倒阁决议的时候，东条首相正在办公室与他的顾问佐藤讨论米内为什么拒绝入阁的问题。佐藤认为，问题出在代表东条的中间牵线人身上。

“很可能是没有把你的最初意图向米内讲清楚，”佐藤说，“让我直接跟他说吧。”

于是，佐藤换上便服，悄悄地直奔米内官邸。恰好米内刚开完“重臣”会议回来。佐藤试图说服米内，在战争中途拯救内阁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他接受入阁就能做到这点。

“东条唯一的愿望是要改变战争的形势。在此关键时刻，我请求你与东条内阁合作，渡过目前的难关。”东条的心腹恳切地说。

“搞政治我不是内行，”米内苦笑道，“这点，你可从我自己的内阁看出来。我是个海军将领，不是政治家。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也是个海军将领。如果你们想用我，就让我当海相的顾问好了。”

从米内的语调中可以听出，他确实是劝不动的。佐藤回到东条的办公室时已是凌晨2时，但东条仍抽着香烟在发愁，他已经知道了重臣会议决定要求东条内阁总辞职的消息，现在没有任何活路了，只有辞职，这要下多大的决心啊！东条英机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整个房间都是乌烟瘴气。

“请辞职吧。”佐藤垂头丧气地说。

东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将在明天上午谒见天皇，”他说“请你用书面写下我的辞呈吧。”佐藤坐下来动笔时，心里清楚：战争完了，八今以后他再也不能为他的朋友操劳国事、出谋划策了。

第二天，7月18日上午9时30分，东条英机进宫请求晋见天皇，奏明了这一决心，10时整，东条召开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用恼丧的语调对内阁说，由于塞班失陷，他决定辞职。他之所以踌躇这么久，是因为日本也有“巴多格利奥”派，担心有人会“举着白旗投降”。接着，他又挖苦地说，日本战败的责任必须由“重臣”和其他迫使他辞职的人来负。然后他的双肩垂下去，愤愤地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

会议室的气氛非常沉闷，犹如乌云压顶一样，除了东条，没有一个人吭声。大臣们都低着头，默默地写自己的辞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好是在4年前的这一天，1941年7月18日，连夜从满洲里乘飞机回东京的东条当上了陆相，不久又窃取了首相职位。如今他的“宏大的抱负”还没有实现，就要下台了，这怎能不使他心烦意乱呢！

大臣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东条独自一人还在抱头沉思。他心里犹如怒海翻腾，思绪万千。就是在4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主谋，发誓要用东洋军的刺刀，用日本人民的鲜血征服中国，征服印度支那，征服东南亚，乃至征服整个东方世界，好与他的盟友希特勒平分秋色！正是在这种野心的驱使下，上台50天后，就匆忙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横扫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时的东条神气十足，不可一世！如今丢盔卸甲，连吃败仗，矛盾重重，又怎能不使他发愁呢？！

内阁会议结束后，东条没有顾得上回家就无精打彩地把辞呈交给了木

户。木户问他想让谁接替他的职务。“我不想说我看中谁，”东条讥讽地回答，“我以为重臣已经选定了人选。”停了好久，他才说，“我个人认为，此次年阁变动，重臣责任甚重。对此重臣谅已胸有成竹，不敢妄陈己见，只是觉得，如果准备组织皇族内阁时，希望不要考虑陆军中的皇族。”然后他便沿着长长的走廊向天皇的办公室走去，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拜谒大皇。

东条英机步履蹒跚地走进皇居，两行浊泪从他那昏蒙的双眼中滚出，他弯腰弓背，声音沙哑地抽噎道，“天皇陛下，目前局势日变，我已无力为之，还请陛下宽恕。”裕仁也不禁双眼湿润。他慢慢取下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说：“你是帝国的忠臣，朕的肱股。你挂职而去，朕心中实在不舍不忍。”裕仁顿了顿又安慰说：“辞呈我暂且收下，还待元老重臣们慎议。”说完，又用手帕贴了贴眼梢。东条英机喉塞胸憋，有些站立不住，遂赶紧鞠躬告辞，慢慢转身退出。

东条下台的消息立刻传遍京城，那些本一心谋杀东条英机的人物现在已视东条为昨日皮囊，不值得再为他浪费一枪一弹了。

东条被迫辞职使他的“东美龄”夫人松了一口气，她每天为丈夫会遭暗杀而担心，现在至少危险暂时过去了。说来也巧，正是在东条刚辞职的那天，7月20日，他的盟友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刚从炸弹爆炸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当她在报纸上看到希特勒挨炸后，被凯特尔搀扶着的那张狼狈十足的照片时，简直吓呆了。“谢天谢地，总算下台了。”“东美龄”胜子说。东条此时已成了纯粹起咨询作用的高贵的“重臣”。

东条被赶下台，谁来替东条英机收拾这个烂摊子呢？重臣们没有想到首相人选竟会难产。

7月18日下午；“重臣”们开会物色接替东条的人选，会议是在皇宫西厅内举行的。侍从长和枢密院长也参加会议。一向支持东条英机的阿部大将提议由米内出来组阁。

“我确实曾一度从政，”米内推辞说，“我不妨试试再当海相，但我不能当首相。军人受的教育是片面的，不宜担当这个角色。政治要由政治家去搞。”

近卫赞赏由海军大将米内出任首相，但是木户反驳说，“本土防卫的强化，本土陆军兵力以及宪兵力量之增强，迫使我们在陆军中物色人选。”若规和米内也默认。”几分钟之前，米内还曾警告选择军人的危险性：此时，他提议由去年晋升为元帅的现任南方军司令寺内寿一伯爵组阁。

鉴于连吃败仗，人心浮动，近卫担心爆发革命。他说：“国民现时似乎是在向左派革命漂移。一切都朝着这个方向。打败仗是可怕的事，但革命却更可怕得多。打了败仗，我们经过一定时期还能恢复，但是左派革命起来了，却会破坏国体。”他想知道寺内元帅能否控制不同政见分子。

“他行，”木户说，“但他还在前线，远离本上，请他回来很困难。我们还是另外物色人选吧。”

米内又提名一个陆军军人，是梅津美治郎大将。梅津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早在1935年7月6日，他任天津驻军司令时，就与国民党政府的何应钦，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出卖河北主权的“何梅协定”。

“刚任新职就调走，不好，”木户表示异议，他私下想，梅津可不是个好人选。

近卫又提出一位海军军人，年迈的铃木贯太郎。“他跟我一起在枢密院

工作，”院长原嘉道说，“我很了解他，他决不会接受。”

平沼提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家反应冷淡，没有再议。

米内又提出一名陆军军人小矶国昭，“这人不错，有能力，又勇敢。他在我内阁中任职时，我很了解他。”米内介绍说。

“他与陆军相处得如何？”木户问。

“我想是不错的，”阿部大将回答道，“他与东条不同。”

“他是第一流的人物，笃信宗教，”平沼称赞说。

“我不反对，”若规说，“虽然我并不了解他。”

冈田认为，他们物色人选太仓促了，近卫同意他的意见。这样便使争论变得冗长而无结果。最后，他们只好让天皇在三个陆军军人寺内寿一、畑俊六和小矶国昭中选择一个。争论持续了4个小时，最终将责任推给天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木户立刻启奏天皇，建议在作出选择前，先问问陆军元帅寺内能否回来。答复是东条提出的，他为梅津大将接任他的参谋总长一事刚好在宫里。东条反对在这一紧要关头解除寺内南方军司令的职务。这样便只剩下畑俊六和小矶国昭了，而天皇在考虑了木户的陈述后，选中了后者。

深夜，近卫辗转不眠，开始为小矶担心。他能控制住左翼分子吗？他能保持独立于陆军吗？也许应采取二人联合首相制，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让小矶和米内结合。既然米内举荐了小矶，俩人显然是能相处的。

第二天上午，近卫与平沼男爵商讨了这个问题，平昭感到这个主意很好。更重要的是宫内大臣木户也同意。但米内不愿任首相。他既然拒绝东条让他入阁的邀请，现在却接受显赫得多的职务是“不恰当”的。不过，他答应出任海相。

近卫非常高兴，好像米内已接受了联合首相职务一样。米内入阁，又有木户和天皇强有力的支持，那也无异于联合首相。

7月20日下午，小矶大将奉命从朝鲜返回东京。事先没有得到任何交代，他就立刻被带到侍从室旁边的候见厅。他的外号叫“朝鲜之虎”，与其说因为他的长相——斜视的猫眼、扁平的鼻子、紫紫的嘴唇，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朝鲜人民的残忍。小矶喜爱酒宴，还有一个绰号叫“日本的秃头冠军”。他知道自己很可能被任命为首相，口袋里已带了一份在朝鲜亲信要担任内阁职务名单。但米内一进来就使他的希望大大缩小。他还来不及向米内发问，木户就来领他们俩去见天皇陛下。该谁走在前面？小矶问。木户回答说，“小矶”。但天皇对他们二人却一视同仁。天皇说，他们二人应协力组阁，并警告他们不要与俄国对立。

米内同小矶一样迷惑不解。拜谒完毕后，米内问木户，究竟谁是首相。

“当然是小矶”，木户说。

小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对话呀！他转问米内：“你想担任什么职务？海相？”

“我所能担任的只有这个职务，”米内回答后，小矶才完全放心了。

东条英机虽然被革去总理大臣一职，但没有决定是否剥夺他的军权。东条英机试图保留陆军大臣这个职务，以便继续对军方施加自己的影响。可是，这位霸占日本军政舞台4年的“东方希特勒”大势已去，被他推上台的新任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坚决不同意他继续留任。

7月20日，在陆军三长官会议上，东条英机作为陆军大臣与梅津美治郎

参谋总长和新任教育总监杉山，为东条是否留任陆军大臣激烈辩论，最后梅津美治郎的观点占了上风，他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东条英机继续留任已不合时宜，“那样很难说服重臣，我无法对国民交代”。梅津大将托辞说，他提议由已晋升陆军元帅的杉山担任陆军大臣。7月22日，东条英机被编入预备役。作为前任首相，他自己也成了“重臣”中的一员；在陆军中也还有追随他的人。但是，他掌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东条下台了，但小矶内阁并不比东条好，它实际上仍是“没有东条的东条内阁”。7月22日上午2时30分，在滂沱雷雨中，小矶内阁正式宣誓就职。在皇宫举行第一次内阁会议后，这位“朝鲜之虎”、露骨的扩张主义分子发表政策声明，决心把侵略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继续沿着东条的道路走下去。

第十二章走向绞刑架

当首相是件很累人的差使

铃木医生用墨汁在东条左胸上画了个圆圈

美国兵：告诉这个狗杂种

魔鬼的末日

从皇宫回到家，东条英机便病倒了，高烧不退，终日呓语胡话，清醒时满口昏话，一天十八次问美国有没有向日本投降。而樟头鼠目的小矶国昭，踌躇满志走马上任。

但是小矶国昭没有阻止日军败退。1944年冬季，菲律宾莱特湾激战，致使日本海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1945年2月，美军占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3月日军丢失硫磺岛，那里距日本东京只有660海里，是远程轰炸机的理想中继基地，接着美机连续轰炸东京，全城一片人海，举国上下人心惶惶，与此同时，毛泽东指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后方发动大规模反攻。

在国外战场连续失利、日本本土横遭轰炸的同时，在国内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个生产大幅度下降，日本战争经济终于一蹶不振，用于战争的费用则无限地膨胀。所有这些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使小矶国昭的内阁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1945年4月5日，在小矶国昭向天皇提出正式辞呈的同时，木户宫内大臣召集各位“重臣”挑选新首相。

下午5时整，所有“重臣”都聚集在宫中，木户和枢密院新议长出席“重臣会议”，新议长正好是木户看中的首相人选、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这铃木以前是天皇的侍从长，是个“大人物”，天皇亲切地唤他为“亲父”。

东条是第一次以“重臣”身份参加会议，他们是他们当中的孤立派，但其势仍是咄咄逼人，他用两只小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人，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他反对任何主和派人选。几乎所有“重臣”都鄙视和反对他，但表面仍对他十分客气，不敢公开表露出来，他们生怕惊动东条前后左右那些好战主义者，不能冒公开冲突的风险，否则局势更难收拾，东京早就有少壮派军官要发动政变的传闻。

木户作开场白后，东条第一个开口，他想先发制人，使其他重臣听他摆布。

“小矶国昭的辞呈说，无论是国务，还是统帅机构，都需要改正，”东条英机发难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似乎既是提问，又是发出的挑战。

“小矶首相没有加以专门的说明。”木户不怕东条，将他的话顶了回去。“随你怎么想吧！”木户心里嘀咕着。

“战争期间政府更迭频繁很不好，”东条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下届内阁必须是最后一届！目前，国内有两股思潮，一派认为，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必须坚持打到底；另一派人则想迅速实现和平，即使无条件投降也在所不惜。我认为，我们必须先解决这点。”东条将矛头指向近卫、冈田等人。

“下一届内阁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东条的死对头、积极策划将东条英机赶下台的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反驳说，“这是一届肩负日本命运到底的内阁，它将集结国家的全部力量，和与战的问题不能在这里决定。”

东条没有马上提出反对意见，室内一时沉默下来，大部分人都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气氛显得非常难堪。这时，平沼和广田这两位文官，想抚慰东条英机，给他来点好听的，两人都假情假意欺骗东条英机，说战争一定要坚持打到底，决不投降。

接下来，“重臣”们转向讨论未来首相必须具备的条件，却没有谁提出具体的人选，看来已经没有人能站起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天渐渐黑了下來，每个人心里都充满孤独、忧虑和恐惧。最终，还是枢密院议长建议从重臣中选择一人出来主政。

“当首相是件很累的差使，我想请我们当中最年轻的近卫公爵出任。”铃木议长提议说。铃木已78岁，而近卫才50多岁，他认为曾经当过战前首相的近卫非常合适。

可是近卫不愿干，坚决拒绝。他由于自己过去三届内阁所犯的错误的以及施政不当而名誉受损。在这个时候决不能出来替东条擦屁股。他婉言谢绝了铃木老头的好意。这时，又是文官平沼出来圆场，他说：“根据近卫公爵自己提的理由，我赞成不让近卫公出任。”为了安抚态度傲慢的东条英机，他再次重申战争必须全力进行下去，然后他提出木户和冈田的意中人选——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除了铃木和东条英机，其他在座的人都一致同意这一选择。

“我举双手赞成。”近卫文磨不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候被推举为首相，便第一个表示同意。

“这意见很好，我也同意，”若规附和道，“没有再好的人选了。”若规说出了大多数“重臣”的心里话，在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已没有其他人能担当此重任。这无疑等于提着脑袋走马上任。

78岁的老铃木头脑十分清醒，他和他的家人都不希望他担任这一职位。他心情沉重地说：“我已答应家里的人不接受这个职位，我记得我曾对冈田将军说过，如果军人掌政，必定会把国家引向失败（这似乎又是在批评东条英机）。罗马的覆亡，德皇的下野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命运都证明了这点。鉴于这个原则，我不能接受这种荣誉。”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另外，我的听力也已经不灵了。”

“公众信任你的正直和忠诚，”平沼赞赏地请他重新考虑，“你一定不要推辞。”

东条英机不愿看到铃木贯太郎住进首相府，但他又难以表示不同意，铃木有很好的条件，他自己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出身于军人世家，他兄弟是受人尊敬的陆军大将。但有一条不够东条的标准。一向直来直去的东条英机这回却先是对铃木大加赞扬一番，最后才对铃木的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信条提出异议。他开始咄咄逼人地说：“敌人越来越沉不住气了。他们准备挺而走险，可能试图在日本本土某地登陆。那时保卫本上将是生死存亡的事。政府和统帅部必须融为一体。因此，首相必须是现役军人才行。”他提议畑俊六元帅出任首相。

早已认为铃木贯太郎的木户努力控制住自己，他转向广田，尽量用平静的声调说：“你的意见呢，广田先生？”

“咱们得从陆军或海军里选个能控制和领导他们的。”广田还是东条时期的老一套说法。

“请发表你的意见，冈田将军。”木户继续寻求支持铃木。

除了铃木外，冈田不愿提别人，而东条英机又断然拒绝选铃木。冈田只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认为，本土不久就将成为战场，因此，新内阁必须得到全国的信任，要举国一致。”木户出来说话了，他是代替天皇选首相的，“希望铃木阁下出马！”然后，他又转向东条对他说：“我们必须以比你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时局。”

“要非常谨慎，”东条英机眼瞪瞪地望着木户，开始反击他。直到此刻之前，他一直抑制着自己对木户的憎恨心情。他认为，自己的下台是木户造成的，所以一直耿耿于怀。“要非常谨慎”，东条英机重复警告说，“人选不当，我怕陆军会不服。如果是这样，新内阁就会垮台。”

东条英机搬出了陆军，这不仅没有吓倒木户，反而使他更为愤怒。“陆军不服可是非常严重，”木户毫不示弱，他反诘东条英机：“你自己是否也这样想？”

“我不能说我不这样想。”

“国民也许会不服从陆军！”木户寸步不让。

东条英机的高压蛮横态度也惹恼了冈田。“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他愤怒地大声说，“一个曾当过首相的人怎敢说陆军会不服！”

“对不起！”东条英机软了下来，也许他感觉到他的话过头了，或者看到那么多人都在反对他。“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陆军不会同意这样的人选。”

东条英机再次受到孤立，他投降了。

“我将牢记这一切！向陛下陈述我的见解，请陛下裁可。”

于是，木户冲破东条英机的阻挠，说服铃木贯太即出任首相。当晚 10 时整，这位 78 岁的年老弓背的海军大将走进天皇书斋，裕仁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命令阁下组阁。”

东条英机没能挽回败局！

小矶国昭半年之后便被迫下台！

铃木贯太郎上台四个月便剖腹自杀！

墨索里尼被弃尸米兰！

希特勒被焚尸柏林！

日本本土遭受盟军地毯式轰炸！

广岛长崎升起惨绝人寰的蘑菇云！

苏联红军终于对日宣战！

8 月 14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美军麦克阿瑟的部队开进东京，让东条英机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1945 年 9 月，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之后，同盟国联合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于 8 日上午抵达东京，并着手拟定战犯名单。连日来，盟军新闻机构散发的《新闻通报》上，连篇累牍地公布了大量日本人对东条英机这个战争狂人的控诉。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等也透露出这样的消息，东条英机已被盟军列入战犯名单第一等第一名。

躲在世田谷简朴寓所里的东条英机企图逃避历史的审判，决意逃出东

京，藏到九州或福田的深山里暂时隐蔽起来，一天半夜时分，天黑得不见五指，东条英机匆匆套上老婆东条胜子过去演戏用的袍褂，乔装打扮一番，在老婆的搀扶下，悄悄拉开后院边门，侧身从门缝挤出。正要沿墙根开溜，不想迎面响起威严的喝令：“站住！”一道白光咧地直射过来，刺眼的亮光使东条英机和东条胜子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朦胧中隐约看到对面挺立着三位高大魁伟的美国兵，手端卡宾枪，枪口直指东条英机的心窝，东条英机吓得当即瘫软在地上，好久才被老婆扶起来。

“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外出！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其中一位军官用日语喝道。一条黑色的大军犬忽地一下从那人身边窜过来。东条英机赶紧倒退两步，跌回院内，关紧边门，假发却掉落在外。东条英机面色死白，虚汗淋漓，双腿一软，跌坐在院子里好半天爬不起来。东条胜子急忙唤来女儿，才把老东条架回屋内。

东条英机深知自己是策动太平洋侵略战争和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如今作了同盟国的俘虏，被抓去杀头，已是必不可免。想起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意大利党酋、东条英机的同盟墨索里尼被枪毙后，吊尸米兰市的中心广场，爆尸于天下，连死狗都不如。还有他的德国元首希特勒，和情妇一起在自己的“洞穴”自杀。想到这些，东条英机不禁心悸，早晚难逃一死，不如赶早“玉碎”，尽忠天皇，免得被盟军像牵狗一样地绑缚刑场，处以绞刑，说不定还要被押到华盛顿展览示众一番，再来个砍头。于是，逃跑不成，只有自杀，像希特勒元首那样，东条英机横下心来不让盟军砍头、宁肯死在自己的床上，他开始焚烧笔记、信件、文书档案，像希特勒那样，还包括他过去拍摄的“艺术作品”——一大叠各种姿式的裸体女人照，东条英机淫笑着将她们慢慢投入火中，足足烧了两天，最后只留下他的各种勋章和照片，交给儿子和女儿，叮嘱他们要小心收藏，以免日后有人为他树碑立传时不知道他建的是什么奇功。然后请求盟军允许后，将他的孩子们全都送到九州。

烧毁灭掉罪证后，东条英机吩咐下人打开宅邪的大门，让新闻记者们进来参观、采访。这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装模作样，故作镇静地从内室走到客厅，坐在桌子后面；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威风凛凛的模样，让记者为他拍照，不过，他忘了自己还仍然是满脸满身的纸灰烟油。

当晚，东条英机让老婆把私人医生铃木请来，自己脱光了上衣，打了个赤膊，叫铃木用墨汁在左胸上画了个圆圈，表示心脏在这儿。这倒不是东条英机不知道心脏在哪儿，而是因为此时此刻，东条英机已是魂不附身，浑浑噩噩了，你就是问他左脚在哪儿，恐怕也搞不清楚。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旦自己自杀时，昔日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

见丈夫拿起手枪在胸口比比划划，守在一旁的东条胜子怕东条英机真的要自杀，已哭得死去活来，成了个泪人儿。她一边抽泣，一边悲切地哄劝道：“听说麦克阿瑟将军接见了天皇，想来已下再追究你们的战争责任，你何必自作惊慌？说不定麦克阿瑟下一个就要请你去参加宴会。”东条英机一听，突然瞪大闭着的双眼，透出一丝光亮，也许有道理，他想，美国兵要的只是女人、啤酒、牛肉和面包，还真不一定要他这把老骨头，遂丢下手枪，将它压在被子底下，惴惴不安地盼望着。他对自己的生命还抱有一线希望，存有侥幸心理，早在三周前，日本内阁讨论投降时，他就多方进行阻挠，叫嚷决不能投降，决不能屈服，要一意“玉碎”，决战到底，并于8月12日偷偷与阿南和佃俊六两名战犯进行串连，并要他们作证，说他东条英机所打的是一

场“自卫战争”。

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在首批被逮捕的40名日本战犯中，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第一名。因此，抓捕这样一位昔日的“大人物”，格外引人注目。

1945年9月12日，逮捕东条英机的日子。荷枪实弹的美国卫兵封锁着院子的所有出口，希望得到东等新闻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们拥挤在房前的石墙边，围住了东条英机的寓所，他们准备记录下这难得一见的历史时刻，向世人展示这位曾不可一世的战争恶魔的可耻下场。

上午，得知要来抓自己，东条英机这个头号战犯仍然故作镇静，自己一个人大模大样地坐在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布置依然如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虎头和两只前爪拖到地上，一副张牙舞爪依；日要吃人的架势。这是东条英机故意装样子，想给人一种临危不乱的印象，我东条英机没有好怕的。

听说要逮捕东条英机这个大战犯，周围的百姓们也都来看热闹，都想一睹这位让他们失去亲人的战争犯子的尊容，人群越聚越大，新闻记者们竟不顾劝阻涌进了院前的花园。到下午3时前后，人声鼎沸，几乎将整个院子围得水泄不通。东条英机催促他夫人带着侍女立刻离家出逃。东条夫人不愿离开自己侍候了一辈子的丈夫，拉着东条英机的手请求让她留下，东条英机急了，一脚将她踹出好远，东条英机这才回头对东条英机说：“多多关照自己。”担心他会自杀，便又叮嘱东条英机：“请多多关照自己。”最后鞠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只是含含糊糊有气无力地答应了一声。

东条夫人带着侍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奔去。她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望望自己的家，她仍然担心自己的丈夫。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自己的家。于是，她又走进街对面铃木医生家的花园里，那里地势比较高，正好可看见东条英机的居室。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美国军人、宪兵已把她家包围起来。有个美国军官在喊：“告诉这个狗杂种，我们等的够久了，把他带出来！”

这边，东条英机送走夫人，正在屋里苦思冥想，忽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沉重的脚步声轰轰隆隆，直通居室的木板地被踩得吱吱嘎嘎大响。东条英机竖起耳朵，只听见窗外门外哗哗啦啦一片子弹上膛，拉动枪械的声音。知道这是在向他示威。

“快开门，狗杂种！我奉命来逮捕你啦！”是美国兵用十分生硬的日语在那里骂。

东条英机顿时绝望，抖抖嗦嗦地从坐垫下摸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团上眼睛朝胸口就是一枪。一声沉闷的枪响从屋内传出，外面的美国兵以为东条英机开枪拒捕，立刻举起冲锋枪朝天花板猛扫，以示威吓，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的东条夫人，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她以为自己的丈夫已自杀身亡，时间是4时17分。

美国军官保罗·克劳斯少校带领执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后面的《纽约时报》的记者乔治·琼斯冲进东条的办公室。他们看到，东条英机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了他的白色衬衣，半敞着怀，血顺着衣缝往下滴。他右手还拿着一支0.32毫米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克劳斯威喝一声。

东条没有反应，似乎也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

板上，东条英机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稍顷，他向跟进来的一个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也许没有自杀成，他又想活下去。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在街道那边的花园里，东条夫人跪了下来，口中喃喃念着他的佛经。她想象着他的痛苦，极力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准备看着美国人把尸体抬出来。但是，出现的却是一辆救护车，一个日本医生急忙跳下车冲进屋内。

4时29分，东条英机动了动嘴唇，表示他能说话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日语翻译开始准备记录东条英机的死亡演说。

“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刚刚见过死神的东条英机小声嘟囔道。他的脸正极为痛苦地抽搐着，在场的美国人认为他罪有应得，对他毫不同情。

“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这个嗜血成性的恶魔面色狰狞，突然恶狠狠地对来逮捕他的人们嘶叫着，“我不去你们的法庭，我做过大日本帝国的首相，我是大英雄。”

挣扎了好一阵，东条英机才终于平静下来，语无伦次地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

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东条英机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是没有打中心脏，这是个谜。也许东条英机仍贼心不死。

可以说，直到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国昭，东条一直在幕后施加影响，小矶内阁继续执行着东条英机的战争路线。甚至在盟军攻陷冲绳之后，东条英机和其他法西斯军事头目仍狂妄鼓吹“决战到底”，并提出“一意玉碎”等冒险性的自杀口号。直到《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内阁在讨论无条件投降时，东条英机还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或间接地煽动官廷叛乱。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英机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东条英机又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直到这时，东条英机仍在狡辩，因为即使朝脑袋上开枪，人们仍能认出这位十恶不赦的魔王。

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被送到横滨的美军第48野战医院进行抢救。经检查，子弹穿胸而过，仅离心脏一英寸，未致要害。经手术和输血后，没有死。一位美国医生风趣地对人说：“我要使他活下来，是要通过法庭对他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让他安安稳稳地死去，那是太便宜了他。”晚上，美国的艾克尔伯格将军来到他的床前，东条英机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我快死了”，东条英机假惺惺地说，“对不起，我给艾克尔伯格将军添了这么多麻烦。”

“你是说今天晚上还是过去几年添麻烦？”艾克尔伯格讥讽地问道。

“今天晚上，”东条英机尴尬地回答说，“我希望艾克尔伯格将军接受我的新军刀。”

欠账者必须还钱，杀人者必须偿命。东条英机虽然诡计多端，机关算尽，终于没有逃出人民的法网。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授权，发布了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命令，接着又制订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

字的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荷兰 9 国的法官组成，后又增加了印度和菲律宾两国，由 11 个国家的 11 名法官组成，由澳大利亚的韦勃爵士担任审判长。中国派出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梅汝璈博士为法官。首席检察官由国际检察局局长、著名的美国律师季南担任。

1946 年 5 月 3 日上午，东京时间 11 时 30 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次在东京陆军省大厦会议大厅开庭，东条英机等 28 个日本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东条英机对这座大厦非常熟悉，正是在这里，他作为陆军大臣，唆使侵略者在中国大地实施“三光政策”、“大放假”；正是在这里，他作为首相兼陆军大臣，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一切，想必东条英机不会忘记。

由于法庭使用的语言为英语，28 个战犯就按照英译名字第一个字母次序排列，东条英机被排在第 27 个被告席上。当法官、检察官和旁听席的人们把目光集中到东条英机等战犯身上时，这些战犯一个个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惶恐不安的神情。检察官对东条英机等 28 个甲级战犯的起诉书长达数十万字，提出了 55 项罪状。

当起诉书提到东条英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他撇着小胡子强作镇静，脸色却苍白得像一张白纸。审判进行了多次，当法官要东条英机承认发动战争的罪恶时，他顽固地推卸责任，胡说“这次战争实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针对东条英机的顽固态度，在 1946 年 6 月 3 日的一次庭审中，请来了一些证人出庭作证，控告战犯们的累累罪恶。

而东条英机仍在白日作梦。审讯期间，在巢鸭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时，看见天空两架美国飞机，东条英机对儿玉誉士夫说：“儿玉，要是不再有战争了，这次审判还算有意义，如你在天空所见，他们正在训练，准备对付俄国人。到审判结束时，美苏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安定了。如果还是要打仗，像这样的战犯审判确实毫无意义。”

审判拖延了一年之久，1947 年 12 月 26 日下午，东京时间 24 时 30 分的一次庭审中，东条英机通过他的英国籍辩护律师勃鲁德宣读他的口供，叙述了他当首相 4 年中有关国家决策动机及军事决策等问题，在洋洋 20 余万字中，他却狡猾地回避了他是主要决策者的事实，否认日本的侵略活动，竟然把日军的侵略行动说成是“自卫”，真是颠倒黑白，荒谬透顶，当法官问他“杀戮二百万以上中国人，曾否考虑将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东条英机在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前，只得言不由衷地说：“我对此深表不幸！”从数次庭审记录看，东条英机确实是个侵略成性又顽固不化的日本军国主义元凶。

经过长达两年对日本战犯的审讯，1948 年 11 月 4 日，终于作出了判决。这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祸的人民特别注目的日子，这天上午开始，由庭长韦勃宣读长达 1800 页的判决书，直到 12 日下午才读完。12 日下午 1 时 30 分，国际法庭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 25 名甲级战犯开始宣判。当东条英机等人被押上审判台时，旁听席的观众都投以愤怒的目光，过去，他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把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亚洲人民、美国人民、大洋洲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今，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个个耷拉着脑袋，心神不宁地站在被告席上，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神气了。似乎很难想象就是这群法西斯匪帮，曾经掌握过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践踏了一个个伟大的民族和众多的国家。

国际法庭庄严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工藤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 7 人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

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鸠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畑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 20 年徒刑；重光葵 7 年徒刑。

这是一份正义的判决，是罪恶累累日本首要战犯应得的惩罚。宣判之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东条英机在被判死刑后，独居一室，受到严格监管。宗教成了他生活中的主宰，狱中的人把他叫做“小和尚”。他对宣判死刑害怕异常，饭量急剧减少，性情乖戾，体重下降。但是他一反过去自杀时的态度，还想侥幸活下来。战犯们还策划了一个“上诉”丑剧。战犯们通过两个辩护律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竟然声称“麦克阿瑟无权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任何美国立法机关或国际法皆从来未规定侵略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竟然以 5 票对 4 票的投票表决结果，通过了“受理”。东条英机虽没有参与提出上诉，但他在等待时机，一旦其他战犯能改判，他也会“坐收渔利”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荒谬决定，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不满，在世界舆论强烈的抨击下，美国杜鲁门政府也深感不妙，最后由司法部长柏尔曼出面发表声明，最高法院才宣布“不予受理”。同时，麦克阿瑟对战犯的上诉也采取了严正立场。11 月 22 日上午，麦克阿瑟在日本东京召集了对日理事会各国及远东委员会各国驻东京使节会议，听取各国代表的意见。各国代表一致要求执行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根据各国代表的意见，麦克阿瑟于 24 日下达了驳回战犯们的上诉，维持原判的命令。12 月 21 日，下达了死刑执行令。东条英机在接到死刑执行以后，还要求最后吃一次日本菜。

但是东条英机至死不悔改。在处决前数小时，他对狱中的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说，他有很多事情要感谢：他的躯体即将化为日本的土壤；他之死不独能谢国人，而且也是为了和平和重建日本的一个行动。他说，他也该死，因为牙齿差不多掉光了，眼睛也花了，记忆力很差。在狱中度过残生，倒不如死了好。最后，他说，知道死后可以超升到极乐世界，是可喜的。他在最后的遗言中仍然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他呼吁美国，不要使日本人的思想感情异化，不要给他们灌输共产主义。并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美国人还使朝鲜一分为二，必定会在将来产生大乱子。”

12 月 22 日深夜，寒风凛冽中的日本东京，即将对 7 名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犯执行死刑，东京都丰岛区的巢鸭监狱内，第一批 4 个甲级战犯被美国宪兵押出囚室，送往行刑室。午夜 23 时 30 分，猥琐蔫缩的秃子东条英机先被押到楼上的一个小佛堂内，由和尚作最后的“祷告”。东条脸色苍白，嘴唇在不断地抖动，昔日假以逞威的小胡子上，挂下了白色的涕水，表露着这位战争魔王对末日来临前的一片沮丧与惊惧。

随后东条英机和其他三名战犯被押进行刑室，这是一间正方形大房子，正面高处置放着四个招魂的绞架。东条英机被验明正身后，引上了 13 级台阶的绞刑台，头上被套上黑布罩，脖子上再套上绞索。23 时 58 分钟，总行刑官向监刑官报告执行死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后，即发布行刑令。绞索缓缓地把东条等 4 个战犯高悬在绞刑架上。仅 12 分钟时间，执行官宣告东条英机已经被绞死，罪恶累累的恶魔灵魂跌入万劫不复的黑暗地狱。

东条英机被绞死后，他的尸体由美军用卡车装到横滨火化，骨灰被撒在

荒野里，变成了粪土。

